

武俠世界



第31年

25

\$10.00

編者話 今期的巨型小說刊登蕭玉寒先生新作「乾天圖大奧秘」，描述唐朝唐太宗的司天監裴淳正夜探天象，將武則天篡朝建周的天象密奏李世民，見不採納，遂將天象繪圖藏於石壁，而後自殺，知府怕皇上追究，令捕頭薛三公明查暗訪，而乾天圖亦引起黑道梟雄覬覦，有人出二萬兩黃金收購寶圖，江湖武林人物千方百計探索寶圖下落……薛三公請少林寺玄通大師協助，和好友瘋酒怪余醉共同探查此事……本故事情節離奇古怪、耐人尋味，是一篇不可多得之佳作！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乾天圖大奧秘(武俠傳奇故事)

司天監裴淳正被殺身亡，捕頭薛三公明查暗訪，追查兇手，最後發現……蕭玉寒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火燒新野(三國演義之十九)◀—▶……徐正 52

冷血熱情劍(三期完短篇故事)◀上▶
身懷解毒藥方 惹來無窮禍患……楊帆 60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邪道小子(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惡煞圖謀劫獄 中途攔截清官……辛棄疾 67

誰敢碰我(乳虎雛龍傳奇故事集)

小羅太虛幻覺 茜茜春夢無痕……司空羽 75

劍氣九重天(俠義奇情連載小說)

殺手連番狙殺 大意險遭奪命……卧龍生 83

一代天嬌(新派武俠連載故事)

二女口碑載道 功德風傳蓉城……伴霞樓主 89

法輪九轉(新派脫俗武林恩怨錄)

無仇怨助惡逞兇 自作孽獨子慘死……高皋 99

刀光千里(天涯俠客無刀刀故事)

恩人危在旦夕 冒險席地運功……西門丁 105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東風傳奇(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名宿出言不遜 娃兒略施小懲……東方玉 114

江湖情仇恩斷消(新派武俠長篇)

媚娘改邪歸正 寶橋配合救人……逍遙客 121

武俠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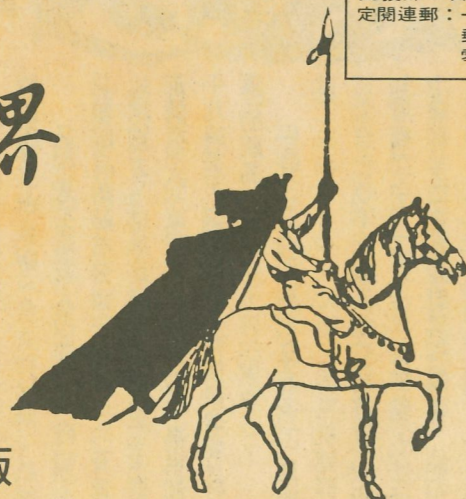
第31年

第25期

(總號 1573)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300 半年26期NT \$12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一號
環球大廈式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 每冊港幣十元 •
H.K.\$1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 * *
辛棄疾先生所著「邪道小子」由今期起連載刊出，本故事題材新穎，情節生動，喜讀辛棄疾先生著作的朋友，又可一飽眼福！

楊帆先生所著「冷血熱情劍」也在本期貢獻給大家，連篇佳作，令你目不暇給！

* * *
下期巨型小說將刊登吳道子先生所著「天涯亡命客」。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一號
環球大廈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廈
一四樓 電話 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260.00
一年港幣 \$520.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289.00
一年港幣 \$577.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346.00
一年港幣 \$691.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複方 片仔癀 軟膏 (外用)

治療皮膚病良藥！
馳名中外的消炎解毒聖藥「片仔癀」係漳州市製藥廠所出品，「片仔癀軟膏」係該廠以片仔癀為基礎，再配合民間秘方研製而成的另一外用消炎解毒良藥。



本品用於治療某些皮膚疾病、如痤瘡、脂性皮炎、帶狀疱疹、單純疱疹、膿疱瘡、癬及凍瘡均有特佳療效。

典型病例

1. 林春桂，女，26歲，門診號：128031，右胸背皮膚發病，伴羣狀炎症丘疹皮疱疹23天，診斷，帶狀疱疹，經採用複方片仔癀軟膏2天後皮疹發病開始減輕，用藥5天而癒。
2. 柯文慈，男，59歲，口唇周緣發痛發癢，伴發帶紅暈小水泡3天，診斷單純疱疹，經外擦複方片仔癀軟膏，2天後見效，4天而乾涸治癒。
3. 占學海，男，30歲，門診號：308761，面頰部扁平疣2年，漸多，經用其他療法無效，用複方片仔癀軟膏4天後少數皮疹開始平薄，共用藥20天而全部皮疹消失。
4. 楊瓊，女，4歲，面部膿疱瘡2天，經用複方片仔癀軟膏2天，皮疹乾涸治癒。
5. 何惠娟，女，19歲，門診號：63006，面部瘡瘡，3個月漸多，經用複方片仔癀軟膏外擦6天後，漸開始好轉，共用藥14天，皮疹基本消失。
6. 吳魏，女，22歲，門診號：77967，面部脂性皮炎4個月，給予複方片仔癀軟膏，4天後好轉，共用藥20天皮疹消失。
7. 邱路聰，女，76歲，門診號：319247，面頰部黃褐斑4個月，以複方片仔癀軟膏外擦，第6天起斑點漸退，共用藥14天面頰部黃褐斑消失。

漳州市製藥廠出品
總經銷：香港德盛行實業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蜆壳街一至七號二樓

電話：5-783721(4線)
電掛：“5396”
電傳：63033 TSH HX
傳真：5-8068649

退隱朝臣

無疾而終

近月來，長沙府接連發生了幾件詭異的大案。

先是長沙府百里外的古龍鎮玉山雲虛觀，觀內的十幾名道士，在一夜之間竟被人殺了個精光。

若說是劫財害命，但雲虛觀除了三清道祖的神像金粉尚值幾兩銀外，其餘的簡直連老丐家中的行當也不如。

若說是江湖仇殺，可憐那十幾名道士卻是與世無爭的遁世人，幾十年來足不出觀，就連觀中的老鼠也不敢殺上一隻，試問怎會與人結下血海深仇？

但雲虛觀中的十幾名道士，的確被人一夜之間殺了個精光。為甚麼？這便只有老天才曉得了。

接而是一批和尚在數月後大舉進駐了古龍鎮，更一擲千金，把整個古龍鎮都買下了。

雲虛觀是古龍鎮的物業，和尚自然也就成了雲虛觀的主人。

和尚住進道觀，這本身已十分古怪；和尚買下古龍鎮並非建寺廟化緣，而是做起收購鮮魚的買賣，這是否是集天下的大怪？

更奇怪的是，自此之後，所有進古龍鎮的人都有進無出，古龍鎮成了一個人和魚的無底洞，來多少容納多少，漫無止境，永無滿足。

掉進這個無底洞的人到底落於何處？無人敢問，也無人敢知道。因為知道的人不出半日，就會從這世上失去踪影。也不管你是平民百姓，還是官府巡捕，無一例外。

半月後，古龍鎮百里外的長沙府，又發生了一宗撲朔迷離的事兒。長沙府的隱賢莊，住了一戶朝廷的退休大臣。這位大臣姓裴，人稱裴公，據說是一位廉潔的官兒，從朝廷

隱退後便兩袖清風。

但就是這麼一位兩袖清風的官兒府第，近月却屢遭盜賊的光顧。奇怪的是接連幾起盜劫案件，裴府自稱根本沒失竊甚麼財物。那盜賊到底瞧中了裴府的甚麼寶貝？

如果裴公是一位尋常的平民百姓，那根本就不會惹人注目。如果裴府連遭盜賊光顧之前，不是接連發生了多宗兇殺的巨案，那裴府的失竊，也頂多只是一宗地方官府的案件。

但裴公在退隱前，曾替唐太宗李世民立下大功，因此就算他退隱後，唐太宗李世民與他依然音訊不絕。

更何況裴府的遇盜是在古龍鎮那幾起大案之後，這就不能不使人產生懷疑，這一連串的事故是否有某種神秘的聯繫？這樣幹的目的是甚麼？到底是甚麼人幹的，竟敢動到裴公府第的頭上？

更如果這事不是連唐太宗李世民的頭上，他親手下達一道密函往長

沙府衙，也就不會引出一位令世人震驚的名捕，更不會有這個「魂驚浴鳳池」的離奇故事。

這位名捕叫薛三公，薛是他的姓，三公是他的名，這是親爹老子留給他的。普通的姓名，普通的人如果他臉上嵌着的不是個帶鉤的鼻子，令人有目瞠瞠的感覺，那薛三公的面貌根本就平平無奇。

又如果不是有人指着老天發誓，說親眼目睹薛三公與一隻真正的蒼鷹比試腳力，結果是薛三公在半空中把蒼鷹抓了回來，那薛三公的本事也就平凡得很，也絕不會在背後掛着個「神鷹」的威名。

但薛三公的本事到底有多大，這世上決沒有多少人知道，因為就連薛三公自己也不知道。他只知道自己在知府衙門中當了近十年的捕頭，從三十歲那年他在長沙府落腳做起，他如今已四十歲了。

如果不是那接連發生的懸案，又不是發生在長沙府的轄地，更不是唐太宗李世民有御筆密函直接飛到長沙府衙，那薛三公也許就會在長沙府的捕快房中終老，這世上也就不會有名捕神鷹薛三公的奇行怪錄了。

因為查探隱賢莊裴府遇劫的事，這時就落在薛三公的頭上。

這時薛三公正在長沙府漆黑的街道上掠過，他的嘴角甚至帶了一點笑

意，因為他想起那位知府大人要他出手時的神情，那簡直不是上司官老爺對下屬的口氣，倒像垂死的老人向他求救，就差沒有嘆息的跪下了。

「嘿！這也難怪，這老知府接到的，是皇帝老子的御函，這輕輕一張黃龍紙，簡直就如泰山般把他壓扁了！」

薛三公在心底掠過一句，但說也奇怪，薛三公對他的上司老爺似乎老大不敬，他的動作却決然而且迅捷，就如救爹救娘似的義無反顧。因為老知府曾在他走投無路時拋給他一條生路，就憑這一點，薛三公也決計不會坐視這老知府陷進「欺君死罪」的絕谷。

薛三公在漆黑的夜中飛掠，漸漸到了距長沙府城三十裡的隱賢莊。就在這時，忽見前面火光衝天，殺聲震耳。他正欲伏下細察，突見兩條白色身影一閃而過，緊接着後面幾條黑影如飛般追殺上來。

薛三公驚地挺身形隱下了。他前來隱賢莊的目的只是查明真相，以便老知府能向皇帝老子有個交代，而並非前來保護那甚麼裴公。薛三公的心中根本就沒有朝廷，甚至皇帝老子，他哪管你裴公是否「兩袖清風」！

漆黑的夜幕能擋住許多人的視線，但薛三公可能是不多的例外中的一個，而且這時還有月色，這對於薛三公來說，就差不多等於是白晝了。

距薛三公十丈遠處，兩條白色身

文圖 · 寒飛 · 蕭可
武俠傳奇故事

奧秘大圖天乾



影已追上前面一位背着人的女子，因此不得不停了下來，而且不得不向後面迎擊追上的黑色身影。

黑影有十多人，把白衣漢子圍了起來。白衣漢子使鎖子刀，倒也十分嫻熟，一會工夫便被他兩人砍翻了四條黑影。

前面背着人的女子因而跑遠了。

突然，白衣漢子的身前嘆的落下一個人來，這人剛好與暗處的薛三公打了個照面。年約四十，中等身材，精瘦形如枯木，快如閃電、疾如旋風。

「嘿！鬼爪手段雲來！唐太宗乾清殿上八大高手之段四爺！今晚薛某準是活見鬼了！怎的連朝廷這等鷹犬亦降臨在長沙府隱賢莊上？莫非這是皇帝老兒李世民派來保護那裴公的麼？」薛三公心念電轉，暗道。他決意未弄清真相前，絕不貿然出手，否則，那是捅馬蜂窩自招麻煩了。

但很快薛三公又發覺自己先前的判斷錯了。因為這時鬼爪手段雲來已向那兩名白衣漢子動手。就連薛三公也沒看清，他是如何出手，他的右手一挑，只聽一聲慘叫，一名白衣漢子的咽喉便被他的鬼爪刺穿。

另外一名白衣漢子心膽俱裂，一聲怒吼，掄刀躍起，向段雲來作拚死一擊。段雲來連身也沒轉過去，反手一戳，竟把白衣漢子的腦門洞穿了！「嘿！閻羅一指！果然是鬼爪手段

人的絕招！」

薛三公心內暗叫了一聲，他判定此人必是鬼爪手段雲來無疑了。起初他尚有點猶豫，因為鬼爪手是江湖上橫行一時的黑道梟雄，怎會突然混上朝廷的錦衣鷹犬？

但在眨眼工夫，連斃兩名身手不弱的高手，而且出手狠毒絕倫，不出則已，一出必置人死命，江湖上除了鬼爪手段雲來的「閻羅一指」，如果尚有第二個，就算殺了薛三公的頭，他也決不會相信。

那鬼爪手段雲來追殺的人是誰？

他是朝廷的錦衣衛，追殺的必定是犯了王法的賊匪，那背着人而逃的女子莫非便是數番偷襲隱賢莊的賊首麼？

「追！」這時段雲來一聲暴喝，領先電射，數條黑衣漢子亦隨後向前面飛掠。

薛三公這時真被弄得迷糊了，但來不及細思，他猛提一口氣，身子便凌空昇上高樹，然後猶如蒼鷹般飛枝竄樹，尾隨那羣黑衣人而去。

到薛三公隨後掠到時，前面林地中的一片空地的拚殺已接近尾聲，這點，薛三公根本不必用眼，他就用他的鷹鼻子也嗅出來了。

那女子這時正揮着一柄長劍與黑衣漢子拚鬥，鬼爪手段雲來悠閒的站在一旁，冷眼瞧着躺在一塊大石上的老頭。顯然這老頭就是女子剛才所背着逃命的人，而且這時顯然已身負重

傷。那女子汗流滿面，但也不知是眼淚還是汗水。她雖然仍在拚死支撐，但就算三歲的娃娃也瞧得出，眼前的拚鬥只是一種貓捉老鼠的玩意，因為根本不必段雲來出手，那些黑衣漢子的任何一位，便可以數招取那女子的性命，何況黑衣漢子是八位，而那女子還要分神保護躺在大石上負傷的老頭。

圍着女子的黑衣漢子嘻嘻哈哈，隨手刺上一劍便令女子手忙腳亂，一面「心肝、寶貝」的調笑。

那女子又羞又急又氣，她大概知道自己今日絕難倖免了。她突地把長劍停下，轉頭向大石上的老人悲嘆道：「……爹！女兒自知不能保你安全了，為保我的清白，女兒只好先你而去了！」

薛三公一聽，知那女子已萌死念，心中不禁歎了口氣。不知為甚麼，薛三公有點同情這女子了。也許是眼下的情景，令他憶起自己少時被官府追殺的相同慘況，又或許那女子的淚水竟使這條鐵漢子心煩意亂，薛三公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女人的淚水。

這是薛三公最大的弱點，這弱點薛三公自己最清楚，所以他不敢娶老婆，年屆四十依然是光棍一條。

因此薛三公準備出手暗助那女子了，除了那點同情，薛三公自然亦不欲此事就此了結。老人弱女，竟要勞動朝廷的錦衣高手追殺，單這事就足

以令人吃驚了。

但薛三公決不敢明助，這倒並非他怕了眼前這些錦衣高手，而是因為老知府的關係。他只是長沙府衙一名小小的捕頭，竟公然與朝廷的錦衣衛對抗，朝廷查究起來，老知府的腦袋便得搬家了。

薛三公自然有他暗助的法子，這時他已暗扣了兩顆隨手拾來的松子，這雖然只是小小的松子，到了薛三公的手中，到底有多大威力，這時誰也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

因為這時那女子果然已把長劍一舉，但並非迎向敵手而是自己的脖子！

而鬼爪手段雲來的出手竟比那女子自絕的動作更快，他的身形一晃，繞着女子轉了一匝，不知如何，女子的長劍便已落在他的手上，他伸指一彈長劍，精鋼鑄造的劍身竟就撲撲的斷成數截。

女子呆呆的站着，似乎也被段雲來的神功震懾了。

段雲來喝住了衆黑衣漢子，見到那躺在大石上的老人面前。

女子一見也立刻飛撲上前，用身子護住石上的老人。

段雲來嘿一笑，道：「你最好乖乖別動，妞兒！本座若要出手，普天下誰能阻得住？」他也不再理會那女子，向石上的老人一抱拳，道：「裴公，本座得罪了！」

段雲來此言一出，薛三公心中便

突然一跳，豈料這被朝廷錦衣衛追殺的老人，却是皇帝老兒李世民要刻意保護的退隱大臣裴公！這豈非滑天下之大稽？

薛三公因此決定，此時此刻他決計不可出手，否則，豈非掉了腦袋也不明不白麼？

「……哼！你好大膽！既然識得裴某，尚敢逞兇劫掠，難道你不怕王法麼！」裴公冷哼一聲道。他雖處在這般惡劣境地，但仍不改慣常的傲氣。

段雲來一聽却大笑，嘿嘿道：「王法？可笑！在本座面前說甚麼王法？本座亦知你乃皇帝身邊的紅人，但這又如何？皇帝老了，不中用了，他的皇位遲早要被主人取代，在本座眼中，主人的話才是皇法！」

「你的主人是誰？說！」裴公顯然大感震驚，他也忘了自己的處境，怒聲道。

段雲來又大笑道：「你日後自然會知道！只要你交出你裴家的那塊東西！你不但可保生命，日後還可以在新皇座前享榮華富貴……」

「放肆！你敢是公然反了！」裴公怒道。

段雲來冷笑道：「如此說，你是敬酒不吃吃罰酒了？那就休怪本座無情了！」

裴公掙扎着挺起身子，冷眼瞥一下段雲來，轉對那女子道：「蕾兒，那

狗賊說甚麼呵？」

那女子——蕾兒流着淚低聲說了一句甚麼。

裴公撫了撫女兒的頭髮，道：「好了！裴家的孩兒不流淚！孩子，給點厲害那狗賊瞧瞧！」

裴蕾聞言，猛一側臉，櫻桃小嘴便猛的吐出數枚尖針，分四路射向段雲來的要穴！

薛三公見狀一凜，暗道：「嘿！綿裏吹雪！豈料這嬌俏弱女竟有這手絕學！她到底是柯清邪老怪的甚人？這小小的隱賢莊，看來竟是臥虎藏龍之地，倒是薛某小覷了！」

「綿裏吹雪」是江湖上一位女怪物柯清邪的獨門絕學，專為女子所用，意思是弱質女流，在軟綿綿中突然吹出雪一般的尖針，對敵的男子十有八九猝然命喪！薛三公雖在長沙府隱身捕房，但他的足跡却已踏遍了四海五岳，普天下的獨門絕招，能瞞過薛三公耳目的，只怕還不太多。

「嘿！綿裏吹雪竟然碰上個鬼爪手！薛某倒要看看這結果如何？」薛三公對雙方都沒有甚麼特別的感情，見狀心中便嘿嘿冷笑道。

「綿裏吹雪」雖然無堅不摧，但那是以陰制陽，可惜碰上的却是幽靈一般的鬼爪手段雲來。段雲來身子閃電般的一晃，射來的飛針便悉數落空，倏地又悠閑的落在裴蕾和那老人的面前。

薛三公自負可以避開「綿裏吹雪」，但比之鬼爪手的幻如鬼魅，他自愧亦稍有不如。

「姑娘，瞧你如花似玉，怎地這般心狠？這針兒沾到哥哥身上，你就不心疼麼？」

旁邊的黑衣漢子戲弄道，這女子竟在鬼爪手面前施暗器，這豈非魯班面前舞大斧麼？

但鬼爪手段雲來却神色一凜，雙目暴射精光，步步向裴蕾逼近，一面嘿嘿道：「嘿，娃兒！柯清邪女怪物是你甚麼人？你最好快說清楚！否則，便休怪段某人心狠手辣了！」

裴蕾被段雲來的鬼魅身手弄呆了，大概在她的記憶中，尚沒有人能如此輕鬆的避開她的「綿裏吹雪」！「你！你！你是人是鬼？怎認識我……她老人家？」裴蕾這時聲音也有點抖顫了。

「哼！哼！我自然認得這女怪物！她化了灰段某也認得！」段雲來兇光隱射，但忽然又改變了主意，驀地把話頓住，道：「別囉嗦了！主人有命，只要裴公交出那塊東西，也即効忠於主人，便可以保存生命，日後尚可永享富貴！裴老鬼！還是爽快交出來，切莫逼段某人出手！」

「你……你這惡賊！裴家與你主人有甚過節？竟要殺人劫掠？逼人作反！姑娘今日與你拚了！」裴蕾尖聲怒叫，飛起一脚，踢向段雲來的下盤。段雲來一見避開，他把臉一沉，

驀地揚起烏黑的右手，這是他以鬼爪

手殺人的起首招式！看來他已無心糾纏下去，要向裴蕾下殺手了！「嘿！嘿！嘿！如此，段某就成全你！先行稍洩本座與那女怪物柯清邪頭血仇……」段雲來右手一晃，化掌為指，就向裴蕾點去。

段雲來這平庸的一指就足以制裴蕾於非命。因為這一指的角度稀奇古怪，全身三十六處大穴全數被罩，許多有名的武林高手，就喪在這一指之下，何況裴蕾身手不入高手之列，而且這時還身心交瘁？

薛三公暗歎了口氣，他手捏的松子一緊，就要出手。因為這時他已瞧出眼前之事非同小可，很可能涉及朝廷的一宗驚天大陰謀！如果眼前這女子和老人一死，往下追查的線索就戛然中斷了。

就在這時，半空中突地飛來一團黑沉沉的物體，這物體竟像長了眼睛，認準了段雲來撞壓過來。

其勢令段雲來不得不撤招應變，因為半空撞壓下來的物體根本沒有招數，但却非常實用，至少立刻使段雲來不得不撤去殺人的招數，去應付這沒有招數的招數。

薛三公在暗處眼一亮，暗道裴家好大的面子，竟把這非黑非白的瘋酒怪也引出來了。因為這大魔頭的絕招正是「無招的招數」！由於無招，就令人無跡可尋；因為無招，也令人無法

接招；但這「無招的招數」却是最實用的殺人絕招，或者是他殺你，或者是你殺他，而你爲了殺他，自然就不得不首先撤招自保；而普天下間，除了非黑非白的瘋酒怪余醉，也決不會有第二人使用這近無賴的招數。

段雲來因此被逼晃身向後退開，以避過這招無賴的招數。

那團黑東西落在地上滾了幾滾，忽爾挺起一個人約五十開外，頭縮、身縮、背駝，全身縮成一團，瘋瘋癲癲的，果然是令人見之皺眉的瘋酒老怪余醉。

薛三公心中一動，「嘿！死醉鬼！有你降臨，此事便熱鬧得很了，且瞧你如何動作？」

瘋酒怪余醉見段雲來晃身避開，便將身一旋，進步一連幾腿，旋風落葉，把段雲來逼出丈外。

「女娃兒，快指你的老爹往山神廟。」

醉怪低吼一聲。裴蕾指起爹爹裴公，搶道而行。那些黑衣漢子齊撲上來，醉怪就地一滾，兩腿雙飛齊發，「旋足陰風」，把追上來的黑衣漢子們刮倒了一堆。

醉怪一躍而起，正欲轉身，鬼爪手段雲來一晃而至，右手一記「獨掌破碑」，嘖的一掌正中醉怪的駝峯。

醉怪一聲怪叫，彈出老遠，跌趴在地，頭插在土上，屁股和駝背拱起，模樣狼狽之極。段雲來一掠而至，

朝醉怪胯下狠出一腳。

「醉怪危矣！」薛三公一見，暗叫一聲，欲出手暗助已不及。

就在這時，却見段雲來快如鬼魅般退了開來，臉色鐵青。原來醉怪方才一着，亦是「無招的招數」，他背後長眼似的，正當段雲來起腳之時，瞄準空檔，後發先至，無招勝有招，狠辣的腿風已然掃到段雲來的胯下。

若換了旁人，這一招就足以喪命，但鬼爪手段雲來却是唯一的例外，別的高手萬難逃過的一擊，他依然可以是唯一的例外。但饒是如此，他的胯下弱門仍被醉怪的腿風掃中，因此他的身形亦不禁晃了晃。

「這死醉鬼，居然使出不入流的招數！何止不入流，簡直是下流之極！但也確是化下流爲神奇，因爲唯一這一招才可以剋制鬼爪手形如鬼魅的身法。」

薛三公心中又好笑又好氣，正思付着，忽見呼的迎面飛來一隻酒杯，酒杯上還有很濃的酒味，薛三公不得不伸手抄住了。

「嘿！這死醉鬼好利的目力，竟在忙亂中亦發現隱在暗處的自己！他把酒杯擲來，分明是說：朋友的就請快去接應，然後請你喝酒，如是敵人，那就先給點厲害你瞧瞧。這老怪物竟還有這般智計，但薛某憑甚麼要聽你差遣？去接應那見鬼的朝廷隱官大人。」

薛三公肚裏老大不服氣，但他的身形還是向後一竄丈遠，然後躍了出去，朝裴蕾退走的山神廟方向掠去。

顯然，薛三公不但認識這醉怪物，而且兩人還有很深的交情，不然，在此種不明不白的情形下，能把薛三公調動的，這世上只怕不多。

薛三公幾下飛掠，便已搶先趕到山神廟。

黑夜中，一會才見那女子裴蕾背着她負傷的老爹裴公，跌跌撞撞的向山神廟方向奔來，奔到山神廟就逕直撞了進去，似乎早知道那兒有人接應。

薛三公心中一動，便也向山神廟掠去。突地，薛三公聽聞背後有沙沙的微聲，便驚地把手伏下。

果然是兩條人影疾如飛鳥，由遠處急奔而來，身手異常敏捷。

兩條黑影在薛三公身邊擦過，由於急於趕路，且前面便是目的地，因此有人伏在近處也疏忽了。

薛三公却絲毫沒有疏忽，非但沒有疏忽，而且不得不加倍留神，因爲他立刻就認出掠過的兩人竟是「死亡谷雙煞」，江湖人士聞之喪膽的銅屍、鐵屍兄弟二人。

「嘿！怎的連陰間鬼物也引出來了。」薛三公正自驚疑，突又聽聞貓鼠似的微响，他運目一瞧，心中又吃了一驚。

原來又是兩人掠近，一高一矮，

一瘦一胖；高者左袖空蕩飄忽，形如鬼魅；矮者却猶如一個大冬瓜似的滾動。

「好傢伙！隱匿多年的樹魔和石魔也現身了，莫非今晚時值清明，鬼門關大開麼？」

薛三公到此時也感心中大駭了。他倒並非就怕了這四條陰間鬼物，但此時此刻他不得不認爲，今晚的事斷非三兩下就善罷甘休了。

從後又接連掠過數條黑影，來路不同，但目標同是山神廟。

薛三公不禁苦笑，他已知所有逐鹿者的獵物只有一個，就是那奄奄待斃的退隱大臣裴公，但老天，這裴公身上到底藏下甚麼驚天動地的寶物？竟把皇帝老子、黑白兩道、陰陽鬼物都引了出來。

薛三公斷定後面再無來客了，就竄上樹梢，向山神廟屋脊騰身飛掠，悄沒聲息的落在瓦脊上，隨即「鼠伏蛇行」，繞到後檐，揭開幾片瓦片，縮身鑽落樓中，再游移至牆角，倒掛金鈎垂下身去，貼着柱子隱在暗影中。

廟堂香案上點着一根蠟燭，燭光忽明忽暗，照出裴公父女和一位年輕男子的身影。顯然這男子便是接應裴公父女的人。

裴公倚在女兒的臂彎，聲音斷斷續續道：「……風揚……蕾兒今後就托付與你了……」

「爹……任大哥他……」是女兒裴

學妄動，均有所顧忌。

雙方僵持了一會，似乎不敢向對方出手；又似乎均自覺已有所獲，不欲糾纏久留，尖嘯四聲，便各自向兩個方向電射而去了。

這時，瘋酒怪余醉才電射而至，掠入廟中。裴蕾一見，便哭道：「多謝大俠仗義出手相救……但可惜爹爹已去了。」說罷撲倒在裴公遺體上，哀哀痛哭。

醉怪朝四周掃了一眼，似已發覺了甚麼，便皺了皺眉，歎了口氣道：「既然有人在此也不敢出手相助，可知你爹爹也死而無憾矣！醉酒鬼亦已盡了全力，對你那姓柯女怪物也算有個交代。娃兒，你好自爲之便了。」

裴蕾哭道：「如今一夜之間父喪家破，小女子還有甚麼打算啊！」

醉怪皺眉道：「你爹爹既然捲入這漩渦，前因後果必有所交代，你既是他女兒，從今之後也休想從這漩渦中脫身矣，先返家好好呆着，千萬莫生自絕之念。」

裴蕾悲叫道：「爹爹被無辜慘殺，此仇此恨，小女子難道就不報了麼？」

醉怪嘿笑道：「按目下情形看，你不去惹他，別人也必定前來惹你，娃兒你如有本事，還怕沒機會報仇？只是你裴家惹上的大魔頭，連醉酒鬼碰上了也大皺眉頭，娃兒休道報仇，能夠保住生命，已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裴蕾聞言悲憤交集，不禁放聲痛

蕾帶點羞意的叫聲。

「……哎，傻女，你這兄這等人材，却還到何處尋找？」裴公斷續道。

「義父……」任風揚悲切的低叫一聲，單膝跪下了。

「蕾兒……你與風揚是訂過親的人，今後可以夫妻相處……莫要任性，往後要聽任大哥的話……爹去後，你兩人速去投奔……柯女俠她老人家……」裴公說到此處，已然兩眼翻白，喉嚨呼嚕呼嚕的作响。

薛三公知道，這裴公已是在鬼門關上的人了。

「爹爹！你就撇下女兒去了麼？」裴蕾哭道。

任風揚却抓住裴公的兩臂拚命搖着，逼不及待的追問道：「義父……你醒醒，快醒醒……你有話就快說……千萬說出來呀……」任風揚情急之下，把裴公抱在懷裏亂搖。

裴蕾已哭成淚人兒似的，根本就沒留意任風揚的動靜。

在暗處的薛三公却心中一動，暗道臨別殷殷，這雖說是人之常情，但姓任的哥兒却未免顯得過火了點，試問垂死的老人如何經受得住他這般用力的折騰？但他要裴公說的，或者說是他急欲知道的，到底是甚麼話兒？

任風揚這時却似乎鎮靜了點，他略一思索，便從身上摸出一丸塞進裴公的口內。

顯然這是一顆強力的續命丹，因

此不一會，裴公的右手動了動，接而就舉了起來，手中多了一枝蛇鏢。

薛三公以「壁虎遊牆」順着樑柱又溜下一點，在這個距離，憑他的目力，只怕就連蚊蠅也休想在他眼底下逃過。

在搖曳的燭影下，裴公捏着蛇鏢在積滿灰塵的香案上緩緩滑動了。

薛三公暗運內力，凝神一瞧，只見香案的塵土中已寫出了一行字跡，寫的是「乾天圖……誘魚石……萬萬不可落入奸人手……朝廷將有巨變……速奏知太宗李世民，慎防內宮妃嬪……」此事少林玄通大師可予作證……

就在此時，「叮噹」一聲，蛇鏢掉落地上。任風揚驚地察覺，懷中的裴公已僵硬不動。他和裴蕾尚未及有所表示，突然「乒」的一聲，大堂一再脆响，兩人均吃了一驚。

裴蕾伸手欲抹掉香案上的字跡，但一枝金鏢却疾射而至。幸虧任風揚運掌力一掃，金鏢稍稍偏離了，叮的一聲插在案上的字跡中間，兀自抖顫不止。

任風揚「鏘」的拔出雙劍，抬脚又欲掃去案上字跡。

此時暗處突地挺起一具高瘦的身影，這人距任風揚足有半丈，但他的手臂竟然悄沒聲息的就伸到任風揚的腿部，抖手一指戳中任風揚的腿部麻穴。

任風揚頹然倒下，又一團滾石似

的東西撞了過來，嘖的跳上案几，凝注案上字跡。他剛一低頭，便突感背後勁風襲到，「滾石似的」東西頭也不回，反手就推出一掌。

這一掌自然驚天動地，因爲就連暗處的薛三公亦感暗勁的猛烈。

但偷襲「滾石似的」東西的人，却渾然不顧，反而挺身撞了上來，兩股巨大的力度相碰，轟烈有聲，撞來的人取代了「滾石似的東西」的位置，「滾石似的東西」却被撞開了三尺有多。

先一刻發鏢的高瘦人一見大怒，霍的抖出一柄蛇似的青棒，像一條樹上的青竹蛇，疾伸向前，點向撞走「滾石」的人。

那人似亦甚懼這柄青色東西，猛見點到身前，全身唯一的弱門竟然暴露於棒下，心中一寒，連忙暴退。

使青竹蛇棒的高瘦人正欲趁機察看案上字跡，却突感下面勁風襲來，他此時避無可避，唯有以硬碰硬，拚力向下面拍出一掌。

「轟」的一聲，兩股力道撞擊之下，竟硬生生把夾在中間的神案撞碎了，交掌的兩人不得不各自向後躍出數尺，以避開激射而至的神案檀木碎屑。

神案既被撞碎，案上的字跡也因此灰飛煙滅。

在黑暗中，高矮肥瘦四怪精光暴射，相互怒視對方，但似乎均不敢輕

哭，「師傅呵，你老人家會道前來相助的人可保裴家無恙，如今看來呵，但不保，竟連殺父的血海深仇亦不能報了！師父呵，你可知徒兒目下之苦？」

這裴蕾自怨自艾，瘋酒怪余醉的眉頭却越攢越深，他嘿笑道：「娃兒，你可知前來行兇的大魔頭是誰？」

裴蕾搖搖頭，道：「不知道，請問，行兇的人到底是何方強盜？」

瘋酒怪苦笑道：「他們若做剪徑的強盜呵，普天下的人只怕無一可以全身而退，所有強盜都只好墊伏矣！」

「憑大俠的神通，亦不能降伏麼？」

「嘿！娃兒，你聽說過黑道中的四大魔頭麼？」醉怪道。

裴蕾搖頭，任風揚忽然有所醒悟，驚道：「方才的情形的確驚心動魄，在下猝不及防之際，竟不及一招便被點倒了，他們莫非是死亡谷雙煞銅屍和鐵屍，善使蛇杖的樹魔和形如滾石的石魔麼？」

裴蕾一聽，登時變色，驚叫道：「風揚哥沒說錯麼？我聽師傅說，銅屍鐵屍刀槍不入，百毒難侵，銅屍尚有弱門可尋，鐵屍却已然練成一體鋼鐵之身，極不好惹，而樹魔、石魔出手必二人合擊，高矮互配，對手上三三六路均被控制，就算江湖上的絕頂高手，碰上樹魔石魔的合擊，亦萬難倖免。但不知爹爹惹惱了他們甚麼，

竟把他們也引了出來？」

醉怪苦笑道：「算你那女怪師傅識貨，你知道了，還敢動報仇之念麼？你那爹爹為甚麼連這等大魔頭也引出來，醉酒鬼也想知道，可能是你裴家藏有甚麼價值連城的東西吧！但娃兒你做夢也想不到，與你爹爹為難的，還有朝廷八大錦衣衛，這顯然又並非尋常的劫掠兇殺了。」

任風揚一聽，臉上霍然變色，忙道：「絕沒可能，義父曾為太宗皇帝李世民立下大功，朝廷怎會出手加害？想必是大俠你瞧錯了。」

余醉嘿然冷笑道：「八大錦衣衛中，其中一名便是老大鬼爪手段雲來，這鬼東西雖然改了裝，但他的身手招數，却還瞞不過醉酒鬼的耳目。方才他見老夫出手相助，可能是做賊心虛，又或者是有陰謀，因此甫觸即退，但既然來硬的，只怕醉酒鬼也萬難全身而退。嘿，你裴家真的撞邪了，竟把紅黑白三道亦引了出來。」

任風揚一聽作聲不得，裴蕾也震驚無言。他兩人似乎亦深知，憑他二人之力，欲想尋這一干大魔頭報仇，那簡直就有如飛蛾撲向烈火！好一會，裴蕾才幽幽的道：「小女子目下父喪在身，不能遠離，只好求大俠你老人家向師傅報訊，求她老人家替徒兒作主矣！」說着悲從中來，又哀哀哭泣。

醉怪歎了口氣，終於無奈的苦笑道：「娃兒，你可知道你輕輕一句話，

就等於把醉酒鬼往火坑上推？罷了！罷了！誰教醉酒鬼一時大意，答應了你那女怪師傅，保你裴家安全？無奈好歹只好替她走一遭，你二人先把亡父遺體入葬，然後乖乖呆在家中，靜待消息，切勿輕舉妄動，否則便自招殺身之禍。」

裴蕾、任風揚二人聽了，無奈只好依從，兩人背着裴公的遺體，匆匆的先行返隱賢莊去了。

瘋酒怪余醉目送裴蕾、任風揚義兄妹遠去，臉上無奈的苦笑。忽然又嘿然的冷笑一聲，道：「隱在暗處的傢伙，出來！豈料十年隱蟄歲月，竟把堂堂的神鷹化作病鷹昏鷹縮頭鷹！好不教人替他難過。」

薛三公一聽，知自己的行藏早被余醉瞧破，便哈哈一笑，一掠而出，道：「呵呵！薛某還道闊別十年，美酒早把一位蓋世豪俠浸成醉鬼，豈料耳目竟更為精進了。」

瘋酒怪余醉亦呵呵一笑道：「酒於無能者乃穿腸毒物，但於醉酒鬼卻是絕妙的練功爐，老夫方才對付鬼爪手那一路拳腳如何？」

薛三公微笑道：「似醉非醉，指東打西，欲前先後，欲起先跌，果然是醉酒鬼獨有的功夫。」

余醉笑道：「好！算你識貨，那叫無招勝有招。」

薛三公道：「不對，那該叫無招的

招數，或者可叫醉鬼功夫。呵呵，你甚麼時候竟打起做一代大宗師的主意來了？」

瘋酒怪余醉一怔道：「我如何打大宗師的主意？」

薛三公笑道：「你這套醉酒功夫，足以與少林絕學佛門掌併列，留傳世人必成宗派，這不是大宗師還是甚麼？」

瘋酒怪哈哈一笑，因薛三公的識貨甚為得意。但忽然臉色一沉，瞪着薛三公怒道：「醉酒鬼既求你在此地接應，你為甚麼竟袖手旁觀，任由四魔肆虐？想必官家巡捕的安樂飯，把你這堂堂神鷹脹昏眼糊塗矣！早知如此，當日老夫亦袖手不理，任由官兵刺碎你這隻亡命昏鷹！」瘋酒怪恨恨的道。別看他兇巴巴的不近人情，但其實他的心腸比誰都更熱更軟，他因替裴家抱不平，竟把薛三公這位生死之交亦怪罪。

薛三公見余醉十年不見，依然是昔日的余醉，便微微一笑，道：「此地不宜久留，若老哥不嫌棄，便隨小弟到一處地方如何？」

薛三公說罷，便躍身飛掠，好像他判定醉怪必定跟隨。

余醉怔了怔，果然一跺腳，晃身一掠而至，恨恨的伸手一拍薛三公的肩膊，道：「喂！你這小子……到底要帶醉酒鬼到甚麼地方？」

薛三公頭也不回，微笑道：「世間

的靜土，你說那是甚麼地方？」

余醉眨了眨眼，便咬牙道：「……嘿！少林寺！醉酒鬼決不去這見鬼的佛門之地。」

薛三公低低說了一句甚麼，接而又道：「……況且此行中途須經一處美妙去處蓬萊館，老哥哥若不願去呵，我就就此作別吧了。」

余醉一聽蓬萊館三字，就咕的吞了一口唾沫，但又強作正經道：「去……沒說的，醉酒鬼陪你走一遭便了，但老夫聲明，可不是貪你蓬萊館那頓酒菜。」

薛三公大笑，道：「是極！是極！我等此行是去拜佛，又不是貪那頓山珍海味，還有那甚麼見鬼的美酒仙人醉。」

余醉聽聞「仙人醉」這三字，禁不住又咕的吞了口水，咬牙道：「這小子，可莫放過這要命的關頭，不然勾出的酒蟲縮不回去，要了醉酒鬼的命，好歹也得扯你這小子墊背。」

從隱賢莊林地山神廟往龍山少林寺，途中果然經過一座叫「蓬萊館」的酒館。

酒館中的菜色倒也平常得很，但所賣的酒卻獨步天下，叫「仙人醉」，意謂此酒就算仙人見了亦會陶醉。

薛三公領着余醉，在裏面揀了個僻靜的角落坐下，隨便點了幾個菜色，自然不會少了那瓶「仙人醉」。

菜式雖然平淡，酒倒是難得的好

酒。因此三幾杯下肚，瘋酒怪余醉的話就多了起來。薛三公不知說了一句甚麼，余醉雙眼一瞪，怒道：「若如此，莫非是李世民這老皇帝殺人滅口的勾當麼？」

薛三公苦笑道：「此事若這般簡單，薛某效力的那老知府也就不必提著腦袋做人了。」

余醉不解道：「出手的明明是朝廷派來的錦衣衛！普天下除了皇帝老子誰能調動錦衣衛？這不是白日見鐵橋明擺着麼？」

薛三公道：「但我敢斷定，此事斷非李世民所為。」

余醉道：「李世民雖說精明，但也難免是老糊塗了。」

薛三公道：「李世民若然欲得那甚麼乾天圖及誘魚石兩件寶貝，根本就不必出此下策，因為裴公對他忠心耿耿，雖到命危之時，仍極力維護李家皇朝的利益，若李世民向裴公示意，他就算生命也在所不惜，更何況那區區兩件寶物麼？」

余醉道：「若非李世民所為，朝中除了皇帝老子誰可調動朝廷的八大錦衣衛？嘿，你就算存心替那老皇帝說話，也太可揀別的一種理由來說。」

薛三公苦笑道：「李世民與我有一半殺父之仇，罪魁雖然是他的老父李淵，但他是李淵的兒子，這筆賬薛某仍須與他算算，如何會替他說好話，但此事在情在理均非李世民的旨意，

薛某亦因此才決定插手料理此案，否則，那是皇帝與臣屬的仇殺，薛某這小小的長沙府捕頭理它作甚。」

余醉伸手把滿滿一杯「仙人醉」乾了，抹抹油嘴，道：「你這是越說越令人糊塗了，薛老弟……若非李世民這皇帝所為，我醉酒鬼問你，朝中有哪一位皇戚大臣，能夠調動朝廷的八大錦衣衛？你倒說說看呵，薛老弟。」

薛三公若有所思道：「此正是對手

厲害之處，而且，此人既然連連隱大臣裴公身上藏有重大寶物之事亦知道，又能調動朝中八大錦衣衛，顯見此人來頭的厲害，甚至連老皇帝李世民亦被此人挾制了，既然如此，此人當然便能調動八大錦衣衛，而且利用八大錦衣衛的公然露面，把天下人的視線引到老皇帝李世民的身上，自然就誰也不敢作聲了，此正是一石二鳥的毒計。」

余醉道：「為甚麼此事連江湖四大魔頭亦引了出來？」

薛三公微笑道：「四魔出手只有兩種原因，一是被人利用，二是被人收買控制。」

余醉嘿笑道：「憑四魔的名頭，江湖上誰能加以收買控制？」

薛三公微笑道：「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這是世上最簡單但又是最實用的手段，四魔雖然兇狠，但同樣是人，同樣有人的弱點。」

余醉苦笑道：「聽你說得頭頭是道

，好像連醉酒鬼亦不得不信了，但對手這樣幹的目的是甚麼？此人既有如此通天的本事，就算是價值萬萬的藏寶圖也根本不會放在此人眼內，此人奪這鬼圖及甚麼誘魚石幹麼？這裏面到底牽涉甚麼天大陰謀？你倒說清楚呵，薛老弟，不然醉酒鬼又要全身而退了，着實犯不着去淌這趟渾水。」

薛三公歎了口氣，道：「不知道。」

余醉一怔道：「薛老弟打算如何查探？」

薛三公道：「不知道。」

余醉道：「對手既然如此厲害，連八大錦衣衛及四大魔頭亦可任由其驅策，你就算查出真相，却如何處之？」

薛三公道：「不知道。」

余醉怪笑道：「你不怕死？」

薛三公道：「不知道。」

余醉定定的瞧着薛三公，好一會才苦笑道：「好一句不知道，你到底知道甚麼？」

薛三公歎了口氣道：「不幸我那老知府被李世民逼上了火坑，更不幸薛某欠了老知府一份情，因此薛某斷不能置身事外，坐視老知府被李世民殺掉洩氣，因此只好淌這趟渾水，好歹查出真相，以便老知府向李世民有所交代，薛某人知道的是如此而已。」

余醉道：「薛老弟欠了老知府哪份情？」

薛三公道：「雪中送炭情。」

余醉道：「因此你儘管對手厲害，依然爲老知府去赴湯蹈火？甚至不惜一死？」

薛三公苦笑笑道：「薛某這條命是朋友撿回的，好歹送回朋友手裏便了。」

余醉一聽，抄起那瓶仙人醉，仰脖咕咚的喝了個精光，然後把瓶往桌上一摔，扯起薛三公就衝了出去。

薛三公奇道：「老哥哥扯我上哪兒去？」

余醉大笑道：「當然是隨你上龍山少林寺，找那玄通和尚求證去呵！醉鬼算是被你感動了，無奈只好陪你去幹一回送命的勾當，走呵，趁着這仙人醉的力量，便死了也不冤了。」

薛三公這時卻不動了。因爲出了蓬萊館，再走一段，前面便是十字路，向西南通向龍山少林寺，向南卻是抄回隱賢莊。

薛三公微笑道：「我說過上龍山少林寺去送死麼？」

余醉一怔怔道：「你不是說要上少林寺麼？」

薛三公微微一笑，道：「那是說給暗處的人聽的，這時麼，應該是抄小路向南，潛回隱賢莊的時候了。」

薛三公說罷，決然的躍上向南的小路，然後就放開身形，風馳電掣的向前飛掠。

余醉微一怔，隨即明白了薛三公的用意，不禁狠狠的罵了一句道：「這小子，使的聲東擊西妙計，把對頭引

上龍山少林寺，硬把玄通老和尚也拉出來受罪，竟連醉鬼亦着了這小子的道兒。」

余醉一面罵，一面也展開身形，疾如箭矢的尾隨薛三公而去。

薛三公僅憑身後的風聲，便知余醉已尾隨而來。他頭也不回，卻喃喃道：「他以為我甚麼都知道，甚麼都算準了，所以不顧生死的跟來。但你知道其實我知道的僅是神案上那數行字而已？而不知道此事的人，比如知道的却幸運多了，因爲知道得越多，他的腦袋就越容易掉下來！」

瘋酒怪在後面趕得有點氣喘，他根本聽不清薛三公說甚麼，嘴裏仍在氣喘的道：「這小子！明知前面是龍潭虎穴，却偏偏赴宴般的搶着趕去……碰上這小子真拿他沒辦法，誰教醉鬼這條命是他撿回的麼。」

余醉有一次喝醉了酒，在鬧市中錯手殺了一名官差，官府把他捉去大牢待斬，薛三公聞訊，夜潛衙門大牢劫獄，把他救了出來。

余醉與薛三公相差十多年，見了面沒一句好話，他們却是以生命相交的最好的朋友。

隱賢莊仍然一片死寂，雖然這已是第二天的正午時分。

莊門也緊緊的閉着，似乎這可以令裏面的人多一分安全感。

莊內的主人雖然死了，但裏面卻

沒有丁點喪事的氣氛，甚至連一絲半縷的哭聲也沒响起，這通常只有一種解釋，就是莊內的人全死光了。

掠入莊內的薛三公和余醉，立刻便有這種死亡的感覺。

莊內果然寂靜無人，就連狗也沒一隻在吠叫。

余醉歎了口氣，苦笑道：「薛老弟呵薛老弟，你這着調虎離山之計只怕弄巧反拙，送了兩娃兒的生命了。」

薛三公微微一笑，道：「是否弄巧反拙暫時尚不敢判斷了，但我相信那兩娃兒必然安然無恙。」

余醉奇道：「你並非神仙，如何會未卜先知？」

薛三公微笑道：「因爲我已聞到莊內有生人的氣息，第七幢樓宇的頂上西窗敞開着，那娃兒已等着你領她師傅回來了。」

余醉抬眼一望，果然發現距這兒十丈遠的第七幢樓宇的西窗開着，裏面還隱隱聽到一陣男女的私語聲。

但余醉並不生氣，心道就算有人，也不一定是裴蕾和任風揚那兩娃兒，因爲他們已成爲衆矢之的，對手絕對不會放過他們。

余醉縱身一躍，人如飛鳥，躍上那敞開的窗戶。他不禁歎了口氣，心道到底還是那小子心思勝他一籌，因爲裏面的男女，果然是依然活着的裴蕾和任風揚。

裴蕾一見余醉，她正和任風揚說

着話，忙截住話題，急道：「啊！是大俠你……你已把師傅她老人家帶領回來了麼？」

余醉怪笑道：「娃兒！你再莫大俠長前輩短的，老不死只是一名醉酒鬼而已，你那女怪師傅雖然未到，但老不死却替你領來一個比你師傅精明百倍的怪物來了。」

裴蕾一聽，又驚又喜道：「此人是誰？」

余醉已隱聞勁射而至的破空聲，頭也不回便怪笑道：「娃兒，他不是來了麼。」

余醉話音剛落，薛三公已如飛鷹般的從窗戶中掠了進來。

裴蕾與任風揚一見薛三公突然露面，但見他一身便裝打扮，根本瞧不出他是何身份，心內均吃了一驚。乍逢慘變，裴蕾傷心欲絕，她在世上的親人，就只剩下她那位神出鬼沒的師傅，以及眼下她身邊這位有婚約的義兄了。她甚至連余醉這怪人的姓名也不知道，怎會認識另一位來去如風的怪人薛三公？

裴蕾顫聲道：「請問大俠……這位……公子是誰？」

瘋酒怪余醉大笑道：「呵呵！他那是甚麼公子？不外是怪小子一名吧了，但他是官府中人，你裴家的血案，好歹便着落在他身上了！我也不是甚麼大俠，娃兒隨口一句醉酒鬼便是了。」

任風揚微笑道：「醉酒鬼也總有個名姓。」

薛三公微微一笑道：「他說他是醉酒鬼，其實已自報了名姓。」

任風揚尚感迷惑，裴蕾突然便醒悟道：「我知醉酒鬼……莫非他姓余名醉麼？但天下間哪有這般的名和姓？」

余醉大笑，道：「世間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余醉就是余醉，有甚麼沒有有的！就好像你眼前這位怪人薛三公，身爲六扇門中人，卻偏偏結識了不少江湖大盜，娃兒你知道了，豈非更加驚奇。」

余醉瘋瘋癲癲的，其實已把自己和薛三公的姓名來歷身份一一道了出來。

裴蕾雖在傷心中，亦不禁莞爾一笑，輕聲道：「如此有勞薛三公公子和余前輩了。」

余醉怪笑道：「這小子好福氣！倒落了個公子的稱呼，姑娘，你爲甚麼不倒過來，稱我爲余公子，他卻是薛小子前輩大俠？」

任風揚接口道：「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兩位自然均是頂天立地的大俠之士！」

薛三公任得余醉胡鬧，正好趁機觀察裴蕾和任風揚的動靜。他發覺，裴蕾喪父之悲出自天性；但任風揚這位義子，他的悲傷却似乎是刻意做作的。

薛三公心中一動，暗道這姓任的

雖然到底非裴公的親骨肉，於生離死別便淡然了，但爲甚麼他卻要拚命掩飾？

薛三公心中存疑，但卻絕不道破。他淡然一笑，坐了下來，往四周掃了一眼，便道：「裴姑娘，在下薛三公，不過是長沙府的一名捕快而已，並非甚麼江湖聞名的大俠。」

任風揚一聽，便微微一笑，道：「裴公被害一案，據余大俠說，其中有朝廷的錦衣衛參與，薛大哥只是府衙的一名捕快，竟敢與他們抗衡麼？」

薛三公尚不及答話，余醉卻已大笑道：「他有甚麼不敢？他連當今皇帝老子李世民也不放在眼內，他還會怕誰？」

任風揚向薛三公拱手道：「薛大哥膽氣過人，在下佩服！佩服！」

裴蕾秀眉一揚，目注薛三公，喜道：「好呵，如此爹爹的血海深仇，必定可以昭雪矣！」

余醉怪笑道：「爲什麼忽然又向他崇拜起來？」

裴蕾道：「因爲我曾聽爹爹說過，世上做官難，做清官更難，做不怕皇帝的清官難上加難！因此裴蕾相信，薛大哥既然連皇帝也不怕，便必定可以替小女子伸冤報仇！」

余醉大笑道：「是極，是極！娃兒說的對極了！你對他再拚命的戴幾頂高帽子，醉酒鬼擔保他不但可以替你裴家伸冤報仇，說不定他還會破例收

你做徒弟，把他那身見鬼的功夫傳授於你也！」

裴蕾道：「薛大哥的功夫很了得麼？比起余大俠伯伯又如何？」

余醉扮了個鬼臉道：「怎地大俠之下又加了個伯伯？娃兒你吹捧醉酒鬼無用，因爲醉酒鬼這三腳貓功夫，比起這小子，就等如孫子見了爺爺！」

任風揚忽地又接口道：「薛大哥真的這般厲害麼？若如此，那什麼八大錦衣衛，江湖四大魔頭，自然也不放在眼內了！」

薛三公一直沉吟微笑，藉機觀察一下裴蕾和任風揚的反應。他發覺，裴蕾這女孩子天真純潔，依然是入世未深的一件無瑕碧玉；但任風揚不知是年長了幾歲還是其他原因，顯得城府甚深。

這般轉念，薛三公便忽然笑笑，接口道：「任兄弟莫聽余大俠胡說八道，在下僅是長沙府一名捕快，如何敢與朝廷作對？只是命案發生在長沙府，在下職責所在，不得不查明真相吧！至於能否替裴家伸冤報仇，那就看上頭如何處理便了！倒是請裴姑娘說說，你爹爹遇害前可有什麼朕兆？」

裴蕾想了想，道：「我記得，半個月前的一天傍晚，爹爹忽然接到一封據說是朝廷送來的密函，便好幾天愁眉不展，憂心如焚了。蕾兒問他，他又說，只是在出事前的三天，他忽然對我說：朝廷將有巨變，爲報太宗

陛下知遇之恩，他只能一死以盡忠節了……」

薛三公插口道：「你爹爹既與太宗皇帝如此密切，明知朝廷將有巨變，爲甚麼不直接向太宗奏報，以便把變故消弭？反而坐以待斃？」

薛三公這一問，不但余醉認爲這是關節所在，就連任風揚也凝神注視，留意裴蕾如何回答，顯然，這關節連他亦急於知悉。

裴蕾卻不加思索，便坦然道：「裴蕾果然亦向爹爹問及，但爹爹當時歎了口氣，苦笑道此事若如此簡單，他也犯不着一死以盡忠節了！然後他又鄭重其事的對裴蕾說，此事天命難違，勢難逆轉，若強行爲之，不但於事無補，反而加速巨變的降臨。他所能做的，就是希望以自己的一死，來稍作延緩吧了！但到底能否如願，他也毫無把握，唯看李家的氣數如何了……爹爹自說了此話後，便再無片言隻字提及此事了……直到他傷重去世，亦僅在神案上留下那數字而已！可憐那些字裴蕾也沒瞧清！」

薛三公點點頭，道：「那姑娘聽說過『乾天圖』和『誘魚石』的來龍去脈麼？」

薛三公這一問，疾速的掠了任風揚一眼，只見他的眼珠驀地一亮，但隨即又連忙收斂，若無其事的默不作聲。

裴蕾一聽，却反而吃驚的苦笑道

：「什麼乾天圖？誘魚石？薛大哥不是說笑吧？裴蕾連聽也沒聽聞這兩樣古怪寶貝！」

薛三公一聽，便知裴蕾果然連裴公留在神案上的遺命也沒聽清，欲想在她身上查出裴公遇劫的真相，那簡直就有如水中撈月。但薛三公眼下的唯一線索，就是這裴公的寶貝女兒！

想到此點，薛三公不禁歎了口氣。好一會，薛三公忽然又問裴蕾道：「那玄通大師，姑娘認識麼？」

裴蕾點點頭，道：「玄通大師是爹爹的知交，爹爹在受聘朝廷司天台時，亦曾與玄通大師徹夜長談，第二天爹爹才答應了太宗李世民的親自禮聘。裴蕾亦曾數次目睹玄通大師的慈容，只是從未與他交言，也不知他是否認得不幸的裴蕾了……但裴蕾亦記得，爹爹的遺字上有提及『玄通大師』四字，但是甚麼意思，裴蕾委實百思不解。」

任風揚這時插口道：「在下當時亦見過義父的遺命確有玄通大師這四字！」

薛三公微微一笑，道：「那任兄弟以為這是甚麼意思？」

任風揚笑笑，道：「若要知道，便只好當面向玄通大師請教了！無論如何要請他開口便了！」

余薛大笑道：「娃兒這話未免太狂了！你可知玄通這老和尚是何等模樣麼？」

任風揚道：「在下雖沒見過，但聽義妹道，他是一位慈祥的得道和尚。」

余薛嘿嘿怪笑道：「他慈就慈了，但若沉默起來呵，其難纏之處，醉酒鬼就算做他的曾孫玄孫也不配，你這娃兒好大的口氣，素未謀面便敢向他請教！不是老不死小覷你，你這點微末之技呵，玄通和尚的一根小指頭亦比你勝上百倍千倍了！試問你如何逼他開口？休道是你，就算老不死平日若聽了玄通和尚這四字，隔十里便立刻逃之夭夭了！」

裴蕾一聽，驚道：「但裴蕾的記憶所及，玄通卻真的慈祥極了！」

余薛大笑道：「是極！是極！因為玄通這老和尚平生最怕見女人，他見了你這等嬌俏的女娃兒呵，他除了咧咧嘴笑，老不死委實想像不出他還會有什麼別的表情！」

這時，薛三公微微一笑道：「玄通大師是否與此事有所牽連，目下不宜妄下判斷。」他一想，目注裴蕾道：「姑娘可否容我在裴府中試試尋尋線索？」

裴蕾馬上點頭道：「好呵，那就有勞薛大哥你了！」

任風揚一聽，連忙接口道：「我領薛大哥去好了！」

薛三公笑笑，道：「多謝任兄弟的好意，但裴府地方太大，在下以為還是分頭搜索為妙，任兄弟便有勞引領余大俠走走如何？」

薛三公口氣雖然婉轉，但却不容人拒絕，任風揚雖有點勉強，但無奈也只好答應了。

任風揚悶聲不响的領着瘋酒怪余醉，在裴府四周搜索去了。

薛三公目注任風揚的背影，微微一笑，道：「請問裴姑娘，這位任大哥是自小過繼你爹爹的麼？」

裴蕾微一怔，道：「不是啊！任大哥是爹爹同僚的遺孤，爹爹見他身世可憐就把他收為義子，一視同仁般看待，那年他已是十八歲了。但薛大哥你問這些幹麼？」

薛三公笑笑，道：「沒什麼，隨口問一句吧了！我看他好像極不放心留下妳一人，因此有此一問。」

裴蕾苦澀的一笑，道：「現下裴家就只剩下小女子孤身一人了，爹爹臨終時把裴蕾托附於他，他已把自己視作裴蕾的夫婿，自然上心在意啦！」

薛三公輕輕的噢了一聲，不再問什麼，他由裴蕾伴着，逕直上裴公的書房去。

裴公的書房乾淨整潔，依然是平日他在生時的模樣。

薛三公環視了一匝，便道：「從來沒人上過你爹爹的書房麼？」

裴蕾想了想，道：「爹爹去世前三天，他曾把我召到書房，他被害後這段時間，只有任大哥進過書房。」

薛三公雙眼一亮，道：「他上書房作甚？可有甚麼發現？」

裴蕾歎了口氣，道：「這是我的意思，因為爹爹臨終時的遺字，我們都弄不清其中的意思，因此欲進書房尋線索，我怕睹物傷心，就沒陪他進書房，後來也沒聽說發現了什麼。」裴蕾一頓，又道：「書房就這麼大的地方，薛大哥請隨便搜查好了！」

薛三公微微一笑道：「裴姑娘相信在下沒有惡意麼？」

裴蕾歎了口氣，道：「我曾聽師傅說過余大俠的大名，知他外表瘋癲癲癲，內裏卻比誰都心腸要好，薛大哥既然是余大俠的朋友，我還有甚麼可擔心的！況且眼下裴家剩下我一個孤弱女子，只要替爹爹報了仇，裴蕾便死而無憾，一個人死都不怕了，還怕什麼呢？」

薛三公見裴蕾說得心酸，不由也歎了口氣，道：「裴大人的被害，確實令人疑惑，因為他既然甚得太宗李世民的信任，為甚麼卻被朝廷的錦衣衛追殺？而且這些錦衣衛又刻意的掩飾自己的身份，還有就是他們要劫奪的，究竟是聞所未聞的乾天圖和誘魚石，這到底是甚麼驚人寶貝，竟連太宗皇帝的重臣亦因此喪命？這當中的疑點關節確實令人迷惑！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此事絕非尋常的江湖奪寶仇殺，因此裴姑娘切莫草率行事，否則，不但不能替你爹爹報仇，反會白白丟掉生命。」

裴蕾幽幽的歎了口氣，道：「事到

現？」

薛三公歎了口氣，苦笑道：「所有書信奏章均是五年前，與今日之事委實並無多大聯繫！況且上面全是古怪文字，薛某愚鈍，連半句也解不透，如何會有發現！」

裴蕾道：「據我所知，爹爹生前的信件全部存於此處矣！」

薛三公微笑道：「姑娘不是說，裴大人在出事前半月，裴大人曾把姑娘召進書房，對目下之事有所表示麼？當時的情形姑娘尚記得麼？」

裴蕾點點頭道：「我記得很清楚，當時爹爹的確憂心如焚，但到底為何什麼，我就不知道了！」

薛三公道：「出事前三天，裴大人曾有以死盡忠節之言，當時的情形又如何？」

裴蕾苦笑道：「當時我聽爹爹忽然發出此不祥之兆，我心中大為震驚，如何還敢向下追問爹爹為甚麼？」

薛三公笑笑，道：「姑娘乍逢巨變，心神自然大亂，這亦是人之常情。但當晚你爹爹是否在書房說的麼？」

裴蕾想了想，忽然若有所悟的道：「對了！當晚爹爹是在莊內高台上說那話的！」

薛三公一聽，忙道：「那是裴大人夜觀天象的高台麼？」

裴蕾點點頭道：「是！爹爹在朝廷任司天監，觀天象是他的職責，但想不到他退隱返家後仍深喜此道。」

薛三公微微一笑，道：「裴大人之退隱，其實乃掩人耳目而已！實際上他仍是司天監，不過以前是朝廷公開的司天監，退隱以後則是太宗李世民的私人司天監罷了！」

裴蕾道：「薛大哥與爹爹素昧平生，為甚麼這般清楚爹爹的行踪？」

薛三公笑笑，道：「也沒什麼，我只是據裴大人留下的奏章副本推斷。一位退隱大臣，絕對無法直接與皇帝對話，除非此人是奉了皇帝的密旨，才有此殊遇，據此，也就不難判斷矣！」

裴蕾眼見薛三公微露了一手，這才知道眼前此人不但武功絕世，而且心思縝密，遇事抽絲剝繭，絕不會被表象迷惑。爹爹的被害，若要昭雪沉冤，非得依靠此人不可了！

裴蕾這般思想，便道：「薛大哥是否有興趣上那高台一走？」

薛三公微笑道：「在下正有此意，既姑娘樂意，這便請引路！」

裴蕾領着薛三公出了書房側門，原來此處是一座龐大的後花園，在後花園的北面，聳起一座高近十丈的高台。高台只有一道僅容一人通過的梯級上去，四面陡削，當真有一夫擋關，萬夫莫上的險峻。

薛三公隨裴蕾來到高台下面，裴蕾毫不遲疑，當即登上梯級，招呼薛三公道：「薛大哥請上啊！」

薛三公微笑道：「好！姑娘請自便，在下既已到高台下面，總會上去走

薛三公自然不會明白姑娘家的心事，當她們處於孤苦無援時，就有如遇溺待斃之人，就算碰到一根稻草也會死死抱住！何況薛三公是一位男子，而且是一位貌雖不驚人，卻身懷絕世神功的男子？

裴蕾這位姑娘家的微妙心緒，薛三公根本就不知道，而且他也根本無暇理會。

如今，我已毫無主意了，一切但憑薛大哥你作主便了。」

薛三公笑笑，道：「裴姑娘難道忘了你還有一位任大哥麼？」

裴蕾不以為然的苦笑一下道：「他？不說也罷……我想，爹爹臨終時把我托附於他，只是舉目無親的無可奈何吧了！」

薛三公一聽，點點頭，沒再問什麼。

裴蕾瞧了薛三公一眼，道：「薛大哥為何不問我為甚麼？」

薛三公微笑道：「普天下最難解釋的是男女私情，既然如此，薛某還問什麼！」

裴蕾望了薛三公一眼，又欲說什麼，但忽爾臉上一紅，便欲言又止。

薛三公見本來哀哀欲絕的裴蕾，忽然露出女兒的嬌羞不勝，不禁皺眉苦笑，暗道：「普天下的女兒何來這麼多的含羞脈脈？且偏偏在這個要命的關口！」

薛三公自然不會明白姑娘家的心事，當她們處於孤苦無援時，就有如遇溺待斃之人，就算碰到一根稻草也會死死抱住！何況薛三公是一位男子，而且是一位貌雖不驚人，卻身懷絕世神功的男子？

裴蕾這位姑娘家的微妙心緒，薛三公根本就不知道，而且他也根本無暇理會。

薛三公繞裴公的書房掃視一周，他根本就不去翻查物件，便單刀直入的問裴蕾道：「裴公生前與人的書信往來，姑娘可否讓薛某查閱？」

裴蕾爽快的一口便答應了，她走過去書櫃，把裏面的一大疊書信捧了出來，道：「爹爹的書信全在此了，請薛大哥查閱。」

薛三公把書信仔細的翻查了一遍。裴公的書信卷宗大都是向朝廷皇上的奏章副本，上面的文字稀奇古怪，薛三公見了就直皺眉頭。

例如，裴公在一份奏章中奏道：「己辛年晚初六子時，臣觀天象，以奏陛下：日月落時江湖間，青猿相遇判興亡；八牛運向滇黔日，二九丹成金谷藏。望陛下慎之。臣裴淳正頓首百拜。」

其餘大部是這類稀奇古怪的奏章。薛三公皺眉道：「裴大人不是已退隱了麼？怎的尚有如許奏章？」

裴蕾道：「爹爹確實從朝上退隱歸來，此事長沙府亦有行文備忘。但爹爹退隱之後，又於莊上築了一個高台，每晚子夜時分，例必上高台仰首察看，返回後或喜或悲，神態不一而足，我也弄不清爹爹搞的是甚麼名堂。」

薛三公點點頭，沒再發話，他翻了書信一會，就歎了口氣，道：「請裴姑娘把書信放回原處。」

裴蕾忙道：「薛大哥又有甚麼發

一遭的。」

裴蕾見薛三公這般說，便獨自一人先拾級而上，裴蕾亦算得上是武林中人，會跟她師傅「綿裏吹雪」柯清邪學過十多年武功，因此上這十丈梯級自然難不倒她。但饒是如此，因梯級甚高，且是扶搖直上，裴蕾抵達高台時，已然氣喘吁吁，頭昏目眩。

但裴蕾大氣尚未喘定，卻已見一人在下面如蒼鷹般的掠上高台，後發先至，正含笑望着她，此人正是貌不驚人的薛三公！

裴蕾吐舌道：「薛大哥好俊的輕功……當真有如神鷹一飛衝天！」

薛三公不以為然的一笑，沒答裴蕾的話，卻道：「裴大人於此高台，最喜站於那個方位？當時他召你上高台，站於何處說話？」

裴蕾略一思索，便走到高台向背的方位，道：「我每次見爹爹在高台出現，均站於此處，而且，當晚爹爹正是在這方位仰望了好一會，然後便忽然發出那不祥之言語。」

薛三公點點頭，便走過來，站於裴蕾所指的位置。

薛三公仰頭望一下，但見晴空萬里，白雲片片掠過高台。薛三公歎了口氣，暗道：「這時正值正午，自然與子夜時分不同，但就算時當子夜，如此浩瀚的茫茫天象，你又能看透什麼？這天象一道太玄奧了，由此而觀這裴淳正倒確有其真材實學！否則，

這皇帝老兒也斷不會如此看重於他！」

薛三公這般轉念，便把目光收回，繞高台四周掃視一匝。

高台之上，分為東南西北四個方位，正中是一座渾圓的儀器，仿如皮球，上面卻有羅盤指針，上書乾、艮、巽、坤、坎等八卦方法。

薛三公一見這渾圓球儀，心中便一動，暗道：「當日薛某機緣巧合，得了一幅無極圖，憑此練成了一套無極神功，上面的圖解，恰恰亦有乾、艮、巽、坤、坎等圖文方法，更有文字釋道：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綿綿無盡，茫茫無極，是為無極神功。莫非眼前此渾圓球儀，竟與無極神功有甚麼淵源？這倒要仔細參詳參詳矣。」

薛三公這般轉念，便走近渾圓球儀三尺之地，按無極神功中的八卦步法，乾、艮、巽、坤、坎的繞球儀走了數匝。

漸而，薛三公的心意竟與渾圓球儀似欲渾成一體。

就在此時，薛三公忽覺自己已飄入渾圓球儀內，四周渾圓如銅牆鐵壁，但卻光華璀璨，變幻萬千，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綿綿無盡，茫茫無極。

薛三公自覺身不由己，竟也隨着而演化起來，不休不歇，無止無休。

薛三公暗吃了一驚，暗道：「怎的了？為甚麼自己甫近這渾圓球儀，踏

正八卦方位，便迷茫若此？」

原來薛三公自己不知道，當他步踏八卦方位時，恰好與渾圓球儀內涵的精義匯成一體，他體內變化萬千的無極神功之「蕩」字訣，竟因此而被誘發出來。

無極神功中的「蕩」字訣，是神功極難達到的境界，「蕩」字訣一旦誘發，便猶如元神出竅，能人所不能，可以隔牆視物，穿房入舍，端的驚人。但「蕩」字訣並不能隨意誘發，必須體內元神與外界渾然一體，方可望誘發。薛三公雖然身懷無極絕世神功，但若非機緣巧合，與博大精深的八卦渾天儀相觸，被八卦渾天儀的「太極」誘發他身上的「無極」，「蕩」字訣亦只會深潛於他體內而已。

這時，薛三公但覺自己已渾然忘我，一心一意就在光華璀璨的渾天儀內，忽然他眼前一閃，竟發現裏面的一角，有一份密封的信函！薛三公意識到這必定是裴公極為看重之物，甚至可能便是那份驚天動地的「乾天圖」！於是他連忙伸手探取，但這信函卻重如千鈞，一任薛三公拚力亦難移分毫！薛三公心中大急，不自禁的吼了一聲。

他這一動怒，便立刻離了渾然忘我的境界，着了形踪，神智也立刻回復平靜，原來他竟還立在渾圓球儀外面三尺之處！

裴蕾眼見薛三公面對渾圓球儀，

影。

裴蕾和任風揚目送薛三公和余醉掠去。

裴蕾歎了口氣，道：「他們已去遠了，也不知是否回轉，我等卻如何打算？」

任風揚把緊盯着薛三公奔行方向的視線收回，笑笑道：「這位薛大俠似乎對妳甚為關切，我猜他必定重臨隱賢莊！既然如此，我等還能甚麼？便依薛大俠之言，返莊內安心等候他消息便了！」

裴蕾聽出任風揚語中隱隱有話，只道他誤會了她方才與薛三公有甚不可告人之秘，欲待解釋幾句，但是任風揚過後又顯得若無其事，便以為他只是時小氣她與別個男子親密，便沒再說甚麼，與任風揚一道下了高台，返莊內而去。

為求真相 明查暗訪

薛三公與余醉奔馳了一會，眼看天色已近傍晚，薛三公在前，忽然便折轉身，向通往長沙府的大路掠去。

余醉緊走幾步，與薛三公併肩而行。他哈哈的怪笑一聲，道：「薛老三！你這又搞甚麼鬼？莫非偷偷折返隱賢莊，窺探姓任的那小子的動靜麼？」

薛三公微笑道：「余大哥怎知小弟已對任風揚起了疑心？」

先是踏着稀奇古怪的步法，接而便有如老僧入定，叫而不聞，漸而又見他額上冷汗淋漓，心中大急，正要上前相扶，卻見薛三公於此時歎了口氣。

裴蕾忙道：「薛大哥怎的了？身子忽然染病了嗎？」

薛三公苦笑道：「誰說我會染病。」

裴蕾焦切的道：「方才你那模樣，可把人嚇壞了！」

薛三公歎了口氣，道：「或許薛某當真是走火入魔了……但總算讓我有所發現！」

裴蕾忙道：「薛大哥發現了甚麼？」

薛三公道：「是甚麼尚不知道，但我敢肯定，這裏面的東西，必定與你爹爹的被害有直接牽連！」

裴蕾驚道：「薛大哥說這渾天儀內竟然藏有東西麼？而且還是與爹爹被害有關的東西？薛大哥沒弄錯麼？」

薛三公笑笑道：「絕對錯不了！因為連我自己也弄不清為甚麼，我的心神迷失時，就必定有重大的發現！是否如此，只要弄開渾天儀便知端詳矣！但未知姑娘可否容我拆開此儀？」

裴蕾苦笑道：「這是爹爹親手建造之物，只怕世人再無人懂得其中的玄妙，如今爹爹已死，留下來也沒甚麼用處，薛大哥如認為有必要，就請拆開便了！」

薛三公點點頭道：「既姑娘肯肯，

余醉怪笑道：「我如何不知？憑你這捕快的鬼心眼呵，只怕不但對姓任的這小子起疑心，就連老不死也被你裝在葫蘆裏晃轉呢！」

薛三公微笑道：「余大哥言重了！小弟就敢懷疑天下人，亦不敢懷疑余大哥你！」

余醉冷笑道：「好說！好說！然則你為甚麼在高台上鬼鬼祟祟的掩飾行藏？就連老不死也被你嘲弄？」

薛三公呵呵一笑，道：「到底還是瞞不過大哥的耳目！實不相瞞，當時因格於形勢，不便向大哥你細說，並非存心隱瞞於你！況且小弟亦深知憑大哥的目力，這小伎倆如何能瞞得了大哥！但任風揚此人卻的確值得提防，此點大哥你倒是猜中了！」

余醉道：「你懷疑他甚麼？」

薛三公道：「也沒甚麼，只因爲他的深藏不露！」

余醉怪笑道：「憑這小子一點微末功夫，他就算要露，也不敢在我面前出醜啦！」

薛三公微微一笑道：「余大哥若以為任風揚只有那一點微末功夫，那可就大錯而特錯了！如小弟觀察得不錯，他的功力起碼已達江湖一流高手之列！」

余醉奇道：「爲甚麼？」

薛三公微微冷笑道：「也沒甚麼，雖然他極力掩飾，但內功卻掩飾不了，他的呼吸細而悠長，此乃內功已登

現？」

任風揚笑笑，目注裴蕾，道：「蕾妹，是這樣麼？」

裴蕾此時已被薛三公弄得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她瞧了薛三公一眼，但見他亦含笑望着她，不知怎地，裴蕾對薛三公的信任，經這段時間的相

那薛某就放肆了！」

薛三公更不猶豫，他依着方才所記憶的八卦方法，在「巽」字進入訣上伸手一按，但聽「騰」的一聲，渾天儀果然彈開了一塊活門。

薛三公探手入內，在目瞪口呆的裴蕾面前，果然掏出一封信函！

驚愕的裴蕾尚未及發話，就在此時，薛三公神色一凜，忙把信函閃電般藏入懷內，悄聲急向裴蕾道：「此信函你從未過目，亦未見過！日後有人問起此事，請裴姑娘均以此爲對，如此或可保姑娘生命！姑娘如信任薛某，便依薛某之言行事，否則，只怕連薛某亦難護姑娘安全！」

裴蕾見薛三公神色驟變，正暗自驚疑。這時瘋酒怪余醉和任風揚已急急衝上高台！

任風揚一見薛三公和裴蕾，便神色微變，卻迅即逝去，關切的向薛三公道：「薛大哥可有甚麼發現？」

薛三公苦笑一聲，道：「裴大人的高台神機莫測，又豈是我等凡夫俗子所能參透？不怕任兄弟笑話，薛某已被弄得頭昏腦脹，更如何會有甚麼發現？」

任風揚笑笑，目注裴蕾，道：「蕾妹，是這樣麼？」

裴蕾此時已被薛三公弄得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她瞧了薛三公一眼，但見他亦含笑望着她，不知怎地，裴蕾對薛三公的信任，經這段時間的相

處，竟然已超越了她對任風揚的信任，因此她果然依薛三公的吩咐回道：「是呵！我和薛大哥果然毫無發現！憑薛大哥的本事亦一籌莫展，更何況裴蕾麼？」

裴蕾回答得很聰明，既替薛三公圓了謊，但又暗中提醒薛三公：我可能是依你的話做啦，往下就看你的了！

余醉定定的瞧着裴蕾一會，又掃一眼薛三公，忽然就微微一笑，但令人驚奇的是，他的瘋癲勁兒此刻卻不知跑到那兒去了。

薛三公詐作不見余醉的鬼臉，轉向任風揚和裴蕾，道：「薛某等暫且告辭！莊內之事，以及裴姑娘的安全，就請任兄弟你全力照應了！若有消息，薛某當迅即告知。」

任風揚笑笑，道：「薛大哥只管放心，裴蕾乃我的義妹，但教任某在，斷不容她有任何閃失便了！薛大哥有消息請盡快告知，我等均急欲尋出殺害義父的兇手，以替他老人家昭雪沉冤！薛大哥以爲然麼？」

薛三公苦笑道：「薛某有甚麼不放心的？此事眼見牽連重大，稍一不慎，只怕連腦袋也得搭上，薛某只是職責所在，不得不稍盡人事吧了！至於是否尋出兇手，查明此案真相，薛某便不敢自負矣！兩位請善自珍重，切勿輕率行事，如此或可保存生命。」

薛三公說罷，以目向余醉示意。兩人當即飄落高台，轉瞬即逝去踪

堂入室之兆！一個內功如此深厚之人，就算尋常招式到了他手中，其威力也非同小可，更斷斷不會在一招之內便被銅屍這魔頭擊倒！」

余醉恍然道：「原來你這小子在那時已對姓任的小子產生懷疑！但爲甚麼不早說？偏要弄甚麼玄虛？」

薛三公苦笑道：「小弟雖然瞧出任風揚是有意掩飾自己的武功，但掩飾功力有幾種可能，一是他怕死，不敢正面迎戰四大魔頭；二是他爲了保護裴蕾而保存自己，不作無謂的犧牲；三是他別有用心，正好趁機獲悉裴淳正的秘密之處！這三種可能都有，但也可能都無，因此你叫我如何細說？」

余醉嘿然笑道：「此其一也！憑你這小子的鬼心眼，更主要的是不欲打草驚蛇，以便靜觀其變，從中尋出姓裴被害的線索！」

薛三公一聽，不禁苦笑道：「余大哥呵余大哥，有時小弟倒懷疑你是否起錯了名字矣！」

余醉眼一瞪道：「我如何起錯了名字？」

薛三公大笑道：「若非起錯名字，爲甚麼余醉卻變成余醒？而且千醒、萬醒，比誰都更清醒？」

余醉哈哈一笑，道：「好說！好說！你這小子被我道破心事，不得不招供矣！你這是打算潛返隱賢莊，是不是？」

薛三公微微一笑道：「誰說我欲返

隱賢莊？」

余醉奇道：「不返隱賢莊卻上那去？難道你不欲在姓任這小子身上尋找線索？」

薛三公微笑道：「原來我有此打算，但現在又改變主意了！」

余醉道：「到底上哪去？」

薛三公道：「長沙府聚仙樓！飽吃一頓，然後便去逛紙料舖可也！」

余醉又好氣又好笑，道：「吃一頓倒是正經，因老子的肚皮亦打鼓了！但上那紙料舖作甚麼？你又並非裴公的孝子賢孫，要上紙料舖買那陰司紙錢！」

薛三公笑笑，道：「不是買陰司紙，而是買命！買殺害裴公兇手的命！」

余醉哇哇怪叫，道：「你這小子又弄甚麼鬼把戲？千不去萬不去竟上紙料舖去尋兇手線索？你八九是被裴蕾這女娃迷得神昏顛倒矣！」

薛三公笑笑，也不答理。逕自一個飛掠，加快身形，向長沙府掠去。

瘋酒怪余醉恨得牙癢癢的，無奈亦只好跟上去。因爲他深知此事他既已插了一手，若不弄個水落石出，只怕死了也會打從地府中鑽出來，而要尋出真相，那普天下除了眼前這該死的薛三公，只怕也再無任何一個更合適的人選！

薛三公領着余醉，果然進入長沙府，又逕直的上長沙府有名的酒樓聚仙館。

薛三公待余醉坐下，便笑道：「許

久沒和余大哥你痛飲一頓了，今晚就權作東道，與大哥你不醉不休如何？」

余醉吞了一口唾沫，卻又怪笑道：「呵呵！你欲把老子灌醉？以方便你這小子單獨行事？你以爲老子會上你這惡當麼？」

薛三公大笑道：「我也不知道大哥你會不會上當，但我知道竹葉青、狀元紅這兩樣美酒，在聚仙館中是一等一的上品而已！」

余醉一聽，禁不住又咽了一口口水，涎着臉道：「你這小子專挑老子的短處入手！但我問你，你就算把老子死灌醉，又待如何？」

薛三公微笑道：「也沒甚麼，因爲小弟知道以後的艱險，因此急欲添一位得力的臂助而已！」

余醉冷笑道：「你是說老子麼？老子若醉了，便呼呼睡去也，那還有甚麼助力？」

薛三公大笑道：「不是你！不是你！小弟只知道江湖上瘋酒怪其人，酒多一杯，他的『無中生有』神功就增厚一分而已！」

余醉不禁失笑道：「你是我肚子裏的蟲子麼？偏就這般清楚！好好，老子碰上你這小子，算是倒了十八輩子的霉，再不跟你鬥口便是。但你倒說說看，等會爲何要上紙料舖去？你若不說清楚，這頓酒菜我委實吃不下去了！」

這時店小二已飛快的把酒菜擺了上來。薛三公果然是地頭蟲，所點全是聚仙館拿手好菜好酒。

菜香酒美，余醉說吃不下去，但這時卻猛吞口涎。

薛三公深知身邊這位老哥哥的脾性，便正經的道：「大哥只管開懷暢飲，待會小弟與你細說便了！」

余醉一聽，早就抄起一杯竹葉青一飲而盡了。

一會後，薛三公見余醉已微有酒意，便把身上那封信函取出，往四下一瞧，確信絕對無人留意，這才遞給余醉，道：「請余大哥過目！你閱後便知端詳矣！」

余醉接過來，見信函依然密封，並未開拆，便奇道：「你自己還沒看，便如此爽快，讓我先睹爲快？」

薛三公笑笑，道：「我自然還沒拆閱，由此足證小弟倚重大哥之處！」

余醉一怔，接而又恍然大悟道：「你有這般好心……嘿！是了，你這小子別人不知你，但老子不死卻知你有一種隔牆看物的鬼魅本領！牆尚且可以穿透，何況這薄薄的紙封？其實你早就一清二楚信函內的內容，卻故意賣這人情於老子不死！我問你是不是？」

薛三公歎了口氣，道：「在余大哥面前，小弟根本就無所遁形，實是時間過於倉猝，的確未曾拆閱，但裏面的內容，小弟在高台之時，便已清楚盡悉矣！因此才上這兒來，以避開旁

人的耳目！」

余醉點點頭，也鄭重起來了。因爲他深知薛三公所具的異能非同小可，他既然如此看重，可知手中的這份信函必然驚天動地，便把信函完整交回薛三公手上，道：「既如此，老弟請收回小心保存！也不必拆了，你知道老子不死認不了幾個字，老弟你只把情形挑重要的說說便了！」

薛三公接過信函，收藏好了，點點頭道：「這封信函是裴淳正臨遇害前三天秘密收藏於高台渾天儀內！果然令人震驚，其中一封是裴淳正自述他決心以死盡忠節的因由，但其意亦十分隱晦，只道：天運如此，夫復何言？但臣既爲朝廷司天監，理應盡忠職守，以解朝廷之危，但形格勢禁，天機不可洩漏，洩之則恐災危提前降臨，是故唯一死以謝天下，哀哀此言，余無餘語……便是這麼幾句。」

余醉瞪眼道：「按此言，這裴大人似乎已預知朝廷不日將有一場浩劫，但又不敢言明，固此自我了斷！既然如此，他的死乃早晚之事，那些兇手又爲甚麼追殺他？」

薛三公微微一笑道：「因爲兇手要在他身上得到一份寶貝圖和一塊寶貝石！但裴淳正死活都不肯交出，故意激怒對方，以藉對方的手把自己殺掉。」

余醉一聽，醒悟道：「莫非是指那乾天圖和誘魚石兩件寶貝？但裴公顯

然已知對手是誰，爲甚麼不直接向皇帝老子奏報？」

薛三公微笑道：「他絕對不敢奏報。」

余醉奇道：「他爲甚麼不敢奏報？」

薛三公道：「因爲向他索取此兩大寶物的聖旨就是來自皇帝李世民！」

余醉怒道：「李世民暗中劫奪寶物，明裏卻假惺惺要追查此案真相麼？但這是不是真的？老弟你快說。」

薛三公笑笑，道：「假的。」

余醉怒道：「甚麼又成了假的？你這是作弄老子麼？」

薛三公微笑道：「我並沒說李世民就是此案的兇手，大哥的推斷自然是假的。」

余醉道：「聖旨來自李世民，爲甚麼兇手不是李世民？」

薛三公道：「因爲裴淳正手上的聖旨是假的，李世民的手跡我見過，那是他直接傳到長沙知府手上的御函，因此我敢肯定，裴淳正亦已瞧出聖旨是假的，但事關重大，逼不得已又不敢向李世民稟報，於是唯有把假聖旨連同他的遺書暗藏於渾天儀內，以便後人有朝一日會明白他的一片苦心。」

余醉驚道：「那假冒的聖旨在哪？」

薛三公微笑道：「裴公遺下的密函，另外一份就是假冒的聖旨。裴公原來的用意只是爲了令世人知道他的心

跡，因此不能不把這份他接到的假聖旨附在裏面，否則，人們就會以爲他是胡說八道了。」

余醉眨眨眼，隨即恍然道：「但他想不到，他的一番盡忠守秘不洩天機之苦心，卻壞在你這小子身上，因爲裴公作夢也想不到世上竟有與他的『渾天八卦儀』異曲同工的『無極神功』，因此被你這小子憑此神通撞破了他的機關，壞了他的的大事。」

薛三公道：「裴公果然不欲人們追查兇手，因爲追查下去，他以生命來守秘的天機就不能不外洩了，所以他把密函置於最隱蔽的地方。」

余醉道：「但他以爲最隱蔽的地方，恰恰卻是你這小子最可能發覺的地方，憑你身上那見鬼的神通，世上還有甚麼可以瞞得過你的耳目？」

薛三公道：「更不幸此事直接牽連到長沙府的地方官，若此事不迅速查明，我那老知府就必定難逃處死的厄運。」

余醉道：「因此你無論如何要追查下去？」

薛三公微笑道：「當然，這是爲了救人。」

余醉道：「因此你就打算在紙料舖尋找這份假聖旨的來龍去脈。」

薛三公道：「暫時我只有這一條線索。」

余醉奇道：「在紙料舖你能尋出甚麼？」

薛三公微笑道：「我見過皇帝

朝廷專用的紙，那是一種普天下最精美的紙，能夠出售這種紙的店號想必不會太多，而兇手爲方便行事，必然就近選材，不惜以類似的紙代替御用紙，因此只要尋出出售假聖旨用的紙舖，那買紙的人大概也就離不中亦不遠矣。」

余醉呵呵一笑道：「買紙的人被你抓住，你這小子自然不會放鬆，沿此路線死死追查下去，那就很可能挖出假造聖旨的人，亦即殺害裴淳正的兇手了。」

薛三公微笑道：「這只是小弟一廂情願，而且此行既已觸及兇手的要害，必定兇險重重，弄不好只怕就只好永留長沙府了。」

余醉一聽，連忙把剩下的半壺酒倒下肚去，又急急的把桌上的菜式全掃光了，然後他把嘴一抹，道：「走啊！還等甚麼？」

薛三公卻又不動，道：「走甚麼？」

余醉眼一瞪道：「自然是上紙料舖去啊！老子就不信那是龍潭虎穴。」

薛三公微笑道：「現在最好是飽吃一頓，吃飽了就洗個好澡，然後鑽入被窩睡它個天翻地覆。」

余醉道：「小子你不是欲查紙料舖麼？」

薛三公笑道：「查自然要查，但不是現在，因爲你想想，現下這時分上

那紙料舖去，人家早就關門了，你去吵醒他，他哪兒還肯透露半句實話？因此只好明天一早再作打算。」

當晚，余醉和薛三公果然就在聚仙樓歇宿下來。

* * *

第二天一早，薛三公和余醉在長沙府東大街的一間紙料舖出現了。

早晨開市，店舖老板照例是笑臉迎人，據說這是老規矩，若早晨吉利，那這天的生意就必定暢旺。

薛三公向紙料舖老闆走過去，他身藏的那封信早就拆開了，這還是余醉親手拆的，裏面果然有裴淳正的遺書，及一份有李世民寶鑑的「聖旨」，上面的內容竟與薛三公隔紙洞悉的丁點不差。

這時薛三公就正向紙料舖老板遞上那份「聖旨」，自然是「聖旨」的背面，他若把正面露出，不把紙料舖老板嚇死才怪。

「老板，好生意呵，」薛三公招呼道，他把「聖旨」的背面向老板湊過去：「請問貴店有否這號紙料出售？」

紙料舖老板一瞧，面色登時虎的一變，忙擺手搖頭的道：「沒有，沒有，我這是規矩的店號，哪有這號紙料出售？」

薛三公微微一笑，道：「老板還沒看清，便說沒有麼？」

紙料舖老板苦笑：「我若連這號紙料也分辨不出，那我就枉做這行幾

十年了。」

薛三公笑笑：「那請教老板，這到底是甚麼紙料？」

紙料舖老板嘆了口氣，道：「客官這是作難本號麼？這是名副其實的『蔡侯紙』！當今天子專用的御前紙，民間一律禁賣，違者殺無赦，買的自然也難逃一死，客官休要多事惹殺身之禍，就當你沒有問過，我也沒見過便算了。」

薛三公微笑道：「老板放心，我絕對敢擔保這並非蔡侯紙，否則，我也絕不敢公然向老板你求買矣，我只是急需與這紙質一樣的紙，請老板好歹仔細瞧瞧。」

紙料舖老板一聽，禁不住好奇，果然俯下頭去，仔細的瞧了又瞧。好一會，才點點頭道：「這果然不是蔡侯紙，我早就覺得奇怪了，蔡侯紙乃朝廷御廠所造，每年聽說也只出產那麼一丁點，僅夠天子專用吧了，怎的會流到這客官手上呢？但這號紙料也仿造得極精細，已達幾可亂真的地步，因此就連我一時也被它瞞過了。」

薛三公見紙料舖老板已瞧出點眉目，心中一喜，忙道：「這叫甚麼紙號？」

老板沉吟了一會，才道：「這是民間仿製蔡侯紙的產品，本來是違禁的，但利錢豐厚，也就有不少人甘於犯險，這號仿製紙有個古怪的名號叫『朱二紙』，據說最初是一位姓朱的人首先

偷仿製成的，為別於真正的蔡侯紙，故稱為朱二紙，好了，我所知的僅此而已，客官請自便，莫要惹出大禍來。」

但薛三公反而笑得更多了，他一點不動，道：「貴店有沒有這號朱二紙出售？我願意出雙倍的價錢。」

老板頭搖得貨郎鼓似的：「沒有，沒有，本店規矩做生意，哪有這號紙出售？你就算十倍價錢也沒有，客官請自便吧了。」

薛三公依然紋風不動，道：「那請問老板，長沙府何處有售？」

紙料舖老板定定的望着薛三公好一會，暗道今早當真倒了大霉，甫開門營業便碰上這位要命鬼！看來若不露點口風，他是死活糾纏下去了，萬一驚動旁人，這大禍是闖定了，這般思付，紙料舖老板便咬牙低聲道：「好！好！算我怕了你。我這兒委實沒有，你若不怕惹禍，便從這兒往西行十里，在城南的一間布疋行內，你試試問問便了。」

薛三公忙道：「那布疋行叫甚名號？」

紙料舖老板氣道：「你這人怎的如此死纏爛打？那兒布疋行只有一家，你尋到那兒自然便知道了，老天，你若再糾纏下去，我可要立刻上門關舖了。」

瘋酒怪余醉瞧着這老板的神情，心中也滿不是味兒，他一手扯住薛三

公向西就走。

薛三公扭頭向老板笑聲道：「多謝老板指點！我敢擔保長沙府裏絕對沒有人敢來找你的晦氣。」

紙料老板又驚又氣道：「你又發甚麼瘋話？」

薛三公哈哈一笑，道：「因為我就是長沙府的官府捕頭。」

薛三公說罷，也不管那紙料舖老板驚得目瞪口呆，轉身就走了。

余醉氣道：「這老板半死不活的，你死纏着他幹甚麼？」

薛三公微笑道：「纏生不如纏熟，纏了一必要纏十，這是捕快這行的規矩。」

余醉道：「你纏來纏去纏出個甚麼結果？」

薛三公道：「也沒甚麼，我只知道原來假聖旨所用的是『朱二紙』，而且這種紙可以在長沙府內買到，僅此而已。」

余醉道：「你以為在那間甚麼布疋行就必定可以尋到買朱二紙的人麼？」

薛三公道：「這倒不敢肯定，但只是有這麼一點線索，總好過茫無頭緒，因此好歹也得把握住。」

余醉道：「但布疋行怎會經營紙料生意？九成是那紙料舖老板胡說八道。」

薛三公微笑道：「事情的微妙之處就在此矣，因為據我所知，蔡侯紙的原料是布疋，因此，若仿製蔡侯紙最

余醉道：「那以為誰是對方要殺人滅口的第二個目標？」

薛三公嘆了口氣，道：「龍山少林寺的玄通大師，因為裴公在破廟的遺字曾提及玄通大師可以作證，如果我是對方，我必定也會向玄通大師下手。」

余醉一聽，先是一怔，隨即失望道：「向玄通大師下手？動這腦筋的人我敢擔保必定是吃錯迷魂藥了，老子委實想不出，當今世上還有誰可以在玄通老和尚身上討得了便宜！老子不怕自暴其醜，你知道我曾經在他面前用無中生有向他偷襲麼？你知道後果會怎樣？」

薛三公微笑道：「自然是你這記偷襲不成功，是玄通大師勝了。」

余醉嘿然冷笑道：「錯了。」

薛三公一怔，道：「為甚麼錯了？」

余醉嘆了口氣，道：「當時我趁他不覺，全力出擊，滿以為這一招必可成功，果然我成功了，玄通老和尚果然未能避開。」

薛三公奇道：「那是大哥你勝了？」

余醉搖頭道：「也錯了！」

薛三公微笑道：「大哥為甚麼這般不敗也不勝？」

余醉苦笑道：「玄通老和尚果然沒能避開我那無中生有的一擊，我也以為我勝了，但後來仔細一看，本來尚

死，世間又添幾名枉死鬼。」

余醉咬咬牙，猛地向大火躍去，薛三公一把扯住他，道：「你打算去自殺麼？」

余醉怒道：「對方果然是殺人滅口，但殺人滅口也罷了，何必把人家數口滅絕，老子衝進去，看裏面有甚麼發現。」

薛三公嘆了口氣，道：「布匹與紙料，那個容易起火。」

余醉氣道：「自然是紙料較布疋更易起火啦！」

薛三公苦笑道：「對手也是瞧中這是一間布疋行，若要乾淨利落的殺人滅口，這火攻一道，委實是萬無一失的妙着！布疋固然容易起火，一經起火便迅速蔓延，救無可救，而裏面可能存放的『朱二紙』，更早就化作灰燼矣！余大哥你衝進去，就算憑你的功力僥倖不死，也必是毫無發現。」

余醉一聽，石頭般的怔在原地，面上的神色奇特之極，似哭似笑，好一會才恨恨的道：「那些人簡直是鐵人心肝，殺人的魔王。」

薛三公苦笑道：「此案果然非同尋常，這等人連假聖旨亦敢偽造出來，普天下還有甚麼不敢做的事。」

余醉咬牙道：「我等如何打算，人命，又是幾條人命，若說那姓裴的身不由己，自己尋死，那眼前卻絕對是枉死的冤鬼。」

薛三公苦笑道：「這僅是開始而已

好的地方自然是布疋行了，因此我敢絕對肯定，紙舖老板絕對不是信口開河。」

余醉怪笑道：「那好呵！是也不是，待會便知，這便是那見鬼的布疋行了。」

就在此時，忽聽西面東大街處有慘嚎的叫聲傳了過來：「失火了，失火了！老板全家大小都在舖內，八成無一生還了。」

薛三公一聽，心中暗吃一驚，喃喃道：「壞了！若是那布疋行起火，那一切就全完了。」

余醉奇道：「你又在發甚麼瘋話？東大街舖面幾十間，為甚麼偏偏是那間該死的布疋行？」

話雖如此，但余醉的動作卻比誰都快，薛三公尚在後面，他已掠到失火的現場前面。

余醉一把揪住一位救火的人，道：「請教失火的是否一間布疋行？」

那救火的被余醉揪住，欲待掙扎而出，卻有如蜻蜓撼石，無奈的氣道：「你這人怎的啦？有道救火如救人，可知救火的十萬火急，你卻把人擋住，起火的若非布疋行，火勢會如此猛烈麼？你敢是瞎了眼睛矣。」

余醉一聽，登時把手一鬆，任由這個人救火去了。

這時薛三公已掠到余醉身前，他一見前面的大火，濃煙衝天，烈焰烘烘，滿街焦味，就跌足歎道：「哎，該

半睜着眼的玄通老和尚，這時卻呼呼入睡了！原來他用佛門的枯木功，把我無中生有的功力全部化作用已用，我出招越重，他就越受用！我一看，嚇得轉身逃走！之後你就算用刀架在我的脖子，我也決不敢與這老和尚動手了！」

薛三公一聽，不禁莞爾一笑，心道余大哥這「無中生有」神功，碰上玄通大師以靜制動的佛門枯木功，再兇再狠也沒用，這還不把他嚇跑麼！

余醉忽然又怪笑道：「憑玄通老和尚這種功力，誰向他下手，那就活該他倒十八輩子霉了！」

薛三公微笑道：「硬的不成，還有軟的；明槍不成，還有暗箭；玄通大師到底是人不是仙，他如何防備得了？」

薛三公一言提醒了余醉，他眨眨眼，便急道：「你這小子說得出就必有可能！若如此玄通老和尚危矣！我等這便上龍山少林寺，也好助他一臂之力！」

薛三公知道余醉口硬心軟，他口裏對玄通大師出言不遜，其實心裏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聽說他有兇險，便着急了。

薛三公笑笑道：「暫時不必上龍山少林寺！接應玄通大師的方法有許多種，直接上少林寺助拳是最愚蠢的一種！」

余醉怪笑道：「你這小子又打甚麼

主意？」

薛三公微微一笑道：「對方向玄通出手的目的是甚麼？」

余醉道：「自然是殺人滅口！」

薛三公微笑道：「這只是其中之一，其他的還有欲奪寶物，這才是更重要的目的！因此，若在其他地方聽說有寶物的線索出現，對方的注意力就立刻脫離玄通大師這邊而轉到新出現的目標了！」

余醉一聽，想了想，便呵呵一笑，顯然他也明白了薛三公的用意，他笑道：「你這是反客為主的連環計？」

薛三公大笑道：「對手以為我會被其牽着鼻子走路，但薛三公偏要把繩索套在對手的鼻子上！」

三天後，是淒風冷雨的天氣。

但在通向數十里外的龍山少林寺的路上，卻有三男一女在急急的趕路。

一男一女是公子哥兒模樣，另外兩位男子卻分明是路上侍候的老僕人。

像是普通的善男信女，普通的趕路的人。

唯一有點特別的是其中一位老僕人身上掛了一個葫蘆，葫蘆裏面裝的是酒而不是水。這在僕人輩份中有點奇特，但也並非絕無僅有。

此外就根本沒有任何異樣。

但圍着這四位男女的四周，卻瀰漫着一種肅殺的詭秘氣氛。因為在他

們途徑的路上，不時可見前前後後有人一掠而過，或是藉問路就近探聽虛實。

所有這些，趕路的四人卻毫無驚奇，似乎所有的一切都已在意料之中。

因為在三天前，江湖上便有傳聞，裴淳正的女兒身懷異寶，要上龍山少林寺求玄通大師解其疑難。

這消息傳出後，江湖上登時便翻起了暗湧，幾乎所有頭面的武林人士以及有關人等，全向上龍山少林寺的路上秘密潛來，所有人都故作坦然，但暗地裏卻手心捏汗咬牙切齒。

路上這四名男女自然是裴淳正的女兒裴蕾，裴淳正的義子任風揚，那兩位略顯老態的僕人，其一自然是薛三公，而那腰掛酒葫蘆的，雖然化裝，但在薛三公的眼內，卻化了灰也認得他便是瘋酒怪余醉。

這時余醉悄悄的拍了薛三公一下，意思不說薛三公也明白，余醉是告訴他：要來的終於來了，你這小子的連環計看來奏效了！

薛三公於是微微一笑，略一搖頭，他的意思余醉亦明白，薛三公是說：還早哩！這時候出來的只是嘍囉，正主兒尚隱在暗處！

四人又走了一程，任風揚抬頭見前面十字路口旁，一棵古樹下有間小小的客店，客店兩旁貼着一聯，右書「賓客紛紛」，左書「財源滾滾」，門前斜挑

一廉，名曰：「生財客店」。

任風揚忽然微笑道：「走了大半天路，蕾妹快走不動了，是否可進店小歇一會？」

裴蕾扭頭向薛三公詢問，見薛三公微笑示意，便點頭道：「也好，我的確也走累了！福伯、祥哥大概也飢疲難耐，歇一會再走也好！」裴蕾口中的「福伯」自然是余醉的代名，而「祥哥」就是薛三公，任風揚和裴蕾卻坦然用本身的名號，事實上他兩人是局內中人，欲改頭換面亦白費心神。

四人走進店中，店子雖小，卻生意興隆，因為內裏的座位大半已被客人佔據了。

四人揀了靠邊的一桌坐下，任風揚向酒保道：「來一桌便飯，越快越好！我等急着趕路哩！」

酒保答應一聲，立刻走了開去。很快飯菜就送了出來。

薛三公也不客氣，搶先就大吃起來。余醉吞了口唾沫，卻不動筷，瞧了薛三公一眼，薛三公微笑一下，卻不言語，依然低頭大吃。

兩人雖沒作聲，但彼此的心意卻已相通。余醉說：「你不怕這飯菜有毒？」

薛三公卻道：「放心，有裴蕾在此，哪會下毒？她是目下的無價之寶呢！」

薛三公帶頭，三人果然也就大嚼起來。

有人欲收買這位姑娘有關的兩件寶物，出價是黃金二萬兩！便是這麼一宗生意！你又知道甚麼？」

那人冷笑連連，頭戴的方巾因而也飄飄搖搖，道：「我只知道這宗生意你長白四雄還不夠斤兩做！」

長白四雄大笑道：「那誰可以做？」

方巾男子冷然道：「我！或許還夠資格！」

這時不但長白四雄，就連陰山雙刀也同聲大笑道：「你憑甚麼敢發此大話？」

方巾男子冷笑道：「陰陽巾，就憑這三個字，想必也夠份量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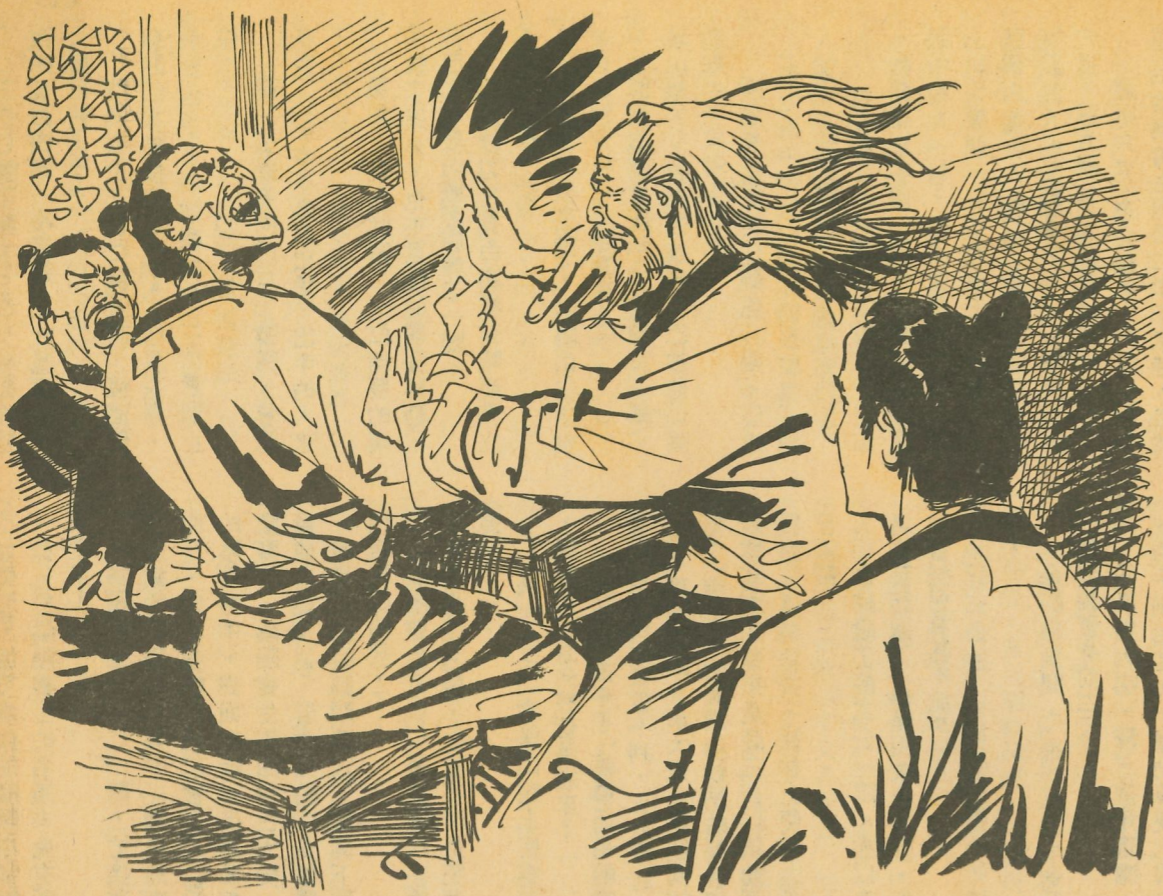
「陰陽巾」三字一出，陰山雙刀立刻面色大變，乖乖的悶聲不語，連豪氣衝天的長白四雄亦失聲叫道：「你就是半人半鬼陰陽書生王松仁？」

「陰陽書生」王松仁冷笑道：「如今你等該退讓而無憾了吧？其實也是識時務者為俊傑，免白丟了六條生命！」

「長白四雄」臉上忽紅忽青忽白，顯然內心矛盾之極，進退兩難，但最終還是那二萬兩黃金的光華把他們的膽氣照壯了。長白四雄的老大一拍胸口道：「就算你是陰陽書生王松仁，長白四雄憑甚麼便怕了你……」

長白四雄話音未落，王松仁已形如鬼魅的飄到身前，各攔了長白四雄一巴掌，長白四雄竟然無一倖免，啪

啪啪的各挨了一掌嘴巴！



銅屍被老乞丐震退，鐵屍與雙魔大驚失色。

一會後，四人桌上的飯菜也差不多吃光了，在旁人眼下一看，該是結賬上路的時候了。因為從這條路上走的人，大半是上龍山少林寺去的香客，不然，也不會踏上這荒僻之路，而且從這兒上龍山少林寺尚有三十里路，若不及早趕路，只怕便得在半路上露宿了。

裴蕾和任風揚果然已露出結賬上路的意思了。

就在這時，右側方桌旁坐着的四條漢子刷的一聲齊站起來，向裴蕾拱手，道：「姑娘！我等坦白直告，這趟買賣我等與你是做定了，你可不能再答應別人！」然後，這四人又理所當然的再向四周一拱手道：「各位，承讓了！在下長白四雄最重義氣，今日蒙各位相讓，日後有用得着我四雄兄弟，絕無二話！」

長白四雄道罷，便似已成裴蕾的護花使者，站到裴蕾這一面來了。

「嘿！嘿！嘿！這時隨即有兩條大漢拍案而起，道：「長白四雄也算江湖四條好漢，我等陰山雙刀自然不敢有二話！但江湖規矩，見者有份，這宗買賣若少了陰山雙刀，只怕也難於做得成也！」

長白四雄尚未及答話，又有人呵呵大笑道：「呵呵！可笑呵可笑！就憑你等腳色，亦敢沾手這生意麼？你等知道這是甚麼生意？」

長白四雄大笑道：「這有誰不知？

王松仁飄了開來，也不理面青唇白的長白四雄，冷笑道：「就憑這個，大概也夠了吧！」

陰陽書生王松仁飄近時，瘋酒怪余醉已有點按捺不住了，他眉一揚，便要出手，但卻被薛三公示意制止住。

薛三公微笑向門口一吹嘴，意思是說：「根本不必你出手，出手的人來了！」

果然，就在此時，一位精瘦的漢子飄了進來，也不見他的雙腳移動，卻已如風般的繞客店轉了一圈。

陰山雙刀、長白四雄登時便呆立原地，動也不動。

精瘦漢子微笑道：「陰陽巾三字也未必就夠資格做這趟買賣！」

原來這精瘦漢子這般繞室一轉，陰山雙刀、長白四雄竟已被他以陰勁點中了穴道！

陰陽書生王松仁神色一變，怒道：「飛穴聖手余保山！你搞甚麼鬼？別人怕你，我陰陽書生卻不信這邪門！」

「飛穴聖手」余保山這數字一說出，就連冷然不屑一顧的瘋酒怪余醉亦眼中精光一射！因為他自然知道江湖上的大魔頭，除了黑道上的四魔外，號稱白道中人的「飛穴聖手」的名頭！據說此人能於數丈之外，以陰勁點人穴道，連大羅金仙亦難倖免！

這時只見「飛穴聖手」余保山微笑道：「陰陽書生王松仁形如鬼魅，自然

不會信邪，但可惜你的陰陽巾卻斷了一截，於陰陽書生的名頭未免有所虧損吧了！」

陰陽書生王松仁一聽，忙疾速一

探頭戴的陰陽巾，其中一截果然應手而落，原來這陰陽巾已被「飛穴聖手」的陰勁掃中，表面不斷，但裏面却已斷裂了，陰陽書生不由神色大變，因為他自然知道，若中指的不是陰陽巾，而是自家的腦門要穴，那倒下的只怕是自己的身子了！

陰陽書生王松仁呆立原地，臉上的表情古怪之極，也說不清是哭還是笑。

「飛穴聖手」余保山臉上笑容不改，飄飄搖搖直向裴蕾蕩過來！

「凌波飄搖步！」瘋酒怪余醉暗地喝彩，唯恐對裴蕾不利，正欲躍起。

「稍安毋躁！余大哥，靜觀其變可矣！」突地，一聲細如蚊蚋的聲音鑽入余醉耳中，原來是薛三公以氣勁逼音發話，這種功夫，武林上便稱之為傳音入密。

余醉瞪了薛三公一眼，亦以氣勁逼音發話道：「余保山來意不善，你不怕蕾兒有甚不測？」

薛三公道：「依計行事，勿壞大事！」

余醉猶豫間，「飛穴聖手」余保山已飄到裴蕾身前二尺。

任風揚大吃一驚，拚死阻攔，但他的手剛抬起，一縷勁風便已射到，

任風揚的手臂登時僵僵的不能再動。

余保山微笑着，伸手向裴蕾相邀道：「姑娘！老夫伴你走一趟龍山少林寺便了！」

裴蕾驚怒交集，張口一吐，一點寒芒直射余保山的前胸。

裴蕾這奪命的一招，余保山卻連眉毛也沒動一下，手指往上一捏，便把裴蕾吐射的尖針挾住了。呵！好一招綿裏吹雪！柯女俠教姑娘這一招時，就沒有先教你分清敵友麼？老夫並沒惡意，其實只是助姑娘一臂之力，做那宗買賣而已。」

余保山說話時，早就伸手扣住裴蕾的手腕，裴蕾頓覺手腕一麻，渾身發軟，不能言語。

余保山牽住裴蕾，臉含微笑，從容的走出客店。

薛三公向余醉打個眼色，兩人隨即躍出客店，跟踪而去。

余醉道：「店中那姓任的小子，你不救他麼？」

薛三公微笑道：「放心！稍後自有前人來救他！如今所有人的視線均在裴蕾身上，誰會去理會這任風揚？」

余醉道：「你不是對他懷疑麼？為甚麼又把他留在客店？」

薛三公微笑道：「薛某正欲製造一個機會給他！如我所料不差，任風揚不久必定跟踪而來，而且，正主兒也快現身了！」

余醉道：「你竟任由余保山把裴蕾

挾持往龍山少林寺麼？這與你的反客為主連環計有甚關係？」

薛三公笑道：「余保山的確並無惡意，他不過想那二萬兩黃金的慾念作怪吧了！如有人敢對裴蕾不利，他必定拚死維護，擔心怎的？況且目下裴蕾已成了奇貨可居，就算皇帝老子亦休想傷她一根毫毛了！既然如此，我等為甚麼不做個順水人情，把裴蕾讓給余保山保護？」

余醉眨了眨眼，恍然道：「好啊！余保山這鬼東西自以為天下無敵，豈料卻被你這小子牽着鼻子走路！好好，也正正好讓姓余的與那些大魔頭狠鬥上一鬥！」

薛三公微笑道：「我等便可保存實力，以便與正主兒好好週旋！」

兩人以氣勁發話，但腳下却疾速飛掠，這等身手，哪像兩位老態龍鍾的僕人？

「飛穴聖手」余保山挾着裴蕾，這時已向前疾掠了二里有餘。

金保山抬手一點裴蕾的陽明穴，裴蕾但覺一縷暖氣衝手背達腦門，登時便能發話了。

「你是誰？欲把我劫往何處……」裴蕾又驚又急道。她這時既擔心自己的安危，又驚疑薛三公和余醉為甚不出手相助她和任風揚？她雖然知道這是薛三公在施行「反客為主」的妙計，但只是她一個人知道，她就連任風揚

也沒告知，不過其中的詳細情形，薛三公便連她亦蒙在鼓裏。

「飛穴聖手」余保山挾着裴蕾飛掠，雖然多了一個姑娘的重量，但他竟然渾似不覺，更能從容開口發話，由此可見他的功力已非同小可。只聽余保山微微一笑道：「你不會認識我，但你可曾聽你師傅柯清邪說過一位叫飛穴聖手的名號？這人便是我余保山！」

裴蕾驚疑道：「我的確聽師傅她說及江湖上有一位點穴聖手的人，但據說此人行俠仗義，乃白道中的好漢，怎會幹此劫人強擄的勾當？」

余保山大笑道：「姑娘你太天真幼稚了！所謂黑道白道，其實均是利欲之道，否則，這等辛苦學武作甚？還不是希望憑此而滿足自己的私欲麼？區區的三幾千兩黃金，的確還不值得余某人出手，那時呵，我便是白道中的英雄好漢。但若是黃金二萬兩，任何一位白道英雄，也立刻變成利字當頭的狗熊矣！」

裴蕾氣道：「原來你亦是衝着那二萬兩黃金而來！你打算怎樣？」

余保山微笑道：「也沒怎樣，余某到底並非殺人不眨眼的黑道魔頭，只要姑娘你乖乖的隨我上龍山少林寺，取得那兩份寶物，作成這宗大買賣，那余某不但保證姑娘的絕對安全，送你返家，而且會把所獲的重利分四成給你，憑此你也是可富足一生矣！姑娘更可以遂了你亡父求證於玄通大師

的遺願。如此一舉三得之事，老夫委實想不出有任何理由你會拒絕！」

裴蕾道：「我若不依你又如何？」

余保山神色不改，依然微笑道：「也沒甚麼，但余某敢保證，你絕對上不了龍山少林寺！你知道為甚麼？」

裴蕾搖頭道：「我如何知道？」

余保山道：「你自然不知道，因為你是那宗買賣的關鍵賣主，而買主肯出二萬兩黃金做這宗交易買賣，姑娘的身價是否已值二萬兩黃金？二萬兩黃金就連皇帝老子也會動容的，因此姑娘你還可以自由行動麼？我敢擔保，若非余某在你身邊，不出百步內，姑娘你便被人劫走了！」

余保山話音未落，突地勁風掃面，一團黑影從頭飛過，半空中一人在飛落的同时，一記金龍絞尾便向裴蕾的胸前攔去！

裴蕾的驚叫聲尚未響起，余保山已一個飛旋，擋在裴蕾的前面，隨手就一指風勁射！

黑影居然能夠避開余保山的指風，但也不敢糾纏，身子一滑，已退開丈外。

「嘿！豈料飛穴聖手亦被引出山了！」黑影連聲尖嘯，眨眼却已不見了踪影，似乎對余保山甚為忌憚。

余保山微笑道：「如何？姑娘相信老夫說的不錯了吧？」

裴蕾驚魂未定，不禁點了點頭，這時她不得不承認，若真簡單憑她一

人，欲上龍山少林寺，那簡直比登天更難。

而且這時裴蕾亦不知任風揚、薛三公等人的下落，更不知薛三公到底如何打算。在無奈中，裴蕾決定暫時只能隨着余保山行動了，因為余保山雖然亦是為那二萬兩黃金的買賣而來，但尚不算邪惡之輩，總好過自己孤身一人，落入那些殺人不眨眼的大魔頭手中。

裴蕾無奈道：「余大俠週全之意，小女子心領。但此事小女子委實作不得主，一切須待見了玄通大師後，由他老人家作主！余大俠若答允，小女子甘願隨余大俠走便了！」

余保山微笑道：「這點無問題，老夫亦知寶物不在姑娘身上，但離了姑娘，寶物卻如何不會現身，因此無奈才走此險着，姑娘休怪！一切自然等見了玄通大師再作計較。」

裴蕾道：「既如此，余大俠為甚麼還制住我的穴道？在你眼下，難道還怕我跑得了麼？」

余保山笑笑道：「老夫不解你的穴道，其實是為你好。碰上對頭，你若不動，彼等自然不會傷你，若真有人對你不利，老夫自然全力護你，根本用不着你動手！我若解開你的穴道呵，萬一遇敵時你不知高低還手，惹怒了對方，老夫護救不及，豈非白白送了生命，老夫自然也就做不成這宗買賣了！」

裴蕾眼見這余保山雖然貪心，但貪心得尚算坦率，不禁也莞爾一笑，再不作聲，任由余保山挾帶着趕路。

這一路急趕，前面已見黃梅鎮。黃梅鎮是上龍山少林寺路上的最後一個大鎮。

余保山見天色轉晚，深知此行危機四伏，不敢冒險趕夜路，便引着裴蕾走入鎮中，揀了一處客店，讓裴蕾單獨歇宿，他自己卻在二樓走廊拉了張靠椅，坐在椅上閉目養神。

裴蕾知道這是余保山不欺弱女女表示，他倒還算有點風度，因此心中不由減輕了數分對余保山的敵意，也就乖乖的躺在裏面不作聲。

剛交二更時分，閉着眼皮的余保山忽然霍的睜眼，隨即目露精光，凝神戒備。

原來這時店外走進四人，在燈影下，人不似人鬼不似鬼，正是江湖人士聞之色變的四大魔頭！

死亡谷雙煞「銅屍」、「鐵屍」，高瘦雙魔「樹魔」、「石魔」，不知如何，如今竟成了一路，大概是暗中有了協議，要四人均分那宗買賣。

「店家！銅屍大吼一聲，嚇得店掌櫃連滾帶爬的跌出門來……」大爺……有……有甚麼吩咐？」

「桀桀……」樹魔一連串尖笑，令人汗毛直豎，「老子問你，方才是否有一老一少的男女進店投宿？」店掌櫃嚇得搗蒜似的點頭道：

「是！是！是！共有三對男女投宿！」

「放屁！老子是問你，是否有一個精瘦漢子領着個俏妞兒的投宿？」石魔大吼道。

掌櫃一陣抽搐，幾乎連尿也嚇出來了，不迭聲的問道：「是！是！是！有一位精瘦漢子，一位俏妞兒！」往下他也不知自己說了句甚麼。這時休說要他供出投宿的客人，只怕就連親娘老子也只好賣了。

幸好這時鐵屍大笑道：「這老不死問他作甚？老子一直盯着，還會看錯麼？廢話休說，掌櫃！先上來一桌酒菜！等老子吃了行事！」

掌櫃擡着點着頭跑進廚房吩咐去了。

鐵屍道：「甚麼話？鐵兄！先把那妞兒弄妥，再吃喝不遲麼！不然被人走快一步，這頓酒菜就吃得太寬了！」

鐵屍卻大笑道：「江湖四大惡魔全數現身，普天下還有誰敢插上一手半腳！樹兒太多心了！」

銅屍火急暴躁的道：「搶倒不怕！但若被她逃了呢？她身邊還有那個鬼老頭余保山！」

銅屍提起「余保山」的名字就心有餘悸，因為他的銅屍功有唯一的弱門，任何武功雖然極難接近他的弱門，但余保山的指風點穴卻防不勝防，銅魔有一次就曾經吃了余保山一次大虧，若非鐵屍及時趕到，他就得躺倒了！

唯一不懼余保山的是鐵屍，因為鐵屍已達煉去弱門的最高境界，渾身有如一塊鋼鐵，休道尋常的刀槍傷不了他，就算烈火也難損他分毫。

這時在二樓走廊的余保山亦暗暗在叫苦。他自然知道四魔的厲害，他雖然曾試過擊倒銅屍，但那是在銅屍把他擊倒後得意忘形，被他趁機以指風掃中他的弱門，後來鐵屍趕到，他的點穴指風竟然難奈鐵屍分毫！若不是他知機溜走，或者鐵屍不是要照應受創的銅屍，那他余保山只怕早進閻王地府去了！

除余保山最為忌憚的鐵屍外，余保山自負尚足以與其他三魔之一門個平手，但如今不但鐵屍現身，而且是四魔一齊聯手，他就簡直連一分取勝的希望也沒有。

「四魔好靈通的消息！」余保山雖仍躺在靠椅上不動，心內卻在苦苦思索着脫身之計，但想來想去，不管是鬥是拚是逃，他都只有一條絕路，因為在聯手的四魔面前，他「飛穴聖手」竟連一拚的勇氣也沒有。

下面，已擺開了兩桌酒席，四大魔頭一左一右，正好堵住了客店的門口。顯然，只待他們酒足飯飽後，就會動手。

後門處，也坐了一堆人，雖已經刻意偽裝，但余保山一眼就瞧出，其中有「陰山雙刀」、「長白四雄」、「陰陽書生」王松仁等人，而且顯然他們曾在

客店露面，自知不敵，但又不甘心白丟這宗大買賣，因此決計聯合起來，共同進退。

這七人任何的一人余保山均不會放在眼內，但七人聯手，卻令余保山大皺眉頭，因為若他一個人還容易週旋，但要挾持裴蕾安然離去，卻想也休想。

如今余保山當真成了甕中之鱉，不是他去捉人，而是等人來捉他了！

正當余保山百思無計脫身時，店外卻闖進兩個瘋瘋癲癲的男子，一位身穿破衣的老乞丐，一位烏黑臉的漢子。

老乞丐和黑臉漢子一路吵吵嚷嚷的進來，從四魔的酒席擦過時，兩人忽然樂得哈哈大笑，伸手便去抓酒桌上碗中的肉。

這豈非太歲頭上動土？銅屍臉色一沉，對準老乞丐狠狠的就是一巴掌！這巴掌銅屍動怒之下發出，少說也用了四成的功力，被打之人，就算是江湖上的高手，亦禁受不住，非馬上躺倒不可。

老乞丐卻居然並不閃避，反而把臉迎了上去，只聽「啪」的一聲脆响，銅屍的巴掌竟反彈出去，力度更為猛烈，狠狠的打在石魔的左臉上！

饒石魔的臉皮粗厚，但在這反彈而回的一巴掌之下，竟也立時腫脹，留下五隻指印！

石魔大怒，吼道：「死銅屍，你敢

是活得不耐煩了，為甚麼打老子？」

銅屍自知已遭人暗算，但又死要面子，不肯道破，臉色發黑，一言不發，驀地衝出一記「猛虎掏心拳」，竟欲立置老乞丐於死地！

銅屍盛怒之下擊出的一拳，其勢非同小可，拳未到，拳風已如千鈞重壓，令老乞丐胸口登時一悶！

老乞丐也自知厲害，但其時已避無可避，猛一咬牙，竟然挺胸收腹，與銅屍來個以硬碰硬。

黑臉漢子一見，暗道老乞丐要吃虧了，在這時他偏仍死要面子！但他欲自己來接此招已無可能，便微一運氣，伸手一拍老乞丐的肩頭，沉聲道：「老乞丐呵！你這是以老命換一塊肉麼？」

黑臉漢子的手掌剛觸及老乞丐的肩頭，銅屍的「猛虎掏心拳」亦已擊中老乞丐的胸口。

鐵屍這時已瞧出進來的兩人非同小可，但有意讓銅屍試試對方的實力，因此既不出聲，也不出手。他意料銅屍這一記重拳之下，老乞丐就算有更深的內功，亦必禁受不住。

但銅屍的拳觸及老乞丐的胸口，卻竟然無聲無息，因為有人蹬蹬的連退三步！退開的並非老乞丐，而是盛怒出手的銅屍。

銅屍直退到第五步，方才穩住身形，不致跌出醜，但顯然已吃了大虧，臉上驚、怒、疑、恐交集，神情

極是古怪，與方才盛怒的銅屍竟判若兩人。

石魔這時亦已察覺銅屍已吃了暗虧，他卻不信邪，運起「石魔功」，一記裂石掌向老乞丐拍來。

黑臉漢子微笑道：「老乞丐！你若不迎擊，你就被人小看了！」

老乞丐大笑道：「你這小子搗甚麼鬼？竟在老乞丐身上弄玄虛？」

老乞丐說着，隨手就飛起一掌，迎向石魔的掌勢，「砰」的一聲暴响，石魔竟如遭電殛，渾身抖顫，臉如火燒般的脹得血紅！

銅屍與石魔面面相覷，心中均各自暗道：「嘿！石魔必是如老子般吃了大虧，被老乞丐驚人內力反彈自傷矣！」石魔卻暗道：「銅屍這回有苦自己知！老乞丐武功如此邪門，觸手之處竟如火灼電殛，銅屍這鬼東西如何抵受得住？目下不過是死愛面子了吧了！」

銅屍和石魔各自吃了暗虧，卻死要面子，不肯招認，拚命的尋找勝於對方的自我安慰。

鐵屍和樹魔卻已察覺有點不妙，對方有備而來，而且顯然功力尚在石魔、銅屍之上，但放眼江湖，功力超過銅屍石魔的絕無僅有，眼下他的獵物「飛穴聖手」余保山亦勉強算一人而已！而在一招之間，令銅屍、石魔吃了大虧的，鐵屍、樹魔簡直聞也沒聞過。

這時老乞丐卻不管三七二十一，毫不理會鐵屍、樹魔陰狠的目光，搶過桌上的酒杯，就往嘴裏灌，一面大笑道：「有酒無肉，豈是待客之道？老乞丐也就不客氣了！」

鐵屍氣得臉一沉，冷笑道：「好！老子就加多一塊雞球敬你！」

話音剛落，鐵屍的掌勢已向老乞丐的酒杯拍來，老乞丐含着酒杯一擋，「噹」的一聲，酒杯碎了。老乞丐「呸」的一張嘴，酒與碎片如矢般直射鐵屍的臉前。

鐵屍嘿嘿冷笑，一掌拍出，老乞丐噴出的酒和碎片直射老乞丐後面的黑臉漢子！鐵屍已然瞧出，出面的雖然是老乞丐，但正主兒卻是老乞丐後面的黑臉漢子！

黑臉漢子微微一笑，道：「好呵！我敬酒不吃吃罰酒，我就把它吃了吧……」他一面說着，一面伸出手掌一合，酒水和碎片便被他蓋在掌心裏。片刻工夫，黑臉漢子把手掌一攤，呵笑道：「看！這不是吃掉了麼？」他的掌心裏空空無物，那些酒水和酒杯碎片竟已不翼而飛。

石魔一見，大喜道：「好呵！這喝酒的法子當真妙極了，連口也不必動，酒肉便跑進肚皮裏去了！喂，黑漢子，能不能把這妙法教老子？」

黑臉漢子微微一笑，沒理石魔。老乞丐一聽，卻呵呵大笑道：「你這魔頭學這法子作甚？你又不必假裝那些

斯文人吃肉喝酒法！」

石魔又羨又喜道：「他肯教我？」

老乞丐大笑道：「肯！肯極了！只要你喊他三聲黑臉爺爺，老乞丐担保他必定連看家的飲酒吃肉法教你！」

石魔沒甚心計，人又憨直，聞言怪笑道：「老子喊他爺爺換這妙法，倒也物有所值；但若老子喊了爺爺他又不肯教，老子豈非吃虧之極？」

老乞丐樂得眉開眼笑道：「是極！是極！便是這般喊爺爺，乖孫子，好孫子，你喊得好極了！你再多叫幾聲，他就會教你了！」

石魔滿心歡喜，道：「好呵！老子尚未叫，他就肯教了！這便宜老子佔定了！」

眼見石魔瘋瘋癲癲的向欲糾纏下去，樹魔再也忍不住了，「咄」的一聲制止他胡鬧下去，然後轉向黑臉漢子，陰惻惻的一笑，道：「你竟敢在江湖四大魔頭面前玩這些鬼把戲？」

黑臉漢子微微冷笑，就似根本沒瞧見沒聽到樹魔的陰狠的挑畔。

老乞丐卻忍不住了，他嘿嘿的冷笑一聲，道：「就憑你這一句，便已知四魔不過爾爾吧了！竟連這曠世絕學也不懂，尚敢稱縱橫江湖無敵手！」

老乞丐說着，隨手就向樹魔拍出一掌，此掌無招無式，就如爹娘教訓孫子兒子隨手的一巴掌，似打還撫，欲擊欲休。

樹魔大怒，心道你這死老乞丐竟

敢如此輕視我？樹魔的手臂暴長，毫不理會老乞丐擊來之掌，掌勢如刀，直切老乞丐的咽喉。樹魔心道看你快還是老子快？你不要命，老子就挨了這一掌便了！

這一招以攻為守，看似平常，但卻是樹魔以七成功力含怒擊出，若老乞丐的咽喉挨實了，就十條生命也沒了。

但說也奇怪，老乞丐隨手拍出的掌，看似極慢，其實極快，形似擊右，實際拍左，樹魔的掌刀快，但尚差一點觸及老乞丐的咽喉，老乞丐的手掌已然拍到！

樹魔暗吃一驚，連忙閃避，暗道若真挨了老乞丐這一掌，傳出去豈非笑掉大牙？

但說也奇怪，老乞丐這一掌看似無招，其實卻遠勝任何招數，因為若有招尚有跡可尋，憑樹魔的歷練，只要有一絲形跡可尋，他就不但可以避開，而且立時可以狠狠的反击。但老乞丐這一掌卻竟然毫無招式，因此也就毫無形跡可尋，樹魔閃右，老乞丐的掌拍左面；樹魔閃左，老乞丐的掌拍右面，眼看樹魔非得挨上一掌不可了！

樹魔這才知厲害，暗道這莫非便是江湖傳說中一位瘋酒老怪物的「無招勝有招」麼？好個樹魔，心念甫動，身子當即暴短，竟從七尺之軀立地縮為不到三尺，因此老乞丐的手掌便只能全數拍在他頭上的虛空！

樹魔不由退開了一尺，才喘了口氣。老乞丐也面露驚奇，瞪着樹魔，閃電間兩人的這一交手，竟均被對方震懾了！

「你是無招勝有招的瘋酒老怪物！」樹魔叫道。

「嘿！好個樹魔功！果然令老乞丐刮目相看！」老乞丐亦叫道。

「老乞丐」果然是瘋酒怪余醉，而他身後的黑臉漢子，自然便是與他一道的薛三公。

薛三公與余醉，故意把裴蕾這燙手熱貨交到「飛穴聖手」余保山手上，然後兩人卻一路尾隨而來。憑余保山的功力，竟也沒能發覺二人的跟蹤。

兩人跟蹤到此客店，便隱伏下來，觀察動靜。後來眼見余保山已陷入絕境，薛三公心道若裴蕾落在四魔手上，那就有點不妙，因為四魔不比余保山，余保山雖然貪心，但為人卻絕不好色，因此裴蕾在他身邊，可說安全之極。但四魔中的銅魔及樹魔，卻淫極邪極，裴蕾落在彼等手上，女兒家的清白必不能保，若裴蕾因此有甚不測，不但壞了大事，薛三公於心上也不安樂，因此暗地決定，現身阻住四魔，等余保山帶裴蕾脫身，以便繼續下一步的大計。

但又不欲四魔過早知道兩人的身份，因此才化裝進來與四魔糾纏。

此時薛三公眼見樹魔已察覺余醉的武功來路，唯恐他再大聲叫嚷，把

二樓潛伏的余保山驚動，便呵呵一笑，突地向酒桌上遙擊一掌！

這一掌無聲無色，但掌勁甫抵桌面，上面的酒肉便紛紛而起，分別向四魔射去：「好！算你四魔識貨，在下就向各位敬上酒和肉以助雅興！」薛三公微笑道。他已斷然決定趁此時機把四魔逼住，好等余保山脫身了！

酒和肉直射四魔，四魔紛紛閃避之際，薛三公趁機向二樓方向猛一彈指，一個紙團便同時向余保山潛伏的地方射去。

四魔被薛三公戲弄，如何再按捺得住，怪叫一聲，便各自向薛三公和余醉狠下殺手！六人登時鬥成一團。

道觀探秘 追查寶圖

這時，在二樓暗伏的余保山眼見下面已亂作一團，心道此時不走更待何時？

余保山正欲入房帶裴蕾溜走，忽然在暗淡的光線下，一團白色的東西正向他冉冉射來。余保山暗吃一驚，不敢怠慢，疾用二指把飛射而來的東西挾住，原來卻是一個紙團。

余保山拆開紙團，只見紙條上面寫道：「下面有轎侍候！此時不走更待何時？」

余保山一見，又驚又喜，驚者對方顯然一路跟蹤自己而來，但自己竟毫無所覺，對方的功力可想而知，若

是與自己為敵的話，那簡直比四魔還更可怕！但喜的卻是暫時對方顯然沒有惡意，而且顯然是為了讓自己脫身，不惜與四魔糾纏，自己正好趁此機會先脫身再說，以後的事以後再算。

他欲抽身追出去，卻被瘋酒怪余醉一記無跡可尋的怪招弄得手忙腳亂。

余保山心念電轉，當即探身向樓下外院一瞧，果然停着兩乘花轎，八名轎夫正在喝酒吃肉。

余保山不敢猶豫，忙疾速閃入裴蕾的房中。裴蕾正要問余保山有甚麼事，卻見余保山倒在地上豎起兩腳，急道：「來！踏到我腳板上，我送你上花轎！」

裴蕾見余保山臉露驚容，知他碰上勁敵，而余保山視之為勁敵而要逃走的人，要捉自己就簡直易如反掌了！因此不敢遲疑，果然跳起來，雙腳剛好踏中余保山腳背上。

余保山雙腳一運勁力，裴蕾便像燕子般飛起來，從二樓騰空躍過院子，一直落在那乘花轎旁。

裴蕾立足未穩，那些本在飲酒吃肉的轎夫便一擁而上，把她拋進花轎。轎子立刻被人抬起，如飛般朝前面的林子奔去。

然後余保山悄悄的越窗而出，緊隨那頂花轎暗中保護。

余保山在二樓的動作雖然輕微，但已被下面的樹魔察覺。四魔之中，功力最為深厚的要算樹魔，因此首先便被他察覺。

「上當啦！快追！」樹魔大叫道。

出！

銅屍、石魔欲追，樹魔大叫道：「此地不可久留，追正主兒要緊！」

樹魔話畢人已在客店外面，鐵屍、銅屍、石魔亦隨即電射而出。

四魔輕功卓絕，那頂花轎雖然先走一大段路，但四魔全力追趕之下，不一會便發現了花轎的影子。

四魔發一聲喊，向花轎電射而至。抬轎的見四魔追近，呼嘯一聲，也不管三七廿一，扔下花轎鑽入樹林四散奔逃。

四魔追近，團團圍住花轎。石魔大叫道：「轎裏的女娃聽住，我等並無惡意，不外藉你之力，做成一筆大買賣！你乖乖出來，老子決不傷你！」

銅屍大笑道：「他自然決不傷你，說不定他還會令你快活如神仙！」

樹魔皺眉道：「你二人休要得意忘形！且看看轎內是否有人再鬼叫不遲！」

鐵屍也等不及石魔上前動手，一現身便到了花轎前面，手起掌落，便把轎頂拍碎了，這一拍之下，卻驚得他大叫了一聲，神色大變！

其餘三魔聞聲亦一掠而至，四魔面面相覷，均哭笑難分。原來花轎內空空如也，那有四魔的獵物裴蕾的影子？

好一會，石魔才拍胸口大叫道：「可惡也！氣死我也！四大魔頭出手捕一個女娃竟然失手，傳出江湖豈不令

人笑掉大牙？我石魔倒沒什麼，但樹兄、鐵兄你兩人就慘了，世人皆道你二人武功智機過人，原來竟然鬥不過一個小女娃！羞也！慘也！」

石魔夾七雜八的亂叫，鐵屍氣得一掌拍落轎手上面，轎手反彈而起，通的一聲恰好堵住了石魔的嘴巴！

樹魔咬牙發狠道：「我等上了余保山的惡當，這口氣總要在他們身上出！追！捉住余保山亦即捉住那女娃，女娃殺不得，但余保山老夫要把他五馬分屍！」

四大魔頭咬牙切齒的呼嘯着追踪余保山去了。

伏在暗處的瘋怪余醉不禁大笑道：「好啊！薛老弟你的嫁禍東吳之計果然妙極！如今四魔被余保山這貪財鬼戲弄，一股怨氣全發洩在他身上了！他今生今世啊，也休想再有安寧日子過了！」

原來四魔前腳剛到，薛三公便把余醉硬扯到此地，說是讓他瞧一幕好戲。余醉果然被這心癢，於是便心甘情願的隨薛三公在密林中隱伏了好一會，待四魔惡狠狠的去找余保山算賬時，他就忍不住大笑起來。

薛三公微笑道：「此乃連環計的第一步而已。余保山經此一役，身不由己，必然被逼與我等站在一道，共同對付四魔，我等的勝算便添了一份把握。但亦切勿過於自喜，因為四魔雖然兇狠，自負武功蓋世，但匹夫之勇

鐵屍見狀，亦知中計，不欲戀戰，向薛三公虛攻一招，便欲反身退走。

薛三公微微冷笑，避虛擊實，向鐵屍拍出一掌，這一掌貌似尋常，但內裏卻隱伏強大氣勁，直撲鐵屍的口臉，令鐵屍頓感氣息一窒，不得不連功相抗，要退出戰圈卻無可能。鐵屍身體任何部位均足以承受薛三公一掌，但氣息攸關，萬萬不敢大意，因此他不得不出實招相鬥，而如此一來，他欲抽身退走追擊余保山就更無可能。

樹魔被余醉七上八落的纏着，欲退不能，氣得他咬牙發狠。鐵屍上前突然肚腹一縮，然後向前一挺，身子便渾成鐵板一塊，步法亦疾如飛矢，因此身子一化二、二化四，其後竟成四面銅牆鐵壁，把瘋酒怪困在中間！余醉登時氣息一窒，他的「無中生有」

，被人利用而已，背後利用四魔的人才是最可怕的！」

余醉道：「薛老弟是指哪些來自朝廷的錦衣衛高士麼？」

薛三公微一領首道：「此其一也，但真正最可怕的是差遣錦衣衛的主子！但此人是否朝廷中人，則目下尚未可判斷，但也為期不遠矣！關鍵在幾個環節上面。」

余醉道：「是哪幾個環節？」

薛三公道：「第一個環節是龍山少林寺的玄通大師！因為從各種跡象判斷，玄通大師是破解裴淳正被劫殺案謎團的唯一見證人，但玄通大師脾性古怪，不輕易相信任何人，就算裴淳正女兒裴蕾出面求證，亦未必能令他吐露真話。而且此人武功高絕，普天下只怕已無人能逼他開口說話，他若不出面作證，此案的謎團便永遠不能解開！」

余醉皺眉道：「玄通這老和尚的確難纏，軟硬不吃，若欲憑武力逼他開口，那更是想也休想，況且不是老不死洩氣，就算你我聯手，甚至集普天下的高手，亦難奈他何，因為你雖然可以殺掉他，但卻無法逼他開口說話！若要他甘心情願合作，卻是難！難！難！薛老弟此着只怕難於上青天！」

薛三公微笑道：「這卻又未必，一切但看事勢如何發展便了！」

余醉道：「你有話就直說，吞吞吐吐

鐵屍略一晃動，他的鐵板圈便立刻露了破綻，薛三公閃身而進，伸手一攬余醉的前胸，挾着他破頂衝天而

怪招失去任何的作用！

「鐵屍功……」余醉暗暗心驚，但卻苦無辦法破解。

鐵屍向余醉逼進，竟欲活生生把他壓扁在鐵板圈之內！

余醉的呼吸已感困難，暗道老子今日要喪在鐵屍手上矣！他猛一咬牙，暗聚功力，準備與鐵屍作生死一搏！

這兩大高手相拚之下，必有死傷！而且鐵屍功一經發動，便不能收回，必定你死或我亡方可結束，鐵屍功先行發動，功力又勝余醉一籌，因此硬碰之下，死傷的必是瘋酒怪余醉！

這是任何高手都知道是鐵般的事實了。石魔因此拍手大叫道：「老乞丐！今回你可知鐵屍老四的厲害了……」

話音未落，薛三公猛發一掌，掌勢威猛之極，擊向石魔，石魔嚇得怪叫着疾速退開。豈料薛三公這一掌的勁力在中途竟會拐彎，一個迴旋，威猛的掌風反而向後面的鐵屍撞去！

鐵屍猝不及防，他萬萬料不着薛三公的招式竟比老乞丐的「無中生有」怪招更怪，明明擊向石魔，卻反而向自己撞來，饒鐵屍像鐵板一塊，但亦被撞得一歪欲倒！

鐵屍略一晃動，他的鐵板圈便立刻露了破綻，薛三公閃身而進，伸手一攬余醉的前胸，挾着他破頂衝天而

吐欲慾死老夫麼？」

薛三公笑道：「在余大哥面前，小弟如何敢隱瞞？但坦白說，小弟亦未敢貿然判斷事勢會如何發展下去，我等所能做的，便是促使其發展變下去而已！」

余醉怪笑道：「你這小子越說越玄了！老夫的腦袋禁受不起！到底怎麼幹，你乾脆說一聲不就得了麼？」

薛三公微笑道：「暫時什麼也不必做，靜觀其變可也！若薛某所料不差，此時距正主兒露面之期，已為時不遠矣。」

余醉奇道：「你為甚麼如此確定？」

薛三公微道：「也沒什麼，不過我讓裴蕾在適當時候，露出那幅乾天圖而已！」

余醉怒道：「乾天圖！連老子尚未見過，你就甘心獻給那些奸黨麼？這乾天圖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薛三公道：「真亦假時假亦真！」

余醉氣道：「什麼真亦假時假亦真？到底是真是假？」

薛三公大笑道：「普天下除了裴淳正及玄通大師見過乾天圖，還有誰見過？」

余醉眨眨眼道：「除這兩外，自然誰也沒見過，否則，這鬼的乾天圖也不值黃金二萬兩矣！」

薛三公道：「是極！是極！裴淳正已死，死人自然不會說話；玄通大師

普天下人誰也難逼他開口，自然也就不會外洩。因此，乾天圖就算你見了，敢說它是真是假麼？」

余醉一聽，想了想，也大笑道：「是極！是極！自然誰也不敢說真的不是假的，亦自然不敢說假的不是真的！呵呵，這幅管它是真是假見鬼乾天圖一出現啊，這江湖還不立刻大亂麼？呵呵，好！好極了！」

薛三公忽然歎了口氣，道：「話雖如此，但此舉卻會令裴蕾姑娘立陷危機！」

余醉道：「你既然如此憂慮裴蕾這女娃的安危，為甚麼卻要她獨力擔負引誘對手的險着？」

薛三公道：「此着乃逼不得已，因為正主兒久不露面，僅通過四魔等江湖人物的出手試探虛實，若不行此險着，如何可以引毒蛇出洞？事前我已與裴姑娘交代，此着隨時會有殺身之禍，她若不願意，薛某亦絕不敢勉強，但她意志甚堅，發誓說只要能破此案，替爹報仇雪恨，她就死亦無憾！薛某在別無選擇之下，無奈才行此險着，但此舉對裴蕾總是不仁道之極，她畢竟只是一位小姑娘，而且目下是裴家剩下的唯一血脈了！」

余醉大笑道：「老不死從未見過堂堂的一位神鷹捕頭竟如此婆媽起來，莫非你對裴蕾動了情麼？呵呵！」

薛三公歎了口氣，道：「薛某流落江湖半生，尚敢動兒女之念麼？我只

是可憐她喪父無母，弱女孤身吧了！」

余醉道：「她不是還有一位姓任的誼兄麼？而且姓任的還是她爹爹指定的未來女婿，你替她擔心怎的？」

薛三公笑道：「若姓任的是一位足可托付終身之人，薛某亦就不必替她擔心了！可惜恐非如此。」

余醉怪笑道：「喂！你這小子莫要嫉忌姓任的小子搶先一步，故意把他往壞處判斷！」

薛三公苦笑道：「薛某此心可鑑日月，若余大哥這般說，小弟亦無話可說。」

余醉呵呵一笑，道：「老不死最怕瞧見你這副不笑不哭的臉孔，好，老不死決計隨你一道，去救你那位裴姑娘便了！」

薛三公深知余醉說一不二，便微微一笑，道：「既如此，余大哥且隨小弟走一趟雲石崗便了！」

余醉一聽，微一怔道：「雲山崗豈非龍山少林寺腳下麼？普天下誰敢在玄通老和尚眼底下撒野？」

薛三公微微一笑，道：「江湖武林人士大概不會有太多人有此膽量，但朝廷的錦衣衛卻並非江湖人物，他們自持有朝廷撐腰，哪會把一個老和尚放在眼內？而且若非在龍山少林寺腳下，如何可以令玄通大師相信，他所知道的事涉及一場慘酷災劫？」

余醉一聽，恍然道：「嘿，那老不死明白了，你事先已安排香餌釣金鯪」

，先是故意把裴蕾這小香餌放出，引出一個飛穴聖手余保山，更引來江湖四大魔頭，但眼見正主兒尚未現身，便鋌而走險着，令裴蕾一但到了雲石崗附近，便拋出「乾天圖」這塊大香餌，既把正主兒引出來，同時又以事實說服玄通這老和尚，令他心甘情愿道出「乾天圖」的謎底！你這反客為主的主環計，當真妙之極也！但可惜你忘了一點，此點卻是致命的弱點！」

薛三公微笑道：「是什麼致命弱點？」

余醉道：「你雖然身負無極神功，再加上老不死決計陪你不惜一死，另外再加上一個余保山勉強助你，但面對錦衣衛八大高手，以及四大魔頭，憑我等三人之力去與之周旋，老不死委實想不出有任何取勝的理由！」

薛三公微笑道：「事在人為！又焉知不會險中取勝？」

余醉定定的瞧着薛三公，好半晌方道：「你這小子的臭脾氣半點沒改，碰上你算我倒了十八輩大霉便了！走呵，這便上雲石崗去算了！」

薛三公微笑道：「此行的確險極，余大哥不怕死麼？」

余醉大笑道：「老子就算死了，也比你這小子多活了二十多年！這便宜老子佔定了。」

薛三公心頭一熱，沒再說甚麼，與余醉一道展開身形，向龍山少林寺腳下的雲石崗方向掠去。

余保山沉聲道：「姑娘小心說話，是否如此值錢往後便知道了。」

裴蕾微微一笑，道：「不，現在立刻就會知道了。」

余保山心中突突的一跳，忙道：「為甚麼？你快說。」

裴蕾笑道：「因為我打算給你看的東西，就是你說的那幅甚麼乾天圖……」

余保山一聽，連往嘴裏送的那塊點心也停了下來，便四下一瞧，才急道：「你說甚麼？乾天圖……快！你快拿出來老夫看看。」

裴蕾笑笑便背過身去，因為她的東西收藏在懷裏，余保山雖然上了年紀，但一位姑娘家到底不便在他面前伸手入自己的懷裏。僅片刻工夫，裴蕾便轉過身來，她的手上果然握着一幅精緻的小圖紙。

余保山一見，也顧不得一派武學宗師的身份了，伸手一攬，便以閃電般的手法把小圖攬到手上。

他閃目一看，只見小圖上面是多幅奇形怪狀的圖形，其中一幅是兩個互扣的圓圈，一紅一白，更附有文字道：「茫茫天地，不知所止，日月循環，周而復始。」又有一幅繪了城樓一角的小圖，上面的文字道：「非即是非，非皇是皇，陰霾既去，日月復光。」此外，尚有數十幅小圖，但均深奧之極。

余保山不禁睜得目瞪口呆，這幅

動了。

余保山沒法，只好勉為其難攔着裴蕾，因此行動就慢了許多。經過這大半晚的奔波，余保山就功力再高，亦已頗感吃力。

在背上的裴蕾忽然道：「要余大俠攔着趕路，我如何心安？前面不遠有處茶亭，不如先喝茶稍歇，剩下的路我也可以自己走動。」

余保山見裴蕾果然大為合作，心中喜道：「好呵，怪不得說錢銀萬能，這女娃兒知道將有一份分給她的，甚麼亡父的遺命也大可拋開一邊矣！若她肯合作呵，那乾天圖和誘魚石便非老夫莫屬也。」

余保山心中一喜，便不忍拒絕裴蕾的要求，而且他自己也委實疲累，便點點頭道：「好，老夫依你便了，你肯與老夫好好合作，老夫亦不會難為你。」

裴蕾笑道：「我甫入江湖，方知世途艱險，如今殺機四伏，除了與余大俠一道，我自知決計不能安全抵達龍山少林寺的，除了和余大俠合作，還可以作甚麼？而且余大俠行事雖然魯莽，但也不失俠士之風，為表示一點心意，待會我給余大俠看一樣東西便了。」

余保山一聽，眼睛一亮，忙道：「是甚麼東西？」

裴蕾格格一笑，道：「先入茶亭稍歇，再給余大俠過目如何？」

余保山只好硬着頭皮走下去。

眼看已距雲石崗不到五里路了，五里路對余保山來說只是一時片刻的路，但他身邊的裴蕾卻忽然再也跑不

生死相交的朋友，彼此心意相通，片言隻語便足以表示彼此的友情，既然如此，喋喋不休豈非白費唇舌？

薛三公的「反客為主」連環計雖然好極，但他卻沒有料到，在他與余醉趕抵雲石崗時，龍山少林寺腳下的雲石崗卻已成了兩軍對壘，劍拔弩張的險地。

余保山在半途從花轎中救走裴蕾，便火速向龍山少林寺奔來。

余保山雖然僥倖脫險，但他自知他自己處境的兇險。

他這時已成了四魔追殺的目標，四魔兇殘成性，武功高絕，更何況是四魔聯手，余保山委實難以想像，普天下尚有誰可以對敵，而他似乎一切順利，在危急之時又有神秘人出面相助，使他順利脫險，但余保山卻成了四魔追殺的對象，四魔對他恨之入骨，日後他在江湖上也休想再有安寧日子，更不必說那二萬兩黃金是否可以到手了！

余保山發覺自己似乎被人牽着鼻子走路，一切都有人替他安排好了，但事到如今，他又只能在別人安排好的這條路上走下去，而絕對無任何退路。

小圖，休道領悟，便連片言隻字他也弄不清是甚麼意思。余保山瞪着裴蕾道：「這，這便是乾天圖？值二萬兩黃金的乾天圖？」

裴蕾點頭道：「這是在爹爹書房中搜到的，還會有假？這收藏的地點只有我一個人知道，因為爹爹生前只告知我一個人，他曾經吩咐我，若他有甚麼不測，就把此圖送上龍山少林寺的玄通大師……」

余保山眼中一亮，忙道：「送上玄通大師處又怎樣？快說。」

裴蕾道：「爹爹說，此圖送上玄通大師處，便可明白其中的真相了。」

余保山手捏的「乾天圖」緊了緊，仍有點疑惑的道：「這般說，你敢確定這是真的乾天圖了麼？」

裴蕾微笑道：「當然我相信這是真的，你不相信麼？余大俠。」

余保山正欲答話，但忽然腦袋一陣昏眩，話竟說不出來。

「他不信，我信……」

突然，裴蕾耳邊响起一聲陰惻惻的話聲，她知道要糟，但一怔之下，余保山手上的那幅小圖竟然脫手向上斜飛出去。

余保山咬牙拚命掙出一句話來：「……不好……有毒……但老夫明明試過無毒……」

「點心與茶水均無毒，你就再試也試不出來！但你可知道肉飽中包的是豬肉，炒麵用的卻是田螺？豬肉與

田螺本來無毒，但若兩者混起來呵，嘿，這毒可就不輕了。」那陰惻惻聲接話道。

余保山恨極，向發話的方向一瞧，發話的竟是方才那殷勤侍候的店小二，余保山知道糟了，但又極不甘心，怒道：「就算有毒，難道便可阻住老夫的神指點穴麼？你還是乖乖交還那幅小圖，老夫或可饒你死。」

「店小二」大笑道：「我自然知道你便是飛穴聖手余保山，但你最好不要妄動，否則，一發內力必定生命難保。」

余保山道：「你想嚇唬老夫？」

「店小二」大笑道：「你若不信，大可摸摸你的眉毛，是否已開始脫落？」

余保山聞言，不由抬手摸摸自己的眉毛，觸手處，竟有十數條眉毛掉了下來，而且這時他渾身發軟，就算有再大的本事也使不出來。他不禁又驚又怒，道：「你到底是誰？竟敢暗算老夫？」

「店小二」嘿嘿冷笑，道：「我如何不敢？老實說，若非念你辛辛苦苦奪得乾天圖，免了我等一番功夫，下的毒稍重一點，你飛穴聖手便只能到地府稱雄了。」

余保山悟道：「原來你便是出價黃金二萬兩買圖之人，實圖你既已到手，為甚麼不守諾言，反來暗算老夫？」

「店小二」微微一笑道：「你也不必動怒，我也不外奉命行事而已，若此

圖經證實確無誤，自然會按貨付酬，你和這位姑娘中的毒也亦無大礙，一會你等吃了這包解藥，便可平安無事！你就安心等着消息便了。」

「店小二」說罷，隨手向余保山拋來一包粉末，隨即一見，身形已遠在店外了。

余保山見此人的輕功絕對不在自己之下，心中不禁大駭，暗道江湖中竟有這等絕頂高手，那他背後的主人，豈非更驚世駭俗？這收買乾天圖和誘魚石的神秘人到底是誰？

但這時也容不得余保山猶豫，保命要緊，他連忙把那包粉末倒了小半給裴蕾的口中，見她漸漸毒解，才放心把其餘一大半倒入自己的口中。生命攸關，余保山可就甚麼風度也忘了，惟恐上當毒上加毒，便先拿裴蕾來作試驗。

一會後，余保山已漸覺昏眩消失，他再抬手一摸，額上的眉毛果然不再脫落，這才拍桌子怒道：「老夫今回上了惡當也……女娃娃，你可知你方才已從鬼門關上走回來麼？」

裴蕾剛才只感一陣昏眩，立刻便不醒人事，她的功力遠遜余保山，毒力自然發作得快許多。但她吃解藥的時間比余保山早，因此這時也蘇醒過來。但她並沒多少驚懼，便似一切都是意料中似的。

余保山不禁甚感驚奇，他盯着裴蕾道：「嘿！乾天圖被人搶走了，你不

心疼？莫非那幅乾天圖是假的？」

裴蕾往四周望了一眼，果見茶水檔的人全走光了，顯然這茶水檔一早就被人佔據，伏下圈套等她和余保山鑽進來，待乾天圖一露面，就立刻採取行動。

裴蕾歎了口氣，道：「圖已被搶走，搶圖的人也必定已被人跟蹤，此圖是真是假，其後果均無甚不同矣！」

余保山怒道：「如此說，此圖真的是假的麼！你敢如此戲弄老夫？」

裴蕾微笑道：「就算此圖是假的，也並非戲弄余大俠你，不但不是戲弄，相信是救了余大俠的生命。」

余保山怒道：「老夫憑甚麼要你這女娃救命？」

裴蕾微笑道：「余大俠想想，你此時已被江湖四大惡魔視作劫殺對象，憑四魔的手殺，余大俠自信可以應付得了麼？但如今四魔知道乾天圖已然易手，劫殺的目標便從你身上轉移，我等便可以從容上龍山少林寺矣，余大俠，這是否反而救了你的生命？」

余保山仔細一想，心道這女娃說的半點不錯，果然真如她所說，那的確是一條暗渡陳倉的絕妙好計。

余保山不由點了點頭，但又盯着裴蕾道：「那真的乾天圖尚在何處？」

裴蕾苦笑道：「我若知道真的乾天圖在何處，還用得着捨命上龍山少林寺向玄通大師求證麼？」

余保山又驚又喜道：「是！是！是你

頓的軟坐在椅子上面。

好一會，余保山才如見鬼魅的瞪着黑臉漢子，嘶聲道：「你……你這是甚麼功夫？」

黑臉漢子微笑不語，那老乞丐可沒黑臉漢子這般心胸，聞言即嘿嘿冷笑：「嘿，堂堂飛穴聖手，目空一切，強擄弱女，今日才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麼？嘿，你也不必識得他的神功，但自知碰上此人，你的自負蓋世無敵的點穴神招亦如同娃兒伎倆便足夠了。」

余保山默言不語，他自負蓋世無敵的「飛穴神功」，竟被人在無聲無息中挫敗，而且若非對方手下留情，他余保山不成白痴也必死無疑。余保山所受的震駭非同小可，他自負無敵天下的信心，在連番打擊下無奈的動搖了。

老乞丐和黑臉漢子，自然是瘋酒怪余醉和薛三公。

薛三公已知「乾天圖」被神秘「店小二」搶去，余保山屢遭打擊之際，便決然現身與他相見。但眼見余保山依然狂傲，便不惜以「無極絕世神功」與余保山的「飛穴神功」一鬥，令余保山的狂傲不得不收斂。

薛三公見目的已達，便也不忍太令余保山難堪，上前一步，向余保山拱手道：「在下薛三公，好生佩服余大俠的飛穴神功，方才不過是一時大意，余大俠才被在下僥倖略勝吧了！不

敬之處，在下向余大俠賠罪便了。」

余保山見薛三公意態真誠，暗道此人勝不驕敗不餒，處事從容鎮靜，光是此點便非余某所企及了！這般轉念，余保山對薛三公的敵意就減輕了不少。

而且，余保山雖因被薛三公利用而惱恨，但一來是因自己的貪念而起，二來他這時已再無退路，就算四大惡魔肯放過他，那批更可怕的神秘人亦必定把他視作獵物。在此情形下，他除了忍氣與薛三公合作，以便渡過危機，他確實沒有更好的路走了。

余保山歎了口氣，道：「老夫已被你逼上火坑，還有甚麼好說？但你如此作弄老夫，目的到底何在？」

薛三公微笑道：「此事大者不說，因為一切留待求見玄通大師再作打算。小者麼，實不相瞞，在下亦欲知悉乾天圖和誘魚石是甚麼驚天動地的寶貝！至於其中可能獲得的報酬，在下倒並沒刻意思想。」

余保山冷笑道：「哼！騙人麼？普天下難道竟有人面對二萬兩黃金而不動心的，你就算殺了老夫亦不會相信。」

薛三公道：「你只要仔細想想，便會相信了。」

余保山道：「我為甚麼要想？」

瘋酒怪余醉忍不住大聲冷笑道：「傻瓜！這小子若貪甚麼乾天圖、誘魚石這等寶貝，早就死死守住裴女娃，

余保山話音未落，抬手揚起一指，一縷凌厲無比的點穴指風已向黑臉漢子射了過去。

黑臉漢子便似深知余保山含怒而發的絕招厲害，見他肩膀微動，已步走八卦，到余保山中指抬起，射向他時，黑臉漢子卻凝立不動，仿似老僧

若有真的乾天圖，大可自己獨吞那二萬兩黃金矣，何必上少林寺？但你如何想得出這等脫身的妙計？莫非你背後早有人安排好一切，你快快坦白道來，否則老夫對你可不會客氣。」

裴蕾微微一笑，道：「余大俠果然聰明，看，運籌帷幄的人不是來了麼？」

余保山聞言吃了一驚，他連忙扭頭一看，他在客店見過的與四魔糾纏的老乞丐和黑臉漢子，竟就站在他身後不足一丈遠處，被兩人如此欺近，余保山竟然無所察覺，他心中不禁又一陣駭然，暗道：「乾天圖」竟把一等一的江湖高手都引出來了。

「余大俠不須吃驚，其實只是你專注於寶圖上，一時失察罷了。」

這時，黑臉漢子微笑道，他似已窺透了余保山的心意。

余保山冷哼一聲，暗道你這小子弄甚麼玄虛，老夫倒要看看你有多大斤兩，竟敢算計老夫！他微微笑道：「嘿！你便是在背後算計老夫的人麼？老夫倒想瞧瞧你有沒有這樣的斤兩……」

余保山話音未落，抬手揚起一指，一縷凌厲無比的點穴指風已向黑臉漢子射了過去。

黑臉漢子便似深知余保山含怒而發的絕招厲害，見他肩膀微動，已步走八卦，到余保山中指抬起，射向他時，黑臉漢子卻凝立不動，仿似老僧

憑他的本事，試問你能從他手底下把她搶走麼？嘿！

余保山想了想，暗道老乞丐的話却也不錯，當時在客店中他兩人明明在裴女娃身邊，若他們出手阻截，就算四魔出手亦未必可以劫走，何況余某人獨力一個？顯然此人另有目的了。

余保山這般轉念，便點點頭道：「就算如此，顯然你等亦另有目的！若然要余某人相信，何必吞吞吐吐？」

薛三公笑笑道：「實不相瞞，在下只是長沙府一名捕頭，姓薛名三公，他便是瘋酒怪余醉。所為何事，余大俠大概亦可以猜到了。」

余保山一聽，驚道：「薛兄以捕頭身份插足此場江湖奪寶戰，莫非用意不在奪寶，而是偵查裴淳正被劫殺一案麼？難道你等竟懷疑余某人與此案有關？因此死死纏住余某麼？」

薛三公微微一笑道：「薛某若懷疑余大俠，尚會現身坦然相告麼？」

余保山道：「那你想我怎樣？」

薛三公道：「也沒甚麼，兩個字：合作。」

余保山道：「如何合作？」

薛三公道：「共同行動，查明乾天圖和誘魚石的真相，自然亦即查明裴淳正被劫殺的真相。」

余保山道：「那於余某人有甚麼好處？」

薛三公微微一笑，道：「這點薛某處？」

亦不敢擔保，因為薛某亦不敢肯定，這世上到底是否有乾天圖，薛某只能保證，在不違道義的準則下，若有任何好處的話，余大俠大可去求取便了。」

余保山想了想，便點頭道：「好！老夫就答應隨你等一道上龍山少林寺，謁見玄通大師，但薛兄弟莫忘了今日的承諾。」

余醉嘿嘿冷笑道：「薛老弟言出必行，他絕不會反悔，但你也莫以為你有甚麼了不起的，頂多只能算是互相利用，互相合作罷了！你若不隨我等行動，你自己亦知道再無別路可走矣。」

余保山被余醉挑明心事，但又不肯發作，冷哼一聲便不再言語。

薛三公見余保山已答應合作，便道：「既然如此，這就上龍山少林寺去了。」

* * *

龍山少林寺距雲石崗僅半里路不到，僅一會，薛三公等人便已抵達龍山脚下。

龍山少林寺位於龍山山腰，偌大的一座禪寺，雖然古舊，但甚見雄偉。

薛三公等人抵達龍山少林寺山門前，早見有一位小和尚立在門口迎候。見薛三公等人走近，便合什道：「施主請了。」

余醉怪笑道：「小和尚知道我等來幹甚麼嗎？」

小和尚微笑道：「住持方丈今早打坐，忽然開口對小僧道：不久將有故人來訪，吩咐小僧可於正午時份出山門迎送。」

余醉一怔，道：「玄通和尚真的如此神通？便知我等會在正午抵達？他還有甚麼話說？」

小和尚含笑：「住持方丈還道：山庵離家綠樹中，短牆半露石榴紅；蕭然佛寺無人到，三兩故人白髮翁。便是這四句話。」

余醉又驚又奇，道：「三兩故人自然是指裴女娃他們，白髮翁除老夫外還有誰？乖乖，你那方丈莫非真的未卜先知麼？」

小和尚微笑道：「既然如此，施主請進便是，方丈就在佛堂中迎送。」

四人隨小和尚一路內進。薛三公走在前面，他曾經數次上龍山少林寺，因此甚熟路徑。

轉過一條長廊，驀地，在佛堂中，一位銀鬚白髮的老和尚飄然而出，他的雙腳不見移動，就似在平地中騰雲駕霧。

余保山一見，不由暗地駭然，心道這老和尚的功力就憑這一手腳底生雲的絕世輕功，已足可傲視天下了。

裴蕾一見老和尚，眼睛一紅，如見親人，一步就奔過去，在老和尚面前雙膝跪下，哭道：「玄通大師伯伯，我爹爹死得悲慘呵！請大師伯伯作主。」

討個公道！」

這老和尚便是龍山少林寺的方丈玄通大師，無人知他的年紀，也無人知他的功力到底有多高，但知道他是一位銀鬚白髮的得道老和尚而已。

玄通大師銀鬚飄動，伸手輕輕一招，裴蕾便不由自主的被托了起來。玄通大師然後緩緩點頭道：「裴施主之事，老衲已然盡知矣！而且此乃裴施主生前就已預知之事，一切均是定數，裴娃兒亦不必過於傷悲！先請各位入佛堂獻茶。」

玄通大師說罷，瞥了薛三公一眼，銀鬚飄動，略一點頭，就領先走入佛堂。

余醉急走兩步，搶到玄通大師身邊，怪笑道：「大師既知瘋酒怪到訪，可備有薄酒甚麼好吃的？」

玄通大師微笑道：「佛門乃長齋之地，那來美酒魚肉？」

余醉笑道：「無酒無肉，豈是待故人之道？」

玄通大師微笑道：「余施主既道是故人，難道忘了清茶一杯故人來麼？」

余醉大笑道：「好，好，但得玄通大師道一聲故人來，便遠勝美酒佳餚矣！但大師可知其餘兩位是誰？便不盛意招呼一下？」

玄通大師道：「余施主同來的兩位施主，自然是武功卓絕之士，但其中一位身懷異能神功，却是老衲平生僅見。」

玄通大師引薛三公等入佛堂坐下，小和尚捧上香茶。

余醉這才替薛三公和余保山向玄通大師引見了。

玄通大師向余保山點首為禮，似乎對他這位「飛穴聖手」不大在意。但却向薛三公注目一會，忽然道：「薛施主體內是否時有一股氣流互相碰撞？於猛烈時大有無處發洩之苦？」

薛三公一聽，不禁肅然道：「玄通大師好厲害的目力，乍見之下，便窺透了在下的隱衷！請玄通大師指點一二！」

玄通大師微微一笑，忽地飄身而起，移近薛三公面前，手起指落，沿薛三公的正中的穴脈一路疾點下去，口中一面輕輕吟道：「氣流甫動，起自承漿，下流廉泉、天突、璇璣、華蓋，再抵紫宮、玉堂、膻中、中庭，此時欲下下不能，宜吞氣自吸，便可再下鳩尾、巨關、上皖、中皖，至此玄關已破，接下流經建里、神闕、陰交、氣海而達石門，猶如飛流千尺，直抵大川，至此浩蕩激騰，再無任何阻擋矣！薛施主自覺已可隨意控制氣流了麼？」

薛三公依然吞吐，但覺果然暢通無阻，渾身激流澎湃，但却隨意念而收放，大可隨心所欲了，這一喜當真非同小可，忙向玄通大師俯身拜道：「多謝大師成全，經年隱衷竟一朝而破，大師待我恩同再造。」

玄通大師微笑不語。

瘋酒怪余醉知薛三公已獲益不菲，不禁又喜又羨，怪笑道：「好呵！你這老和尚如此偏心，這小子甫見面便獲如此厚贈，我老不死施展渾身解數逼你指點却屢遭拒絕，這又是待故人之道麼？」

玄通大師微笑道：「此乃薛施主天生異能，老衲才能略為獻醜，若換了余施主你呵，老衲這玄天一指，你自問能禁受得住麼？」

余醉吐舌道：「乖乖，大師這玄天一指呵，老不死休說承受，便見了也望風而逃也。」

玄通大師莞爾一笑，道：「但方才老衲這玄天一指，薛施主却能坦然承受，不但無損反而獲益，這豈非天緣巧合麼？這才叫各有前因莫羨人。」

余醉笑道：「玄通大師自然不會是隨便施恩於人，因此老不死不敢領受了。」

玄通大師微笑領首道：「余施主果然窺中老衲的心事。實不相瞞，老衲其實已等待薛施主此類身懷異功人士出現多時矣。」

薛三公一聽，接口道：「大師莫非為了裴公被劫殺之事？」

玄通大師歎了口氣，苦笑道：「裴施主之被劫殺，其實只是事情的契機而已！其背後隱伏的驚天大事，才是令老衲最為擔憂的。」

薛三公道：「請大師直道其詳。」

玄通大師返回座位，盤膝合什，默默沉思了一會，方道：「各位想必急欲知道此中的因由？亦想必急於向老衲求證乾天圖和誘魚石兩件寶物的下落，老衲猜得對麼？」

薛三公點頭，道：「大師所言大致不差，但薛某的目的，却是欲查明裴淳正被劫殺的真相。大師既是裴淳正的故交，而且裴淳正臨終之時，更留下遺言，着他的女兒向大師求證他被劫殺的兇手是誰，因此若大師肯坦言相告，在下自然感激不盡。」

裴蕾這時忙插口道：「是呵，玄通伯伯，薛大哥他為此已費盡心血矣！請玄通伯伯無論如何助他一臂之力。」

玄通大師點點頭，道：「其實老衲亦為此事思量久矣，但一直未能尋着合適人選，因此無奈暫時伏隱而已！」

裴蕾忙道：「玄通伯伯所指的是甚麼人選？」

玄通大師歎了口氣，道：「身懷異功之士，此人必須能以絕頂神功為根基，達至三花聚頂的至高境界，以自身的靈魂感應，直達對方靈竅之內，以誘發其內心奧秘，方能最終證實此事，否則，就算集普天下的絕頂神功亦無濟於事。」

薛三公微笑道：「莫非此事與乾天圖有關麼？」

余保山一聽，眼神一亮，連忙盯着玄通，瞧他如何答話，余保山雖然

答應與薛三公等人合作，但他的目的大半是衝着「乾天圖」而來的，眼見薛三公提出此事，那還敢有絲毫的大意？

但玄通大師却沉吟不語，好一會，才忽地飄身而起，道：「各位請隨老衲上一處地方。」

玄通大師引領薛三公等人走出佛堂，走到寺後的一座懸崖峭壁面前，便停住了脚步，轉身向薛三公等人道：「各位且仔細察看石壁，看有甚麼發現。」

玄通大師所指的大石壁，位於峭壁的十丈高處，峭壁平滑如鏡，根本無法攀越。

裴蕾甚麼也瞧不見，但只見一片石壁而已，急得她連聲向玄通大師追問道：「石壁上到底留下甚麼？玄通伯伯快告知我。」

玄通大師微笑不語。

這時，余醉和余保山亦暗運功力，凝神向十丈高的石壁望去，但任由兩人如何努力，均只見石壁一片，上面似乎隱約露出點甚麼，但却根本無法瞧清。

余保山不服氣，猛吸一口氣，身形飛掠而上，竟如壁虎般游壁而達大石壁處，然後貼住大石壁不動。一會後，余保山才飛掠而下，但依然一臉茫然。

余醉一瞧，便知余保山雖然貼近石壁，但依然毫無發現。心想自己的

輕功與余保山不相上下，他既然瞧不見，自己亦是白費力氣，便呵呵一笑，道：「老不死也不必獻醜矣！」

玄通大師含笑轉向薛三公，道：「薛施主可有甚麼發現？」

薛三公此時正注目大石壁，全神貫注，玄通大師的發話便似不聞，好一會，他才歎了一口氣，苦笑道：「石壁之上，果然隱約構成文字圖形，但薛某委實難明其中的奧秘。」

玄通大師微笑道：「薛施主但說出所見無妨，或許老衲能為你解開謎團。」

薛三公略一點頭，便注目大石壁，朗聲道：「上面有五十九幅古怪圖像，每一幅圖像又有文字附之，但薛某愚昧，只能勉強瞧清十四幅圖形文字而已。」

玄通大師一聽，忙道：「好極，薛施主務請把圖形文字牢記於心，否則，如此千載良機便會稍縱即逝了。」

玄通大師的話音剛落，薛三公便歎了口氣，連連苦笑。

余醉等人均急道：「怎的了？」

薛三公苦笑道：「還有甚麼，果如玄通大師所言，稍縱即逝，忽然薛某甚麼也瞧不見了，這當真奇之怪極。」

薛三公說罷，不大服氣，便默運神功，凝神提氣貫於雙足，他的身形便凌空而起，竟懸在大石壁前片刻不動。一會後薛三公才降了下來，但依然滿臉驚疑。

衆人一見，便知他雖然絕頂輕功靠近石壁細看，但依然無法再看到甚麼。

薛三公抱歉的向玄通大師苦笑道：「薛某有負大師一番苦心，但委實再也難以瞧出石壁有任何圖形文字矣。」

玄通歎了口氣，似乎亦有點失望，但他到底是出家人，心胸寬廣，斷不會過於執着，因此失望之意稍露即逝，轉向薛三公雙手合什賀道：「恭喜施主，石壁之上，天機千載一現，更要天緣巧合，才可勉強窺知，薛施主甫臨龍山，已是難能可貴矣，實不相瞞，老衲雖然略有所聞，亦曾面壁數十載，竟然亦與余施主等毫無發現，可知天機並非人人所可預知。薛施主此時尚能記住多少幅圖形文字？」

薛三公大驚道：「方才所見十四幅圖形文字，本來自負能全部記清，但此時忽然逢七而忘三，現時只能記住其中八幅矣。」

玄通大師微微一笑，道：「可矣，這八幅老衲敢擔保，薛施主絕不會再忘記，但務請施主深藏於心，切勿輕易宣洩，否則，必有彌天大禍降臨於世上，慎之，慎之！」

衆人一聽，均大感驚疑，但又不肯發問，因為人皆知玄通大師的古怪脾氣，他要說的，不須你問；他不說的，問亦徒然。

玄通大師似乎已窺知衆人的心意，忽然向薛三公微微一笑，便道：「各

位且隨老衲到一處地方，但務須切記，行動之時萬勿勉強，切記要量力而行，否則，老衲亦不敢擔保各位是否可以平安返回，切記，切記。」

衆人一聽，均大感驚疑，暗道：玄通大師的功力，普天下何處他不可去？連他亦如此緊張的地方，到底是甚麼驚天動地的去處？

但玄通大師不說，衆人面面相覷，也不敢發問，因為明知問也是枉然。

而且這時玄通大師仰頭一望，便道：「此刻已近酉時，宜立刻動身，否則，便會錯過時機矣。」

玄通大師說罷，寬袖向上一舉，竟如大鵬展翅般的向前凌空飛掠，眨眼已飛出十丈有餘，薛三公等人一見，不敢怠慢，連忙跟着飛縱，薛三公三人倒不覺甚麼，但只苦了裴蕾，因為她的功力甚淺，要她跟上玄通大師等四人的飛縱，簡直有如要了她的小命。

幸而薛三公跟在她後面，每當她感到氣力不繼時，薛三公便伸手抵其背上，立刻，一股熱流便淙淙而入，令裴蕾的身心氣力一陣大振。裴蕾這時休道開口說話，就連勉強跟上亦須靠薛三公扶持，她心中一陣感佩，暗道：薛大哥不但武功蓋世，而且與爹爹所學大有異曲同工之妙，天幸教裴蕾遇薛大哥，否則，爹爹的一番心願只怕便要落空了，若能在他長在身邊

一片枯葉，輕輕飄落在朽木橋上。老大的輕功也甚爲了得，但饒是如此，那朽木橋依然發出一陣「吱吱」响聲，不少木屑沙沙掉落深淵雲霧之中。

老大向後擺了擺手，示意瞧他如何建此頭功，他身子突然向上拔起，下墜時上身向後，雙腿一曲一直，「颯」的向前滑進，眨眼間，已滑到朽木橋中央，但忽然頓住身形，原來再往前朽橋已斷裂大半。

老大自知勢難沿橋上過去了，他站在橋中段，身形開始左右搖晃，顯然那是「借風擺柳」的上佳輕功，在身子左右搖擺時，下沉的力度便均化解了大半，令他的身體變得輕若無物。原來老大已蓄勢以待，準備拔起飛向對岸。

這時，在山澗這面的人，對老大的勇氣亦不禁暗暗佩服，就連余保山亦暗道：「長白四雄的名頭倒並非倖致，在客店若四人聯手，有備之下，余某亦必定非其對手。」

只聽老大一聲低嘯，身體縱起，陡地在半空連翻兩個筋斗，他的身下就是令人頭暈目眩的萬丈深淵。

裴蕾便短十年命也心甘情願了。

裴蕾在不知不覺中，已對薛三公因佩生敬，因敬生慕，而因此又因慕生愛了。這是男女間一種不可抑止的微妙感情。

但可憐薛三公雖年登不惑，平生却不近女色，如何會領略裴蕾的兒女私情？

玄通大師這時已與余醉併頭而行，眨眼便離了龍山地域，再一路向長沙府城外百里處的古龍鎮掠去。

到酉時末時分，衆人已抵達古龍鎮。在後面的薛三公心中一動，暗道：玄通大師莫非要到隱賢莊查看麼？但隱賢莊雖然兇險，却也犯不着玄通大師這世外高人如此緊張。

薛三公疑惑間，玄通大師却不入古龍鎮，在古龍鎮邊緣掠過，逕直插向古龍鎮五十里的玉山方向。

薛三公登時心中一亮，心裏驚地想起長沙府接連發生的幾宗大案，其中一案，便是玉山雲虛觀的十幾名道士，在一夜之間被人殺了個精光，薛三公心道：「莫非玄通大師早已斷定雲虛觀一案竟與裴淳正被殺有莫大牽連麼？否則，爲甚麼他要夜探玉山雲虛觀？又顯得如此緊張？」

薛三公心中雖然疑惑，但絕不敢遲疑，跟着玄通大師所走的方向飛掠。雖然他不時要伸手相助裴蕾，但他依然顯得輕鬆自如。

五人這一飛掠趕路，功力的高下火間，老大抓住的那截朽木竟又斷裂，身子立刻再度下沉，這時他已難抓着任何東西了。

老大在半空中拚命掙扎騰挪，但身體依然飛速向下墜落，他甚至連慘呼聲亦未及發出，他的身影便迅速變小，最後變成一個黑點，再也看不見了，這時他就算有慘叫聲發出，崖上的人亦必定聽不到，因爲那是萬丈的深淵。

「長白四雄」中的三雄冷汗直冒，臉色慘白，連話也說不出來。

「陰山雙刀」中的老二素以輕功自負，這時仍不服氣，「噹」地一聲，抖出一條細長金鏈，鏈子末端連着一隻龍爪，閃閃發光，甚爲鋒利。

「雷兄，算了，此行必死無疑，犯不着拿生命去搏。」長白三雄中的老二忙嘶聲道。

「嘿，拚了！」陰山雙刀的雷老二抖起龍爪鏈，身形向上疾起，右臂向前一探，鏈端的龍爪已「篤」地釘在對岸朽木橋上，即身形一躍，竟向對岸蕩去。

雷老二的龍爪鏈長近丈六，但被他抖得筆直，可見功力甚高，但當他身形盪至對岸的雲間，正欲抓住崖壁，朽橋竟然崩塌，呼隆一聲整座木橋掉落深淵。

雷老二悶哼一聲，立刻又抖出龍爪，欲釘住對岸巖壁。但可惜他的金鏈雖然已抖得筆直，離巖壁却尚差半

薛三公在後面只顧思索他的心事，自然沒留意余保山的心思。他只見玄通大師明明已抵雲虛觀側邊，却一閃而過，反而向雲虛觀的後山掠去。飛掠了一會，前面驀地現出一座高插入雲的尖峯，玄通這才驀地停住了脚步，只聽余醉突地怪叫一聲，便似碰到甚麼驚人兇險。

薛三公一聽，忙一個飛掠，與裴蕾一道，掠到玄通大師和余醉的身旁，薛三公縱目向上向前向下一瞧，亦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

前面十丈遠處，是一座山澗，山

潤之間是一條獨木橋，長近五丈，薛三公的目力所及，獨木橋的木質早已發黑，顯然已經腐朽，而橋下洶湧掠過的，並非河水，而是雲霧。

在獨木橋的這面，竟已有數人在在橋邊的巖石隙縫草叢中蟄伏。

此時已是傍晚時分，山地的黑夜來得早，這時已是昏黑一片，彼此相距近十丈，對方數人又專注於過渡山澗，因此倒沒察覺薛三公等人的掠近。而且薛三公等數人功力遠勝前面數人，裴蕾隱在薛三公的後面，那數人自然更難發覺。

薛三公一見前面數人，心中不禁一驚又奇，暗道：「那數人分明是陰山雙刀和長白四雄，他們爲甚麼竟會先我等來到此地？而且那山澗如此險要，獨木橋已廢，欲渡山澗，憑那數人的功力只怕極爲艱難。」

就在薛三公轉念間，未及向玄通大師詢問，只聽前面有人發話道：「待陰山雙刀先打頭陣。」

話聲甫落，陰山雙刀便一齊跳了出來，動作甚爲敏捷。

「嘿，憑你二人的本事，只怕過不了這座天險，爲免無謂送命，還是讓老子先上吧！」發話制止陰山雙刀的，是「長白四雄」的老大，顯然山澗對面必有甚麼驚天的物事，因此衆人均爭先恐後，大有捨生忘死的氣概。

「長白四雄」老大道罷，身束箭衣的身子一縱，整個人射出草叢，如同

尺，就是這半尺之遙，就把雷老二的生命也斷送了。

雷老二跌進峽谷的雲霧中，人影已瞧不見了，但依然可見龍爪金鏈仍在閃閃發光，似乎他在下墜中不停的揮舞金鏈，欲抓住甚麼，可惜他甚麼也抓不到，眨眼間，就連那點點的金光也無影無踪了。

崖上長白三雄和陰山一刀，直瞧得渾身的肌肉都在抖顫抽搐，在痛苦絕望之餘，餘下的生還者又似乎在思索着甚麼。

驚地，「長白三雄」中的老二嘶聲道：「我等中了那小子奸計了。」

老三道：「我等如何中計？」

老二咬牙切齒道：「你記得那姓任的小子在客店是怎樣向我等故意透露訊息麼？他當時明知我等在監視他的動靜，却公然放出信鴿，使我等上當前來送死。姓任的小子在密信上說，乾天圖的秘密就在山澗對岸，澗上有橋，可以神不知鬼不覺抵達對岸。但木橋原來已枯朽，又被人暗中在橋中段做了手脚，因此大哥先就送命，雷老二也難倖免，他兩人的輕功最好，下場尚是如此，何況我等輕功遠遠不及他二人麼？姓任的小子不是故意令我等前來送死又是甚麼？」

長白老二這一番分析，其餘三人登時沉默不語。突地，長白老三怒叫一聲道：「姓任的小子如此狠毒，豈能容他獨吞乾天圖？我等這就回去向他討

還血債便了。」

長白老三說罷，搶先掉頭就走，其餘三人略一猶豫，亦呼喊一聲，轉身跟着離去。雖然乾天圖的秘密值二萬兩黃金，但黃金要活着才可以使用，對死人來說，黃金亦有如糞土。

眨眼間，「長白四雄」和「陰山雙刀」中餘下的三雄和一刀，已走得無影無踪了。

隔十丈遠外的驚心動魄一幕，一落在薛三公等人的眼中。

玄通大師合什道：「阿彌陀佛，乾天圖三字上，又多添了二隻冤鬼矣。」

薛三公微笑道：「他們是爲了乾天圖上的二萬兩黃金拚命，有甚麼冤枉之處？」

玄通大師苦笑：「乾天圖是否值二萬兩黃金，那只有開出這口價的人才知道了。」

薛三公道：「然則大師亦道對面崖上，隱伏了乾天圖的奧秘，這與他們的想法竟不謀而合，其中的因由，確實令人迷惑。」

玄通大師歎了口氣，道：「老朽說的並無虛言，各位只要過得這道山澗，便可明白一切矣。」

薛三公笑笑不語，但余醉先就皺眉道：「如此險澗如何過得？並非老不死氣餒，普天之下能安然渡過此澗的只怕也不太多，大師呵大師，欲上山崖，難道便沒有另外一條路麼？」

玄通大師道：「有，從玉山下，有

一條山徑直通崖上，崖上距此地約莫十丈。但山徑有絕頂高手把守，就算勉強上去，亦必把崖上的主人驚動，那乾天圖的秘密就瞧不成了，欲隱蔽而上的，唯飛渡山澗而已。」

余醉皺眉道：「我等四人或可上得，但裴蕾這女娃却想也休想，但留下她一人在此，又如何放心得下？這却如何是好？」

余保山笑道：「那就相煩余兄携美凌空飛渡也。」

余醉苦笑：「你這鬼聖手說甚麼瘋話？實說吧，連老夫獨身亦無多大把握，若多携一人呵，只怕又添了兩隻山澗冤鬼也。這火頭是你挑起的，只好請余大俠你出手了。」

余保山嚇得一吐舌頭道：「老夫若答應呵，那就有如帶這女娃去自殺。」

玄通微微一笑，目注薛三公，道：「薛施主意下如何？」

薛三公縱目四看，臉有難色，但忽然，他瞧見山澗兩岸，有兩棵巨樹遙遙相對，便轉而有奇意。

衆人均知他正在思忖過澗之法，不敢驚動他。

裴蕾有點焦急道：「薛大哥想通了麼？若無辦法，便留裴蕾一人在此地算了，目下查清乾天圖的秘密要緊，裴蕾的安危不必過於在意。而且你返回時，亦可順道帶我離開。」

余醉苦笑道：「你若離開我等半步，只怕立刻便會落入四魔的手中了。」

手相助薛三公？

薛三公向衆人點點頭，便蓄勢以待，一陣山風吹過，他便藉勢一個飛掠，躍上此岸的巨樹梢上，他凝立於三丈高的樹梢，那樹枝和樹葉竟然紋風不動。

又一陣山風吹過，薛三公突地從樹梢彈出，四肢平伸，便如一隻展翅大鵬，颼颼的滑翔飛行！下面是雲霧繚繞的萬丈深淵。

片刻間，薛三公便已竄過山澗的數丈距離，凌空降落在對岸的巨樹樹梢之上。

「鵬從凌虛！好輕功！豈料失傳百載絕頂輕功今日甫見！」余保山不由在對岸暗地喝了一聲采。

這時但見薛三公舉目向四周一瞧，便從樹梢上滑行，轉瞬便失去了踪影。

開壇對話 解決紛爭

此時已是山中的上半夜，玉山羣峯一片寂靜。山風吹拂，陡增山地間的陰森肅殺。

薛三公躍下樹梢，這才知道山澗這面竟是玉山主峯的一座平台，平台後面數十丈遠處，便是那座雲虛觀。但並非側峯上的那座雲虛觀，顯然玉山主峯最近才新建了這一座雲虛觀。

隔了數十丈遠，薛三公便感到這座雲虛觀殺氣瀰漫。他暗道雲虛觀四

你那薛大哥如何忍心扔下你一人在此地不顧。」

裴蕾瞪了薛三公一眼，又驚又喜，道：「真的麼？」

余醉山歎了口氣，道：「自然是真的，但你這女娃聽說姓薛的小子掛心你，便開心得連四魔頭也不怕了，世間這情字當真可怕，但你跟着姓薛這小子，却大大勝於跟着姓任那小子了。」

裴蕾含羞的一側頭，道：「爲甚麼？」

余醉嘿然冷笑道：「薛老弟曾說信任的這小子深藏不露，老不死尚不大相信，但如今目睹這小子親手送掉的兩條冤枉鬼，這小子的心計過人之處，的確非同小可。試問你跟着這等人過活，日後還有你的好過麼？說不定呵，這小子還是一手製造你爹爹被劫殺案的主兒呢。」

裴蕾又驚又怒道：「他敢？余伯伯你沒弄錯麼？」

余保山接口道：「余醉兄所言不差，老夫當日在客店點了姓任的一脈，老夫當時就覺得奇怪，姓任的分明可以閃避，但却故意把穴位迎向老夫的指風，這豈非自閉穴道以避開薛兄的監視麼？看來此人的心計比老夫還要狠毒多了。」

裴蕾默然無言，不知如何回答。

薛三公這時正凝神注視山澗兩岸相對的巨樹，衆人的低語便似渾然不覺。周，起碼潛伏了數名一等一的高手守衛！那雲虛觀內的主人到底是何方神聖，竟有如此氣勢？

薛三公向前欺近，但也不敢過於接近，在雲虛觀十丈遠外的巨樹上伏下身來，向觀內遙觀，十丈的距離，對薛三公來說並非一個很遠的距離，因此雲虛觀內的情形，他瞧得一清二楚。

雲虛觀內，大殿上供奉的並非道教的祖師爺太上老君，而是佛門中的元老彌勒佛。

薛三公心念電轉，驚地憶起近年江湖間流傳的一則傳聞，說是有人在洛水之畔，撈獲一塊白石，白石上面刻有「聖母臨人，永昌帝業」的字句，又傳言這位聖母，乃佛祖元老彌勒佛轉世臨凡。薛三公暗道雲虛觀內竟然轉奉彌勒佛，不知是否與此事有關？

薛三公正欲再冒險欺近查察，就這時大殿內忽然走出一位道姑，雖然隔了十丈，但道姑的形貌薛三公仍然清楚入目。

但見這位道姑鳳目重瞳，不怒而威，眉宇間隱隱透出一種不可言狀的肅殺，一望而知是一位武功極厲害的人物，但她的年紀卻只有二十五、六左右。

伴在道姑左右的，是一對道童，兩人非常俊俏，比之美女猶有勝之，兩人的面貌酷似，活似一對粉臉含春的孿生姐妹，但他們的確是如假包換

選？」

玄通大師目注薛三公，微笑道：「薛施主以爲誰可勝任？」

薛三公歎了口氣，苦笑道：「大師這麼說，那薛某就只好勉爲其難一試矣。」

玄通大師合什道：「阿彌陀佛，薛

覺。

玄通大師忽然道：「各位請坦白告知老衲，誰自負有本領先渡過山澗打頭陣？」

余醉和余保山面面相覷，均不敢貿然作答，因爲他兩人委實沒多大的把握，余保山自問輕功雖然卓絕，但渡這山澗却連三分的把握也沒有。余保山自然急欲知悉乾天圖的秘密，但要他拿生命去作賭注，他可就寧願捨去那二萬兩黃金了。

玄通大師笑笑，又續道：「過這山澗老衲自問尚勉強可爲，但渡過山澗後，面對的更大更大的兇險，却連老衲亦沒多大把握可以生還。因此老衲不敢勉強，各位大可盡力而爲便了。」

薛三公這時回過頭來，微微一笑，道：「大師是說，渡過山澗並非主要的目的，能夠安然返回才是大師的本意麼？」

玄通大師微笑道：「是極，因爲安生生還才能揭開乾天圖和誘魚石的秘密，此事關乎天下蒼生，因此萬萬大意不得。」

薛三公道：「大師又有合適人選？」

玄通大師目注薛三公，微笑道：「薛施主以爲誰可勝任？」

薛三公歎了口氣，苦笑道：「大師這麼說，那薛某就只好勉爲其難一試矣。」

玄通大師合什道：「阿彌陀佛，薛

施主肯擔此重任，實天下蒼生之幸，因爲普天天下唯薛施主可勝此重任。」

薛三公深知玄通大師通曉佛理玄機，且是一位武學已臻化境的得道高僧，他所說的並無半點虛妄，便斷然道：「既然大師這般信任，薛某決然一闖便了，大師還有甚麼吩咐？」

玄通大師道：「薛施主請務必牢記，此行九死一生，能否生還，全在於本身的求生意志。薛施主在最危急時，請切切牢記，彼岸還有你的朋友在此，老衲自會在必要時全力助你。」

薛三公點點頭，不再發話。余醉上前大聲道：「你這小子聽住，你就算死了亦須返回。」

薛三公微笑道：「那有甚麼用？」余醉咬牙道：「好等你那魂靈引路，老夫去替你報仇雪恨。」余醉說罷，就掉過頭去，這位風塵俠客，眼圈竟然紅了。

薛三公心頭一熱，卻沒說甚麼，因爲這時裴蕾亦挨近來，鼓起最大的勇氣急急的道：「薛大哥，你千萬要回來……因爲，因爲裴蕾永遠等着你回來。」

余保山亦不禁道：「薛兄弟一切請多保重，余某人平生不曾佩服過人，但你是唯一的例外。」

玄通却不說話，盤膝坐下，似在凝神以待，在萬一時便決然出手相助。但衆人均不明白，隔了一道險澗和後面的重重兇險，玄通大師如何出

的男孩子，伴在一位年輕貌美的道姑身旁，這情景就十分詭異而又香艷。

薛三公暗皺眉道：「此道姑威而邪，再配上兩名妖道童，當真邪門之極也！」

就在此時，大殿外又走進一位僧人打扮的高手，向道姑合什稟道：「稟聖……」

「咄！該叫明明師太！」道姑斥道。

那僧人萬分惶恐，連忙垂首而立，道：「是！是！奴才該死！明明師太，一切已按師太吩咐準備妥當，請隨奴才到殿後察看。」

道姑——明明師太這才微露笑容，道：「不必察看矣！就按平日佈置便可！你只說說今晚想出甚麼新的玩意？」

僧人恭而敬之的稟道：「回師太，今晚奴才等特別為師太預備了一件不世奇珍，師太試試便知其奇妙之處了。」

明明師太嘻嘻一笑，道：「你這奴才，賣甚麼關子，到底是甚麼寶貝？莫要逗我空歡喜一場！」

僧人合什道：「奴才就算有天大的膽子亦不敢在師太面前弄玄虛，師太最欲得到的是甚麼寶貝？」

明明師太一聽，動容道：「莫非是那乾天圖？」

僧人忙垂首道：「奴才等該死，奴才等雖然久經努力，但真的乾天圖尚

未到手，有負師太的厚望。」

明明師太冷哼一聲道：「我就知你等弄來的必非這天大寶貝了！你等花了偌大的力氣，只換來一幅假圖，被人蒙騙了尚不自知，好糊塗的奴才，為甚麼不順藤摸瓜，從假圖人身上尋出真圖？」

僧人忙道：「是！是！奴才等已按師太吩咐活動去了，師太請放心，不久必有絕妙佳音回報，但師太急欲得到的第二件寶物，奴才等已萬幸弄到手了。」

明明師太一聽，在惱怒中才轉而有了喜意，但又制止僧人往下說，道：「好！不必往下說了，我自會驗看，到底是否真的如此神奇。」

僧人諾諾連聲，退了出去。

明明師太然後一左一右携着兩名道童的手，嬌聲道：「你兩個小鬼頭，大概也心急如癢了吧？走啊，這便領你二人去一試便了。」

這時的明明師太，與片刻面對僧人的威儀簡直判若兩人，倒似一位面對情郎飽含春意的淫蕩少婦。

在樹梢之上的薛三公把一切瞧在眼內，這時他不禁又驚又感駭然。暗道原來乾天圖竟是這位道姑打扮的女人所謀！但她到底是誰？竟有如此驚人的財勢？不但可以出二萬兩黃金重酬，更可以出一等一的高手如奴才般呼喚差遣！薛三公還從沒聞江湖上有這樣一位令人驚駭的女人！而且，

不露的防身武器，事實上，要他出到兵器的機會也委實不多，因為他的無極神功可以一片樹葉也化作飛鏢！顯然這時薛三公也意識到對手的厲害了。

薛三公判定雲虛觀已無埋伏，便縱身一躍，一個大鵬展翅，從幾丈開外的樹頂，越過牆垣，飛進雲虛觀。

就在他雙腳踏地的霎間，薛三公已知危機將至，因為他的脚尖所觸之處突然一動，這通常是觸動暗器機關的表示。他正欲提氣再次躍起，但已稍稍遲，他的身子雖然已飛在半空，但一張結滿尖刺的鋼絲兜頭罩下，在半空中把他罩住，隨即往裏猛收。

這個暗器機關大概已不知送掉了多少江湖人士的生命了。

但今日碰着的是薛三公，只見他尖嘯一聲，手中的軟劍一抖，霎時飄起劍花千朵，射向鋼網，只聽一聲裂帛聲响，薛三公的身軀便從鋼網中衝天而出。

但薛三公雖破了鋼網機關，但卻因此驚動了警報訊號，一串清厲的尖嘯隨即向四周傳了出去。

薛三公知道危機已臨，因為報警訊號一旦發出，此地便會立成龍潭虎穴。

若把那些出手劫奪乾天圖的朝廷錦衣衛聯繫起來，眼前這女人豈非連皇帝老子也懼她三分麼？

薛三公就算再精明，也委實猜不透眼前這奇女子的身份。

他想了想，便從樹梢躍下觀後，在夜色下，觀後有一處地方閃閃發光，原來是一座山上新建的浴池。

這時，明明師太和兩名道童已來到池畔，池周寂靜無聲，似乎連一個多餘的人也沒有，但薛三公深知，不知有多少一等一的高手在暗中戒備護衛！

薛三公不敢動，也不能動，因為他的目的是探明真相，並非廝殺。

明明師太携着兩名道童來到池邊，池邊的白石上有三個大金字，曰：浴鳳池，在白石之上，這時已放了一個錦盒，大概是那僧人所稱的寶貝，早就悄悄放置於池旁，專等明明師太來試用。

明明師太佇立在白石上的錦盒前面，兩名道童爭相捧上錦盒。

明明師太嘻嘻笑道：「小鬼頭心癢難熬了麼？嘻嘻，那就快打開來，好與你等快活便了。」

兩名道童嘻嘻哈哈的打開錦盒，向明明師太呈奉。

薛三公凝足內力一看，原來錦盒裏面盛的，竟是一塊黑得發出光的小石！他暗暗驚疑道：「這小小的黑石，卻有甚麼妙用，竟如此隆而重之的獻

，劈手便使出峨嵋派空手奪白刃的須彌掌！

薛三公冷哼一聲，手中軟劍一抖，劍花千朵，竟全數罩住禿頭僧人的三十六路絕穴。

禿頭僧人大概也知道今晚碰到的對手非同小可，須彌掌僅到一半便疾速收招，轉身向大殿奔去。

薛三公也不追趕，欲趁此機會躍出殿外，但就在此時，一記無聲無形的陰勁已猛然襲來，饒薛三公身負無極神功，亦感氣息一窒！而陰勁接踵而至，似乎是集數大高手輪番發掌擊至，令薛三公不得不運氣相抗，但僵持下去薛三公深知必非其敵，因為對方數人，自己的真力再強，亦終有枯竭之時。

薛三公掃一眼佛殿內，忽見白衣一晃，心中一動，暗道這白衣好不眼熟，莫非是那明明師太從浴鳳池匆匆返回佛殿？哼，擒賊先擒王，待薛三公把你擒了，還怕你的奴才不乖乖讓路麼？

薛三公心念電轉，便猛一咬牙，暗運無極神功中的「推」字訣，無極神功向前陰勁襲來之處猛地推出，只聽對面陰暗中一聲悶哼，顯然已有人抵受不住神功的威力，不支倒地，非死即傷。

薛三公趁對方逼來的陰勁略緩，向佛殿內飛掠而進。

呈給她使用！」

明明師太嘻嘻一笑，作了一個古怪的手勢。於是道童一人捧着錦盒，另一人竟替明明師太寬衣解帶起來。

片刻間，明明師太便被道童脫得赤條條的一絲不掛！那兩名道童也已動手脫光了衣服，然後一人手捧黑石，另一人扶着明明師太一道走下浴鳳池。

這一幕真瞧得薛三公目瞪口呆，心道普天下的尼姑荒淫，大概要拜這位明明師太為祖師鼻祖了。

但更令薛三公吃驚的事尚在後面，所有這些，薛三公平生均聞所未聞，更不必說目睹了。因為委實不敢想像，一位女子竟會迷戀於這等古怪奇特的享受。

原來這時三條肉蟲站成了一排，兩名道童伴在兩旁，明明師太則站在中間，明明師太接過那塊黑石，往池水裏一浸，突地，便有一隊小魚向黑石游戈過來，小魚成柳葉狀，分三色：緋紅、紫黑、銀白，衆魚成列隊而至，就如羣臣向皇帝朝拜。

魚兒朝拜的不是皇帝，而是明明師太的赤條條的雪白肉體！魚兒在她光裸的身上吻吮一會，便即游走，然後第二批又蜂湧而上，粘住雪白的肉體啄吻！很快，明明師太的雪白肉體便抖顫起來，發出一陣陣聞之魂消的呻吟。

最後一批銀白色的魚兒游上來後

羣僧人擁出明明師太，衣飾素白，滿臉威儀，哪有半點片刻前驚人妖艷？

後面已有八名僧人排列在薛三公四周，再加上前面的八名僧人，真箇有如銅牆鐵壁。

薛三公微微冷笑，蓄勢以待，準備向明明師太作驚天一擊！

「壯士且慢動手，你等暫且退下！」忽地，明明師太手執玉如意，一聲嬌斥。

衆僧人一聽，誰也不敢違抗，立地退為兩列，把明明師太露了出來，與薛三公相對。

明明師太道：「壯士從何處來？為何夜闖雲虛觀？」

薛三公冷哼一聲，道：「我乃江湖一名浪子而已，你問怎的？」

明明師太微笑道：「普通一名江湖人，豈有壯士如此高功力？方才壯士一招以硬抗陰，便已令人刮目相看矣！」

薛三公冷冷道：「師太所作所為自己心知肚明，說來說去，師太能否容我問三句話？」

明明師太微笑道：「可以，但你也須答應我一條件。」

薛三公冷笑道：「是甚麼條件？」

明明師太道：「若你問的三句話，我均坦率直道，令你滿意的話，你亦須親口答應，你日後決不與我為敵！」

薛三公道：「答應又怎樣？不答應又怎樣？你試試說說看。」

薛三公嘆了口氣，暗道天下的淫男淫女瞧得多了，但只怕把那些人集中起來，也抵不上這浴鳳池的無限春光！

驀地！方才明明師太的話又跳進薛三公的腦裏，他心中一動，暗道：「不錯，那黑色石頭便是誘魚石！那裴淳正為此而喪命的寶貝之一！但那乾天圖的秘密到底在何處？」

薛三公心念電轉，便不想再在浴鳳池逗留下去，他一個飛掠迴旋，便已到了雲虛觀前。他留意了一下雲虛觀的動靜，知道此時衆高手均已聚在浴鳳池四周，雲虛觀的防衛必然鬆懈，正好趁此機會進去查探動靜。

薛三公蓄勢以待，突地從衣袖中抖出一把二尺軟劍，這是薛三公輕易

明明師太道：「你答應了，我便坦白直告你那三句問話，不答應麼，你試想想，你會怎樣？你只會死得更加慘。」

薛三公大笑道：「這樣說，我是答不答應都一樣難逃一死，若答應了，你便可以從中摸出一點內情。」

明明師太微笑道：「自然也可以滿足了你死前的求知慾望！但無論如何你均必須死，因為只有死人才永遠不會與我作對！」

薛三公微笑道：「好！那我答應了，且看師太如何置我於死地。」

明明師太微笑道：「那你可以問第一句話了。」

薛三公略一沉吟，便道：「請問師太的俗家名是甚麼？」

明明師太微一怔，似乎料不着薛三公竟會問這話，她略一猶豫，終於道：「你知道你問這話的後果麼？你若收回這話，你或許尚有一分生機，但若問了，便連最後一線生機也失去了。」

薛三公微微一笑，道：「我在江湖行走，亦有一個規矩，就是已說的話決不收回，至於後果如何，我自己也清楚不過。」

明明師太仍為薛三公的勇氣所動，目注薛三公，一會才可惜似的嘆了口氣，道：「可惜！可惜！」武家蓮塘花自開，我回答你的便是這話。」

旁立的衆僧均不知明明師太此話

何指，但薛三公卻點了點頭，道：「那第二句話是，乾天圖和誘魚石，於你哪種重要？」

薛三公此言甫出，旁立的僧人中，為首的一名黃衣僧及一名紅衣僧均面色一變，就欲出手擊斃薛三公。但明明師太卻微微一笑，道：「好！就讓你臨死前得個滿足吧了，我以為，江山與私人享受，兩者均一樣重要，並無高下之分。」

薛三公眼光一閃，又續道：「好！師太果然有男子氣概！然則殺人奪寶，豈是成大事者所為？」

明明師太大笑道：「一將功成萬骨枯！壯士行走江湖多年，竟連這點道理也不懂麼？好，你三句話都獲得答案，而且我敢保證其中並無半句虛話，如此，你自問死而無怨了麼？我只是替你幕後的主人可惜，竟把上乘的人材白白推來送死！」

薛三公微笑道：「我有甚麼主人？師太欲趁我分神之際套出內情，那是白費心機！況且……薛三公一頓。

明明師太截道：「況且甚麼？」

薛三公笑容不改，道：「……況且我也不見得就會死在你的雲虛觀……」

薛三公話音未落，已疾射而至，劈手便欲把明明師太擒下！衆僧竟來不及阻截！

明明師太竟臨危不懼，反而把手中的玉如意向薛三公一送，薛三公攔抓之下，抓住的便不是明明師太，而

是她手中那柄玉如意！

就在此時，玉如意突然從尖端射出三枚珍珠，直衝薛三公的臉部。薛三公疾忙用手向珍珠一抓，珍珠被他抓住了，但卻立刻破碎，彈射出一陣濃煙！

薛三公知道不妙，他委實料不到明明師太竟伏有這一下殺着，他不敢硬闖，只好先行避過衝鼻而來的濃煙。就這般一緩，明明師太已然退後，衆僧人一擁而上，把她與薛三公隔開了！

薛三公這一下失策，付出的代價就很重。

薛三公雖然已窺出明明師太身負上乘武功，但估料不着她原來還是用毒的大行家。明明師太用連環殺着，放出消魂丹，令人防不勝防，許多人都欲殺明明師太，但許多人都壯志未酬身先死，因為明明師太的智機和鎮靜，斷非普通江湖人士所可企及。

薛三公似乎也着了明明師太的道兒。因為他雖然避過了大部的消魂丹的煙霧，但呼吸間仍然覺得有一縷淡淡的香味，鑽入鼻子中，直衝上腦，令他立刻便有一種昏眩欲醉的感覺！

雖然衆僧人有四名亦中了消魂丹而倒下了，但為首的黃衣僧和紅衣僧卻佇立不動，似乎對這消魂丹渾然不理，又似乎他兩人已達能自閉全身呼吸穴脈的內功最高境界。

薛三公自負就連他的無極神功亦

佛……

薛三公立刻便醒悟這呼聲來自何處！他迅即亦發出訊號道：「……玄——通——大——師——我已聽到你的呼喚！」

在寥寂的夜空中發出呼叫訊號的人，果然是玄通大師！此時他正在山澗的彼岸，亦是盤膝而坐，雙目低垂，兩手合什於胸，眼觀鼻，鼻觀心，氣息似已靜止，但只見他的嘴唇微微蠕動。他保持這種狀態已達兩個時辰了。這兩個時辰，亦即薛三公夜闖雲虛觀的兩個時辰。

瘋酒怪余醉和飛穴聖手余保山在不遠處凝神戒備，只防有人偷襲。裴蕾默然立在玄通大師的身後，以作護法。

因為余醉和裴蕾對余保山依然不放放心，唯恐余保山心性不定，趁玄通大師運功之時，對他不利。

余保山卻在暗地苦笑，因為這時他就算有異心，亦萬萬不敢輕舉妄動。玄通大師在運功之時，週身竟有一股氣勁籠罩，余保山雖遠在丈外，依然感到玄通大師周通氣勁的壓逼，令他不得不暗暗運功相抗，否則，他的心神便立感迷幻！

於此情形下，余保山若敢妄動，豈非拿自家生命開玩笑？

這時，玄通大師的身體忽然微抖了一下，原來，他也接受到薛三公在那面發出的信號了！於是隔着數重山

峯，當世兩大高手竟以無尚的神功，達至心意相通的至高境界！

玄通大師道：「……薛施主，情形如何？」

薛三公道：「很好，但尚須花一點功夫，以除去薛某身上的鎖骨釘！」

玄通大師道：「憑施主的修為，如何會遭人暗算？」

薛三公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若非如此，便難查明對方的真面目！但區區的迷藥和鎖骨釘，也還困不住薛某。」

玄通大師忙道：「很好，但薛施主勿再過耗內力，待老衲在此發氣助助你！」

薛三公這時的無極神功已發揮到頂峯狀態了，他一面以無極神功與玄通大師的玄幻神功相呼應，達至心意相通的地步，另一方面又以無極神功逼出體內中的鎖骨釘。這時他一聽玄通大師相助之言，知他言出必行，便不敢遲疑，當即張開丹田，以備接收玄通大師發來的氣功。僅片刻，薛三公便突感丹田一震，立刻便有一股渾厚的氣勁注入丹田，他只覺渾身燥熱，大有飽脹欲裂之感。

薛三公那敢怠慢，他當即運動把外來的氣勁導向腰椎命門三脈，突聽「撲！撲！撲！」的三聲響，三枚寒光閃閃的鎖骨釘已被逼出體外，餘勢未止，竟然直直的叮在後面的牢壁之上！

有所不及，因為明明師太絕對不會事先向衆僧人留下解藥，不然，四名僧人亦不會在猝不及防下倒地不起。但黃衣僧和紅衣僧居然毫無異樣！

薛三公心念電轉，便似乎失了門志，他的身形猛地向上拔起，但只升了一丈，便如大鵬斷翼，「砰」的掉落在地上。

黃衣僧冷哼一聲，一步跨前，便欲立斃薛三公掌下！

「黃大師掌下留人！留着此人尚有妙用！」明明師太忽然格格一笑道。原來黃衣僧姓黃，明明師太對他亦格外客氣。

「紅大師，請用鎖穴釘封住此人穴脈，待他清醒後再慢慢審問！」明明師太轉頭吩咐紅衣僧人道。

「是，遵命。」紅衣僧人答應一聲，走上前去，取出三枚幾分長的尖釘，向薛三公一抖，尖釘破衣而入，沒入薛三公的體內，在腰椎處留下三個白色凹陷。

「嘿嘿！如今此人已被老衲封了命門三脈，就算他有驚天內功，亦難逃脫矣！如不聽話，立教他骨肉爛而死！」紅衣僧嘿嘿冷笑道。

明明師太格格一笑，似乎因捉住了薛三公而大為高興。她吩咐紅衣僧道：「好極！那就相煩紅大師關押此人，切勿教他遁去。」紅衣僧微笑點頭。黃衣僧大笑道：「中了紅老兄的鎖骨釘，尚能逃走的，除非他是不食人間煙

拔除了障礙，薛三公的無極神功已可以自由發揮到頂點了。

薛三公發聲道：「多謝玄通大師出手相助！薛某已行動自如矣！」

玄通大師在那面呼應道：「薛施主不必言謝，能與老衲的玄幻功相呼應的，當世之中唯薛施主的無極神功而已！」

薛三公道：「大師原來早已窺透薛某的武功家數！」

玄通道：「若非如此，老衲亦斷不會容薛施主身犯險境！因為若我等齊上，對方高手如雲，徒增傷亡而已！薛施主既身具無極神功，老衲替你打通玄關時，便已斷定無極神功是唯一可與老衲的玄幻功相互通的功夫，老衲因此可以遙相呼應，在必要時發氣相助，比老衲直接出手強多了！」

薛三公道：「如此薛某明白大師一番苦心矣……下一步如何行事？大師有甚麼高見？」

玄通大師道：「然則薛施主已明白乾天圖和誘魚石兩大寶貝的真相了麼？」

薛三公道：「大處已了然，小節尚感迷惑！因此薛某才不惜以身犯險，留了下來。」

玄通大師在那面沉默了一會，又發來訊號道：「薛施主於大處明白了甚麼？」

薛三公道：「出手謀奪乾天圖和誘魚石的主人是一位妙齡女子，此果

就在此時，薛三公的耳邊便傳入一陣熟悉的聲音，但那是隔了數座山峯的遙遠的呼喚喃語聲：「……阿彌陀佛……薛——施——主——阿彌陀

火的大羅金仙！」

紅衣僧嘿笑道：「他中了我的鎖骨釘尚可生存三數日，但若中了黃老兄你的截脈掌，此刻他只怕已是死人矣！」

明明師太一聽，知兩人素有心病，此刻這老毛病又犯了，便忙微笑道：「兩位均是本座的大功臣，日後論功行賞，一般平起平座無分高下好麼？」

黃衣僧、紅衣僧二人這才相視嘿一笑，不再鬥口。紅衣僧着其餘兩名僧人，抬起薛三公，押去大殿後側。原來這是一座連在佛殿之下的地牢，地牢裏面躺了許多人，可惜這些人都不會說話，因為躺着的全是寒森森的白骨。

薛三公亦被扔進地牢，他仍然昏迷不醒，他的身下是一堆堆的白骨，而且很快就會添多一副，因為白骨上面的人這時差不多已是一副骷髏體！

薛三公的眉毛忽然動了一下，這是片刻後，紅衣僧人離開的一瞬間。

然後薛三公的眼皮便睜開了一線，當判定四周一片靜寂，薛三公便緩緩的挪起身來，盤膝而坐，雙目微閉，似已進入渾然無物無我的至虛境界。

然驚天動地，因為那女子隱隱中透出一股王者氣象！因此此事必與朝廷的巨變有莫大牽連。女子表面上是一位道姑，號明明師太，但薛某曾套問過她的俗家姓名，她曾以一句「武家蓮塘花自開」作答，薛某愚昧，未知是否虛妄之言？」

玄通大師沉吟片刻，便道：「明明師太並未騙你！她答你一句『武家蓮塘花自開』，已隱含姓名在其中。」

薛三公恍然悟道：「她的俗家姓氏，莫非是武麼？」

玄通道：「薛施主已參透一半矣！」

薛三公道：「是！但『蓮塘花自開』又是甚麼意思？」

玄通道：「蓮塘中開的是甚麼的花？」

薛三公道：「那自然是蓮花！」

玄通道：「蓮花又名叫甚麼？」

薛三公道：「那便是荷花吧……莫非明明師太的俗家姓名叫武荷花？」

玄通在那面微笑點頭道：「正是如此！然則乾天圖的真相，薛施主已明白大半了麼？」

薛三公點點頭，道：「雖已明白大半，但尚有疑問，正欲查明！」

玄通大師道：「天機但能明白一、二，已屬萬幸，何況薛施主已了然大半，若尚不知足，便難免步入魔道矣！薛施主請一切好自為之！」

薛三公沉吟了一會，便領首道：

「是！大師所言是極！」

玄通大師微微一笑，道：「然則薛施主難道還不明白如何處之麼？」

薛三公決然道：「是！薛某明白大師之意！自當迅速行事！」

玄通大師聽薛三公的語氣中殺機忽然大熾，便忙道：「凡事可行則行，切勿逆天意玄機！施主務須緊記老衲之言。」

玄通大師在山澗那面道畢，傳入薛三公耳畔的聲音便戛然而止。

薛三公知玄通大師此時已停止發出氣勁，他便緩緩收著無極神功。他呼出一口真氣，突覺自身軀體內，內力大熾，有如江河奔湧，怒潮澎湃，不可抑止。薛三公知道，玄通大師畢生的修為功力，在無形中，以移形換影的無上佛法，與自己的無極神功已匯成一體，此刻他的身上，已集中了當世兩大高手的功力！

薛三公更不猶豫，馬上躍身而起，手抓地牢鐵欄，指粗的鐵條被他一拗，竟如稻草般折斷了！

薛三公躍出地牢，疾如電閃般掠進佛殿內堂！內堂裏面，正是明明師太和那兩名女童的居所，豈容人輕易闖進？

薛三公身形甫現，一名僧人手持大刀，一招「大蟒穿林」，直劈薛三公的雙腿！

薛三公側身讓過，僧人由於太快太猛，腳步踏空，一個踉蹌，登時露

出空門，被薛三公飛起一腳，竟如破瓜般的踢飛了三丈有多！

薛三公入內室，突地一紅一黃兩僧已擋住去路，黃衣僧一見薛三公不禁一怔，道：「喂！你竟能自拔鎖骨釘？果然有兩下子！」他話音未落，便以成名絕招的「截脈掌」向薛三公的心脈削來！

紅衣僧亦感駭然，他再也不敢怠慢，因為裏面便是明明師太的臥室，萬一有甚麼閃失，這亂子就鬧得大了！因此他驀地拔出一根金笛，湊於唇邊，卻毫無音響發出。

「無聲金笛。」薛三公一見，心中亦不由一寒，他避過黃衣僧的凌厲一擊，連忙自閉穴道，以防萬一，因為他知道「無聲金笛」的厲害，笛音飛入的並非耳朵，而是全身的穴道，一經笛音觸及，全身穴道便會自動大開，內力真氣立刻外洩，頃刻便成一堆爛泥！

薛三公隨即向紅衣僧搶近，他恨他的鎖骨釘的歹毒，出手便是無極神功的「殺」字訣！這「殺」字訣唯一的特點便是殺，而且是最厲害的殺！而且這時薛三公身上已匯集玄通大師的畢生修為，當真非同小可，紅衣僧竟被這股猶如雷霆重炮的殺氣封住了全身的內力！根本失去了任何接招的勇氣，嚇得呆立不動，任由薛三公的二指戳到！

「二指揮。」

黃衣僧一見，不由失聲驚呼，他雖然與紅衣僧素有心病，但大敵當前，卻不敢不救，當即亦以五指，疾插向薛三公的腹部！黃衣僧這一招叫「圍魏救趙」，令對手不得不撤招，先求自救。

好個薛三公，「二指揮」去勢不變，直插紅衣僧人，腹部同時一收，以迎黃衣僧的五指進襲。

黃衣僧的五指先行插到薛三公的腹部，狠毒的氣勁立從指尖射出，如同五把尖刀刺向薛三公的臍眼！

薛三公的肚腹一收，黃衣僧立即感到對方臍眼處熱浪滾滾，五指猶如探進油鍋！嚇得黃衣僧疾縮，但已被腹力吸住，休想移動分毫！

薛三公二指插向紅衣僧的雙眼，紅衣僧自知已難逃一死，便乾脆閉起雙目等死。薛三公心有不忍，二指便微微偏開了點，沒插向紅衣僧的眼部，而點向紅衣僧的眼脈，令他立即雙眼緊閉，如同瞎子！

薛三公趁勢回招，左右手齊發一掌，竟把武功蓋世的紅、黃二僧打出了內堂！

薛三公轉身搶進內堂，但見內堂一座錦帳裏面，似有三條人影，他立即想起浴鳳池荒淫的一幕，心中一怒，便怒斥一聲道：「既是惹禍生事的妖物，留來作甚？老子送你上路便了！」

薛三公聲起掌發，但聽砰的一聲，錦帳席床早已四分五裂，木屑飛濺，但

唯獨不見有任何屍體跌出！

就這時，一聲格格嬌笑已然響了起來：「壯士好威猛的掌力！真令人好生欽羨！壯士若肯歸順本座，擔保你不出三年五載，便位居大將軍寶座！」

發聲的正是明明師太！

薛三公怒道：「你這個意圖謀反的淫婦！薛某人恨不得立斃你於掌下！」

明明師太笑道：「若你能輕易殺我，本座亦不敢妄動窺伺皇位之心矣！本座行事從不計較個人恩怨，只要是可用之材又肯為我所用，本座只有厚愛，斷無仇恨！壯士請好自為之！否則，佛堂內殿，便是你葬身之所了！」

薛三公怒道：「薛某聲隨掌到，大可先把你斃於掌下！以報裴淳正被殺之仇！」

明明師太大笑道：「為求目的不擇手段，這是求皇之道，試問當今天子，是否弑兄殺弟而自立？本座與他目的一般，手段不同罷了！況且裴淳正被殺一事，實非本座的本意，只是裴淳正已抱以身殉君的念頭，自我了斷，本座因他的死亦大為可惜，當日追殺他的錦衣衛爪手段雲來已被本座賜死了！一命抵一命，壯士還修談什麼報仇！」

薛三公一聽，不由愕然。心道她說的雖然強橫，但也並非全無道理，看來倒是薛某一時衝動，插手錯了！

薛三公微怔之間，外面的黃、紅兩僧已率領眾僧，把佛堂重重圍住。

「不可傷此人生……」明明師太的聲音叫道。

但紅、黃二僧已殺紅了眼，況且今晚兩人齊敗於薛三公手下，傳了出去，二人也別想再在江湖上混了！因此不理明明師太的禁令，怒吼一聲，道：「殺！」

此令一下，早已潛伏屋頂的眾僧揭起屋瓦，無數烏黑發亮的火藥彈便射了下來，隨即，便有火種接踵射入，若一旦引燃火藥彈，便任薛三公三頭六臂，亦難逃粉身碎骨的厄運！

此時上下左右皆斷了退路，薛三公臨危不亂，驀地憶起玄通大師勿逆天機行事之言，便決意退走。但此時除了背後那通向山澗的山牆外，其餘皆被火藥彈封住了！

好個薛三公，驀地凝運神功，腹部一縮，雙腿向後一蹬，猛聽「蓬——嘩啦啦」一陣斷磚裂石的巨響，薛三公竟從背後山牆衝出一個缺口，飛出屋後，隨即猛一旋身，猶如一頭碩大的鵬鳥，向山澗對岸滑翔而去！

湧進佛堂的紅、黃二僧以及眾僧人，目睹神功，不禁驚得呆若木鷄！山牆之上，留下了一個大缺口，其形有如一個「大葫蘆」，向世人留下無盡無休的震懾和疑惑。

半月後，在龍山少林寺，又幾乎被人鬧得天翻地覆！

原來銅屍、鐵屍、樹魔、石魔等

四大魔頭，竟糾集了黑道中近百名高手，大舉向龍山少林寺進犯。

四魔的用意是上龍山少林寺逼玄通大師道出乾天圖的秘密。

此時龍山少林寺只得玄通大師和三數小和尚，就算玄通大師武功超絕，又如何鬥得過四大魔頭和近百名黑道高手？

而且玄通大師心性祥和，不願以重手法斃敵於寺內，因此纏鬥片刻後，寺中的小和尚便已悉數受傷倒地！

玄通大師這時依然盤坐於佛堂，雙手合什，似已入渾忘物我的至虛境界。

四大魔頭率眾向玄通大師步步進逼，但玄通大師依然雙眉低垂，雙手合什，眼觀於鼻，鼻觀於心，毫無反應，也毫無動作。

樹魔與鐵屍很鬼，先就停下腳步。但石魔與銅屍卻心急求功，哈哈怪笑一聲，邁上兩步，銅屍便怪叫道：「和尚！你不怕死？」

玄通大師動也不動。

銅屍大怒，道：「你敢小覷老子？老子來了！」說着，銅屍作勢舉掌要劈玄通大師。

玄通大師依然渾似不見，連眼眉毛亦沒動一下。

銅屍果然被激出真火了，他哇哇怪叫一聲，怒道：「就算你老和尚功力通玄，老子打不過你亦先打一半！誰教你這般輕視老子……」

銅屍話音未落，右掌直拍玄通大師的腦壳光頭！玄通依然不動。

銅屍這一掌拍下去，便十個和尚頭亦被他驚人的掌力敲碎了！

但銅屍這一掌拍下去，卻再也抽不起來，不但抽不起來，臉上反見露出欣喜的笑容，可惜卻不能作聲，一副痴痴迷迷的模樣。玄通大師的嘴唇微動，但誰也聽不到他說什麼。

石魔大叫道：「銅兄！怎的了？你這一掌竟然打出兩個果子？」

樹魔卻已瞧出異樣，陰陰笑道：「你才是果子！你不見銅兄的模樣麼？他那副笑容呵，分明是極受用的模樣，莫非玄通這老和尚弄甚妖法，把銅兄迷住了麼？」

石魔一聽，又驚又喜，道：「好極！老子趁玄通老和尚運功之際，這便過去一掌把他斃了！」

鐵屍冷笑道：「你打死玄通，銅屍便永遠痴迷了！你正好趁此除去一個心腹大患！」

石魔怒道：「你這是以那個鬼的君子度那個該死的小人之腹，老子本意是救下銅兄，豈是害他？」

鐵屍冷笑道：「此刻玄通老和尚已把銅屍周身的穴道封住，又以驚人大法運真氣擾亂銅屍的心神，於此關頭，你把玄通打死，銅屍的穴道便無人可解，他的心神亦永遠被玄通打入的真氣困鎖，你這一掌，豈非一掌兩命麼？」

石魔深知鐵屍心思過人，他既這般說，料必果真如此，便轉怒為驚，道：「如此豈非無奈玄通弄鬼麼？」

鐵屍沉吟不答，似在苦思對策。

樹魔忽然道：「爲今之計，唯有以硬碰硬此法矣！」

石魔驚道：「如何以硬碰硬？玄通老和尚功力通玄，普天下誰敢與他以硬碰硬？」

樹魔微笑不答。鐵屍卻忽地點頭道：「不錯，唯有硬碰硬！集我等四人之力，把玄通的真氣先逼回去，救出銅屍，然後一舉壓迫玄通，令他吐露實情！」

石魔一聽，喜道：「好啊！若集四魔之力，與玄通果然有得鬥！這便上啊，猶豫怎的！」

石魔性格單純，說做就做，他說罷，便一步踏前，伸出雙掌，抵在銅屍的背上，以便向他輸送真力，助銅屍脫身。

石魔這一掌按下去，他已運足九成的功力，在這股力度之下，便石頭也粉碎了。但卻奇怪，石魔這一掌按在銅屍背上，銅屍臉上的笑容不見了，代之而來的是怒容。而石魔狠狠的神情也失去，卻換了銅屍方才的笑容！就好像片刻之間，兩人已經換了位置似的。

鐵屍一見，尚在猶豫，但樹魔見此，卻沉不住氣了，他愛護石魔心切，便也不顧三七廿一，疾衝上前，發

掌抵在石魔背上，一面發送真力，一面向鐵屍大叫道：「上！你再不上，老夫便先把銅屍斃了！」

此時鐵屍亦不敢猶豫了，他深知樹魔心狠手辣，自己若再不上前出手助力，說不定他真會趁機把銅屍斃了！

鐵屍搶前一步，也把掌抵在樹魔的背上。

四魔登時成了一個互爲牽制的格局。樹魔和石魔固然可以把銅屍斃於掌力之下，但他兩人必定逃不出鐵屍的掌力；鐵屍欲趁機消滅樹魔，處於最不利位置的銅屍亦萬難倖免！

因此其勢逼四魔只得同心合力，以便擊倒玄通，才是唯一的救人與自救之法。

四魔拼命催掌力，此時石魔的笑容也不見了，轉到樹魔的臉上，樹魔渾身一抖，但覺一股渾厚之極的氣流直衝他的心肺腦門，他自知要糟，拚命發力抗拒，但終於也敵不過這股渾厚之極的氣流，他一陣恍惚，便也現出笑容。到鐵屍不得不出手，以雙掌抵於樹魔背上時，樹魔臉上的笑容也不見了，轉爲憤怒，而鐵屍也在片刻間，不得不露出笑臉！

四魔在片刻間，喜怒哀樂交相替換，神情詭異之極。但可惜卻不能作聲，令在四周圍觀的黑道高手目瞪口呆，但誰也不敢上前相助或趁機發難。因爲江湖四大魔頭的名頭委實驚

人，誰也不敢冒開罪他們的風險。而且他們亦委實難以相信，四大魔頭聯手的威力，普天下誰能夠抗拒？

這時玄通大師的嘴角卻竟然露出微笑，但這微笑卻絕非四魔般的痴笑，而是胸有成竹，有所決定的微笑。

玄通大師的光頭終於冒出絲絲白煙，這是他的功力已發揮到頂峯的徵兆。

這時四魔之中的鐵屍忽然哈哈大笑，四魔之中亦唯有他能夠發出笑聲，其餘三魔的神色卻怪異之極。

玄通大師微微一笑，雙眉忽地一抬，眼睛睜開，精光四射，發聲道：「鐵屍主爲甚麼發笑？能告知老衲麼？」

鐵屍這時的神智果然已復一半清明，但雙腳被粘住，休想移動分毫。他哈哈怪笑道：「江湖四大魔頭，在大師面前，竟然不堪一擊，這情景豈非很可笑麼？」

玄通大師微笑道：「若鐵屍主等並非貪慾薰心，便不會被老衲大法所困，心神亦不致如此恍惚！若心神恍惚，便更深的內力亦無從施展了……鐵屍主明白其中的道理麼？」

鐵屍一聽，額上登時冒汗，若有所悟的道：「大師所施乃迷心大法麼？」

玄通大師微笑道：「迷心大法乃旁門邪道，老衲乃佛門中人，豈會施此

下流手段？迷心大法能放不能收，一經施之，所受之人便終生痴迷，與死人一般無異，如此歹毒，佛門子弟視之爲魔道，豈可沾手？」

鐵屍迷惑道：「那大師所施的是甚麼大法？」

玄通大師道：「老衲這套功夫乃自創，姑且稱爲玄通功吧，用意乃在渡化邪惡之人，令其收斂邪氣！漸入正道。」

鐵屍冷笑道：「就憑這套玄通功，也不見得就能奈我等！我等雖然被你僥倖困住，但你也一樣難以脫身！若在此時有人向你偷襲，你也一樣難以倖免！」

玄通大師微微冷笑道：「捨卻老衲一體殘軀，渡化江湖四大邪魔，亦可算得佛門大事了！老衲何憾之有？況且江湖畢竟正氣浩然，斷不容你等邪魔橫行！」

鐵屍一聽，激起他的兇性，他眼一瞪，扭身向衆黑道高手大叫道：「各位聽着！老子等四人不幸中了玄通老禿驢的奸計，拚着與他同歸於盡吧了！你等大可任意施爲，上前把玄通老禿驢斃了！」

鐵屍這一着，似乎也大出玄通大師的意料，因爲鐵屍這一聲大叫，四周圍堵的黑道高手便躍躍欲試了，因爲能趁機一擊之下，把玄通大師及四大魔頭斃於掌下，這威名當真驚天動地！任何人欲揚威立萬，都絕不會放

過這一時機，況且這裏面還有一個價值二萬兩黃金的乾天寶圖作怪，這種引誘當真連爹娘也可以不要了！

而若在此時衆高手上前施襲，玄通大師就算功力通玄，亦萬難倖免，因爲他雖以玄通神功困住四大魔頭，但只是一時僥倖，他再無餘力去反抗任何一位高手的進襲，這時的玄通，就有如一位不會武功的娃兒，在高手面前只能任人魚肉。

玄通歎了口氣，他料不到四魔竟然如此兇悍，拚着同歸於盡，亦不肯認輸。但這時他並無任何抗拒的辦法，只有與四大魔頭同歸於盡這一條絕路！

黑道高手手中二名粗大的漢子已越衆而出，桀桀的笑道：「既然鐵大哥甘心情願，黑白雙煞就成全鐵大哥的願望吧了！」

黑白雙煞一直欲獨吞「乾天圖」，只是礙着四大魔頭，不敢輕舉妄動，但若然四大魔頭除去，那黑白雙煞在黑道中幾乎便說一不二了，因爲他兩人的功力，就連四大魔頭亦爲之皺眉，以一對二，四大魔頭誰也不敢冒這個險。

黑白雙煞這一發聲，登時就把衆黑道高手震住了，誰也不敢表示異議。

黑白雙煞桀桀的怪笑，逼到玄通大師的身前，猛地揚起一黑一白的兩隻鐵掌，就欲向玄通大師的光頭猛劈

下去！

玄通大師歎了口氣，把雙眼合上了。他自知已難逃一死，只好積蓄一口剩餘的真氣，以便在自己遇難前，一舉連黑白雙煞和四大魔頭亦斃於佛殿。

黑白雙煞的魔掌正風馳電掣般的劈近玄通大師的光頭，就在此時，黑白雙煞突覺雙掌碰上一股巨大的彈力，就如擊在一隻橡皮鼓上，反彈力直把兩人咚咚的擊退了一丈有餘！

黑白雙煞的臉孔刷的發白，也不知碰上了什麼鬼魅！因爲若玄通大師在此時尚能以內力把他二人擊退，那他決非凡人，而是不可思議的天神或鬼怪了！

玄通大師亦微露驚疑，因爲他雖已隱隱猜中來人，但來人在短短半月內，功力竟達如斯境界，卻是令他大惑不解。

就在此時，果然有一人大笑從殿後而出，道：「四大魔頭尋來高手助陣，難道玄通大師便沒有助陣的朋友？」

此人正是夜闖浴鳳池的薛三公。玄通大師的朋友豈止你一個？難道便把我瘋酒怪撤下了麼！人隨聲落，一股酒氣撲鼻而來，此人不是余醉是誰？

但隨後又施施然的走進一老一少兩位女子，少的是裴蕾，老的，竟是令黑道中人聞風喪膽的「綿裏吹雪」柯清邪！柯清邪那一手口噴尖針的綿裏

吹雪功夫已臻化境，在三丈之內，任你大羅神仙亦難躲避！黑道中人碰見柯清邪，就如同撞着鬼魅。

柯清邪緩緩而進，掃了佛殿中衆黑道人一眼，嘿嘿冷笑，卻不說話。

衆黑道中人均覺心中一寒，紛紛自付有沒有痛腳被這柯女怪揪在手裏。

但黑白雙煞此刻就連柯清邪現身也忘了，因爲他兩人被方才出手相助玄通大師那人的神妙奇功弄得目瞪口呆！柯清邪的武功厲害，但就算綿裏

吹雪亦有跡可尋，出手的人卻無聲無息，無影無形，任你武功多高，碰到這種古怪的奇功均會毫無作用，這才是最令他兩人震驚的。

玄通大師見是薛三公等人現身，心中便頓感一寬，向薛三公微微一笑，道：「薛施主別來無恙？」

余醉怪笑道：「這小子長命百歲，只是老和尚你差點栽在這些妖魔鬼怪手上！面臨如此浩劫，爲甚麼竟不知會故人一聲？莫非不當我等是朋友？」

裴蕾笑道：「是啊！我師傅亦是風聞四大魔頭進擾少林寺，唯恐玄通伯伯你有甚麼不測，只講慈悲，不施辣手，致被奸人暗算，所以才急急趕來了！」

柯清邪卻只是嘿嘿一笑，並無片言隻字。

薛三公微笑道：「薛某自蒙大師出手相助，無極功中的疑惑處已然豁然

暢通，因此施展起來更覺得心應手而已。」

玄通微微一笑，道：「老衲之助只怕尚是其次，薛施主夜闖浴鳳池，雖無所獲，但於乾天圖卻已豁然而悟，乾天圖與無極功同出一源，因此薛施主的無極功才突飛猛進，當真可喜可賀！」

玄通大師這時與四大魔頭仍處膠着狀態，但卻談笑自若，獨鬥四魔竟顯得游刃有餘，這份功力就着實令人吃驚。

但更令人吃驚的是他剛才一言，此言甫出，在場的衆黑道高手包括黑白雙煞，均感心頭一震，視線倏地轉投到薛三公身上，恨不得立即從他身上弄出乾天圖的奧秘。

余醉一見便大笑道：「妙啊！玄通老兄你這手移禍東吳的好計當真妙極了！把乾天圖的奧秘往這薛小子身上一推，你便可以專心渡化四魔了！」

玄通大師微笑道：「余施主差矣！老衲豈是嫁禍東吳？因爲解鈴還須繫鈴人，乾天圖的奧秘，到底仍須老衲代爲解釋，以釋衆人的疑惑，免令生靈塗炭，江湖安生浩劫！」

余醉怪笑道：「然則四大魔頭如何渡化？你又一心不能二用！」

玄通大師微笑道：「解開乾天圖的奧秘，亦即除去四魔的疑惑，疑惑一去，慾念盡消，除去慾念，其暴戾之氣亦就化去大半矣！因此乃一物二用，

一舉兩得之法。」

玄通大師略一頓，便向薛三公點頭道：「薛施主請站於老衲身前三尺，以助老衲一臂之力。各位但對乾天圖有疑惑者，便請站於四周，聽老衲一代為釋疑便了。」

衆人一聽，誰敢怠慢！均呼的一聲圍了上來。薛三公早站於玄通大師身前三尺，余醉、柯清邪、裴蕾亦於玄通大師四周守護，如此陣勢，黑道中人就算有天大的膽子亦不敢輕舉妄動了。

而且衆人眼見玄通大師竟肯當衆解說乾天圖的奧秘，這是衆人求之不得的事，豈會再錯過這千載難逢的機會？衆皆引領企盼，等玄通大師解說這驚天大奧秘。

玄通大師微微一笑，便閉目沉吟，似乎在思索甚麼。這時，四魔中的銅屍依然以掌抵着玄通的光頭，石魔的手掌抵着銅屍，樹魔抵着石魔的背，鐵屍又抵着樹魔的背部，五人連成一線，其狀怪異之極。

玄通大師忽然雙目一睜，微笑道：「鐵屍主聽到老衲之言麼？」

鐵屍仍然處於半痴半醒的狀態，聞言怒道：「老禿驢又欲玩甚麼花樣？你欲騙老子上當麼？老子偏不上當！」

玄通微微一笑，道：「阿彌陀佛！出家人不打誑語，豈有騙人之理？鐵施主若不信，只須仔細聽着，便可明白一切矣！」

一聲佛號道：「阿彌陀佛！各位只須放寬心胸，莫存貪慾，老衲保你等來去自如，靈台清明便了！」

衆人眼見如此陣勢，豈敢怠慢，紛紛各自收攝心神，就算有心謀奪的，也只好先行忘卻，待弄清底蘊再作打算。

玄通大師微微一笑，道：「薛施主是有緣人，身歷其境，已成不惑之身，從此可以縱覽自如，不必患得患失矣。」

薛三公道：「是！大師所言甚是。難道薛某方才信筆所繪，便是乾天圖上的圖形和文字麼？但石壁上的圖形和文字，卻又是誰人所鑄，竟如斯神通？」

玄通大師微微一笑，並不正面回答薛三公的疑問，微笑道：「薛施主欲知此事底蘊，來龍去脈，先聽老衲說一段故事如何？」

玄通大師雖是與薛三公面對面交談，但他的聲線宏亮，在場中人均聽得一清二楚，顯然，玄通大師是故意說給在場衆人聽了，因此俱皆凝神傾聽，不敢胡鬧，就連玄通大師後面的四大魔頭，不知是迷迷痴痴心神恍惚，還是心有所感，欲知究竟，竟也沉默垂首，再不見任何異常動靜。

薛三公明知玄通大師此刻乃藉此一言化三千，宣揚佛道玄機，於是也微笑點頭，道：「請大師細說其詳，薛某洗耳恭聽！」

鐵屍咬牙道：「此刻老子已中了你的奸計，脫身不得，無奈也只好聽着了！有屁你就快放便了！」

玄通大師微笑一下，不再理會鐵屍。他把目光轉到薛三公身上，道：「薛施主可還記得寺後壁上的圖形和文字？」

薛三公點頭道：「能記住的再也忘不了，忘記了的也不再記起來。」

玄通大師點頭微笑道：「好，薛施主這般說，便漸入此道了。薛施主請把記下的，當衆繪劃出來，老衲可代為解釋，如此，這個震動江湖的奧秘便可以昭然於天下矣！」

薛三公微笑點頭。衆人見狀，豈敢怠慢，早有人把紙筆墨弄妥。

薛三公凝神片刻，然後便提筆在紙上疾書，他握筆的手似乎不屬於他自己，只是受一股神秘的力道牽引，在紙上龍飛鳳舞。

裴蕾在旁邊見了，還道薛三公是文武全才，芳心中不禁又添了幾分愛慕。

但唯有薛三公自己知道自己的苦處，因為他這時的心思竟已不受自己控制，與紙上所繪圖形及文字化作一體，欲稍加停頓亦不可能。

因此僅片刻工夫，薛三公筆下的紙上，便已出現了兩幅圖形和文字。

衆人均目灼灼注視紙上，但紙上繪出的圖形和文字卻令衆人目瞪口呆，因為所有圖形及文字均古怪之極，

深奧之處猶如謎語。

瘋酒怪余醉先就歎了口氣，道：「你這小子弄甚麼把戲？你這是寫下無字天書麼？老天，你若老夫讀懂其中一幅，那不如乾脆拿刀子把老夫的腦袋劈去！」

薛三公不答，手握的筆依然龍飛鳳舞，當他把第八幅圖形和文字繪下時，手握的筆竟停懸半空，雖不能在紙上留墨，卻依然飛舞不停，當真有如在描繪無字天書！但他的額上卻已大汗淋漓，似乎已陷入一種極艱苦的境地。

玄通大師一見，暗吃一驚，疾道：「不好！薛施主已陷迷宮而不能自拔矣，余施主速助他一臂之力。」

余醉苦笑道：「這小子有如一位發瘋的鬼秀才，老夫如何助他？」

玄通大師急道：「余施主速以左掌抵其沖脈，以真氣助其脫險！」

余醉一聽，忙伸左掌，抵在薛三公的沖脈，一面拚力輸送真氣，一面苦笑道：「老夫深知沖脈乃奇經八脈，若以真氣催之，則令人浮燥衝動，如今這薛小子已陷瘋狂境地，再加催逼，豈非令其瘋上加瘋？」

玄通大師微笑道：「余施主有所不知，沖脈雖有催發體內真氣之用，但沖脈主功乃在導引五臟六腑之氣，薛施主根基深厚，只要略加衝催，便可助其真氣暢順，真氣暢順，其神智自會回復清明！」

玄通大師微笑道：「余施主有所不知，沖脈雖有催發體內真氣之用，但沖脈主功乃在導引五臟六腑之氣，薛施主根基深厚，只要略加衝催，便可助其真氣暢順，真氣暢順，其神智自會回復清明！」

中，朕亦不會怪你。」

此時是三月，距狀元試尚差半年，於此時預測狀元人選，的確是天大的難事。

司天監一聽，沉吟了好一會，才忽然道：「火中走猛獸，仁者火中求；誰是狀元郎？俊傑保國悠……本科狀元當不離上述所言四句也。」

皇帝半信半疑，但也不好斷然否定，便含混其辭的把司天監支開了。

豈料半年後，新科狀元報到皇帝面前的竟是「狄仁傑」三字，皇帝一看，登時驚得目瞪口呆。因為「火中走猛獸」豈非一個「狄」字？而「仁者火中求」，俊傑保國悠二句，竟連「仁傑」二字亦明白宣示。

這下子皇帝不得不重新考慮司天監的話了。後來，那位新選的「女才人」因事開罪了皇帝，皇帝便以「干預朝政」之罪把「女才人」逐出宮外，做了一名女道士。

司天監心中暗付一場浩劫或可避免了。但誰料半年後，皇帝因為委實捨不得「女才人」的美媚，又秘密把她接返宮中。

司天監獲知後，暗付天機果然不可逆轉，這時他連在皇帝面前進言的機會亦失去了。因為皇帝是秘密接「女才人」返宮的，目的就是不欲臣下為此多事諫議，如果他進言，豈非干預皇帝的隱私？這可是一條欺君滅族的死罪。進諫不成反先成了刀下鬼，司天

玄通大師話剛落，果然薛三公在半空揮舞的手和筆便停了下來，然後他驚地沉吼了一聲，手和筆緩緩垂下，收於胸前，氣息亦平緩下來。又過了半刻，他忽地睜開雙目，長歎了一聲道：「厲害！厲害！這乾天圖果然是玄運奇圖！薛某幾乎亦深陷於其中而不能自拔……多謝余大哥出手相救！」

余醉苦笑道：「救你的並非老夫，老夫只是出了多少蠻力而已，救你的人是玄通老和尚，若非他及時指點，老夫只能束手無策。但此事若非老夫親眼目睹，便殺了我的頭亦斷不會相信！方才你到底怎的了？可見到甚麼古怪的事物？遇仙？撞邪？」

薛三公苦笑道：「也沒甚麼，我只是身不由己，但覺得沿着所繪圖形的走向長繪下去，但要繪甚麼，我卻渾然不知，我於是拚命苦思，但越思想，心神便越發迷亂！便越發寧願長繪下去！忽然碰上余大哥送來的真氣，我但感心頭一熱，便以無極身法慢慢走出鎖心的迷宮！厲害，厲害！大師啊，這到底是甚麼神魔鬼怪圖？」

衆人聽薛三公這般說，均聳然動容，自付憑薛三公的神功尚且弄致如此地步，如功力稍淺的，豈非立成瘋子？因此衆人中倒有一大半扭轉臉去，不敢再向紙上的怪圖多望一眼。因為若成了瘋子，便把他藏在金山銀礦中亦毫無樂趣。

玄通大師似已知衆人心意，高宣

監自然不會愚蠢至此。

但司天監對皇帝的確忠心耿耿，為保朝廷的安危，他日夜苦思冥想，終於私下繪製了數十幅驚天動地的圖形和文字，在裏面，司天監竟把未來五千年的世局演變，一一隱示！

說到此處，玄通大師忽然輕輕的歎了口氣，又續道：「司天監的原意乃在以此揭示朝廷世運，希望能有朝一日引起皇帝的警惕，或可避過一場逼在眉睫的浩劫，可惜他自始至終無法在皇帝面前進言，在傷心失落的痛苦中，司天監便托病辭官歸故里了。但他雖然隱退，卻依然每日探測天象，他所學已達化境。皇帝亦不時親下密函，詢問他一些近日的朝政之事。只是於未來世運的大事上，皇帝却把司天監摒諸門外而已……哦，這位司天監亦可算老衲的故人，老衲對他的天象奇學佩服萬分，因此有緣與他數番長聚。」

薛三公已隱隱猜到「司天監」其人是誰了，他微笑道：「然則後來司天監把那幅驚天圖如何處置了？」

玄通大師道：「這幅圖的確驚天動地，因為其中隱示未來五千年朝代更替的秘密，此乃所有做皇帝或欲做皇帝的人，均極欲得到的天象啓示，以作彼等行事的參詳定奪。司天監深知此點，因此他決不能令此圖輕易被人獲悉。在三年前的一個晚上，他與老衲商量，由老衲監證，就在寺後的那

塊無影石壁上，把那幅勢必引起一場武林爭奪浩劫的寶圖焚燒了……」

衆人聽到此處，均惋惜得失聲而叫，瘋酒怪余醉亦怪笑道：「這司天監怪極了！他千辛萬苦才繪出這幅圖，卻又一把火燒了，豈不可天下之大惜？」

「綿裏吹雪」柯清邪女怪忽然插口道：「燒得好極了！」

余醉怒道：「老不死說可惜，你卻說好極了？爲甚麼好極了？」

柯清邪微笑道：「余老哥子休動氣，因爲你再發怒，老妹子也未必就怕了你！你想想，假如這幅鬼圖落到那些奸險小人手裏，彼等或可因此成就帝業，做了皇帝，平民百姓豈非要受其荼毒？又或者有人出高價收買，江湖之中勢必掀起陣陣腥風血雨，這局面余老哥子能夠收拾麼？因此老妹子敢說，燒得好極了！一把火燒掉了一場彌天浩劫！」

余醉瞪眼吹鬚，卻又無言以對，更不敢發作，因爲他顯然與這位柯女怪的關係有點不可告人的玄妙。

玄通大師微微一笑，道：「柯女施主所言只中了一半，因爲這幅雖然被燒掉了，但整幅圖形和文字，卻被司天監以深奧玄力，全部轉移上了無影壁上！普天下若有緣者，皆可從無影壁上獲得三、二啓示！」

玄通大師話音未落，以黑白雙煞爲首的黑道高手，數十人已哄的一聲

飛掠而出，搶到寺後那道無影壁前，均欲目睹那幅驚天寶圖的奧秘！

但不到一會，黑白雙煞等人又飛掠而回，臉上的神色極是詭異，就似玄通大師是騙了他們的親娘老子的仇人似的！

玄通大師微微一笑，道：「老衲方才的話尚未說完，汝等又何必心急如此？但若是無緣之人，任他功力再深，亦無法窺知無影壁上的秘密。老衲初時亦一時好勝，曾以凌空虛懸的大法，虛空面壁三日三夜，但最終竟毫無所視！各位自付可虛空面壁多少時分？」

衆人一聽，均不禁吐舌，暗道虛空面壁，休說多少時分，便能夠做到的，普天下中只怕亦僅數人而已！而虛空面壁三日三夜的人，普天下除了玄通大師自己，只怕再難尋第二位人選了！

瘋酒怪余醉用力一拍大腿，道：「是極！是極！老夫當時亦曾試過，雖勉強可以貼近石壁，但也一無所視！倒是這位姓薛的小子，不必虛空面壁，竟可以洞悉其中一二！」

衆人一聽，才知道薛三公方才所繪的，竟是在無影壁上所見的寶圖啓示！

黑白雙煞這時實在忍不住了，湊近前道：「余大俠此話當真麼？」

余醉眼一瞪道：「騙你的便是龜孫

子！」

這時就連半痴半醒的鐵屍亦忽然發話道：「玄通……老和尚！你若解說清楚，老子便算服了你矣！」

玄通微微一笑，忽地目注薛三公，道：「薛施主以爲如何？」

薛三公微笑點頭道：「裴公一案，薛某已近昭然其中來龍去脈矣，既然如此，此圖秘密也就不必隱瞞，昭之於世，以絕了世人爭奪的浩劫！」

玄通大師喜道：「薛施主果然是我佛中人，心如雪白，如此，便請薛施主把繪圖掛起，以便老衲代那位司天監解說便了！」

薛三公點點頭，微一運氣，突地向地上的繪圖一壓又向上一張，繪圖在他的真氣和內力鼓激之下，竟凌空飛起，虛懸在佛殿之上。

衆人眼見薛三公露了這一手絕世神功，均大爲歎服，因爲在場中人，除玄通大師外，更無人可以自負達此境界。

繪圖懸空而掛，衆人因此更瞧得一清二楚了。

但見第一幅小圖上繪了一位頭戴皇冠的女人，身穿皇服，手執佩刀，姿態綽約，但神色卻甚威嚴。

皇服女人的下面，有幾行文字，道：「日月當空，照臨下土，撲朔迷離，不文亦武。」又道：「參通空王色相空，一朝重入帝王宮；遺枝撥盡根猶在，喔喔晨鷄孰是雄？」

「司天監果然便是姑娘的先父裴淳正，他早料知江湖爲此必有一場浩劫，爲免爭奪，才以玄功大法將之移於無影壁上，如此下來，寶圖便成爲若有若無，若即若離的秘密了，普天下人均可以說已目睹寶圖，但真正能探知內中的奧秘的，卻萬中無一，此正是蓄兒先父裴淳正絕頂聰明之處。」

裴某目注薛三公道：「當今世上，能探知爹爹寶圖秘密的，唯薛大哥一人而已，難道薛大哥亦不明白其中的來龍去脈麼？」

薛三公點點頭道：「寶圖之奧秘，薛某雖能透視一二，但不明所以，因此，普天下真正能探悉寶圖奧秘的，唯姑娘的爹爹裴公一人而已。」

裴某忽然醒悟道：「若爹爹一死，此圖的奧秘便永遠撲朔迷離了！所以爹爹才以一死以盡忠節。」

玄通大師苦笑道：「亦是以一死謝絕世人的好奇，也免了爲爭奪寶圖的一場浩劫。當然更重要的是他明知天機不可逆轉，但又甘心此圖落於天運圖中女人手裏，因此，謝世乃是他最好的解脫。」

裴某目視薛三公，痴痴的道：「是麼？薛大哥？」

薛三公點頭道：「的確如此，因爲薛某已仔細檢視裴公的遺體，發覺他乃因血盡而死，而身上唯一的一處傷痕在他的手脈上面，而且是裴公以尖針自我了斷的……事已至此，姑娘亦

不住道：「這到底是甚麼意思？」

玄通大師微微一笑，道：「日月當空，豈非一個『明』字麼？不文亦武，應取一個『武』字，如此，圖上女子的名姓便是『武明』無疑了！照臨下土一句，除了天子皇帝，誰可當此贊辭？撲朔迷離當主其人非男亦女。參通空王色相空，意指其人曾被逼爲空門中人；而一朝重入帝王宮，亦即其人勃起之時，勢不可擋；因此原來皇室中人，只怕遺枝幾被撥盡；尚幸留有遺枝，待鷄唱之日，皇室餘脈，方可重頭收拾殘破山河，但這人便不知是誰了……」

玄通大師這般細一解說，衆人依然半醒半迷。

瘋酒怪余醉忽地醒悟道：「大師前面所說那段故事莫非另有所示？那司天監隱示的女子，便是這位姓『武』名『明』的女子麼？但她只是一位女才人，如何又以篡奪皇帝江山，自封爲皇？圖上隱示，只怕未必！未必！」

玄通大師微笑不語。

薛三公忽然接口道：「大師所言甚是！因爲這位女子薛某曾親眼目睹！其人的確已成氣候，只怕勢難逆轉了。」

余醉怒道：「牝雞焉能司晨？此人是誰？待老夫一掌把她斃了。」

柯清邪忽然冷冷的道：「誰說牝雞不能司晨？你這雄雞便敢自負勝於牝

無謂傷心了。」

余醉道：「那任風揚這小子卻又是怎麼回事？」

薛三公微笑道：「其實裴公在臨死時已瞧出任風揚心術不正，因此才故意留字，令他上玄通大師處求證，以絕他的貪慾之念。而且爲免他對裴姑娘不利，又故意把女兒托附於他，裴某既是他的未來妻室，他對她的殺機自然就大爲減輕了，此正是裴公絕頂聰明之處。」

余醉怒道：「這小子如此可惡，待老夫把他一掌斃了。」

薛三公微笑道：「任風揚此刻正被長白三雄和陰山一刀追殺，這一輩子他也休想再有安樂日子過了，況且他亦因一時貪念，這懲罰於他亦足夠矣。」

薛三公這一解釋，衆人才明白司天監裴公遇害之謎，但對眼前這幅怪圖依然大惑迷惑。

玄通大師微微一笑，道：「各位尚有甚迷惑之處？」

衆人均不敢搶先開口，因爲這時玄通大師身後的四大魔頭抖動得非常厲害，而最遠的鐵屍忽然歎了口氣，道：「請問大師，那女人是誰？」他的口氣忽然變得恭順多了。

玄通大師微微一笑，道：「浴鳳池驚魂，魂驚浴鳳池；欲得寶圖者，即欲謀天下之人，難道鐵施主尚不明白其中奧妙麼？」

玄通大師微笑道：「余施主此說則去也！」

玄通大師微笑道：「余施主此說則

雞麼？」

余醉吐了舌頭，道：「老夫子沒說你是那頭牝雞。」

柯清邪道：「就算我就是那頭牝雞，爲甚麼不可以司晨？能者居之，你這雄雞又能奈之何麼？」

余醉張口結舌，作聲不得。玄通與薛三公互視一眼，玄通大師微笑點頭，似乎道：「如何？牝雞司晨，自有其根基所在。」薛三公含笑點頭，似回話道：「不錯，牝雞的確已成氣候，看來天機已勢難逆轉矣。」

但在場衆人除薛三公外，均不甚明白，人人面露驚疑。黑白雙煞通：「既然如此，那皇帝爲甚麼不對這女子採斷然行動？」

玄通大師微笑道：「皇帝起初是不信，接而半信半疑，後來又因貪戀其美色，不忍除去，致令其坐大，如今羽翼已豐，皇帝又垂垂老矣，欲要剪除此女，只怕已有心無力矣。」

余醉驚道：「既已不可改變，那牝雞司晨，當於甚麼時候？」

玄通微笑道：「鷄年即酉年，司者乙也，由此而推論，則乙酉年便是牝雞司晨之年。」

余醉一聽，便哈哈大笑，道：「如此說，牝雞司晨距今尚差三十多年，屆時老夫的骨頭只怕已咚咚打響鼓矣！不理它，不理它，樂得快活喝酒去也！」

玄通大師微笑道：「余施主此說則

未免過於樂觀，因爲牝雞司晨年雖在乙酉，但『照臨下土』之年卻遠早於此，依老衲據此所推，三年五載之內，一場大亂便勢將難免了！」

余醉驚道：「如此有何妙策可以避免？」

玄通苦笑道：「天機難違，勢無可免。」

余醉大笑道：「除去又不能，免禍又不可以，早晚要來，毫無辦法，我等便乾脆束手待斃便了！」

玄通與薛三公相對默然，因爲直到此時，能知悉內裏來龍去脈的，唯他二人而已。但兩人明知天機勢難逆轉，人力勉強亦徒招殺戮，委實已無能爲力，兩人又能說甚麼？

這時，裴某亦隱隱猜到方才玄通大師屢次提到的『司天監』是誰了，她嘆了口氣，道：「若然如此，繪成寶圖的人，的確唯一死以避卻彌天大禍了！若裴某所猜不錯，此人便是先父裴淳正無疑了。」

裴某此言一出，在場衆人的目光便倏地投到她身上，大半目露驚奇，均暗道那司天監有這個花朵般的女兒，爲了不致貽禍於她，竟肯捨卻自己的生命。但他可知，若非此刻那寶圖的秘密已昭示於世，他這女兒一露面啊，還不引起江湖的浩劫爭奪？人等均欲從她身上探悉寶圖的秘密，而寶圖的秘密竟價值一萬兩黃金的酬勞。

玄通和薛三公均歎了口氣，道：

鐵屍沉默半晌，歎了口氣，苦笑道：「是大師所言甚是，老夫等其實被她當作炮灰利用矣，這世上其實並無甚麼乾天寶圖，乾天寶圖早就不存於世上了。」

薛三公微笑道：「那薛某亦知此人是誰了！她曾自稱『武家池塘花自開』，又道『一將功成萬骨枯』，能有此氣魄的女子，當今天下唯此人而已。」

玄通大師微笑道：「不錯，武家池塘花自開一句，即其俗名武荷花，但其真正名字卻是武聖，她極欲謀奪的，便是裴公已然焚毀的乾天圖，乾天圖既已毀去，一切便只能按原來的天運軌道演進了。」

余醉道：「我等真箇便無能為力麼？」

玄通大師搖頭道：「天機不可違也！」

余醉道：「然則上面的其餘七幅怪圖和文字又如何解呢？」

玄通大師呵呵一笑，道：「牝雞司晨，已是三十年後事，老衲只是凡夫俗子，如何可知百年世運？余施主此言，豈非已近痴迷魔道了麼？」

玄通大師說罷，目示薛三公。薛三公微一點頭，雙掌忽地凌空向繪圖擊去，懸空的繪圖忽地猛烈抖動，接而轟地化作滿天碎片，在佛殿中飛舞。

眾人這時倒半點惋惜也沒有了，因為人人均知乾天圖原來是一個玄妙

奇局，而且事涉朝廷的驚天巨變，江湖中人誰願去冒險捅這馬蜂窩？因此均默然無言。

鐵屍忽然發聲道：「一切既已明白，大師尚欲與我等糾纏下去麼？」

玄通大師微微一笑，道：「佛門慈悲，豈可沾染血腥？鐵屍主等只須回答老衲一句問話，自然便可脫身安然離去矣。」

鐵屍道：「大師要問甚麼？」

玄通大師微笑，忽然高聲頌說：「際光明照十方，巍巍不動法中王，無邊世界三災起，淨土高標七寶幢……鐵屍主，你明白了麼？」

鐵屍沉吟半晌，便點頭道：「我明白了。」

玄通大師微笑，道：「阿彌陀佛，善哉，善哉，鐵屍主可以去矣。」

玄通大師話音剛落，鐵屍便突覺心頭一震，驀地被一股強力彈了開去。他發覺渾身並無異樣，反而久纏的心痛疾患不治而癒，知是玄通大師不念舊惡，以大法助他除去舊患，當下登時怔怔無言，呆立一旁。

接而玄通大師又宣說：「彌陀光照本無邊，大地虛空及遠天，何處是人歸結處，青黃赤白紫金蓮！」又宣道：「更無魔外與兵戈，一片光華顯佛陀，諸土善人同聚會，化禽天樂之時多！」

玄通大師宣了兩聲佛唱，樹魔與石魔便先後被彈了出來。

最後，玄通大師忽睜雙目，精光

四射，高聲唱道：「奇哉一念感西方，接引而生大吉祥，如此娑婆真熱惱，不如歸去便清涼……」

玄通大師唱聲未落，銅屍最後亦反彈而出。

玄通大師微笑道：「四位施主均明白了麼？」

鐵屍、銅屍、樹魔、石魔均垂首謝道：「明白了，多謝大師不念舊惡，替我等療傷，除去積患，四大魔頭從此向大師拜服。」

四魔言畢，冷眼不瞧殿內眾人，竟心如水般的飛掠而去了。

衆黑道高手、黑白雙煞等人，眼見一切皆已了結，不敢再逗留，呼嘯一聲，亦紛紛離去。來時快去亦快，眨眼間，佛殿中便只剩下薛三公、余醉、柯清邪、裴蕾諸人。

玄通含笑向裴蕾道：「裴姑娘日後有甚麼打算？」

裴蕾瞧一眼師傅柯清邪，又偷偷

瞧一眼薛三公，欲言又止。

柯清邪冷冷無言，擺出一副你的任何打算均與我無涉的神氣。

薛三公臉上一紅，連忙扭轉頭去，再也不敢與裴蕾含情脈脈的眼神相觸。

這一面卻笑倒了個瘋酒怪余醉。柯清邪狠狠的瞪了他一眼，余醉就連忙忍住，神情因而古怪之極，也不知是笑還是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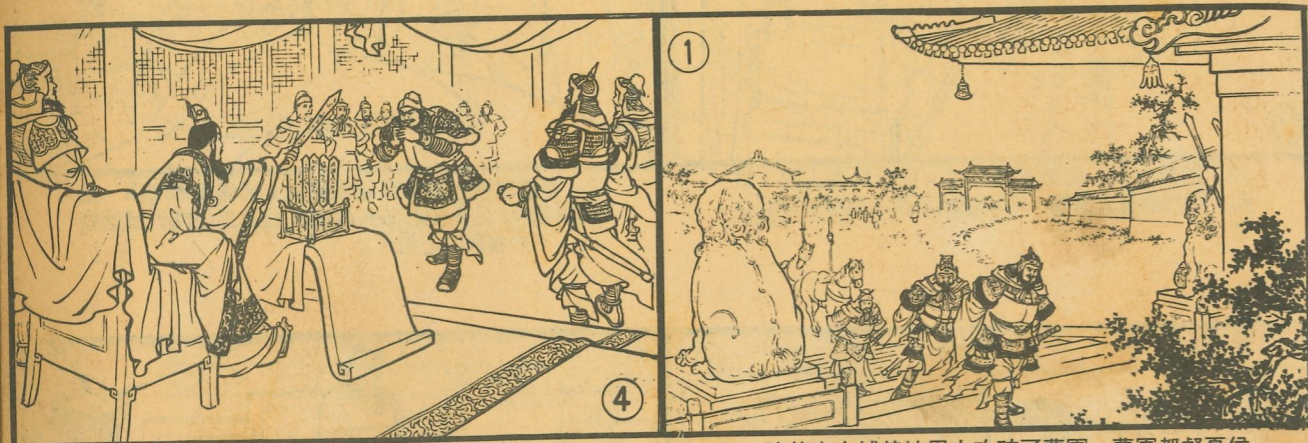
玄通大師呵呵一笑，道：「阿彌陀佛，善哉，善哉，去者必去，來者必來，薛施主與裴施主這一段緣份，只怕亦是天命難違矣。」

裴蕾一聽，臉上登時羞紅了。她偷偷的溜了薛三公一眼，卻又忍不住低聲的喃喃自語道：「哦，落花雖然有意，但焉知流水是否有情去接受……」流水是有情接受落花？這是以後的事，只好就此打住。

(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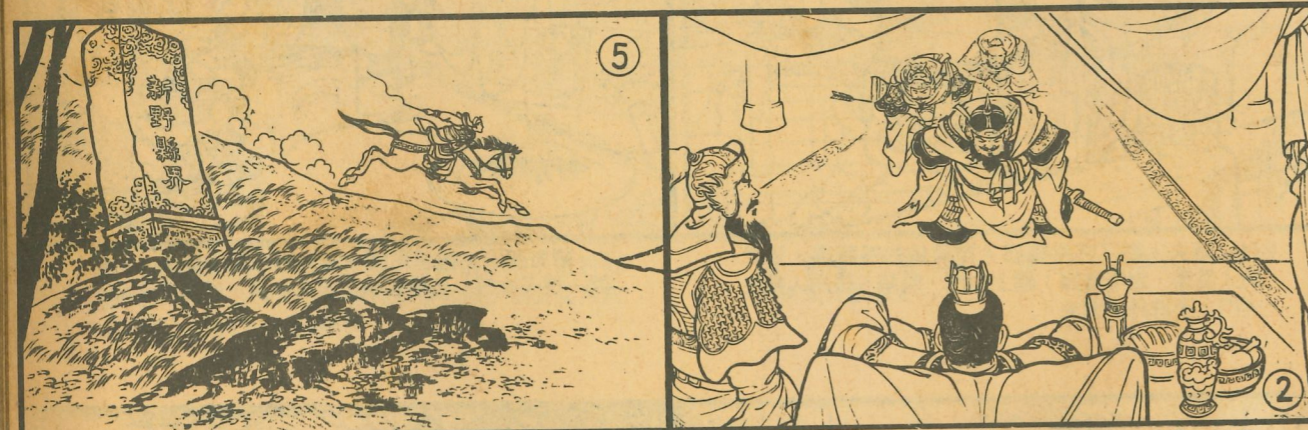
火燒新野 (一)

徐正·編繪



4 曹操一心要掃平江南，免除後患。傳令起兵五十萬，分作五隊，他自領第五隊，令許褚引三千鐵甲軍為先鋒，擇日出兵。

1 諸葛亮在博望坡用火攻破了曹軍。曹軍都督夏侯惇領着殘兵敗卒，逃回許昌，叫人把自己綁縛起來，像罪犯一樣，來見曹操。



5 正當曹操出兵之時，荊州劉表的病勢日漸嚴重。他自知活不下去，差人到新野去請劉備，托付後事。

2 夏侯惇伏在曹操面前，叙說了失敗的經過，請曹操治他的罪。曹操問道：「你自幼用兵，難道不知道狹處須防火攻麼？」夏侯惇低着頭說：「李典和于禁都曾提醒過我，我却沒有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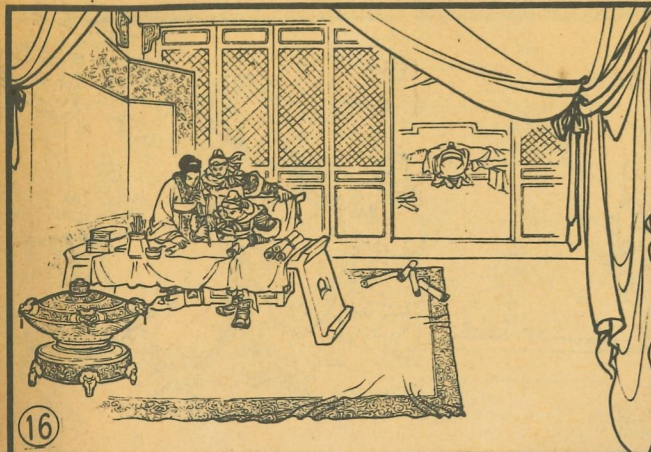


6 劉備到荊州來見劉表。劉表拉住他的手說：「我的病很危險！兩個兒子都沒有才幹，怕不能繼承我的事業；我死去以後，賢弟可自領荊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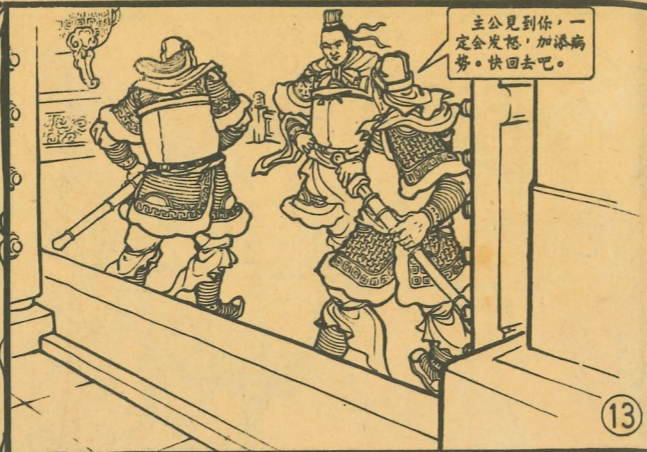
3 曹操想起夏侯惇過去的功勞，把他釋放了。一面獎賞了李典、于禁兩人。

武俠世界 歷史悠久
譽滿香江 馳名海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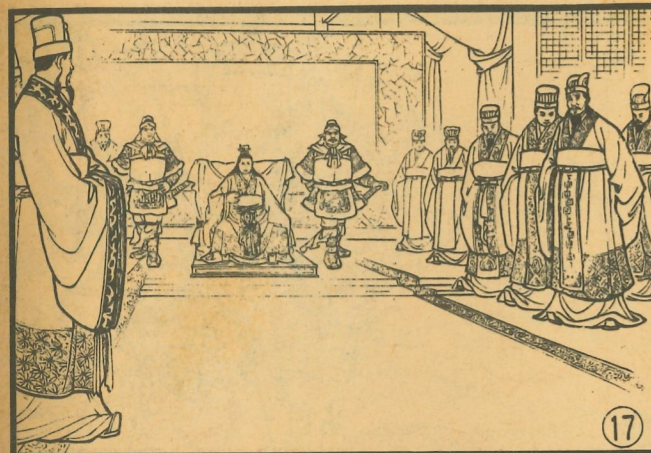
訂閱請電 五 四六六七九 內線廿七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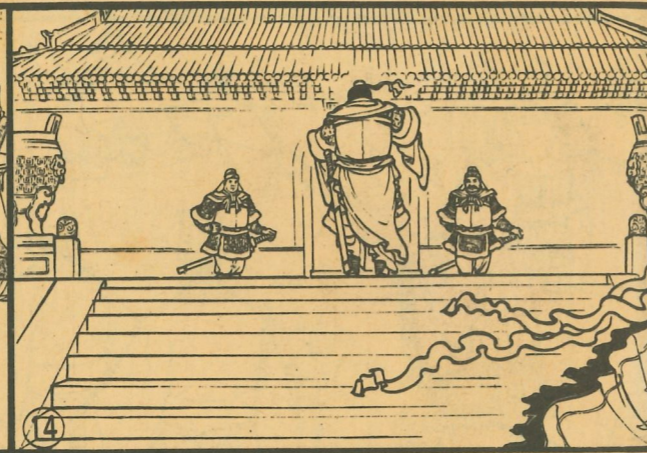
16 蔡夫人却不哭也不報喪，只與蔡瑁、張允商議，偷偷的寫好一張假遺囑，令她親生兒子劉琮為荊州之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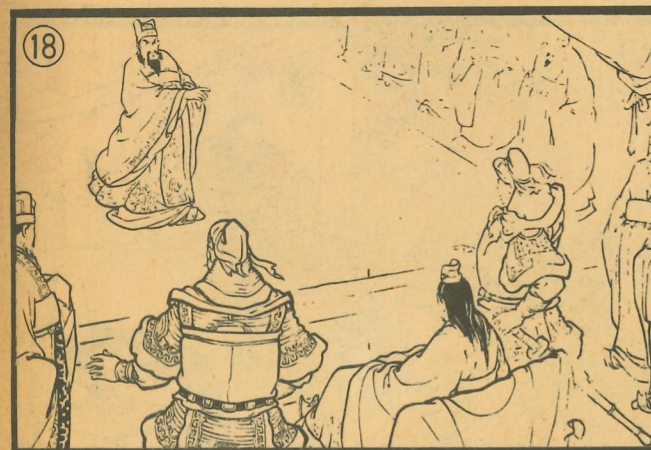
13 劉琦說：「讓我見了父親一面，立即回去。」誰知兩人氣勢汹汹，手按劍把，不肯放他進去。



17 劉琮年紀雖只有十四歲，人倒很聰明。他對眾官說：「你們立我為主，假如哥哥和叔父劉備起兵前來責問，我將怎樣對答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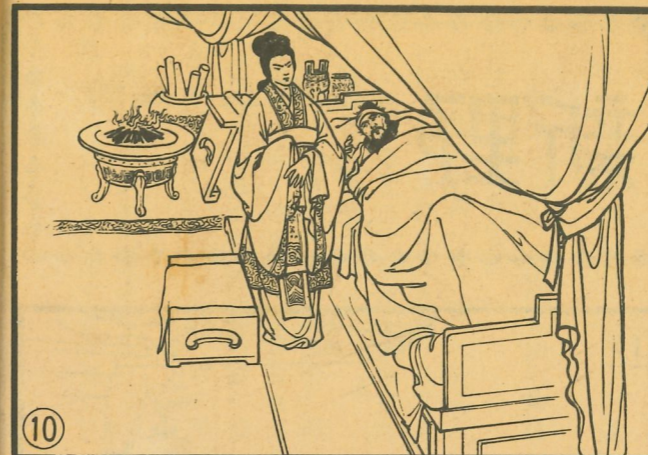
14 劉琦見不到父親，一陣心酸，放聲大哭。蔡瑁、張允只是冷笑。



18 眾官害怕蔡瑁、張允，都不敢出聲。只有幕官李珪出來說：「公子說得很對。現在可請大公子來為荊州之主，命劉備一同理事。這樣，就可以抵敵曹操，抗拒孫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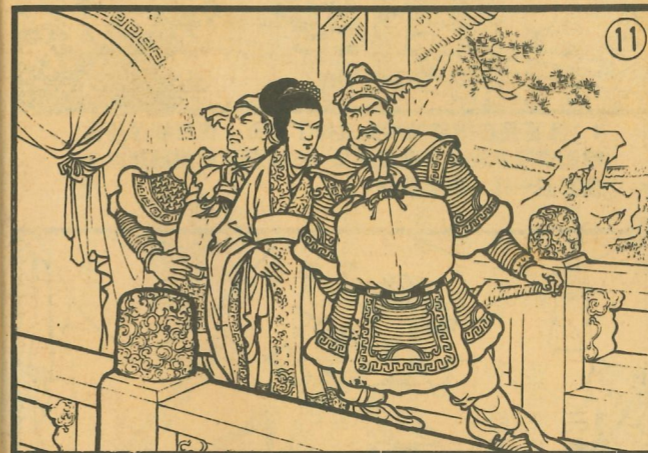
15 劉琦哭了一場，沒法想，上馬仍回江夏去了。這時劉表病勢一天加重一天，等劉琦又不回來，八月裡的一天，劉表死了。



10 劉表一急，病勢更加沉重。他對蔡夫人說，要和大臣們商量寫遺囑，令劉備輔助長子劉琦為荊州之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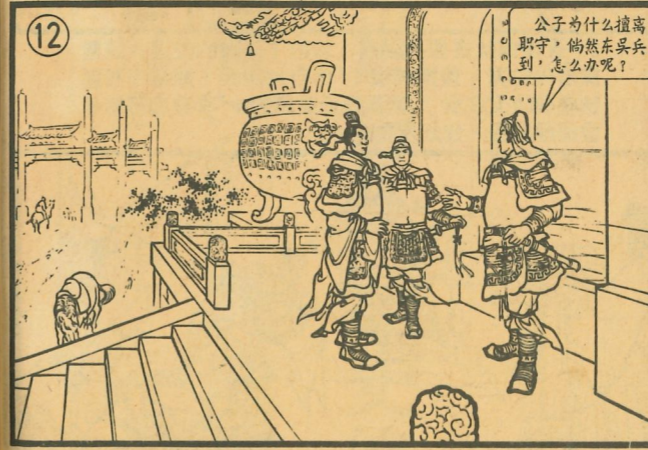
7 劉表說完，喘着氣望着劉備。劉備流着眼淚，抽咽着說：「兄長如有三長兩短，我當盡心竭力輔助賢侄，不敢存別的心思。」



11 蔡夫人聽了非常惱怒。她偷偷的與蔡瑁、張允兩人商量，定下陰謀：關上內門，叫蔡、張兩人把住外門，不許外人進來。



8 劉表聽了，連連點頭，感激得說不出話來。正說間，探子來報：曹操親領大軍五十萬，殺奔江南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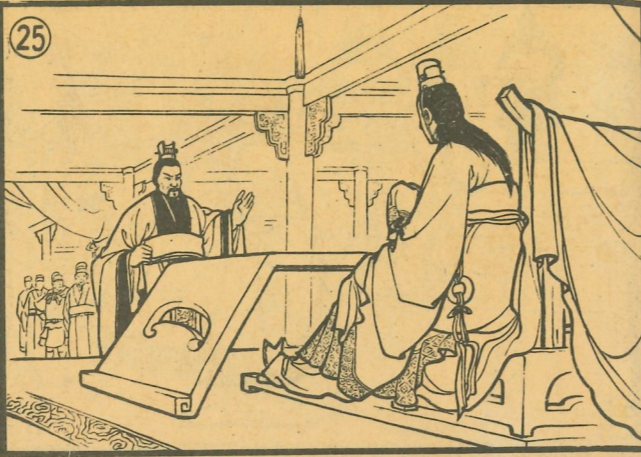
12 再說劉琦在江夏防守，得知父親病重，趕到荊州來探病。他剛到外門，却被蔡瑁、張允兩人攔住了。



9 劉備大吃一驚，急忙辭別劉表，連夜趕回新野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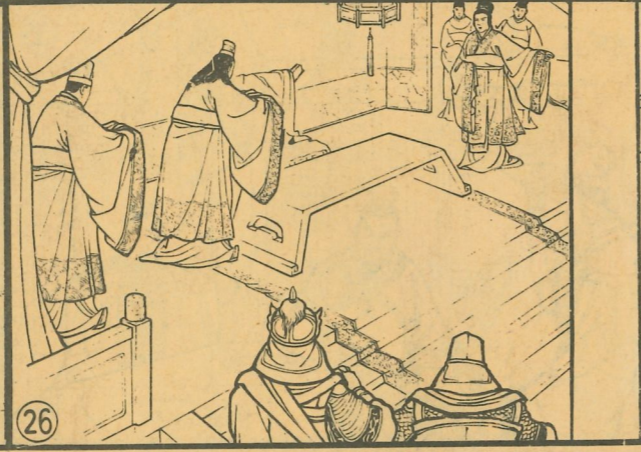
28 宋忠探知曹兵已到宛城，他便趕到宛城，獻上降書。曹操大喜，重賞宋忠，又說：「回去教劉琮出城迎接，便派他永為荊州之主。」



25 他上前向劉琮道：「將軍自以為比曹公如何？」劉琮說：「不如他。」王粲接着道：「曹公兵強將勇，足智多謀。現在他大軍南下，我們決難抵敵，還是投順的好。將軍不可遲疑，免生後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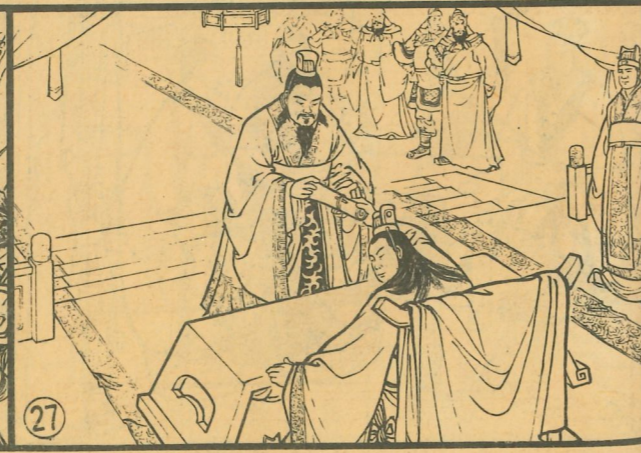
29 宋忠辭了曹操回去，將要渡江，忽見一支人馬到來，帶頭的大將是關羽。宋忠着慌，正想躲避，不料已被關羽看見，把他叫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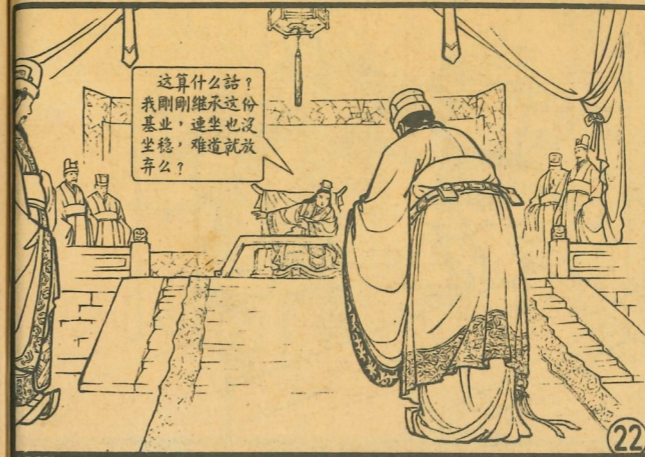
26 劉琮遲疑着，說要稟告母親後才能決定。只見蔡夫人從屏後出來對劉琮說：「既然大家的主張相同，那又何必告訴我呢！」



30 關羽便向他打聽劉表的病勢。宋忠還想隱瞞，支吾着不肯直說。後來被關羽盤問不過，只得將前後事情，統統說了出來。



27 劉琮這才打定主意，寫了降書，派宋忠偷偷的去投獻曹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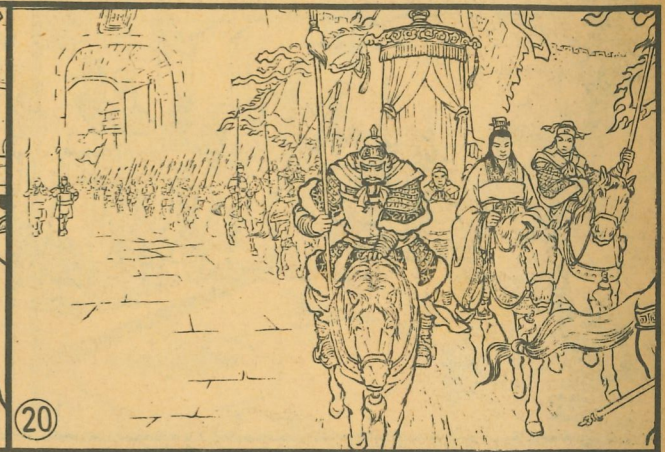
22 有個小官吏傅異，勸劉琮將荊、襄九郡獻給曹操，不但保全百姓，自己也可保全名位。劉琮聽了，非常生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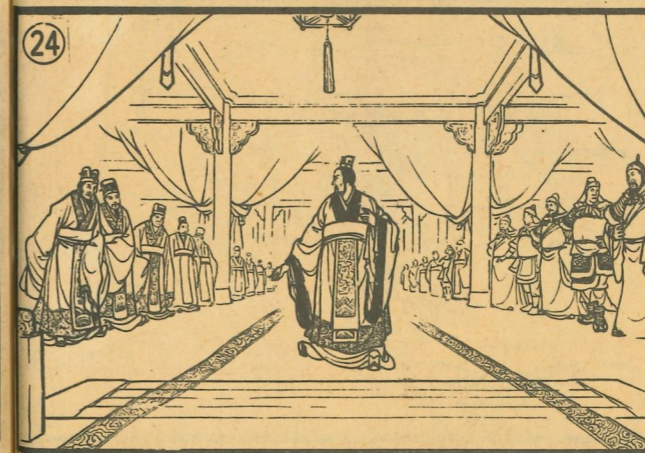
19 蔡瑁一聽，便斥責李珪。誰知李珪指着蔡瑁大罵。蔡瑁大怒，今左右斬了李珪。



23 衆官都說傅異的話有理，勸劉琮投降。劉琮却怕被天下人耻笑，不肯答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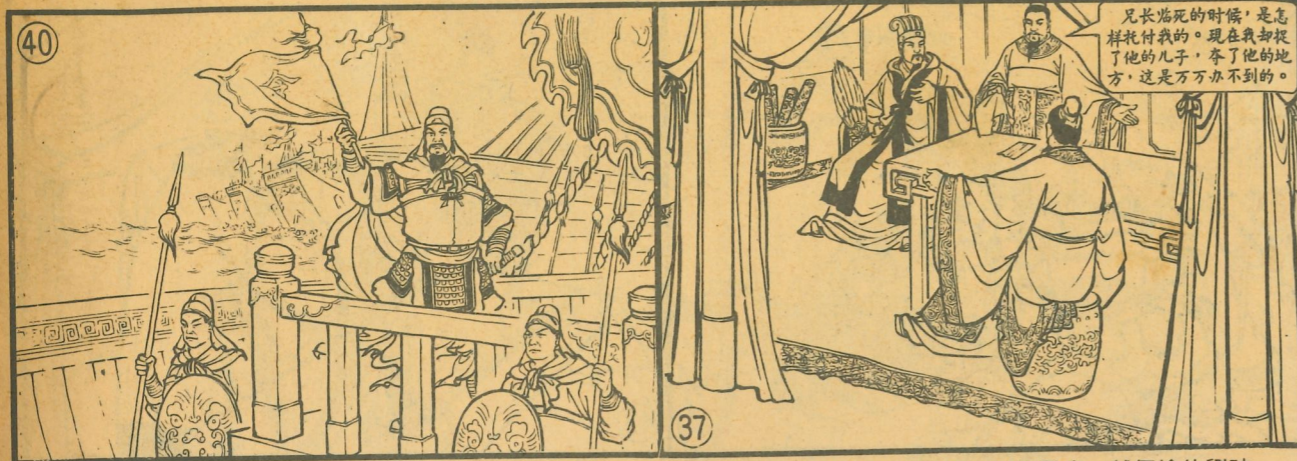
20 蔡瑁就立劉琮為主。荊州軍隊由蔡氏族人來帶領。蔡夫人與劉琮却到襄陽去駐紮，防備劉琦、劉備。



24 這時，有個身材矮小的人站出來說：「傅異和大家說得都對，為什麼不可以聽從呢？」大家一看，原來是山陽高平人王粲，是劉表的上客。



21 劉琮剛剛到了襄陽，忽報曹操親領五十萬大軍，殺奔襄陽來了。劉琮大驚，忙請蔡瑁等人來商議。



40 孔明便差人在四門張貼榜文，遍告居民：願意跟從的，一同到樊城去暫避，不可自誤。接着，又差孫乾調撥船隻，讓百姓渡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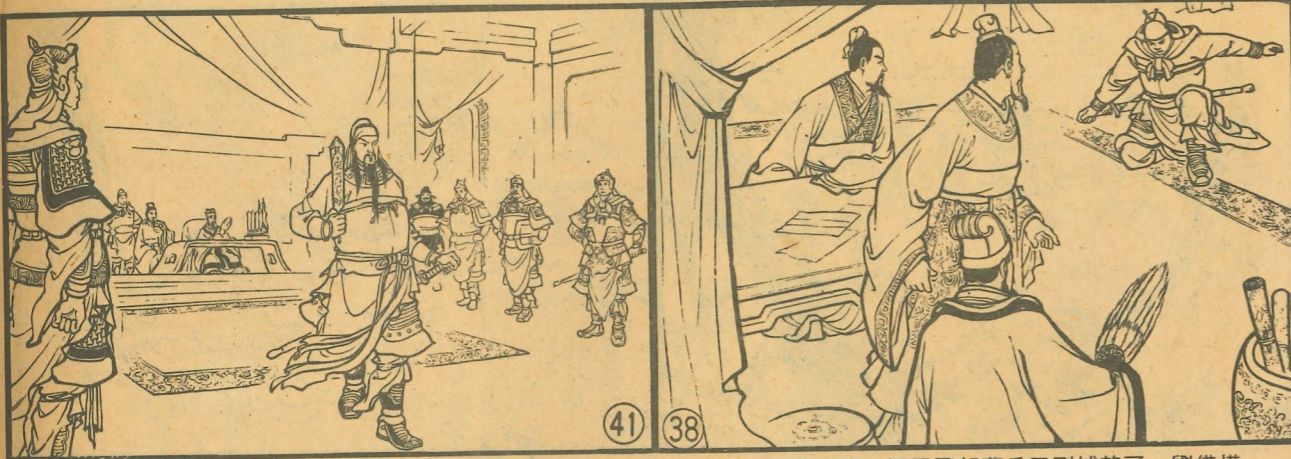
37 伊籍勸劉備到襄陽去假作吊喪，就便擒住劉琮，除掉蔡氏的同黨，荊州就可到手。孔明也說伊籍的主意很好，勸劉備聽從他。劉備却不肯答應。

兄长临死的时候，是怎样托付我的。现在我却捉了他的儿子，夺了他的地方，这是万万办不到的。



34 劉備正在憂悶，忽報公子劉琦差伊籍到來。劉備感激他以前相救之恩，便出來迎接，再三向他稱謝。

31 關羽大驚，便捉了宋忠到新野來見劉備。劉備一聽劉表已死，放聲大哭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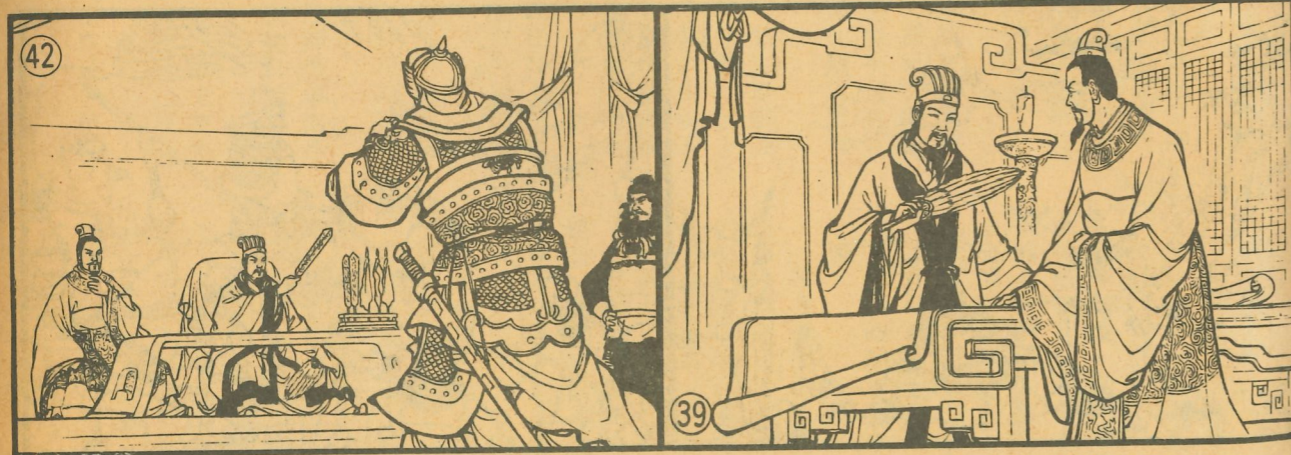
41 孔明安排好了去樊城的事情，升帳發令。他先令關羽引一千軍到白河上流去埋伏；又令張飛引一千軍到博陵渡口去埋伏，各人依計行事。

38 正商議間，探馬飛報曹兵已到博望了。劉備慌忙打發伊籍回江夏，叫劉琦趕快整頓軍馬。一面又與孔明商議拒敵的計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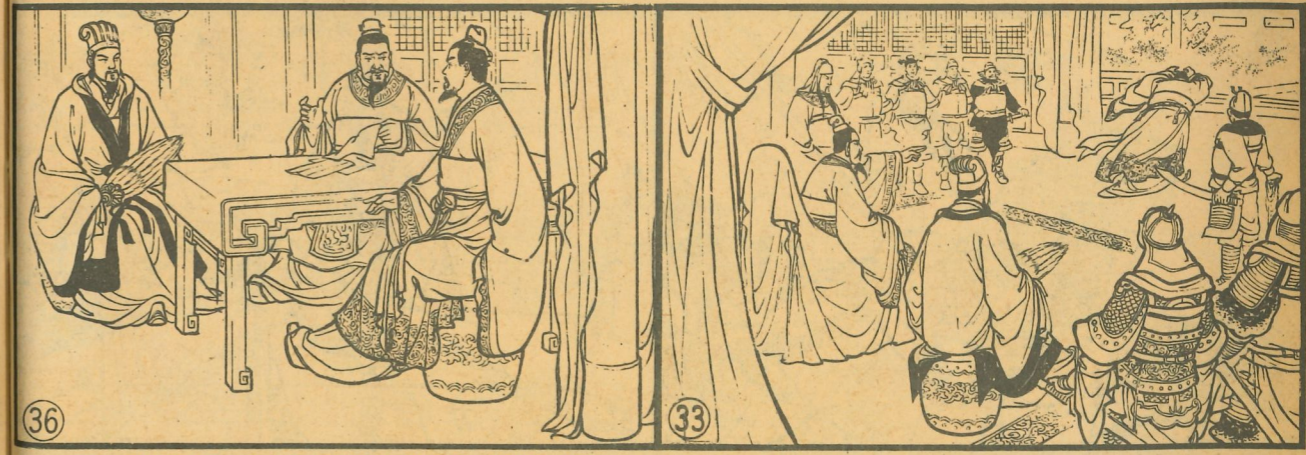
35 伊籍呈上公子劉琦的書信；一面把荊州的事情告訴了劉備，請劉備一同出兵去責問劉琮。

32 張飛氣呼呼的說：「事情既然到這種地步，先殺宋忠，立即起兵去奪襄陽，殺了蔡氏、劉琮，然後與曹操交戰。」劉備叫他不要多嘴，說自己自有辦法。



42 又令趙雲引三千軍，分四隊，在新野城外四面埋伏。却先在城內民家屋上，多藏硫黃、焰硝引火之物，準備放火燒敵。

39 劉備十分憂急，孔明却說：「前番一把火，燒了夏侯惇大半人馬，這次還要他們中這條計。但是新野住不得了，我們不如早到樊城去。」



36 劉備看完信說：「你們只知道劉琮瞞着我們作了荊州之主，還不知道他已把荊、襄九郡獻給曹操了！」伊籍一聽大驚，劉備又把拿住宋忠的事告訴他。

33 劉備斥責宋忠道：「你既然知道他們這樣做，為何不早來報我！現在殺了你，也無益於事。你快回去吧！」宋忠抱頭鼠竄而去。



三期完短篇故事 / 楊帆 · 文
可飛 · 圖

劍情熱血冷

身懷解毒藥方 惹來無窮禍患

劉少奇身子突然一旋，晶光亮處，那條長不足一尺的四脚蛇業已被長劍挑向空中，一個翻滾，落在小徑上，頭、尾、身子，以及四隻腳，已經

沒有人答話，只是他腳邊傳出沙沙輕响，原來是一條四脚蛇被他那悶雷般的吼聲驚走了。

劉少奇這才猛力一偏頭，沉聲喝道：「是那條線的朋友，該可以亮相了。」

陽光在移動，長劍映出反光逐漸從他的眉宇之間偏右，強烈的光線開始刺激他的右眼。

足足有一盞茶光景，劉少奇都沒有更改一下站立的姿勢。他雙足呈丁字型屹立如磐石，右手的長劍斜斜下垂，右臂微微曲起，雙目聚精會神凝視着劍尖，似乎隨時準備作驚天動地的一擊。

陳的林間小徑上，枝頭的蟬兒也停止了鳴叫，除他之外，四週似乎已無生命的存在，然而劉少奇却如臨大敵般的蓄勢以待。

只有劉少奇孤獨地停留在腐葉鋪的陳的林間小徑上，枝頭的蟬兒也停止了鳴叫，除他之外，四週似乎已無生命的存在，然而劉少奇却如臨大敵般的蓄勢以待。

林間沒有一絲風，空氣沉悶得令人窒息。

午間的陽光穿過柯枝交錯的空隙，投射在亮晶晶的長劍上，映起了強烈的反光，那道光芒正好照在劉少奇眉宇之間，他的身子紋風不動，沉靜得如同他身邊的那些參天古木。

林間再沒有見到別人。

劉少奇自然不會就此罷手，正待騰身而起去追，突聽一個尖細的聲音道：「窮寇莫追。」說話的人是個女的，一個很年輕的女人，頭上戴着一頂草帽，雖是大熱天，一身白褂褲却點塵不染，就

劉少奇自然不會就此罷手，正待騰身而起去追，突聽一個尖細的聲音道：「窮寇莫追。」

就在劉少奇一楞之際，那黑衣幪面人已長身而起，縱上了樹枝，向林間深處逃去。

這情景不免使劉少奇楞了一楞，以對方身手而言，該可列為一流高手，不但出手偷襲，攻人背後，而且又隱藏面目，實在有點令人費解。

突擊者一身黑衣，而且還以黑巾幪面，只露出兩道森森逼人的目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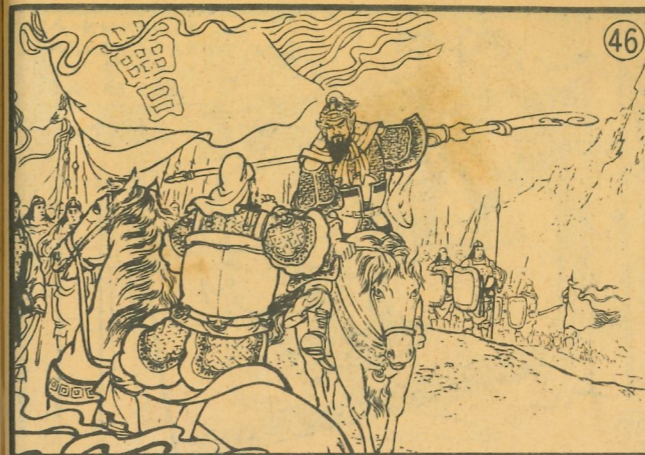
所幸林間沒有一絲風，四週一片沉靜，使劉少奇聽到一點响動，當時回架已是不及，只得雙腳猛力一蹬，身子朝前疾飛，只聽「嘶」地一响，衣衫的後背，從領口處一裂到底。

突擊者的身手不但快，而且也輕，下手的时间絕佳，攻擊的角度更是妙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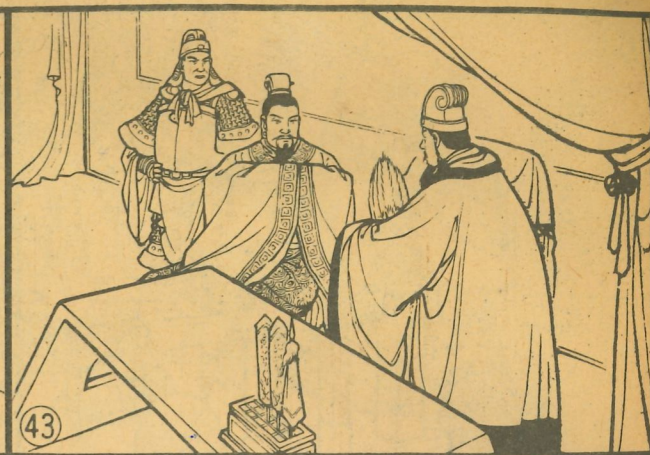
就在他轉身揮動長劍，那條倒靨的四脚蛇身首異處、四脚離體之時，林間晶光閃耀，一道匹練已從林間直飛刺劉少奇身後的頸項來。

如果林間確有埋伏，劉少奇這快速無比的一劍無異是具有示威作用，好教對方知難而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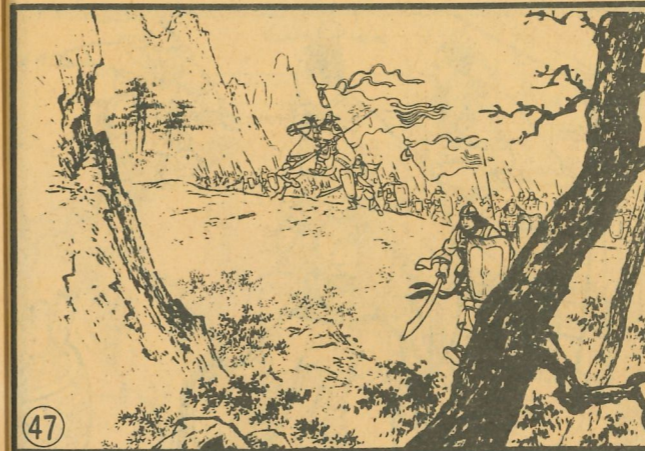
軟料這一劍却帶來相反的效果，就在他轉身揮動長劍，那條倒靨的四脚蛇身首異處、四脚離體之時，林間晶光閃耀，一道匹練已從林間直飛刺劉少奇身後的頸項來。



46 許褚心疑，不敢前進，飛馬去報知曹仁。曹仁說是疑兵，一定沒有埋伏，並催許褚立即進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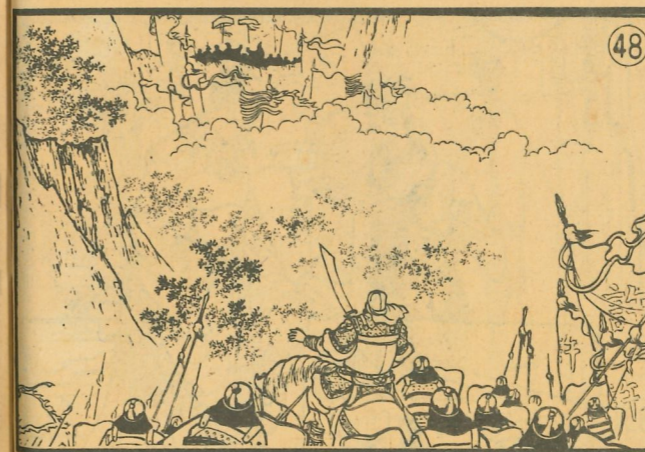
43 最後令糜芳、劉封兩人引兩千軍為疑兵，在離城三十里處鵲尾坡前屯住。孔明調派停當，對劉備說：「主公可同我到山上去瞭望，等着勝利消息。」劉備才覺寬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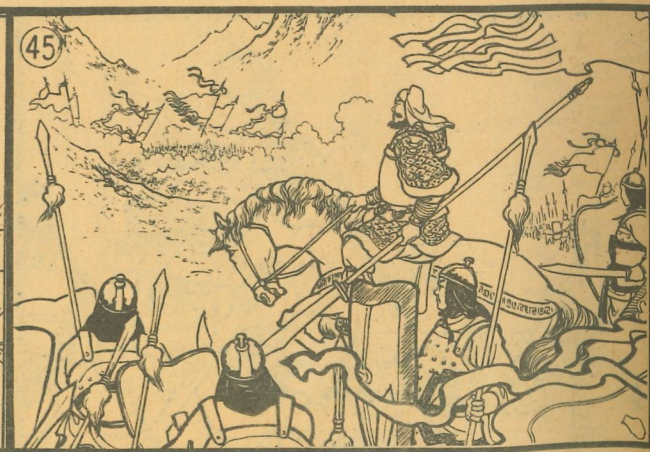
47 許褚又趕到坡前，提兵殺入。至林下追尋時，却不見一人。



44 再說曹仁、曹洪引軍十萬為前隊，許褚領着三千鐵甲軍開路，浩浩蕩蕩殺奔到新野來。



48 天色已近黃昏。許褚正待前進，忽聽得山上大吹大擂，抬頭一望，只見山頂上張着兩把傘蓋，左劉備，右孔明，兩人對坐着在喝酒。(待續)



45 這天中午，許褚引軍來到鵲尾坡。只見坡前有一隊人馬，打着青紅旗號，一會，又見青紅旗各歸左右。

像剛從綉閣中走出來似的，她站的地方，約莫距離劉少奇十來步。

劉少奇瞞了她一眼，冷冷的道：「姑娘和他是同路人麼？」

「和誰？」她邊問邊向前走了兩步。

「那個以黑巾幪面的人。」

「如果他是我的朋友，我決不會稱他為窮寇。」

「那麼，妳是誰？」劉少奇語氣很森嚴，手執長劍，逼了過去，似乎是準備放手一搏。

「藍玫瑰。」她的聲音很平靜，面上浮現着淡淡而嫵媚的笑容。

「藍——玫——瑰，」劉少奇喃喃自語重複着道，突然目光一亮，道：「莫非是青龍寨的藍姑娘？」

藍玫瑰笑道：「想不到我這小名兒竟會進入『神劍飛行太保』劉少奇大俠的耳中。」

劉少奇緩緩的將長劍收入鞘中，也笑道：「在下雖稱神劍飛行太保，却未必能比得上姑娘的輕功、劍利，想必也比不上藍姑娘的柳葉雙刀。」

「客氣！」藍玫瑰突然面色一正，壓低了聲音，道：「閣下這幾年來聲名如日中天，成為關洛境地的武林大豪，每一次出門都是護從成羣，威武非凡，這一回卻是放單獨行，可真有點兒透着稀奇。」

劉少奇神情漠漠地道：「藍姑娘覺得稀奇，在下却不以為然。」

涵義。

「我知道他是誰。」

劉少奇目光跳動了一下，而他的聲音却沉靜地道：「在下也很想知道他是誰。」

「爲了負責起見，我會告訴閣下。」

「多謝姑娘。」

「不過，請閣下回答我三句話。」

劉少奇沉聲道：「一句換三句，似乎有欠公平。」

藍玫瑰淡笑道：「那倒不見得，以我看，我這一句話遠比你回答我的三句話重要。」

「哦？」

「如果你知道了這黑巾幪面人是誰及他的身份，就會知道這一路上因何一再受到襲擊，在前途中也就會知道如何防範。」

劉少奇沉吟了一陣，道：「姑娘說的話乍聽之下，倒還有些道理，看來在下非得接受這樁交易不可。」

藍玫瑰淡笑道：「我可沒有逼人之意。」

劉少奇道：「姑娘請問吧！在下既然答應了，自然就會回答實話，姑娘遁跡追來，絕非無因，不過在下信得過青龍寨的威名。」

「過獎了，」藍玫瑰拱拱手，然後壓低了聲音道：「閣下要去何地？」

「陝西延安府。」

「唔！去會見何人？」

「唐碧川。」

「唔！帶去何物？」

「一張藥方子。」

「那帖藥是那位大夫所配？」

「對不起！」劉少奇面上浮現了一股揶揄的笑容道：「藍姑娘，在下已經回答了三個問題，恕不再奉告。」

藍玫瑰笑了一笑，道：「爲人當該知足，現在輪到我實踐諾言，我雖是女流之輩，卻不會像閣下那樣小氣。有關他的一切，閣下儘管發問。」

「我祇想知道他是誰？」

「此人可算是黑道中的第一流高手，名叫冷血，外號人稱『五千兩』。」

劉少奇本來只打算知道對方姓名，絕不願意多問一句，此刻却又禁不住問道：「五千兩是甚麼意思？」

「冷血可以爲任何人賣命，但是先得奉上五千兩紋銀再談買賣，據我所知，因閣下名氣太大，冷血此行可能得到了一萬兩銀子的代價。」

「付銀子的人是誰？」

藍玫瑰搖搖頭，道：「無可奉告，並非我小氣，而是的確不知。」

「藍姑娘對在下一路上發生的情況瞭如指掌，想必是在後尾隨跟踪，不知目的何在？」

「不問可知。」

「這四個字可堪玩味。」

「但願閣下想法子不要誤入歧途，青龍寨一向律已甚嚴，絕不會作出危害本寨清譽之事。」

從芮城到韓陽足一百二十里，來回兩百四，日出後而行，日落前而歸，在神行太保劉少奇的眼下雖不足爲奇，在一般人來說已經是快得像飛一樣了。

因而，劉少奇點點頭，道：「好吧，今夜你我結伴而行，只要你走得不算太慢的話，我可以將腳步放緩一點。」

丁開山道：「我活了二十五個年頭，還沒有遇上比我走得更快的人，劉大哥一定學了甚麼神功。」

劉少奇笑了笑，沒有再說甚麼。飯後，劉少奇向店家要了一盆溫水，泡泡腳，換了一雙潔淨的布襪，一雙新的多耳麻鞋，準備上道。

丁開山問道：「劉大哥，你的行李呢？讓我給你指。」

劉少奇搖搖頭道：「我沒有行李，咱們走吧！」

二人剛要走出正陽樓，另一個人湊巧地走進來，在門口不期而遇。那人正是藍玫瑰。

那一段路不算短，而她的臉上卻沒有冒出一絲油汗。那身月白褂褲仍是點塵不染，腳上的薄底快靴也是乾乾淨淨的。

藍玫瑰笑哈哈地道：「閣下打算連夜趕路？」

劉少奇雖然心中暗暗犯疑，表面上却不動聲息地道：「爲病友送藥方子去，自然是越快越好。」

劉少奇懶得去留意他，大馬金刀地坐在食桌旁，一迭的吩咐店家道：「餛飩餅、小米粥，別忘了來一盤大蔥。」

此刻只有一個食客，那人低頭就食，呼嚕呼嚕喝粥的聲音清晰可聞，看來是個市井之流。

名之爲樓，只不過是一層平房，當門一口洪爐，油鍋中正在烙餛飩餅，店堂內也只有四張桌子。

韓陽並非交通孔道，只不過是個樸實無華的山區小城，茶樓酒肆並不多見，走完了一條東大街，劉少奇才發現了一塊「正陽樓」的招牌。

只要三天，他就可以趕到唐碧川的病榻之側，只要能如期趕到，唐碧川就有救了。

劉少奇似乎已將這一路上接連發生的九次遭人襲擊忘記了，目前最需要的便是飽餐一頓，然後趁着月明之夜趕緊上路。

他打算在韓陽打尖小歇，連夜趕路，按計算，日出前可以抵達黑池，小睡半天，再上道，翌晨可抵韓城，一過汾河，到延安府只剩下一日之路程了。

劉少奇的確生了一雙飛毛腿，不愧有「神劍飛行太保」之稱，未牌時分過風陵渡，西正已到了韓陽。

劉少奇拱拱手道：「這句話很令在下心安，就此別過，後會有期。」說畢，就大踏步向前走去。

「客氣！」藍玫瑰突然面色一正，壓低了聲音，道：「閣下這幾年來聲名如日中天，成為關洛境地的武林大豪，每一次出門都是護從成羣，威武非凡，這一回卻是放單獨行，可真有點兒透着稀奇。」

「客氣！」藍玫瑰突然面色一正，壓低了聲音，道：「閣下這幾年來聲名如日中天，成為關洛境地的武林大豪，每一次出門都是護從成羣，威武非凡，這一回卻是放單獨行，可真有點兒透着稀奇。」

「客氣！」藍玫瑰突然面色一正，壓低了聲音，道：「閣下這幾年來聲名如日中天，成為關洛境地的武林大豪，每一次出門都是護從成羣，威武非凡，這一回卻是放單獨行，可真有點兒透着稀奇。」

「客氣！」藍玫瑰突然面色一正，壓低了聲音，道：「閣下這幾年來聲名如日中天，成為關洛境地的武林大豪，每一次出門都是護從成羣，威武非凡，這一回卻是放單獨行，可真有點兒透着稀奇。」

「客氣！」藍玫瑰突然面色一正，壓低了聲音，道：「閣下這幾年來聲名如日中天，成為關洛境地的武林大豪，每一次出門都是護從成羣，威武非凡，這一回卻是放單獨行，可真有點兒透着稀奇。」

「客氣！」藍玫瑰突然面色一正，壓低了聲音，道：「閣下這幾年來聲名如日中天，成為關洛境地的武林大豪，每一次出門都是護從成羣，威武非凡，這一回卻是放單獨行，可真有點兒透着稀奇。」

「客氣！」藍玫瑰突然面色一正，壓低了聲音，道：「閣下這幾年來聲名如日中天，成為關洛境地的武林大豪，每一次出門都是護從成羣，威武非凡，這一回卻是放單獨行，可真有點兒透着稀奇。」

「客氣！」藍玫瑰突然面色一正，壓低了聲音，道：「閣下這幾年來聲名如日中天，成為關洛境地的武林大豪，每一次出門都是護從成羣，威武非凡，這一回卻是放單獨行，可真有點兒透着稀奇。」

「客氣！」藍玫瑰突然面色一正，壓低了聲音，道：「閣下這幾年來聲名如日中天，成為關洛境地的武林大豪，每一次出門都是護從成羣，威武非凡，這一回卻是放單獨行，可真有點兒透着稀奇。」

「客氣！」藍玫瑰突然面色一正，壓低了聲音，道：「閣下這幾年來聲名如日中天，成為關洛境地的武林大豪，每一次出門都是護從成羣，威武非凡，這一回卻是放單獨行，可真有點兒透着稀奇。」

「客氣！」藍玫瑰突然面色一正，壓低了聲音，道：「閣下這幾年來聲名如日中天，成為關洛境地的武林大豪，每一次出門都是護從成羣，威武非凡，這一回卻是放單獨行，可真有點兒透着稀奇。」

「客氣！」藍玫瑰突然面色一正，壓低了聲音，道：「閣下這幾年來聲名如日中天，成為關洛境地的武林大豪，每一次出門都是護從成羣，威武非凡，這一回卻是放單獨行，可真有點兒透着稀奇。」

「客氣！」藍玫瑰突然面色一正，壓低了聲音，道：「閣下這幾年來聲名如日中天，成為關洛境地的武林大豪，每一次出門都是護從成羣，威武非凡，這一回卻是放單獨行，可真有點兒透着稀奇。」

「客氣！」藍玫瑰突然面色一正，壓低了聲音，道：「閣下這幾年來聲名如日中天，成為關洛境地的武林大豪，每一次出門都是護從成羣，威武非凡，這一回卻是放單獨行，可真有點兒透着稀奇。」

「客氣！」藍玫瑰突然面色一正，壓低了聲音，道：「閣下這幾年來聲名如日中天，成為關洛境地的武林大豪，每一次出門都是護從成羣，威武非凡，這一回卻是放單獨行，可真有點兒透着稀奇。」

「客氣！」藍玫瑰突然面色一正，壓低了聲音，道：「閣下這幾年來聲名如日中天，成為關洛境地的武林大豪，每一次出門都是護從成羣，威武非凡，這一回卻是放單獨行，可真有點兒透着稀奇。」

「客氣！」藍玫瑰突然面色一正，壓低了聲音，道：「閣下這幾年來聲名如日中天，成為關洛境地的武林大豪，每一次出門都是護從成羣，威武非凡，這一回卻是放單獨行，可真有點兒透着稀奇。」

「客氣！」藍玫瑰突然面色一正，壓低了聲音，道：「閣下這幾年來聲名如日中天，成為關洛境地的武林大豪，每一次出門都是護從成羣，威武非凡，這一回卻是放單獨行，可真有點兒透着稀奇。」

「客氣！」藍玫瑰突然面色一正，壓低了聲音，道：「閣下這幾年來聲名如日中天，成為關洛境地的武林大豪，每一次出門都是護從成羣，威武非凡，這一回卻是放單獨行，可真有點兒透着稀奇。」

「客氣！」藍玫瑰突然面色一正，壓低了聲音，道：「閣下這幾年來聲名如日中天，成為關洛境地的武林大豪，每一次出門都是護從成羣，威武非凡，這一回卻是放單獨行，可真有點兒透着稀奇。」

「客氣！」藍玫瑰突然面色一正，壓低了聲音，道：「閣下這幾年來聲名如日中天，成為關洛境地的武林大豪，每一次出門都是護從成羣，威武非凡，這一回卻是放單獨行，可真有點兒透着稀奇。」

「客氣！」藍玫瑰突然面色一正，壓低了聲音，道：「閣下這幾年來聲名如日中天，成為關洛境地的武林大豪，每一次出門都是護從成羣，威武非凡，這一回卻是放單獨行，可真有點兒透着稀奇。」

「客氣！」藍玫瑰突然面色一正，壓低了聲音，道：「閣下這幾年來聲名如日中天，成為關洛境地的武林大豪，每一次出門都是護從成羣，威武非凡，這一回卻是放單獨行，可真有點兒透着稀奇。」

「客氣！」藍玫瑰突然面色一正，壓低了聲音，道：「閣下這幾年來聲名如日中天，成為關洛境地的武林大豪，每一次出門都是護從成羣，威武非凡，這一回卻是放單獨行，可真有點兒透着稀奇。」

「客氣！」藍玫瑰突然面色一正，壓低了聲音，道：「閣下這幾年來聲名如日中天，成為關洛境地的武林大豪，每一次出門都是護從成羣，威武非凡，這一回卻是放單獨行，可真有點兒透着稀奇。」

「客氣！」藍玫瑰突然面色一正，壓低了聲音，道：「閣下這幾年來聲名如日中天，成為關洛境地的武林大豪，每一次出門都是護從成羣，威武非凡，這一回卻是放單獨行，可真有點兒透着稀奇。」

「客氣！」藍玫瑰突然面色一正，壓低了聲音，道：「閣下這幾年來聲名如日中天，成為關洛境地的武林大豪，每一次出門都是護從成羣，威武非凡，這一回卻是放單獨行，可真有點兒透着稀奇。」

「客氣！」藍玫瑰突然面色一正，壓低了聲音，道：「閣下這幾年來聲名如日中天，成為關洛境地的武林大豪，每一次出門都是護從成羣，威武非凡，這一回卻是放單獨行，可真有點兒透着稀奇。」

「客氣！」藍玫瑰突然面色一正，壓低了聲音，道：「閣下這幾年來聲名如日中天，成為關洛境地的武林大豪，每一次出門都是護從成羣，威武非凡，這一回卻是放單獨行，可真有點兒透着稀奇。」

「客氣！」藍玫瑰突然面色一正，壓低了聲音，道：「閣下這幾年來聲名如日中天，成為關洛境地的武林大豪，每一次出門都是護從成羣，威武非凡，這一回卻是放單獨行，可真有點兒透着稀奇。」

藍玫瑰瞟了丁開山一眼道：「這位是……」

丁開山倒很懂得禮數，連忙插口道：「我叫丁開山，剛才在這兒結識劉大哥，正好我也要連夜趕路去黑池，所以結伴同行！」

「哦！」藍玫瑰笑了笑，道：「和這個人結伴同行，當心跑斷你的腿。」

劉少奇抱拳一拱道：「在下就此別過，他日有暇，定當赴青龍寨拜候令尊。」

藍玫瑰低聲道：「客氣，有一件事不妨相告閣下，目下那冷血也在這裡。」

劉少奇神情一凜，道：「藍姑娘見過他？」

藍玫瑰道：「打了個照面。」

「何時？」

「片刻之前。」

「何地？」

「前行五十步，有一家專賣牛羊肉的真真館，我見他走了進去。」

「多謝姑娘提示。」劉少奇抱拳為禮，然後向丁開山擺擺手。

藍玫瑰擋在門口並不閃讓，壓低聲音道：「我告訴閣下這個消息，也向閣下打聽一件事，並非我這個人不肯吃虧，只是有點好奇而已。」

「何事？」

「那唐碧川是何許人？」

劉少奇遲疑了一陣才答道：「是一個鑄劍名師。」

「哦！是個鑄劍的？難怪我沒有聽說過了，我只認識那些打刀的，」停了一下，她又接着問道：「他得了甚麼病？」

「中毒！」

「哦？是人為的，還是一時不小心？」

劉少奇語氣不悅地道：「姑娘最好去問唐碧川。」

藍玫瑰笑容滿面地側身閃開讓路，道：「我也不耽擱閣下的行程，一路好走。」

劉少奇不禁有些訕訕然，覺得自己一個男子漢大丈夫，對待一個女孩子的語氣竟如此不遜，未免有失風度，因而出門就加快了腳步，以掩訕色。

那丁開山趕到他身邊，喘着氣道：「劉大哥，你走得這樣快，未走出韓陽城，我就要落後了。」

劉少奇停下了腳步，側首向丁開山笑笑，這一回頭，剛好看到了那間清真館的招牌。

店堂內非常潔淨，四盞八角琉璃燈照耀得如同白日，劉少奇仔細打量，發覺那清真館內有四個客人。

這四個客人是三人共聚一桌，另一個放單，那個放單的客人一身黑綢褂褲，坐姿挺直，左首放着一個皮製行李袋，右首放着一把長劍，在明亮燈光下可以看見劍鞘是包青銅的，刻着精細花紋，一絲也不反光。

那不是冷血還有誰？

劉少奇略一躊躇，便向丁開山道：「我遇上一個朋友，要和他寒暄一番，你在街心等我，不管發生了甚麼事，你都不要過問。」

丁開山楞了一楞，道：「可是要打架？」

劉少奇道：「說不定，這是江湖的事，你不在江湖中，千萬不能過問江湖中的事，懂嗎？」

丁開山點頭道：「我明白了。」

劉少奇這才一正心神，向清真館內走了進去。

一進店堂，店家就迎了過來，劉少奇沒有理會，大馬金刀地在那黑衣人對面坐下。

那黑衣人正在低頭吃着刀削麵，似乎對劉少奇的來臨彷彿未覺。

劉少奇沉聲道：「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江湖畢竟太小了，朋友，咱們又見面了。」

那黑衣人緩緩地抬起頭來。

白淨面、修長的眉、閃亮的目光在文靜中蘊藏難以覺察的懾懾，顯示他不是個好惹之徒。

但他不是劉少奇所找的冷血。

冷血在密林中向劉少奇狙擊時雖然以黑巾幪面，使劉少奇未識他廬山真面目，然而劉少奇却見到了他那兩道冷森森的目光，那種目光使人一見之後，畢生也難忘記。

眼前這個人的目光却迥然不同。

他不是冷血，絕對不是。

劉少奇正想表示歉意，對方已開口道：「是認錯了吧？」

劉少奇拱拱手道：「對不起，請恕冒犯之罪！」

那人竟然和善地問：「尊駕原本要找誰？」

劉少奇微一沉吟，深知如不說出真話，可能會引起誤會，於是直言道：「在下原要找冷血。」

「哦，冷血！」那人面上浮現出淡淡的笑容，道：「你見過他？」

「只是見過他一雙眼睛。」

「嗯！冷血是目下江湖上最負盛名的殺手，富心機，精劍術，只是喜歡故作神秘，面蒙黑巾，不肯以真面目示人。」

「朋友你認識他？」

那人聳聳肩，笑道：「只是聽人說過而已。」

劉少奇站了起來，道：「在下別過。」

那人道：「尊駕是否得到消息，說那冷血在這兒用飯打尖？」

劉少奇道：「有人見他在片刻之前，走進這家清真館來。」

那人豎起食指，向上指了一指，道：「何不樓上看看？」

劉少奇這才發現牆邊有一樓梯，梯口豎一木牌，寫着：「樓上雅座」四個大字。

「多謝賜教！」劉少奇不由自主地

壓低聲音，似乎唯恐隔着一層樓板的冷血有了警覺。

垂手聽示的店家見劉少奇走向梯口，連忙趨前一步，在梯口站定，躬身擺手，道：「樓上雅座，請！」

抬頭一看，劉少奇只看到一道紋風不動的垂簾，他凝聽一陣，樓上似無任何响動，因而壓低了聲音，問道：「店家，樓上可有客人？」

「有一位。」

「來了多久？」

「一盞茶的光景。」

「那位客官生得甚麼模樣？」

「這……」店家遲疑了一會，才結結巴巴地道：「那位客官頭戴范陽寬邊草帽，帽沿壓得很低，小的沒有看清楚。」

「他穿的是甚麼衣服？」

「黑色褂褲。」

「可曾帶有兵器？」

「好像有一把長劍。」

「好！」劉少奇揚揚手，「領前帶路。」

「是！」店家連連點頭，只一步便上了樓梯。

劉少奇在樓梯口和那店家磨磨了良久，倒像故意向樓上的冷血打招呼，按理說，他們的談話絕對難逃冷血的耳朵。

店家登上二樓，撩起垂簾，必恭必敬地道：「客官請！」

若是冷血重施故技的襲擊，那店

家的頭顱必定脫頸而飛，但那店家却安然無事。

就在那一瞬間，劉少奇業已電射而起，從店家身後竄進了二樓。

樓上也有四副座頭，臨窗的一副座頭上，擺着酒菜粥餅，但是卻沒有人。

店家似乎也發現了樓上的客人已不翼而飛，不禁也嘆了一聲。

四壁皆空，絕無躲藏之地，臨街的窗業已打開，也許冷血先一步跳樓逃走了。

劉少奇暗暗尋思，冷血會逃走嗎？會的。因為他是一個殺手，絕不會正大光明地面對他的敵人。

他冷冷道：「店家，你說樓上有個客人？」

「是呀！」店家東張西望，滿面疑懼之色道：「我只見他上樓，却未見他走下來呀！」

「他跳樓走了。」

「跳樓？」店家顯然有些不相信，疾急走到窗邊向下探視。

劉少奇也跟了過去。

長街寂寂，只見丁開山一個人在街邊走來走去。

劉少奇揚聲叫道：「丁老弟。」

丁開山連忙走到窗下，仰首問道：「劉大哥有何吩咐？」

「你可曾看見一個黑衣人從窗口跳下去？」

「沒有啊！」

樓梯輕响，來人是方才在樓下相遇的那個黑衣少年人。

皮革行李袋業已搭在肩上，長劍抓在左手，似是已喝足吃飽，隨時準備離去。

他面帶微笑道：「走了？」

劉少奇聳聳肩，道：「走了，倉皇而逃，如喪家之犬。」

黑衣少年道：「閣下未免責人過苛，冷血只不過是個殺手，並非劍士。」

劉少奇道：「他走得却很離奇……」

黑衣少年却截口道：「閣下請看看屋頂。」

劉少奇抬頭望去，只見屋頂上的瓦片已經揭開數塊，心中恍然大悟，難怪站在街上的丁開山沒有看見冷血從窗口跳下，原來他是從屋頂逃走了。

他一正心神，抱拳問道：「壯士高姓大名？」

黑衣少年道：「在下孟達華。」

「哦！」劉少奇微微一怔，繼而笑道：「真是俠義英雄出少年，想不到名揚西北的『黑龍神劍手』竟然是如此的年輕。」

「過獎！」孟達華深深一揖，恭聲道：「請教。」

「在下劉少奇。」

「哦，神劍飛行太保，關洛大豪，」頓了一頓，孟達華才接道：「冷血號稱五千兩，但並不是有了五千兩紋

銀，他就會為人作劊子手，那化銀子僱他之人必須有頭有臉的人才行，閣下與何人結怨，可該想像得到吧？」

劉少奇微蹙眉頭，道：「這一回在下自洛陽上道以來，沿途已遭遇了九次暗襲，在下曾一再思付，却始終想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孟達華喃喃自語道：「這倒是奇了。」

就在此時，突聽到樓下有個尖細的聲音道：「店家，給我來一碗刀削麵。」

劉少奇聞聲不禁一怔，說話的人是藍玫瑰，方才她去了正陽樓，此刻又進了這家清真館，毫無疑問，她的目的不是吃東西，而是為了跟踪。

他壓低了聲音道：「少俠可認識此人？」

「誰？」孟達華低聲反問。

「青龍寨藍天的女兒藍玫瑰。」

「哦！祇聞其名，未見其人。」

「這小妮子一路對我跟踪，言行閃爍，不知是何道理。」

孟達華頗為世故的道：「在下難以平空揣測，閣下久走江湖，認人知事俱深，權自斟酌吧。」

說罷，拱一拱手，就要轉身離去。

劉少奇疾聲追問道：「不知少俠因何來到這山區小城？」

「路過而已。」

「恕在下冒昧，不知少俠前往何

地？」

「延安府。」

「哦！在下也是要去延安。」

孟達華拱手笑道：「後會有期，屆時在下當東請一杯。」

對方一再表示辭意，劉少奇本該遵守應對之禮，但他却又忍不住的問道：「不知少俠前往延安府有何貴幹？」

如此追根究底，很使人生疑動怒，但是孟達華却爽直地回答道：「在下前去延安，是爲了一把劍。」

「劍？」

「有人要賣，聽說是一把上古寶劍，所以下前去看看。」

劉少奇心中似有所動，喃喃道：「在下也是要到延安去看看……」

他說得很慢，又故意將話停住。孟達華截口道：「也是去看那把劍？」

「不！在下去探望鑄劍名師唐碧川。」

「想請他鑄一把好劍？」

劉少奇笑道：「在下對身邊這把劍已經非常之滿意了，何況在下一向認爲利器不如藝精，有那求劍的工夫，倒不如在劍術上多花些心思。」

這種話在一個以劍術揚名者面前說出，顯然有挑激成份，而且孟達華正好去求一把上好的古劍，更是暗寓諷刺，一句輕言，很可能引起一場血戰，真不知劉少奇是出於無心還是有

意。

誰料孟達華面上神色不但未變，反而呵呵的笑了起來道：「閣下之言，誠乃金科玉律，承教，後會有期。」

也不再停留，揚長下樓而去。

店家一直背靠窗角，在那兒發愣，劉少奇也不去理會他，雙腳一彈，人已射出窗外，他不想再和藍玫瑰照面，所以選擇了這條出路。

那知道他剛一出窗外，就發覺有一股勁風自頭頂襲下，直捲腦後。

劉少奇既有神劍飛行太保之稱，自然在輕功上曾經下過苦功，一旦發現來勢不妙時，立刻將全部內力集中在腰腿上，猛地一翻，在半空中來了一個鯉魚打挺。

只不過眨眼功夫，頭與腳的方向完全顛倒。

這時，一道晶光業已捲到劉少奇的腳脛之處，看來他雖然逃過斷頭之厄，却逃不過斷腳之厄。

然而，劉少奇在雙腿上却有獨到的功夫，左腿一曲，已經盤到了小腹之上，右腿向橫一掃，叭地一聲，不偏不倚地蹬在對方的劍柄護手上。

二人分別向相反的方向盪了開去，然後落在街心。

黑衣、黑巾幪面，兩道精芒畢露的目光，劉少奇已經認出對方是冷血的，原來他未曾遠去，一直倒掛在屋簷之下等待突襲機會。

二人落下街心，劉少奇不禁微微

一愕，似在思索冷血怎會從天而降，但是對方一落地之後，立即轉身就走。只不過一瞬間，二人已相距了五十多步了。

劉少奇回過神來，正要追上前去，只聽得「叭」地一响，丁開山已經射出了一箭。

他的箭術算得上神奇玄妙，箭簇穿過冷血的衣袂，釘進街旁一棵樹幹上，使得狂奔疾走的冷血脚步踉蹌，險些摔了一跤。

劉少奇把握機會，立刻追上前去。

冷血却揮劍割斷了衣袂，向街邊暗影中疾遁而去。

劉少奇自然不會放鬆，但身後却响起了一個輕脆的聲音道：「窮寇莫追！」

那自然又是藍玫瑰。

冷血脚下功夫並不差，而且街邊巷弄交錯，追未必得上，因此劉少奇停下脚步，冷冷道：「藍姑娘，不知妳是有意抑或無心，總之，姑娘是幫了那冷血兩次忙了。」

藍玫瑰笑道：「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劉少奇轉過身來，目注她道：「點明冷血行踪的人，是姑娘，縱他脫逃的也是姑娘，不知是何居心？」

藍玫瑰笑臉一收，寒着脸道：「閣下如此說，未免強辭奪理了，冷血走的方向與黑池正好背道而馳，這一路

追下去，閣下祇會距離目的地延安府愈來愈遠。」

劉少奇冷笑道：「原來姑娘是一片好心。」

藍玫瑰表明心意的道：「只不過希望閣下早日到延安而已。」

這時，丁開山已經拔下了柳樹上的箭簇，以及那一幅殘破的衣袂，走過來道：「劉大哥，這幅衣袂要不要留下來？」

劉少奇向丁開山打了個手勢，然後向藍玫瑰一拱手，道：「藍姑娘午間曾對在下說過，青龍寨一向律已甚嚴，不會作出有損貴寨清譽之事，在下信得過，不過在下不喜歡有人在身後盯梢。」

一揮手，和丁開山揚長而去。然而，劉少奇却聽得身後响起了一聲冷笑。

* * *

山間小徑，無星無月。

天亮前這一段的時刻，穹蒼顯得特別黑暗，來到一塊小小的平地上，劉少奇停下了脚步，回顧身旁的丁開山道：「丁老弟，你去過黑池麼？」

這一段路，劉少奇最多只用了五成輕功，但是丁開山已經累得氣喘如牛，汗流浹背，他接連喘了好幾口氣，才回答道：「去過好幾次啦。」

「這條路可對？」

「錯不了，這條小路比官道要近五十里，再翻過前面那座山坳子，就能

見到黑池的城牆了。」

「歇歇吧，」劉少奇席地坐了下來。「咱們喝點水，吃點乾糧，翻山越嶺，要有氣力才行。」

丁開山取下腰間的水袋，遞給劉少奇，正待取出褡褳內的饅饅，突然將頭一側，神情凝重，一動也不動。

難道他聽見了甚麼响動？

劉少奇不禁暗暗稱奇，自己是練劍的，聽覺怎會比一個獵戶差勁？

他一念未了，却見丁開山悄然取出弓箭，盤弓拔箭立射。

離他們五步處有一棵老榕，足有十來丈高，枝葉密茂，難見天日，丁開山這一箭正是射向濃蔭茂葉處。

只聽得一聲吱呀，一個人影正從樹上跌了下來。

劉少奇正想拔劍而起，丁開山却將他攔腰一抱，向一堆草叢中滾去，他的臂力驚人，劉少奇根本就身不由己。

進入草叢之後，丁開山才放輕聲音道：「劉大哥，四方八面，最少有二十個人。」

劉少奇凝神細聽，只聞風吹草動，別無聲息，由於有一個人中箭自樹梢跌了下來，使他不信。

丁開山又悄聲的道：「我從小在山中打獵，要聽野獸的呼吸聲才能追踪，羚羊的鼻息最輕，却逃不過我的耳朵。」

「你說有二十個？」

「最少，他們埋伏在四面八方。」

「你方才張弓射下一個，對方却絲毫沒有動靜及反應，這一羣並非烏合之衆？」

「他們以逸待勞，以靜制動，佔盡了便宜，所以我才拉大哥躲到草叢中來。」想不到丁開山粗中有細。

劉少奇沉吟了好一陣，問道：「丁老弟，你說該怎麼辦？」

「讓我用耳朵先找出他們藏身之所，然後用弓箭將他們一一解決……」

丁開山一語未落，四週突然出現一團明亮的火把，看來他那敏銳的聽覺已經用不著了。

劉少奇目光掃了一圈，共有二十三支火把，他不禁暗暗佩服丁開山的精確估計。

那些人清一色的皂衣，兵器却各異，有的張弓搭箭，有的手抓弩筒，有的拿刀，有的持劍。方才劉少奇如果拔劍妄動，很可能會遭到對方的暗箭。

對方既然亮相，劉少奇自然不能伏在草叢中，他正待站起來，丁開山却按着他的肩頭，悄聲道：「劉大哥，讓我來應付他們。」

說罷緩緩的站了起來，向草叢外走去。

劉少奇不禁暗暗的納罕，以丁開山的膽識、弓法、機智，一個人摸黑走夜路絕不會畏懼，因何要與我結伴同行呢？

他一念未已，却聽丁開山揚聲道：「各位是攔路打劫麼？」

對方中有人反問道：「你是何人？」

「獵戶丁開山。」

「方才那一箭是你射的麼？」

「不錯，我以為樹梢上藏着一頭花豹。」

「這筆賬我們慢慢再算，現在請神劍飛行太保劉少奇出面說話。」

「那個神劍飛行太保？」丁開山還想裝瘋賣傻。

以劉少奇在江湖上的聲望，自然是不能作悶口葫蘆，因此走出草叢，答話道：「在下劉少奇，請問寶號。」

「在下無名小卒，只是爲人傳話。」

「傳甚麼話？」

「關洛大豪，請回關洛地界去，望勿涉足西北武林。」

「這話可有些怪！」劉少奇笑道：「難道西北地界上的人物就不會去關中遊歷麼？」

對方仍是語氣強硬地道：「請尊駕即時折返。」

劉少奇業已動怒，但一想唐碧川中毒在身，極待解救，於是緩和了語氣道：「劉某此番前往延安府，只不過是探望一位老友病情，並不涉及江湖中事，敬請西北同道放心。」

對方冷聲道：「西北地界不歡迎閣下光臨，請趁早折返原地。」

劉少奇沉聲問道：「你爲何人傳話？」

「黑龍神劍客孟達華。」

劉少奇只是一愣，繼而又哈哈大笑道：「小兒狂語，不攻自破，劉某在韓陽曾經見過孟達華少俠，他不但沒逐客之意，反而與劉某訂下延安府的後會之期，你休想以黑龍神劍客的威名嚇人。」

「在下話已傳到，聽不聽全憑閣下，先禮後兵，得罪勿怪！」話音一落，四週火把盡熄。

四週圍突趨黑暗，幾乎伸手難辨五指，那些人一個也不見了。

丁開山走到劉少奇身邊，悄聲道：「劉大哥，咱們是往前走，還是朝後退？」

劉少奇一把抓住他的手腕，沉聲道：「丁老弟，你真是一個獵戶？」

丁開山顯然是怔了一怔，才答道：「當然是真的。」

「我看你不像。」

「那點不像？」

「你富機智，精弓法，聽覺敏銳，輕功不弱，一個山中獵戶不可能有如此的功夫！」

「大哥過獎了。」

「說，你和我結伴同行，究竟有何企圖？」

「人多膽壯。」

「丁老弟，看你的性格，你不是一個玩弄奸詐之徒。」（未完·一）



文圖 · 疾飛 · 辛可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邪道小子

惡煞圖謀劫獄 中途攔截清官

城門高三丈八尺，第二層高兩丈二尺，上下一共六丈高，可是有人總是說城門高八丈，尤其是住在金州城的人，都是這麼說的，要不你聽聽——

金州城門高八丈，裡面住着閻羅王，驚堂一拍山河動，牛鬼蛇神嚇得慌。

相傳鄆都城高八丈，閻王就是住在鄆都城內，只不過金州既然也住了一位閻王，金州的城門，當然也應該是八丈那麼高了。

如果有人懷疑城門沒有八丈高，那麼可以去看看——其實還真有不少人站在城下抬頭看。

只不過，這些人可不是看城門究竟有多高、城牆用甚麼砌的，而是看城門右面梁子上伸出的那根赤紅木桿子，因為木桿子上垂掛着三顆人頭。長髮挽在繩子上，繩子又連在桿子上，從下面看上去，宛似一串人頭來，毛茸茸還帶着血糊淋漓的樣子。

金州就在八百里秦嶺最東面，處在黃淮中間，正是水旱山三路商業集散地，城雖不大，人口却不少，便也形成一個熱鬧喧囂的繁華地方。

金州本來是個縣治，「開府」還是近七年的事，自從府台大人丘冠中走馬上任那天起，金州便由縣改爲府了。

姓丘的是兩榜進士出身，年紀只不過三十六，正是年輕有爲，前途美好的官場佼佼者。

金州城方圓五百地，都知道城中住着一位丘閻王，別的不提，單只插在城牆頭上的那根專門掛人頭的桿子，聽說已經換了五根，天長時久，風吹日晒，撐不住一顆十八斤重的人頭掛上去，怕掛上一半，桿子斷了，那多邪。

丘冠中幹了七年快半，他自己估計，大約已經被他斬首示衆的人頭是一百五十二顆，加上今天又掛上的三顆人頭，他一共已斬了一百五十五顆人頭。

金州府這地方可沒有監獄，有人犯了案，該揍的揍，該殺的殺，老百姓的稅糧不養犯人，丘府台不積案子，可也明快決斷，就沒聽說有人發一句怨言的。

爲丘大人辦案的府衙捕頭大人姓羅，叫羅玉，姓羅的武狀元未試中，便跟着丘冠中幹公事了。

金州城一共有兩個劊子手，那就是江湖上傳言的「鬼刀」段子才與段子寶兄弟二人。

段氏兄弟，一個叫「斷人財路」段子才，另一個「絕人子嗣」段子寶，兄弟二人下刀狠，至於怎麼個狠？明明是一刀之罪，可在他們的刀砍上犯人

年，大人，咱們當年的雄心壯志，不就是這樣嗎？雖談不上保國，却也可以安民了。」

丘冠中點點頭，道：「所以我知道你已把一切事情備妥，我還是把你找來。」

「大人請吩咐。」

「羅兄，吩咐下去，通令金城百姓，如有任何人設宴列隊來道相送者，嚴辦。」

羅玉猛一怔道：「這……」

「去，照我的話去做，千萬不能影響百姓們的生意，讓我走得安心。」

「大人，你……天下的當官者都像大人一樣，天下也就太平了。」他頓了一下，又道：「世道險惡，官縱盜，盜擄官，百姓便遭殃了，而大人你……」

哈哈一笑，丘冠中道：「羅兄不是與我也差不多？你一共破案近百起，賞銀算起來有萬兩，可是你的銀子一紋也不剩，都送哪兒了？」

於是，兩人哈哈一笑。

午時三刻已到，金州府衙中離職的丘冠中，一襲官衣未換下，雙手捧着金州府的印信，十分謹慎的交在新到任的任懷生手中。

任大人接過印信，丘冠中已吩咐道：「酒。」

只見羅玉雙手捧了個朱漆盤子走上前，盤中三隻銀杯，丘冠中取過盤中杯子，高舉過頭，道：「第一杯敬

天。」他把酒往空一潑，然後又取過第二杯道：「第二杯，敬地。」一杯酒洒在地上，接着又取過第三杯在手，雙手環抱一躬，道：「這第三杯，我敬金州府境內善良百姓們。」

於是，他一仰而盡，放下酒杯，便對一旁楞然的新上任知府一抱拳，大步往府衙外面走去。

這一着，可把滿衙的人感動了，這位大人真是與衆不相同。

如是一般官場，新上任的三天醉，離職而去的醉三天，截然大不相同。

新上任的知府大人任懷生感動之餘，大步送到知府衙門外大車旁，他發現大車上除了丘冠中的妻子田氏之外，就只有個五歲大的娃兒在睡覺。

再看大車內，兩個包袱三床棉被，除此之外一無所有了——真是清官。

任懷生看得心一痛，因爲另一邊他帶來五輛車，丫環就有四五個，而人家丘冠中呢？

兩匹馬拉大車，這些全是官家的，另外有四匹健馬跟着，其中三匹馬上坐着捕頭羅玉與段子寶兄弟二人，另一匹馬上，就是馱的路上——應物品與十二名護從的行李什物。

金州城內沒聲音，一衆百姓遙遙的望着，平日那份喧鬧，一下子真的變成閻王城了。

後脖根的時候，便會稍稍一頓，然後才變砍爲切，便也把人頭切落掉了。

頭被砍掉，講求個「快」字訣，犯人少痛苦，可他們這麼一頓又切，犯人受的罪可大了，因爲有些犯人會在這時候喊叫一聲。

人頭落地帶叫聲，不但殘酷也嚇人。

丘冠中在金州府，這是最後一次斬犯人，三天之後，上面就派人來接替他了。

在金州府，他幹得還不錯，至少老百姓很少有罵他的。

既然政績斐然，當然會受到上面重視，丘冠中就是要走馬上任洛陽了。

雖然他還是個知府，但洛陽比金州大多了。

丘冠中在金州這麼個肥地方幹了七年半，看起來真的是兩袖清風，因爲他在離開金州的時候，金家只有一輛大車，車上除了他的妻子田氏之外，便只有一個五歲大的娃兒叫丘浩。

當然，丘冠中並非辭官不幹，他幹得正起勁，所以他隨身還帶了十二名護從、三名貼身武士。

十二名護從均是由捕快中選出來的，那三名貼身武士，可不正是「冷面金剛」羅玉與「鬼刀」段氏兄弟二人。

丘冠中連他在金州的劊子手也帶走了。

沒有人前來送行，各衆備的香案禮品一件也未拉出來，誰不怕丘大人的鐵面無私，別以爲丘冠中卸任他去，一瞪眼，還是會嚇人一大跳的。

現在，我們可以看看丘冠中的模樣了……他……

隆起的頂門，深陷的雙目，眼珠子黑得發光，鼻子稍短，但骨架分明，雙唇時常緊閉着，顯出他在咬牙似的，有着一股子堅毅冷酷模樣，中等身材稍瘦了些，雙手背上青筋根根可見，離開府衙，他把官服包在車上，身上只是一襲舊長衫，舊布鞋，頭髮打結紮了一條青帶，如果走在路上，任何人都以爲他是個不第秀才。

丘冠中走近大車，他對送行的新任知府任懷生深施一禮，側轉身遙望大街，衝着大街又是一禮，他點點頭，拉着車杆登上大車。

他的這個動作，却招來遠處幾聲大罵。

不只是幾聲，是一片哭聲，只不過丘冠中已聽不到了，因爲大車已往城外馳去，很快的馳去。

大車爲甚麼不緩緩而馳？

那是丘冠中交代的，洛陽等人交接，不能誤了公事。

丘冠中一行，頭一天行了七十里，夕陽攔在山頂的時候，前行的捕頭羅玉策馬大車邊，道：「大人，前面清

陽鎮，再往前便是山區了。」

丘冠中掀起車帘，抬頭看看，這才對羅玉道：「羅兄的意思是，今夜我們住清陽鎮？」

羅玉道：「大人，明天連大車也不便進山區，山道崎嶇，只能騎馬。」

丘冠中點點頭，道：「馬匹方面……」

羅玉道：「已有安排了。」

丘冠中道：「那就在清陽鎮住一宿了。」

於是，羅玉率領十二名護從官差先行，段氏兄弟二人便隨着大車緩緩的跟在後面。

清陽鎮的南街頭上，有一家平安客棧，這算是大客棧，因爲這家客棧有個後院，兩邊廂有單用客房兩間，前院只有一間通炕客房，一張大炕可以擠上三四十個人睡。

你別嫌擠，在這一帶全一樣了。

丘冠中一行被兩個伙計迎進客棧裡，伙計們眼利，一探之下，得知是往洛陽走馬上任的丘知府，可就不敢大意了，那份熱切的招待就甭提了。

丘大人與妻兒三人住在後院一間客房裡，另一間客房中，住着羅玉與段氏兄弟一共三人，十二名護從，便與十幾個客人擠在前院大炕了。

丘冠中在客房中稍事整理，平安客棧的胖掌櫃已在客房外面候着了。

一聲乾咳，丘冠中走出房外，他發覺胖掌櫃在等他，便問道：「何事？」

「回大人的話，前面酒席已備，就請大人夫人公子前往入席了。」

丘冠中雙目一厲，道：「酒席？」

胖掌櫃搓搓手，笑道：「不成敬意，大人。」

丘冠中立刻高聲呼喚：「羅兄。」

附近客房中，羅玉拉開房門走出來，他發現丘大人已走出客房，便立刻上前，道：「大人，有何吩咐？」

丘冠中道：「何人訂了酒席？」

羅玉皺眉看看胖掌櫃，道：「誰訂的酒席？」

胖掌櫃笑呵呵的道：「大人，地方上聞得大人來到，這可是難得的機會，平日裡，大人在金州府爲咱們百姓辛苦，如今高升路過小地方，怎能輕易放過孝敬大人的機會，所以前面擺了兩桌水酒，萬望大人賞光。」

丘冠中面無表情的道：「掌櫃的，官不擾民，民不誘官，這道理你懂嗎？」

胖掌櫃一楞，立即又笑道：「只不過順便一頓酒菜，大人又……」

他不敢往下再說了，因爲丘冠中的臉色在變，變得比小鎮北頭的城隍廟的守門神還怕人。

怒視着胖掌櫃，丘冠中道：「每人一碗盤子麵，我房裡三人送兩碗，丘浩五歲，同他娘合吃一碗也就夠了。」

掌櫃聞言幾乎要哭，他吃吃的道：「大……人你……」

丘冠中回身便走入房中了。

羅玉却沉聲道：「照大人的話去做，別自作主張。」

胖掌櫃連忙點頭，道：「是……」

胖掌櫃邊走邊想，這位丘知府真清官，朝廷如果都是丘大人這種官吏，天下百姓就有福了。

別以爲每人只有一碗盤子麵，胖掌櫃特別在麵中加上一個鹵雞蛋，大伙吃得沒報怨。

只不過前院的十二名護從差役可慘了，因爲客棧中的土炕有許多臭蟲，咬得大伙不安寧，再加上二更天又來了十一個客人，大伙這麼一擠，還有幾個鼾聲如雷的胖子，這一夜真夠瞧的。

斗轉參橫，天剛泛白，丘冠中便起來了。

大人起身，下面的人誰敢貪睡，胖掌櫃也守在前房侍候着，這時候，送水的送茶水，上早飯的兩樣小菜、兩碗包穀湯、四個饅頭就匆匆的送進丘冠中的房中了。

這些都是丘冠中的交代，平日他在府衙也是這麼幾樣，他吃得飽睡得着，心安理得。

丘冠中與妻子田氏、兒子丘浩，

人，今日特來爲大人送行。」

「免……」

丘冠中只說了這麼一個字，便拍馬往鎮外馳去，倒把這位清陽鎮上的團練方大人楞在當場。

方大人遙望着遠去的丘冠中一行，不自覺的喃喃道：「丘閣王，果不其然也。」

丘冠中率領着羅玉等一行，緩緩的策馬大山中，兒子丘浩則由一個善騎的護從抱着。

那丘浩今年才只五歲，一副天真無邪的觀看山中風景，不時發出嘻嘻笑聲，却也給這批人解去稍許寂寞。

山路預計要走兩天半，方能看見中原平原，這一段山路，早被羅玉計劃好了。

這一天走到日偏西，黑龍嶺下一家野店，那羅玉已對丘冠中道：「大人，這家野店是一對老夫妻開的，屬下辦案時住過幾次，店主叫王老十，五十歲的人了，很能吃苦。」

丘冠中點點頭，道：「今夜就住在這兒吧。」

他轉過頭看看兒子，丘浩已經睡在那個護從的懷裡了。

他對妻子微微一笑，道：「浩兒叫了一天也累了，難怪他在馬上睡着了。」

田氏含笑道：「離開城市來到大山里，他好奇嘛。」

便在這時候，只見羅玉拍馬疾馳，趕到野店前面的兩棵大柿子樹下面。

他很輕鬆的翻身下馬，邊將韁繩往樹下拴，高聲喊道：「王掌櫃，王大娘，快出來吧。」

但他喊了兩聲，也不見店中有人出來，羅玉抬頭望向大門裡面，裡面很靜，好像空屋一樣。

「王老十，人呢？」

後面的丘冠中一行也到了，這些人紛紛把馬拴牢，馬背上摘下大被套與刀，便在這時候，從店內走出兩個三十多歲的女人，那模樣兒可真嬌，但若仔細看，二人一個嬌又艷，另一個嬌又媚。

羅玉先是一怔，雙目逼視兩個女人，道：「妳們是？」

較美艷的女人走向羅玉，她幾乎伸手去拍羅玉的肩，俏笑一聲，道：「喲，來的是官爺呀，快請店裡坐，要喝酒，二鍋頭，要吃飯，小籠包子盤子麵，臘味肉味更齊全，蔥薑大蒜隨意拌，吃熱的，鍋蓋一掀冒着煙，吃涼的，并把涼水泡黃瓜，爺們……」

羅玉不耐煩，把臉一沉，道：「我只問妳，王老十他們夫妻二人呢？」

女子哈哈一笑，道：「進城辦貨去了。」

羅玉道：「那妳是……」

女子指着另一女子，道：「我二人是王老十的親戚，幫忙來的，王老十

是我妹子的大舅子，我們的關係，只拐了那麼一個彎兒。」

羅玉便在這時，突然暴抬右手抓過去。

他這個動作出其不意，那女子雙肩左右閃晃間，已站在一丈外，動作真俐落。

羅玉一聲冷笑，右掌一晃，左手再抓。

女的也不含糊，雙拳翻飛十八拍。

羅玉七抓落空，便暴喝一聲：「圍上。」

兩個女子齊聲笑，便見從屋後轉出一夥人來。

羅玉一看這些人都拿着傢伙，便不假思索的一躍落在馬前，從馬鞍上拔出子母雙刀在手。

這時，「鬼刀」兄弟段子才與段子寶二人，便也迅速的拔出寬刃砍刀抱在胸前。

於是，只見兩個女子已併肩站在一個手提「銀鍊鬼爪」的黑漢身前。

雙方只在這轉眼間，各站方位，各排陣式，十二名護衛官差，形成大半圓圈，把丘冠中一家三口守得緊，段氏兄弟握刀分站丘冠中身前，那「冷面金剛」羅玉則雙手握刀，金剛怒目的站在前面。

「嘿……」

這種令人不愉快的笑聲，紛紛從

事？」

「昨夜他來見大人，被我擋駕，今天一早他又……」

丘冠中看看方大人，道：「找我有

方大人忙恭敬的迎上一步，道：

「卑職方大人，昨夜與幾位地方仕紳想爲大人接風不成，繼之又無法見到

三方面傳來，便聞得那個嬌又媚的女子，舉手抓着身後黑漢的大草鬍子抖了幾下，哈哈笑道：「吳非吾，你出的主意，我們就看你的了。」

那黑漢哈哈一聲道：「操他娘，這不是大伙都同意的嗎？齊飛兒，妳怎麼沉不住氣，被人家一唬，妳可就立刻孫猴子遇上如來佛——現了原形了。」

那女的名叫齊飛兒，江湖上的「逍遙仙子」就是她。

只這兩下裡說出名字，羅玉便暗自吃一驚。

他突然出掌，就是要試一試那女子會不會武功，因為他知道，這家野店的王老十只有他們老夫妻二人，那來這麼妖艷的女親戚，果然被羅玉試出來了。

他重重的看了這九個人幾眼，犯着疑慮的沉聲道：「你們好大膽子！」

「嘿……」

又是幾聲冷笑傳來，笑聲裡還夾雜着笑罵：「奶奶的，這是甚麼地方，容得你大擺官老爺架子呀。」

羅玉緩步退在丘冠中前面，低聲的道：「大人，怕是傳言的『黑獄十三煞』，他們從不在金州地面活動，這幾年未聞他們行踪，怎麼也想不到會在這兒出現。」

丘冠中道：「勝算如何？」

羅玉道：「傳言這『黑獄十三煞』個

個滿手血腥，殺人不眨眼，而且武功各有獨到之處。」

丘冠中道：「這麼說，勝算不大？」

羅玉道：「屬下拚死保護大人。」

丘冠中道：「弄清楚他們的目的。」

羅玉暗中點頭，立刻走上幾步，對「逍遙仙子」齊飛兒道：「我知道你們的來歷。」

齊飛兒又去拉扯「人魔」吳非吾的鬍子，道：「吳非吾，他知道我們是誰呀。」

吳非吾哈哈笑道：「噢，他知道咱們是誰？那好，妳問他，咱們是誰？」

齊飛兒衝着羅玉一個媚笑，道：「大人，你知道我們是那路人馬嗎？」

羅玉沉聲道：「黑獄十三煞。」

他此言一出，至少有五個惡漢豎起大姆指叫「要得。」

齊飛兒半笑不笑的道：「果然是金州名捕，心眼裡還真的知道不少，高！」

羅玉冷冷的道：「黑獄十三煞怎麼只來了九人，那另外四個又躲到甚麼地方去了？」

他此言一出，齊飛兒手中銀刀一掄，尖聲大叫，宛似哭天搶地般道：「咱們就是爲了四個快完蛋的好哥們，才來冒此不赦之罪，攔住丘知府的呀，萬望多多成全，救救我們四個身繫

圈圈的哥們們出來，如何？」

這是有求丘冠中，「黑獄十三煞」在江湖上專幹大案子，幹一票富三年，只不知爲何會有四人被抓進大牢。

羅玉冷然一哂，道：「四個甚麼人？被關在甚麼地方？犯的是甚麼罪？能幫則幫，不能幫免談。」

「人魔」吳非吾急忙跟上一句，道：「能，能，一定能幫上忙的。」

羅玉道：「四個甚麼人？」

吳非吾道：「被關的都是好樣的——『飛刀怪客』呂不悔、『拐子』李老三、『神偷』巧兒，還有『海裡龍』屠大年。」

羅玉道：「他們被關在甚麼地方？」

吳非吾搓搓長臉，苦笑道：「他們倒楣，被關在洛陽城的大牢裡呀。」

事情終於弄清楚了，原來這九個惡煞是爲了被囚在大牢中的四個好哥們。

羅玉又問：「他們身犯何罪？」

這時又搖搖擺擺的走過來另一風騷女子，此女子有些男女不分，正是「千面人狐」白盼兒。

細腰擺動着，人已站定了，她又擺了兩下子，才笑道：「他們四個呀，辦那麼一點小事也把事情弄砸鍋，大人，洛陽總兵府還有機關，四個人事情未辦成，被入全部弄進去了。」

羅玉聞言，道：「他四人去總兵家裡？幹甚麼？」

知她在一招之間能劈出幾刀。

羅玉的母子刀上下翻飛，便也發出叮噠之聲，似五月花炮般那麼刺耳難聽。

就在這陣金鐵撞擊聲中，只見齊飛兒一個空中倒翻，右足點地再起，口中尖聲：「吳非吾，點子太硬，你別站着看熱鬧了！」

不錯，齊飛兒一招就覺得羅玉不好惹，她可不想傷在羅玉的刀下。

吳非吾哈哈笑道：「幹捕頭的有此能耐，難怪金州地方享太平了。」

於是，他的銀鍊魔爪抖動了。

另一面的搏鬥更見激烈，那是「二閻王」厲莫野與「邪刀」風雲二人，他們分別找上「鬼刀」段子才與段子寶兄弟兩個。

段子才守在丘冠中左面，他與厲莫野殺得好慘烈，身中七刀不作聲，寬刀砍刀仍然掄得虎虎生風。

再看他兄弟段子寶，正與「邪刀」風雲殺得可熱乎，兩個人似乎都在冒血，只不過誰也不稍退。

那丘冠中拉着妻兒坐在地上。

丘冠中雙目一閉不看了，田氏却在打哆嗦，丘冠中的兒子丘浩早被這場搏殺驚醒過來了。

再看另一批，「鬼叫天」石大海、「太行山君」尚不邪、「過山虎」萬子壯、「千面人狐」白盼兒幾人，合力堵住十二個護衛差役幹上了。

十二個差役再是勇敢肯拚，又怎

白盼兒「嗨」了一聲，道：「說了你會笑得慌，大人，他們四個是爲了一個尿盆呀。」

羅玉還以爲白盼兒胡說八道，便把臉一沉，道：「豈有此理，大人在此，妳敢胡言亂語！」

白盼兒收住笑容，道：「我的大人，草民句句實言呀，不信你問他們。」

羅玉道：「他們爲了尿盆？」

白盼兒道：「唔，我把話說清楚，丁總兵最喜歡收古董，丁總兵的古董也齊全，其中就有一個尿盆他最喜歡，大人，那個尿盆可不簡單呀。」

羅玉叱道：「甚麼樣的尿盆？」

白盼兒道：「想當年，楊貴妃使用的溫玉鑲寶石尿盆，說它是尿盆，比吃飯的細瓷碗還明亮。」

她看看對面的官差，又道：「冬天天裡天氣冷，坐在上面撒尿還燒得慌，三顆寶石三種光，黑夜照得似雪亮，那位丁總兵當年駐兵在長安，他是在那兒弄來的，還時常雙手捧着玩，大人，寶物誰不喜歡啊。」

羅玉道：「就爲這？」

白盼兒哈哈一笑，道：「如果是一般人，也就沒甚麼，問題是他四個人是我哥們好兄弟姊妹，過去的案子沒有結，他們這麼一失手，天爺，往後我們怎麼辦？」

這時，齊飛兒加上幾句，道：「本來我們慢慢想辦法，可是，忽然間得丘知府調去洛陽城，我哥們可就慌了

是這些黑道梟霸們的對手，只不過奇怪的乃是石大海幾人只是封架差役們的攻勢，並不出刀砍人，只有……

只有那個「酒肉和尚」雙手舞動悟空棒，閃展騰挪在這批差役之間，掄起棒子攔腰打，剎那間被他打翻一地。

十二個差役倒地不起，石大海五人哈哈大笑。

五個人緩緩圍上去，把丘冠中一家三口圍在正當中，段氏兄弟仍在拚鬥，却又被「酒肉和尚」的悟空棒打倒在地，段子才還破口大罵：「該死的一羣畜牲啊！」

正在拚殺的羅玉，發覺情況不對勁，他一愣間，竟被吳非吾的銀鍊魔爪鉤住褲子猛一甩，「叭」的一聲，羅玉被甩翻在地。

齊飛兒一個箭步衝上去，銀刀反手猛一敲，但見羅玉「叭」一聲昏過去了。

說來話長，其實雙方交手只在剎那間，因爲「黑獄十三煞」個個武力高強，羅玉幾人豈是他們對手。

吳非吾哈哈一聲笑，道：「哥兒們，照計行事了。」

這句話一出口，八個男女魔頭齊出手，那丘冠中坐在地上閉着眼睛，吳非吾已站在他面前！「丘大人，害你受驚嚇了。」

丘冠中獅目猛一瞪，還真令吳非

齊飛兒道：「何必呢？一定要雙方動刀子嗎？」

她側身指指野店內，又道：「大人，如是你點個頭，屋子裡好酒好菜等着呢，這一路上也夠辛苦，你看看

手脚，丘知府辦案明快，三兩句話就完事，殺的殺，打的打，逼得我兄弟只有全部出黑獄了。」

事情總算更明白了。

原來他們也怕丘冠中到任以後，把獄中的案子一次審理，那麼，呂不悔他們四個就死定了。

羅玉忿怒的道：「所以你們九個惡人埋伏此地，打算對丘大人下手了？」

「人魔」吳非吾急忙搖手，道：「不，不，草民們絕無加害丘大人的意思。」

他涎臉看着丘冠中，又道：「丘大人是清官，雖說是鐵面無私殺了許多道上朋友，可也是兩袖清風、受黑白道尊敬的官，我兄弟們自也不例外，有道是，『貪官隨處可見，清官百年難求』，只不過……」

羅玉叱道：「你口是心非，快說！你們的目的何在，準備怎樣對付大人？」

齊飛兒一笑，道：「只求你們在此地住幾天，等我們救出我們四個被囚的人，你們就可以走了。」

羅玉叱道：「放屁！無理要求，何況你們又是去劫獄，我家大人更不會答應。」

齊飛兒道：「何必呢？一定要雙方動刀子嗎？」

她側身指指野店內，又道：「大人，如是你點個頭，屋子裡好酒好菜等着呢，這一路上也夠辛苦，你看看

你的夫人同孩子，一定又飢又渴了吧？」

丘冠中面色冷灰，他忿怒的對羅玉道：「這些狂徒膽敢和本府談交易，太可惡了，殺無赦！」

羅玉對段氏兄弟點點頭，道：「保護大人。」

那段子才重重點頭，道：「他們想動大人身上一根汗毛，那得從我兄弟身上踩過去。」

「嘿……」

段氏兄弟分守在丘冠中左右，田氏抱緊吃驚的娃兒丘浩，母子二人嚇得緊緊貼着丘冠中。

丘浩生得活潑可愛，眉心一顆赤紅痣，更增添幾分天真無邪，小嘴這時翹得高，再也笑不出來了。

羅玉分握子母刀，一聲厲吼：「殺！」

十二名護衛差役均是羅玉親自挑選的，他們各有一身本事，此刻聞得羅玉捕頭的命令，各拔腰刀便殺上去了。

「黑獄十三煞」似乎早就分配好了，羅玉這方剛一發動，九個人便掄兵刃迎上去了。

只見「人魔」吳非吾手提銀鍊魔爪並不出手，他還單手叉腰仰天大笑。

「逍遙仙子」齊飛兒閃掠身形如飛燕，銀刀已指向羅玉的胸前殺去，那成束的銀芒，交織成蜘蛛網狀，就不

吾一驚！

丘冠中沉喝道：「賊子意欲何為？」

吳非吾擺手一揮，哈哈笑道：「不就是爲救大牢裡四個兄弟大妹子嗎？」

丘冠中叱道：「休想！」

吳非吾面色一變，道：「大人，拿出印信來吧！」

丘冠中道：「甚麼印信？」

吳非吾道：「當然是大人的知府印信了。」

丘冠中一聲冷笑，道：「金州知府的印信已交割，洛陽的我還未接掌，怕是叫你們失望了！」

吳非吾大怒，道：「搜！」

「逍遙仙子」齊飛兒收起銀刀，抓着兩個包袱就打開了，她把包袱抖散一地，除了衣服與不足百兩銀子之外，真的是空無一物。

齊飛兒噴噴兩聲，道：「清官吧，也未免太過火了，你比個窮人還窮人，何必呢？也不爲你兒子着想？」

丘冠中怒叱道：「少廢話！本大人不相信你們還敢猖狂延命官！」

他此言一出，齊飛兒揚手一掌就要打過去，却被吳非吾一把攔住。

吳非吾道：「別打走了樣就難辦了。」他高聲的又叫道：「統統綁進屋子裡，快呀！」

另一面，「千面人狐」白盼兒走過來了。

她真的是不男又不女，但當她仔細的看了丘冠中幾眼之後，便吃吃笑對吳非吾道：「老大，沒問題，今夜看我的。」

她要幹甚麼？這大概只有他們幾人才知道！

丘冠中就覺得這人似人妖，田氏拉着丘冠中低聲的道：「冠中，還是少罵人，咱們處在他人屋簷下，就算不低頭，也別罵他們，好漢不吃眼前虧呀！」

丘冠中沉哼一聲不開口，他看着幾個惡漢取出繩子要捆人了。

沒多久，這些人匆匆的把幾個差役的衣服剝掉了，十二套衣服堆在屋子裡，便羅玉的衣裳也在脫。

丘冠中怒叱道：「你們這是在幹甚麼？」

吳非吾道：「娘的老皮！你的印信不在身，老子們只有用第二個行動了，你就等着瞧吧！」

丘冠中道：「本大人明白了！」

齊飛兒道：「你明白甚麼？」

丘冠中道：「偽裝我的人，前往洛陽府衙詐騙，哼，怕你們很難得逞！」

吳非吾咬牙道：「我們若是不能得手，姓丘的，你就活不成了！」

丘冠中叱道：「真要造反了！」

吳非吾哈的一聲冷笑，道：「這就叫猴急上房，狗急跳牆，老子不能讓你活着去洛陽，殺了我那四個好哥哥，姓丘的，你琢磨吧！」

「二閻王」厲莫野走過來，他看看

地上丘冠中三個人，冷沉的對吳非吾道：「老大，我以為出刀殺了這個丘閻王，也免得他日找咱們麻煩！」

吳非吾冷冷道：「你怎麼就只知道殺人，也不想想我說的那些話，嗯？」

厲莫野道：「殺光之後去救人，然後飛他娘的遠遠的，三年不在江湖走動，朝廷又能怎麼樣？」

吳非吾道：「真是豬，咱們殺了朝廷命官，海捕公文天下貼，咱們還能過太平日子？如果咱們只把牢中的犯人弄出來，相信不會驚動朝廷，只要咱們走出中原，上山下海藏起來，頭枕美女睡着吃，多爽。」

真是想得週到，這話也叫丘冠中聽到了，他心中還真佩服，黑道上還真有不少機伶聰明的人物，這姓吳的就有頭腦。

十二套捕役衣裳由六個惡漢挑挑檢檢的比試着穿，剎時間，吳非吾幾個變成公差了。

那白盼兒早把丘冠中一家三口捆在椅子上，白盼兒拉過一張椅子，就坐在丘冠中的對面。

只見她宛似在爲丘冠中相麻衣相似的，左看看，右摸摸，眼睛眨幾下，嘴巴張又閉，然後……

只見白盼兒用各樣塗料在她自己的臉上抹着，又把頭髮改了樣，她變成丘冠中了。

只這麼一折騰，已是日落西山要

吃飯了。

「人魔」吳非吾是個粗中有細的魔頭，他親自查看細綁的每一個人，認爲妥當之後，便把鍋上蒸好的包子全部堆放在一張長板檯上面，正巧可以讓被綁在地上的人伸頸伸頭張口啃吃包子。

他又把一張桌子放在丘冠中夫妻二人面前，桌上也放了十多個肉包子，要想吃，只要低頭張口就成了。

這可真是會捉弄人，丘冠中又閉上眼睛了。

就在這時候，羅玉清醒過來了。他一見眼下這光景，不由大吼，道：「姓吳的，你們也太目無王法了，敢對大人如此不敬！」

吳非吾走過去，舉手就是一巴掌，罵道：「你娘的，昨晚個鳥！我可老實的告訴你，姓羅的，江湖道上不少人想要你的命，今天你能活着，快唸阿彌陀佛吧！」

羅玉道：「我饒不了你，吳某的，羅某但有一口氣在，絕不放過你們！」

吳非吾又要出手打，丘冠中已沉聲道：「羅兄，不必多言，我諒他們難以得逞。」

吳非吾哈哈一笑，指指胸膛道：「成不成，那是爺們的事，大人，你看。」

丘冠中道：「看甚麼？」

吳非吾得意的指着站起身來的「千面人狐」白盼兒，笑呵呵的道：「大人

，你看她像那個呀？」

丘冠中側頭一看，幾乎吃一驚。

剛才這女子坐在他面前，他並未在意，但只一轉個身，怎麼全變了，變得同他一個模樣！

白盼兒已在包袱中取過丘冠中的衣服穿上了。

於是，傳來幾聲驚呼，那實在……

丘冠中也吃一驚，這是混充，這批賊盜要混充他的模樣，前往洛陽府衙衙門劫獄了。

丘冠中不得不佩服這個狐媚女人的易容術高明！

更令丘冠中吃驚的，乃是白盼兒在他面前來回擺袖走了幾步，還真的像極了。

丘冠中只走了幾步，白盼兒就注意到了，同時也學會了他走路的架式。

「像我爹！」丘冠在這時冒出這麼一句話來，引起吳非吾九人的一陣大笑。

剝下來的差役官服穿妥了，便差役們的腰刀也掛在腰上了，頭上的差役帽，足上的黑靴子，一切都得經過白盼兒妥爲查驗之後才算數。

「逍遙仙子」齊飛兒面對着丘夫人，她哈哈笑着不開口。

齊飛兒早就把銀刀收起來了，但仍然看得丘夫人不自在，只不過齊飛兒很注意丘夫人的面部表情。

她也注意那個五歲大的小娃兒：「小弟弟，阿姨好喜歡你喲！」

丘冠道：「我不喜歡妳。」

「爲甚麼？」

「因爲你們殺人。」

「誰說的？」

「你們把我叔叔他們打倒，還用繩子拴住，我不喜歡你們。」

「我帶你去吃糖葫蘆呀。」

「我不要。」

齊飛兒眉頭一皺，道：「你要是不聽話，阿姨會打人的，說不定還會殺人。」

只這幾句話，那「千面人狐」白盼兒已把丘夫人解了繩子，拉進內室裡。

「幹甚麼呀！妳。」

白盼兒哈哈笑道：「丘夫人，吃不你的。」

丘冠中忿怒的道：「你們幹甚麼？」

丘冠也叫了：「娘！娘！」

於是，齊飛兒也跟進去了。

外面，吳非吾命大伙趕快吃飽肚皮，他重重的道：「奶奶個熊！咱們在這兒等，一等就是三天半，早就睡過了頭，養胖也不是這麼養法。」

原來這九個惡霸早就計謀好了。只聽吳非吾又道：「我的好哥們，你們沒吃過豬肉，也見過豬走路，到時候，裝扮得可像那麼一回事，別在節骨眼上鬧個雞飛狗跳蛋砸了，我

跟他就沒完沒了。」

「酒肉和尚」悟空把背上的酒葫蘆狠狠的灌滿了酒，哈哈笑道：「老大，我只要把大光頭遮起來，就是標準的公差大老爺，哈！」

「太行山君」尚不邪已把虎爪反藏在後腰上，笑道：「我們大伙的老大，你可曾注意另外一件事？」

吳非吾問：「甚麼事？」

尚不邪道：「你老大也是個糊塗蛋，你看他們吃官家飯的差爺們，一個個臉蛋用刀子刮得光，再看看我們幾個人，神仙見了也嚇得慌。」

吳非吾一掌拍在大腿上，叫道：「對呀，咱們臉上盡是毛，一個賽過一個多，他娘的，有這種衙役官差的？」

幾個人之中，就數「二閻王」厲莫野的鬍子最漂亮，短粗繞腮，整齊發光，他老兄大概每天都會用他的尖刀，在臉皮上修整一番，如今聞得此言，不由急對吳非吾道：「喂，喂，至少也得像我的鬍子一樣。」

吳非吾道：「大伙乾脆把鬍子都刮掉！」

厲莫野道：「我的也不行？」

吳非吾道：「誰也不許留！」

厲莫野罵起來了：「操他娘，都是巧兒惹的禍，計劃不完善，盜的甚麼寶，老子的鬍子沒有了！」

這幾個人說幹就幹，彼此把下巴一翹，彼此爲對方操刀刮起鬍子來了。

利時間，鬍子刮得光溜溜，那「酒肉和尚」摸摸光溜溜的下巴，笑道：「我贊成大伙把頭髮也剃掉。」

「邪刀」風雲咒罵道：「去你娘的那條腿！老子八輩子也不當和尚！」

悟空猛喝一口酒，抖着厚嘴巴哈哈的笑。

便在這時候，內房中走出個女人來，只見她曼妙的走向大桌邊，那丘浩已從燈光中看到了。

「娘！丘浩這麼一聲叫，那女人上前就去解丘浩的繩子，很快的抱起丘浩往外面走去了。」

丘浩緊緊的攬住那女人的脖子，把嫩臉貼在女人的脖子一側。

他真把這女人當成他娘了。

於是，丘冠中忿怒的厲吼：「把孩子放下來，你們這批該死的東西！」

就在這時候，改扮成丘冠中的白盼兒，又把換了衣服的丘夫人牢牢在丘冠中一邊。

丘夫人一看兒子不見了，立刻對白盼兒央求道：「妳……妳爲甚麼抱走我兒子，還我兒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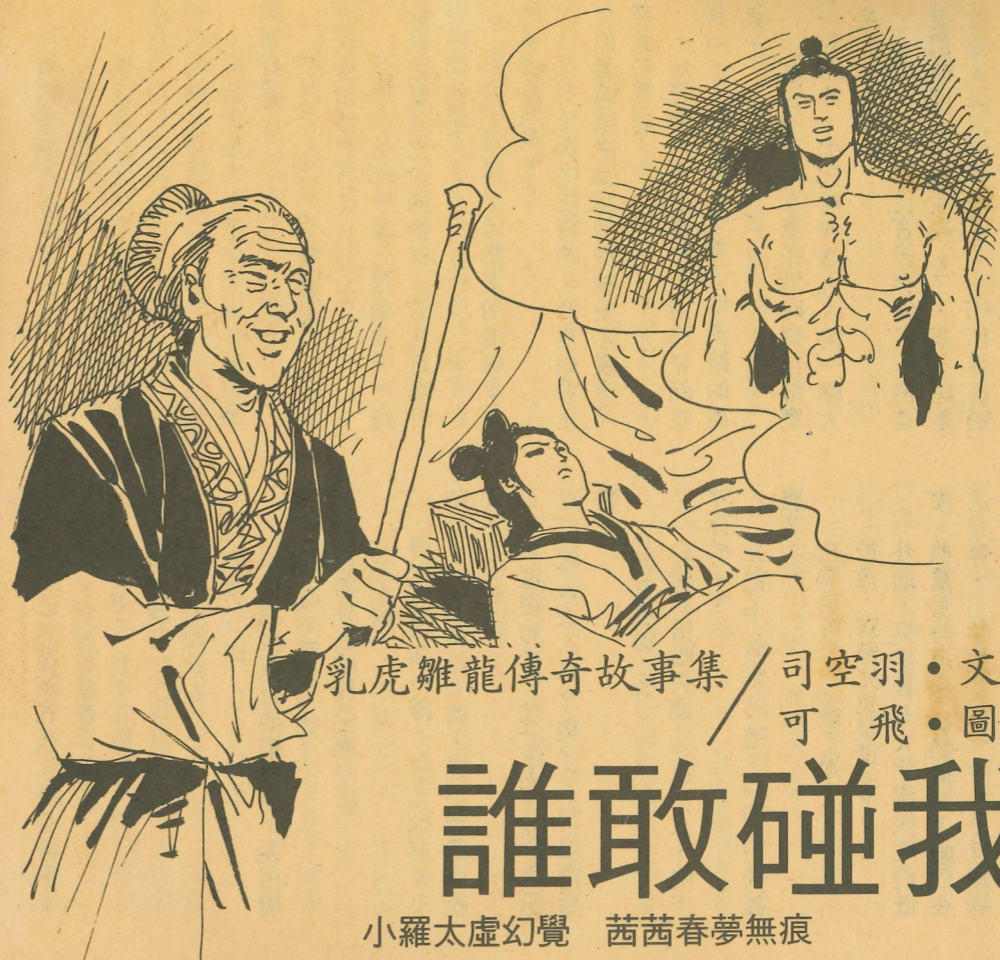
白盼兒道：「誰要害你兒子呀？我們更沒人愛他，妳放心，明日此時，必定把你兒子送還。」

丘夫人落淚了，她哭道：「你們要我兒子幹甚麼？」

吳非吾已在門外叫喊：「快，上馬了。」

上文提要：

辜婆婆將小仙帶走，秦、潘也不敢惹事……秦茜茜被自稱童先生的拐走，雖然學了一點武藝，但幾乎被姦污，他過去曾姦污過名女人或美女，這會正想下手，聽說捉到童有慶，姓童的既好色，更有分桃斷袖之癖，遂棄女就男，秦茜茜伺機走脫……童有慶既做小相公，又將軟軟做自己妻子，將小五子送給童先生……小羅和葛三刀遇上秦、潘脫不了身……



乳虎雛龍傳奇故事集 / 司空羽·文 可飛·圖

誰敢碰我

小羅太虛幻覺 茜茜春夢無痕

殺了兩小，就等於殺了他的寶貝女兒。

秦萬年原地轉了兩圈，道：「這一萬二千兩……」

小羅道：「我想秦大俠乃是一位大財主，爲了贖你的掌上明珠，這點銀子應該不難籌措的。」

秦萬年氣得臉都發紫了，他大吼着：「你們惹下的紕漏要我來填這個無底洞？天下有這種事嗎？」

「葛三刀」道：「秦大俠你千萬別生氣，氣壞了身子可就划不來了！我們來此找你是爲大俠着想。」

「放屁！」

秦大俠想想看，如果不贖人或者不由我們二人去贖，一旦開僵，江湖中無人不知秦大俠的千金被當作賭注輸掉了。」

秦萬年不由一震。的確，這個人可真丟不起。

潘奇道：「你們贖人，總不能全部要秦大俠一個人負擔一萬二千兩銀子吧？這未免太不公平了！」

小羅道：「我們籌措六千，秦大俠負責六千如何？」

秦萬年一字字地道：「一萬二千兩銀子我自行籌措都無所謂，這口氣我嚥不下，我先把你們抓起來再說。」

「葛三刀」見秦萬年立刻就要出手，道：「小羅，你看是現在對付他還是再少耽一會？」

小羅微微搖頭，「葛三刀」知道還

不是動手的有利時機。

「葛三刀」連連搖手道：「秦大俠你聽我說……」

秦萬年忍無可忍，全力施爲。可以說在他一生中還沒有像今天這樣不留一點餘力的打法。

這樣風狂雨暴的拚法，在小羅掌上隱隱只有一點點圈圍影子時，自然接不下五十招。

其實在三十多招時，小羅已經挨了兩掌。

秦萬年道：「潘兄，如我把他的武功廢了，是否會影響解剖？」到此地步還是不忘解剖。

潘奇道：「秦大俠自管下手，並不影響解剖。」

「葛三刀」厲聲道：「你們身爲武林名宿，卻不斷地迫害別人，草菅人命。小羅已被你們解剖過一次，他能不死算他的命大，居然還要再解剖一次，這一次你們根本不想他活着，老實說，小羅就算把令媛輸掉也是報應。」

「葛三刀」掄刀猛攻三刀。前三刀威猛無比，後面就鬆下來了。

未出五七招被一脚踢了出去。小羅已應付了六十招左右，堪堪不敵，只要失手，很可能會在眨眼工夫被廢了武功，因而「葛三刀」拚命撲上。

未出三招「葛三刀」再被砸出。

方勝兒的紙條。

小羅和「葛三刀」也揚長而去。秦萬年此刻已無力阻止三人離去。

他不知道三人是不是一伙的，至少三人並未交談。

剛才蒙面客射給他方勝兒之後立刻下山，小羅和「葛三刀」稍後一步，看來不像是一伙的。

秦萬年打開方勝兒。上面潦草寫着：令媛並未當賭注輸掉，小羅不過是開玩笑。解剖活人，天道不容，請勿再試。

把紙條給潘奇看了，潘奇道：「秦大俠，你不以爲這是女子的語氣，似無敵對的味道？」

秦萬年點頭道：「的確。」

潘奇道：「會不會是令媛？」

秦萬年突然一震道：「潘兄，看我多胡塗，這正是小女茜茜的筆蹟，只怪我一時氣憤而未注意。」

潘奇道：「秦大俠，要不要追？」

「當然要，我一個人去追即可。」

此刻在五七里外的山徑上，小羅和「葛三刀」微笑着，「葛三刀」道：「小羅，秦萬年剛才被唬得一楞一楞地。」

小羅道：「那也未必，至少他不以爲我是先苦後甜，自願挨揍的。」

「葛三刀」道：「暫時不必，要找他並不難，走人！」

這工夫蒙面客忽然揚手射向秦萬年一物，秦萬年接住，竟是一張疊成

先出手傷人，就算吃點虧也都認了，除非對他太過份，所以我常常說小羅是賤骨頭，只不過，一旦惹火了他……

這時小羅連攻七掌，把秦萬年逼退五步，道：「老葛，你到宅中搜一下，看看仙蒂在不在？」

「葛三刀」掠入宅中，潘奇大喝：「小子，站住！萬一我的宅中少了東西怎麼辦？要搜也要我陪你搜。」

蒙面人上前未出三招，潘奇就被打倒了。

小羅的攻擊可以看出是爲所欲爲。

假如他此刻要取勝，勝算自然很大。

也許正因爲這蒙面客的一句話，他開始游鬥。

秦萬年自然不信「葛三刀」的話，小羅總要先苦後甜，先弱後強，先挨一頓揍，然後再揍人。

只不過似乎幾次遇上都有過這現象。

難道世上真有這種對挨揍上癮的人不成？

大約半個時辰，「葛三刀」自宅中出來，道：「小羅，沒有，要不要把潘奇帶走，廢物利用一下？」

小羅道：「暫時不必，要找他並不難，走人！」

這工夫蒙面客忽然揚手射向秦萬年一物，秦萬年接住，竟是一張疊成

人。

潘奇不能袖手，也攻了上來。他剛才在一邊看出，這個偷穿他的長袍的人，像是一個少女，一個女

他的身子一落地，痛得齜牙咧嘴，却再次彈回猛撲。

他和小羅已無法分割，生死與共。

只不過秦萬年畢竟是「三絕」之一，全力施爲非同小可。

小羅被一掌砸倒，而此刻「葛三刀」却在三步外，小羅爬起來，秦萬年已駢指如戟準備廢他的武功。

「葛三刀」嘶呼着：「秦萬年你——」

一道人影鬼魅似地捲到秦萬年的身後。

潘奇大聲道：「秦大俠小心背後。」

秦萬年反應不慢，左肩背仍被來人蹭了一下，不由駭然，來人出手奇快，輕功也很高。

這人身材不高，穿了一件大袍，頭上全包了起來，只露出一雙眼睛，而他穿的大袍却是潘奇的。

潘奇大聲道：「喂！你爲什麼穿了我的大袍？」

來人不出聲，真正是奇招異式，詭異無方，甚至有些式子像是反傳統的。秦萬年不論怎麼狂攻，總是徒勞。

這樣的對手在氣勢上就能先聲奪人。

人不論如何把頭臉及全身包裹起來，還是可以看出她是個女人，而且很年輕。

老女人和少女也有顯著之不同。

潘奇不久就被踩了兩腳，倚在牆上喘氣。

這蒙面客對付秦萬年似乎十分輕鬆。

她似乎並不想立刻取勝，更不想傷他，趁機解了小羅的穴道，繼續和秦萬年游鬥。

又打了一會，「葛三刀」道：「小羅，你這人真是太迂了，每次與人動手，總是過份的禮讓，希望對方良心發現，適可而止，可是對秦萬年和潘奇這種人，大可不必手下留情。」

小羅活動一下筋骨道：「你說的不錯，我要來一次機會教育，讓他明白我小羅不是不行，而是志在息事寧人。」

小羅道：「請這位朋友退下。」

這工夫小羅的耳際忽然傳來細小而清晰的「蟻語傳音」道：「小羅哥，請手下留情。」

小羅一楞，看了蒙面客一眼，道：「放心。」

這次出手也正是手心紅圈最盛之時，威力無倫，疾如奔雷。秦萬年幾乎不信這仍是剛才的小羅。

「葛三刀」道：「潘奇，一個不成，你不要也上去試試看？我們早就說過，小羅這人心地善良，他永遠不會

誰？」

「我也不敢說是誰。」

「一定是熟人，不然就不會臨危出手。」

「本來我以為可能是小五子、姜軟或者秦茜茜，只不過，她們任何一個都不可能有此身手。」

「對對！讓她們再練十年也未必成，這就怪了，會是誰？」

小羅道：「奇的是，此人似乎不忍對秦萬年下手。」

「是啊！看來這人要傷秦萬年並非難事。」

這時前面小溪邊石上坐了一個人，正是那蒙面怪客。

小羅急行向前抱拳道：「多謝仁兄援手。」

怪客道：「小事一件。」

「葛三刀」道：「姑娘何人？」

姑娘道：「我是一個討人嫌、被人甩掉，時時迴避，就怕被粘上的可憐蟲。」

小羅和「葛三刀」聽出此女一肚子牢騷。

這語氣應該是軟軟或小五子，但口音不像。

這口音有點像秦茜茜，只不過她絕對無此身手。

「葛三刀」道：「妳一定是秦茜茜？」

「不是。」

小羅一怔，如不是秦茜茜，就想

不出是誰了。

「葛三刀」道：「本來就不是，秦茜茜那丫頭，長得雖然養眼，只不過太嫩了些。她的身手簡直不堪一擊。」

少女道：「秦茜茜真差勁，但不知你要擊倒她需要多少招？」

「多少招？」「葛三刀」哂笑道：「妳別為她臉上擦粉行不行？她能接下我『葛三刀』兩刀，我就叫她一聲小媽。」

「好！少女跳下大石，道：『我來試試看。』

「妳又不是秦茜茜。」

「你不是說過秦茜茜接不下你兩刀？」

「我是說過。」

「如果你連我一招半都接不下來呢？」

「甚麼？一招半？我『葛三刀』是長大的而不是唬大的。」

「如果連一招半也不用，半招就把你擊倒呢？」

「半招……」「葛三刀」大為光火，甚麼人能使他半招內落敗，就連「三絕」都辦不到，他怎麼不火！

「葛三刀」掄刀就砍。

武林中很少有輕鬆接下他的前三刀的人。

「一式……」蒙面少女道：「二式……」蓬地一聲在「葛三刀」腰上踩了一腳，「葛三刀」栽出五七步外。七星刀往脖子上一橫就要自絕。

少女道：「『葛三刀』，要自絕嘛！

別用刀背抹脖子，把刀刃掉過來就成了，我這招共四式，我只用了兩式對不？」

小羅道：「姑娘到底是何人？陌生人絕不會趕去援手的。」

少女扯下頭罩，小羅和「葛三刀」同聲驚呼。

她居然是本來身手十分有限的秦茜茜。

小羅喃喃道：「怎麼會是妳？」

「你是不是很失望？」

「不……不，我只是想不通。」

秦茜茜道：「難怪！幾乎連我也想不通。」

「葛三刀」道：「必是有甚麼奇遇！」

秦茜茜道：「若非如此，那就是怪事了。」

小羅道：「是甚麼人物能在一個月左右把妳調教得如此高明？」

秦茜茜道：「是一位名叫童先生的。」

小羅一怔道：「童先生？他的全名呢？」

「他只要我叫他童先生。」

小羅和「葛三刀」互視一眼，小羅道：「這人大年紀，甚麼樣子？」

「五十以內，不醜也不俊。就像普通的中年人差不多，只不過……」

「怎麼樣？」

「他的眼神自是不同於常人的。」

「妳怎麼會拜他為師？」

「葛三刀」道：「小羅，你是不是猜到一點了？」

小羅道：「是的，你忘了衛天愚前輩告訴我們，『塞外三鷹』昔年和神州七子及『南海雙星』等頂尖高手圍剿『七殺夢魘』，『三鷹』三死其一，『雙星』全死，『七子』七剩其一，而『三鷹』倖存的正是衛天愚及童羽二人？」

「葛三刀」拍拍後腦道：「對，莫非童先生就是『塞外三鷹』中的童羽？這似乎不大對呀？」

「我也以為不對。『塞外三鷹』乃白道翹楚，他怎會是『七殺夢魘』？」小羅道：「茜茜，妳說他的態度曖昧，如何曖昧？」

茜茜道：「有時他看我的目中有熾烈的感覺。」

「只根據這一點就以爲他……」

「不，逃走那一夜，我在床上睡覺，忽然被外面的呼叫聲驚醒，睜開眼時，正好看到童先生自我床前轉過身子走了出去，而我……」

小羅道：「有沒有被他欺負了？」

「我想是沒有的，我當時全身赤裸。」

「葛三刀」大叫一聲：「完了！」

茜茜道：「甚麼完了？」

「妳全身赤裸，而童先生又自妳的床前走出，這不是很明顯了？」

秦茜茜道：「你懂甚麼？我赤身裸體是因為……是因為我自幼……自幼……」

「不是拜他為師，他要我叫他大哥，可是我不能叫。」

「爲甚麼？」

「聽他的口氣，似乎認識家父，甚至還去過本山莊，由此推斷，他必是和家父同輩稱呼，我怎麼會叫他大哥！」

小羅偏着頭想了一會，道：「不可以說詳細些？」

茜茜大致說了一切經過。

小羅大驚，道：「妳是說他在夢中教妳武功？」

「對，往往在夢中教一套掌法或幾招劍法，然後再在現實中要我重練而加以改正錯誤。」

「葛三刀」喃喃地道：「小羅，這個童先生不就是傳奇人物『七殺夢魘』這個魔頭？」

「當然可能，這世界上難道會有兩個能進入別人夢境中的人？」

茜茜道：「你們在說甚麼呀？」

「葛三刀」道：「小羅，要不要告訴茜茜？」

小羅點點頭，「葛三刀」說了小羅在夢中接受武功的事。

茜茜大為驚異，道：「我們的武功是不是同一個人教出來的？」

小羅道：「極有可能！」

「葛三刀」道：「茜茜，我剛才告訴妳關於小羅的事以及他有『五陰鬼脈』武功忽弱忽強的事，不可告訴別人。」

「不會的。」茜茜道：「小羅哥哥，

『五陰鬼脈』這毛病誰能治，像潘奇那等名醫，他能不能治？」

小羅微微搖頭，道：「十之八九不能。」

茜茜忽然眼圈一紅，道：「小羅哥哥，在這世界上，總會有個人能治你的毛病吧？你知不知道是誰？」

小羅又搖搖頭，道：「茜茜，而且我只能再活兩年。」

「不……不會的，小羅哥哥……」

茜茜大叫着：「雖然你有時看來很壞，但我發現你的心地善良，像這樣的好人是不會早死的。」

小羅道：「如果我是好人，必然夭壽。」

「爲甚麼？」

「妳沒聽說過好人不長命這句話？」

「不……小羅哥哥……你不能再死……我要你活下去，小羅哥哥，告訴我的絕症？只要有這個人和這種藥，我一定去找到。」

小羅笑笑：「也許世上根本就沒有這麼一個人和這種藥。」

「一定有，一定有的。」

「葛三刀」道：「茜茜，妳的話也許對，當今之世，一定有人能治小羅絕症的人，妳記不得童先生的住處？」

茜茜道：「我沒有把握能找到。」

「葛三刀」道：「我以為那位童先生能在夢中教人武功，出神入化，也許

他就能治此症。」

小羅道：「如他能治，不是教我武功時就治了？」

茜茜道：「小羅哥哥，至少可以試一試！」

小羅道：「茜茜，妳和令尊交手時所用的全是童先生教的對不？」

「對。怕我爹認出我的人及武功，只好在屋中找了潘奇的一件大袍穿上再蒙起頭臉，而且一招也不用我爹的武功。」

小羅微微搖頭道：「茜茜，雖然妳說是童先生在夢中傳你的武功，因而聯想到我們二人的武功可能都是一人教的，可是我觀察妳的路子，好像不太一樣。」

「葛三刀」道：「一個人的掌法、拳法以及刀、劍法等都不止一兩套，這一套和另一套往往就不相同。」

小羅仍然搖頭道：「茜茜，妳以爲童先生的爲人如何？」

茜茜想了很久沒有回答。

「葛三刀」道：「茜茜，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難道不能回答？」

茜茜道：「世上的事，往往有時既不能說它好，也不能說它壞。」

小羅道：「是不是此人的態度有點曖昧？」

「對！只有『曖昧』二字勉強可以形容。」

小羅苦笑道：「這個人真是難猜。」

「葛三刀」道：「小羅，你是不是猜到一點了？」

小羅道：「是的，你忘了衛天愚前輩告訴我們，『塞外三鷹』昔年和神州七子及『南海雙星』等頂尖高手圍剿『七殺夢魘』，『三鷹』三死其一，『雙星』全死，『七子』七剩其一，而『三鷹』倖存的正是衛天愚及童羽二人？」

「葛三刀」拍拍後腦道：「對，莫非童先生就是『塞外三鷹』中的童羽？這似乎不大對呀？」

「我也以為不對。『塞外三鷹』乃白道翹楚，他怎會是『七殺夢魘』？」小羅道：「茜茜，妳說他的態度曖昧，如何曖昧？」

茜茜道：「有時他看我的目中有熾烈的感覺。」

「只根據這一點就以爲他……」

「不，逃走那一夜，我在床上睡覺，忽然被外面的呼叫聲驚醒，睜開眼時，正好看到童先生自我床前轉過身子走了出去，而我……」

小羅道：「有沒有被他欺負了？」

「我想是沒有的，我當時全身赤裸。」

「葛三刀」大叫一聲：「完了！」

茜茜道：「甚麼完了？」

「妳全身赤裸，而童先生又自妳的床前走出，這不是很明顯了？」

秦茜茜道：「你懂甚麼？我赤身裸體是因為……是因為我自幼……自幼……」

能在夢中教人武功，出神入化，也許

小羅道：「是不是自幼弄成裸睡的習慣？」

「對對！就是這樣，習慣成自然，穿內衣就睡不着。」

小羅道：「我也是這樣。其實裸睡的好處很多，只是萬一蹬掉被子，就視之不雅了。」

茜茜道：「所以事後我發現，我很幸運，外面呼叫的必是童先生的僕人或管家，說是捉到了一個奸細，等於這個奸細救了我，並未被污，於是我逃離他的別墅，我相信我還是清白之身。」

小羅道：「這麼說，姓童的不是好人。」

「葛三刀」道：「也可以說是一個大奸大惡的人。」

茜茜道：「至少我不以爲童先生是個君子，他引我到他的別墅去，又教我武功，我以為他沒安好心，所以再去找他要特別小心。」

小羅道：「去找童先生，以我們的身手，怎麼小心也不可能瞞住他，如他真是夢中授我武功之人，他應該不會對我不利，連帶對茜茜也不會有危險，萬一不是……」

小羅續道：「我以為咱們應該先和衛前輩連絡上再說。」

「葛三刀」道：「不錯，衛天愚也許知道童先生是不是『七殺夢魘』？」

三小按照衛天愚交代的連絡地點和方法，但未連絡上，却在金陵莫愁

湖上遭遇了歐陽芳菲。

這個玄陰教的副教主，上次被小羅要了，十分惱火，但也十分佩服小羅的花梢和急智，道：「小羅，原來你有這麼一個既白又嫩的小姐兒，難怪……」

「葛三刀」道：「這個女人是……」小羅低聲道：「她就是玄陰教的副教主歐陽芳菲。」

「葛三刀」大笑道：「乍看你還真不像饑不擇食的樣子。」

歐陽芳菲不在乎地道：「是嗎？」像一陣旋風向「葛三刀」撲去，「葛三刀」未拔出，已被砸出。

小羅駭然。

上次在賭場中不知她的深淺，看來身為副教主果然非比尋常。

小羅看看左手，甚麼也看不到，但他仍然沉聲道：「歐陽芳菲，以妳的身份來這一手，未免差勁。」

歐陽芳菲道：「出言不敬，罪有應得。」

秦茜茜道：「妳是不是以為自己很像一道菜？」

「甚麼菜？」

「葛三刀」搶着道：「炒三鮮！」

茜茜道：「我看妳只是一盤臭豆腐而已。」

歐陽芳菲森厲地一笑，道：「丫頭，我要妳嚐嚐臭豆腐的味道！」

閃電出手，秦茜茜也像閃電般地避過，只不過也暗暗吃驚不已。

小妞本有點輕敵，立刻就收攝心神，全神貫注。

歐陽芳菲的震驚更大，她本以為三人中小妞最差。

僅僅是閃過她的第一招身法，她就不敢太輕敵了。

只不過她仍有一種想法，才不過十五六歲，她又怎能到那裡去？

十招過去，歐陽芳菲越打越驚奇，因為茜茜的招式很怪，有的從未見過，因而威力倍增。

認識的招式再厲害，總能及時有所反應。根本未見過的招式就無從提防了。

歐陽芳菲看出茜茜的火候太淺，假以時日，這小妞必成氣候。

當然，歐陽芳菲成名時茜茜才剛出生，況一教的副教主非同小可，七八十個照面下來，茜茜稍落下風。

歐陽芳菲老練，出招仔細，秦茜茜則長於招術機變。

歐陽芳菲要擊敗秦茜茜，只怕要一百五十招以上。

「葛三刀」道：「小羅，我來幫小茜茜。」

小羅道：「加上你也差不了多少。」

「葛三刀」拔刀要上，茜茜道：「幹甚麼？」

「幫妳呀！」

「不必，你在旁邊涼快吧！我還能支持。」

支持。」

果然，茜茜的路子一變，一招緊一招鬆，把歐陽芳菲弄得有點無所適從，剛才的優勢又消失了。

只不過茜茜目前要擊敗歐陽芳菲却也辦不到。

「葛三刀」道：「這丫頭在吊歐陽芳菲的胃口。」

小羅道：「一個月內能造就一個人才，除了「七殺夢魔」之外，幾乎任何一個高手都辦不到。」

「葛三刀」道：「傳說「七殺夢魔」既嗜殺又性好漁色，你對此人的看法如何？」

小羅閉上眼想了一會，道：「回想當年在夢中所見之人，儀表堂堂，神色安祥，一臉正氣，絕非淫邪之輩。」

「葛三刀」道：「由於他授你絕技，是否有袒護他之心？」

小羅搖搖頭。

現在茜茜和歐陽芳菲已打了百招以上，茜茜固然難以取勝，却也不致於落敗，身段美妙，飄飄欲仙。

這工夫自斜坡下來了一位老嫗，頭髮斑白，衣着樸素，但步伐健朗，持龍拐在一邊休息。

過了一會，老嫗道：「妳們別打了！」

兩女當然不會聽老嫗的命令。

又過了一會，老嫗大喝一聲：「別打了！」

靈得很，兩女立刻各退三步向老嫗望去。

嫗望去。

因為老嫗剛才是以「獅子吼」玄功喊叫的。

內行自然知道這並不是嗓門大所能辦到的。

歐陽芳菲道：「老嫗子，妳窮叫甚麼？」

老嫗道：「因為我替妳臉紅，所以叫停。」

歐陽芳菲道：「妳知道我是何人？」

老嫗道：「我連問也懶得問，妳不是塊好料。」

「葛三刀」道：「她就是玄陰教副頭子歐陽芳菲。」

歐陽芳菲臉上剛有傲色，老嫗站了起來，道：「如果妳只是一個普通貨色，也就算了，既然如此，我要伸量妳的斤兩。」

歐陽芳菲道：「老嫗子，妳是何人？」

老嫗道：「妳既然叫我老嫗子，我還有甚麼了不起的？」

歐陽芳菲當然也不敢太輕敵，她攻出試探的一招。

既是試探招式，就是能攻能守的招術。

老嫗閃了開去。

只是這一閃，歐陽芳菲就知道不好纏。

歐陽芳菲連攻五招，老嫗都不接招，歐陽芳菲以為老嫗技盡於此，突

然走中宮踏洪門貼上。

這種招式大多為有把握，是十拿九穩的打法。

也必是全力施為。

老嫗忽然在此刻變守為攻，一脚踢在歐陽芳菲的屁股上，栽出四五步。「葛三刀」大叫一聲：「好！」

歐陽芳菲從沒吃過這種虧。

她身為玄陰教副座，雖然玄陰教有三位教主、三位副教主之多，她是三人中的最末一位，畢竟不是泛泛之輩，自不會就此服輸，道：「老嫗子，妳再踢我一腳試試看！」

這次她當然用了更好的招式，也卯足了內力。

「蓬」地一聲，老嫗這一腳又踢在歐陽芳菲屁股上同一部位。

既然兩次都踢在一個地方，當然奇痛，龔牙咧嘴。

歐陽芳菲知道差距太大，犯不着再為自己製造丟人的機會，冷冷地道：「妳可敢留下名來？」

老嫗道：「不敢！」

歐陽芳菲道：「本教和妳沒有完！」說了句場面話，匆匆離去。

現在老嫗打量着茜茜，看得很仔細。

茜茜道：「老太太，妳這樣看我幹甚麼？」

老嫗道：「姑娘貴姓？」

「我叫秦茜茜。秦始皇的秦，東西南北的西加草字頭的茜。」

「秦萬年是妳的甚麼人？」

「是我爹。」

「可是妳的武功並不是你爹教的。」

「老太太怎麼知道？」

「在目前，妳爹也未必是妳的敵手，這武功怎麼會是他教的？」

茜茜無言以對。

老嫗道：「姑娘，剛才妳所用的武功是誰教的？」

茜茜道：「老太太，妳我素不相識，恕難奉告。」

老嫗道：「小姑娘，事關重大，希望妳能告訴我。」

「甚麼事這麼嚴重？」

「小姑娘，有些武林中的事，妳是不明白的。」

「可是我不必要告訴妳。」

老嫗突然撲上。旁觀的小羅忽然一驚。

老嫗的招術有些居然和他學的極相似，只不過由老嫗施展出來，威力更大而已，所以他相信老嫗剛剛所說的「嚴重性」不是無的放矢。

茜茜自是更加驚異，看出老嫗的招術有些和她的類似，但更加凌厲。她年少氣盛，想挫挫老嫗的銳氣。

但絕對沒超過十五招，茜茜被扣住右腕。

小羅一驚，就要撲上。

老嫗鬆了手道：「就再給妳一次機會。」

妙的是，又未出十五招，仍被扣住右手脈門。

小羅不能坐視，因為老嫗有點強人所難。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私秘，可以不告訴別人，自不可勉強。

而目前小羅左手的紅圈已經開始明顯了，所以他撲上來，道：「老前輩不要欺人太甚！」

小羅的攻勢自比茜茜更凌厲些。

老嫗驚噫一聲鬆了手，閃了開去。

小羅再攻兩招，老嫗更加震驚，道：「停手，慢着！我有話問妳。」雙方立刻停手。

老嫗上下打量小羅，道：「小友的大名……」

「羅天。」

「羅天？」老嫗目光一凝，道：「你的武功跟誰學的？」

「交淺不可言深，恕難奉告！」

老嫗目光一冷，但又收斂下來，道：「小俠成家了沒有？」

「成家？」小羅道：「可以說成了家，也可以說還沒有成家。」

老嫗道：「這話怎麼說？」

小羅道：「因我已與一女有夫妻之實，今生不會再有任何改變，只是尚未舉行正式儀式而已。」

老嫗笑道：「年輕人一時衝動，

嫗望去。

因為老嫗剛才是以「獅子吼」玄功喊叫的。

內行自然知道這並不是嗓門大所能辦到的。

歐陽芳菲道：「老嫗子，妳窮叫甚麼？」

老嫗道：「因為我替妳臉紅，所以叫停。」

歐陽芳菲道：「妳知道我是何人？」

老嫗道：「我連問也懶得問，妳不是塊好料。」

「葛三刀」道：「她就是玄陰教副頭子歐陽芳菲。」

歐陽芳菲臉上剛有傲色，老嫗站了起來，道：「如果妳只是一個普通貨色，也就算了，既然如此，我要伸量妳的斤兩。」

歐陽芳菲道：「老嫗子，妳是何人？」

老嫗道：「妳既然叫我老嫗子，我還有甚麼了不起的？」

歐陽芳菲當然也不敢太輕敵，她攻出試探的一招。

既是試探招式，就是能攻能守的招術。

老嫗閃了開去。

只是這一閃，歐陽芳菲就知道不好纏。

歐陽芳菲連攻五招，老嫗都不接招，歐陽芳菲以為老嫗技盡於此，突

和女人有點瓜葛，却也算不了甚麼，宋儒戴東原只有「女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說，卻沒有「男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說。

小羅大聲道：「妳身為女人，怎可說出這種話來！」

老嫗道：「老身說的也是實情。自古以來，要求女人守節，雷厲風行，可有甚麼男人守節的律法？」

小羅道：「我不管甚麼法律，我對她不變。」

「如果她對妳變了心呢？」

小羅心頭一痛，小仙蒂失蹤，會不會是變了心？「不，小仙蒂絕對不會變心！我敢保證。」

老嫗道：「小友，只怕這世界並不如妳想像中那麼美好。」

小羅道：「即使這世界再邪惡，我的妻子永遠是堅貞純潔，至死不變的，我對她的信任已超過了對我自己的信任。」

老嫗忽然微微地嘆了口氣，道：「小友，你的專一我很佩服，你的妻子就是這位美好的小姑娘？」

「不是！」

「那妳和這小姑娘又是甚麼關係？」

「朋友。」

老嫗笑笑，道：「你的妻子為甚麼不在你的身邊？」

「她——她失蹤了……但我一定能找到她。」

「她也許不是失蹤，而是迴避你，你又何必……天涯何處無芳草？小友，這位小姑娘不是很好嗎？」

小羅道：「我也沒有說她不好。」

老嫗告辭離去，茜茜道：「小羅哥哥，你真的另有一個妻子？」

小羅點點頭。

「有夫妻之實而無夫妻之名是怎麼回事？」

小羅喃喃半天說不出來，「葛三刀」道：「怎麼的？這箇都不懂，我來告訴你，他們已經同床共枕了，但還沒有正式舉行婚禮，這該懂了吧？」

茜茜道：「多久的？」

「葛三刀」道：「就是小羅和你分手這段時間內發生的事。」

茜茜冷冷地道：「就這麼一點時間都不能等？難道你不知道我對你的心意？」茜茜開放，話在別的少女就難以啓口。

小羅道：「茜茜，你不知道，這件事……」

「葛三刀」道：「茜茜，我還是一切經過告訴你吧！」

茜茜聽了「葛三刀」的述說之後，道：「你是爲了報另一小羅的恩，就找他去成全那小仙蒂，讓她能有個孩子是不是？」

小羅道：「也可以這麼說。」

茜茜道：「我對你也有直接的恩惠，如果我也要一個……你怎麼說？你會不會說我的雙腿未殘？」

話……」

「你說甚麼？」

「葛三刀」道：「就算我沒說好了。」

其實茜茜聽清了，只是裝着未聽清而已。

在鎮上落了店，二人的心情都不好，都喝了不少的酒。

「茜茜……」小羅道：「不要這樣。」

茜茜道：「你要我怎樣？」

小羅道：「老實說，我一無所長。」

茜茜道：「只要對了脾胃，管它有何所長！」

小羅又攤攤手，沒有甚麼好說的了。

三人三個房間，都上了床。

此刻三更稍過，弦月初昇，屋中還很暗。這時茜茜的窗外有人在觀觀。此人就是那老嫗。

白天的出現和現在的顯身，自然都有其連帶關係。

當然，他就是小仙蒂的老忠僕辜婆婆。

她的目光在黑暗中一目瞭然，眼看着茜茜脫光就寢。

「好個騷丫頭！哼，有這個小騷貨在小羅身邊，他會不動她？」

辜婆婆怎會知道這是茜茜自幼養成的習慣？

茜茜上床想了一會心事，約半個

時辰就睡熟了。

辜婆婆笑笑——一種不具有善意的笑。她雙臂張開，作擁抱狀，然後閉目垂首，不知在作甚麼。

此刻的茜茜忽然看到門簾輕啓走進一人。

是小羅，居然是他。她的目光接觸到小羅，就已經是最大的享受了。

正在想他，他就來了，這真是人生最大的樂事。

小羅和她一樣，完全無遮。

她也知道，小羅也有此習慣。別人有此嗜好並不重要，小羅是她的同好，她感到驕傲。

這種場面，她當然還是第一次看到。

以前她常常想，女人無遮（曲線美好的女人）很迷人，甚至有人乍見這情景會激動失常而狂叫不已。

她以爲男人無遮一定很不好看。男人有「餘」，女人不「足」，把「餘」的加入不足之中，却能達到圓滿的境界。

只不過小羅是例外。一種陽剛、碩健的男性美，自他的胸脯、健臂、雙腿以及某部的一枝獨秀雄姿上表現出來。茜茜陷入半昏迷狀態之中。

小羅坐在床沿上望着她。

茜茜僅在瞬間接觸到他的目光，立刻折回。

他的銳利、咄咄逼人的目光就像他身上那挺拔的氣勢一樣，不戰而屈

人之兵，她立刻就瓦解了。

一個意志瓦解，完全不再設防的少女會變成甚麼樣子？

她會把脂玉一般的胴體放鬆下來。

像花木之「萬木無聲待雨來」的境界一樣。

通體酥軟，膚色鮮明剔透，滿室生香。

也許女人這時最迷人。

小羅的手小心地、憐惜地放在她那凸挺的胸部。

她的玉體痙攣了一下，就在這時，忽聽後院有人大叫道：「我追逐了七八天之久，原來妳這個老東西躲在這兒，這次可不會讓妳再跑了！」

外面有動手時渾厚猛烈的掌聲帶勁的風聲。

只不過三五下就沒有聲音了。

就在這時，小羅的手突然收回，站起來出院而去。

茜茜幾乎想哭。

人類被佔有的慾望往往比佔有更強烈得多。

她幾乎想大喊叫他回來，但是她沒有喊。

她恨外面交談以及交手的人，粉碎了她的綺夢。

這樣的夢，也許一生只能有一次。

的確，剛才才是個夢，但她實實在在地看到小羅走進來，全身無遮，還

小羅不出聲。

茜茜道：「要弄殘兩腿很容易。」

羅、葛二人相視心驚，有極少數男女對「情」一字是十分激烈的。

「葛三刀」道：「茜茜，假小羅代小羅被潘奇解剖一次，差點送命，另外他還救過小羅的性命，小仙蒂很可憐，她只渴求一個孩子。」

茜茜大聲道：「如果再遇上一個需要孩子的女人怎麼辦？」

「葛三刀」道：「世上那有這麼多想要孩子的女人？一般來說，年輕夫妻都熱衷於閨房之樂，却不想要孩子。」

「如果有呢？」

「葛三刀」攤攤手沒有作聲。

小羅當然也不願出聲，茜茜很好、純潔，但可惜他已經有了妻子。

茜茜也並非不知這一點，如果小羅是個好色的男人，想要孩子那還不簡單？尤其是自動送上門的？

像這樣的男人，就算恨他，又能如何？

茜茜變了，成天不講半句話。

這在茜茜來說是極不平凡的事，因爲她的個性外向。

「葛三刀」不斷地安慰她，仍是無用。

一路上不知勸過多少次，最後「葛三刀」急了，說了這麼一句話：「茜茜，如果他的妻子有容人之量，而妳也能受委屈，甘爲小羅的偏房的

把手放在她的胸部，這種逼真的夢境，她曾經有過幾次，那是童先生教她武功時的現象。

爲了印証這一點，她匆匆穿上衣衫，進入小羅房中。

第一，他的房門未關。

其次，小羅也未睡，而且露出被外的胴體未穿衣服。

現在她要印証第三項，也是最重要的一項。

「小羅哥哥……小羅哥哥……」小羅坐了起來，下身在被中看不到，上身果然是裸的。

「茜茜，甚麼事？」

「小羅哥哥，我剛才作了一個夢，像夢……也像真的。」

小羅的瞳孔張大，因爲他也作了個夢。

「小羅哥哥……這夢好怪……好難爲情……」

小羅幾乎相信，兩人的夢是相同的。

茜茜道：「不久前我發現你進入我的房中！」

小羅睜大眼睛望着她。

「你坐在我的床沿上，當然也是無遮的。」

小羅道：「下一句我來說。」

「好！你說！莫非你也知道？」

「但願我不知道，我把手放妳的這兒……」他指指她的胸脯，而且是左邊那個，一點也未弄錯。

茜茜激動極了。小羅也記得，至少証明發生過這麼一件事。如果小羅滑頭根本不承認，她也沒有辦法。

小羅不承認，她這個夢就白作了。

簡直就像普通人作夢一樣，春夢了無痕。

「小羅哥哥……你真是好人……你承認了這件事……就表示你是君子，你有責任……」

「茜茜，本來我很喜歡妳……但是有了小仙蒂，我不能再娶別的女人，茜茜，我對不起妳。」

「小仙蒂到底是怎麼樣的人？美到甚麼程度？」

「茜茜，若論美，她未及妳美，但是她善良，和妳一樣地善良、體貼、柔順，善解人意。」

「小羅哥哥，是不是你不以爲我是善良的？」

「不！妳也善良，一切都不比她差，只不過遇妳稍遲了一步。茜茜，其實以妳的條件，一定能找到一個比我更好的人。」

茜茜道：「小羅哥哥，你自己說過，你的手放在我這裡，妳以爲我還會嫁給別人？」

小羅道：「茜茜，別死心眼！」

茜茜道：「死心眼的是你，就算你不願辜負那個仙蒂姑娘，一個男人多……多一個也不是甚麼大不了的

事。」

（未完·四）

本人現付上 銀行支票壹張 HK\$ 訂閱武俠世界
年共 期，請由第 期起按下列地址郵付是盼。

姓名：
地址：

訂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 260.00
一年港幣 \$ 520.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289.00
一年港幣 \$ 577.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346.00
一年港幣 \$ 691.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上文提要：

江楓與七寶和尚從刁鵬的形容中，得悉天馬堂堂主是利用魔音迷惑屬下，使人無法抗拒其令諭，刁鵬還被七寶和尚的「大悲梵唱」所感動，決定追隨七寶和尚，成為入門弟子；張四姑通知江楓有兩名殺手已混進洛陽居，着他提防，而雪、霜兩女及胡萍等亦已各就本位，暗裡保護江楓；張四姑辭別江楓後，往訪青鳳，交給她一包藥物，說是可以逃避天王的騷擾……



文龍飛圖
俠義奇情連載小說

劍氣九重天

殺手連番狙殺 大意險遭奪命

「當然好，」青鳳道：「我想這幾天內，我一定很寂寞的，大姐呀，妳一定要來看我。」

碰上了張四姑這樣成熟、親切的女人，青鳳忽然產生了強烈的孺慕之情，張四姑已對她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不自覺的便入了張四姑的懷中，低聲接道：「我還要登台演唱，那股難聞的味道如太強烈，會不會被聽眾聞到？」

「所以你要好好處理它，」張四姑道：「不讓那味道飄散得太遠，不過我有一粒藥丸給妳，妳自己可以很快適應它，我走了，記着，急着想見我時，就在屋頂上插一片直立的竹葉。」

「好，天王的警覺很高，武功精湛，第一流的輕身術也無法瞞過他的耳目。」青鳳道：「不見屋頂上豎立的竹葉，大姐千萬不可闖入樓鳳樓來。」

江楓步出了洛陽居時，太陽還未完全出來，但一片金色的光芒湧現東方，今天，該是一個清朗的好日子。很多身穿灰衣的人，正在整理街道。

胡萍、段九早已混入了那些人中，以江楓目光的銳利，一時間，也無法找出他們停身在何處。

江楓想到了雪、霜二女，這地方已然出了洛陽居的大門，進入了二女的保護範圍之內。

但二女呢？

江楓目光轉動，四下打量，目光可及之處，全都是打掃街道、收集垃圾的灰衣人。

這座帝王之都，一直保持著美好的傳統，街道上打掃得十分清潔。

一輛人力雙輪木車，裝滿了垃圾，正緩緩向江楓行來。

江楓沒有退避，却暗中一提真氣，準備迎接挑戰。

他年少氣盛，技藝卓絕，口中雖然強調六個專任殺手的可怕，但那是用來應付歐陽昭 and 羅蘭用的，內心之中，並未把幾個殺手放在眼中，倒是張四姑那一番強調，使江楓提高了不少的警覺。

拉板車的是個五十左右的老人，滿頭大汗，氣息粗重，似是拉得十分吃力。

江楓目光銳利，一眼就看出了那老人不是身具武功的人，立刻消去了戒備。

板車由江楓的身前行過。突然，垃圾飛起，一道寒芒由垃圾中飛射而出，射向江楓。

完全出人意外的一劍，雙方距離既近，那一劍又快如閃電，江楓閃避已自不及。

眼看一劍就要刺中前胸。

一聲淒厲的慘叫傳入耳際，鮮血噴洒中，刺向江楓的長劍脫落實地。

一個嬌甜的聲音傳入了江楓的耳際，道：「江大哥，他藏在垃圾車中，

我就扮成一堆垃圾。」

是吟雪的聲音。

江楓差一點沖口叫出了吟雪的名字。

但見一團高飛而起的黑影，砰然一聲摔了下來。

是一個全身黑衣的人，頭臉都包在一片黑布之中，大概是為了防止垃圾的緣故，包頭的黑布和衣服連在一起。

奇怪的是死了一個人，並沒有引起任何騷動。

那拉車的老人，似是根本就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情，停也未停過一下，一直不停的向前行去。

吟雪也沒有現身，那嬌甜的聲音，似是由那輛垃圾車上傳了過來，似乎吟雪仍在那輛車上。

江楓沉吟了一陣，眼看打掃街道的那些人逐漸散去，只餘下一輛木板車，但却急馳而來。

車上伸出一隻手，抓起了地上的屍體，拖入車中，急急馳去。

由拉車人的眼神中，江楓看出他是段九，抓走屍體的人，自然是胡萍了。

有些事不能拖延，時機稍縱即逝，江楓突然後悔，竟然沒有看看那殺手的真正面目。

太陽升高了，陽光照射大地，街上行人漸多，長安街頭，又是一天新的開始。

江楓暗暗付道：張四姑讚賞二女費盡心血，展現了才華，看來果然不錯。

接近這洛陽居的殺手，果然已在她們的監視、掌握之下。

殺手躲入了垃圾車中，吟雪竟和他藏於一車之內，化作一堆垃圾也許並不太難，但讓對方不發覺，就有點匪夷所思了，大概這就是張四姑所教的潛隱術或移花接木了。小少年紀有如此的耐心、忍性，果非小可。

這時，一個中年婦人右手挽着一個竹籃子，左手扶在一個小女孩的肩頭上，緩步行了過來。

那女孩子只有十一二歲，但江楓仍然提高警覺，雙目凝神，盯注在那女孩子的臉上。

江楓智慧卓絕，但江湖上的經驗並不多。

看上去，那只是普通的小女孩，至少，江楓瞧不出有甚麼可疑之處。

行近江楓身前時，小女孩似是不勝負重，突然向地下蹲去。

江楓一吸氣，身子向後疾退三尺。

他並不知道是否有人算計他，這後退三尺，只是一種本能的防衛。

可惜的是，只退了三尺，距離還是太近了。

那中年婦人在小女孩蹲下的同時，似是失去了重心，跟着仆倒在地

江楓暗嘆息一聲，付道：看來，我是太多疑了。

正待伸手去扶那中年婦人一把，蹲在地上的小女孩，却突然長身而起。

她一下子長高了一倍，竟然是二十歲以上的少女，雙手飛揚，兩把淬毒銀針飛射而出，籠罩着江楓全身。

江楓吸一口氣，全身衣服立刻鼓脹而起，右手揮動，拍出了一股掌風。

但真正的可怕人物，却是那中年婦人，只見她借勢一滾，人已閃到了江楓背後，挺身而起，把手中的竹籃子拋向江楓。

「江大哥，不要動。」是吟霜的聲音，而且聲音就在身側。

江楓沒有動，他相信二女，她們一定會全心全意的保護他。

一縷黑色的煙雲，就在路邊一株樹身上飛起，忽然間，散佈開來，護住了江楓。

拋出的竹籃中，正飛出千隻以上的綠頭大蒼蠅，蜂湧向江楓。

但却被那散飛的黑色煙雲擋住，煙雲消散，收縮成一團。

那竟是一張黑色的絲網，操網人也十分高明，一兜之下，上千的綠蠅，竟然無一漏網。

江楓一記強勁的掌風，擊落了大部份射向面前的毒針，射向身上的毒針又被那脹起的衣服擋住，跌落在地

上。

躍起施襲的少女，也被那一記強猛的暗勁震退了三步。

但江楓同時感覺到左耳微微一麻，忍不住伸手抓去，抓入手中，竟然是一枚小針，長不過半寸，細如牛毛，但全身泛起了一片藍汪汪的顏色，一瞬間，就可以辨認出是劇毒淬煉之物。

江楓急急運氣，閉住行血。

「快些運氣逼毒，你中的是天下七大奇毒之一的化血毒。」竟是張四姑的聲音。

那親切的聲音，給了江楓一種極大的安定感，立刻閉上雙目，運氣逼毒。

他內功精湛，是江湖上極少見到的高手，片刻之間，左耳上一處細小的傷口，突然流出了一些黑血，但聞兵刃交擊之聲，不遠處似是展開着一場激烈的搏殺。

一聲冷厲的慘叫起自身側，江楓感覺到臉上似是澀上了微溫的水滴，鼻息間，聞到了淡淡的腥味。

是血。

激烈的戰鬥，就在江楓身邊展開。

但江楓沒有動，他明白化血毒的厲害，如若中途分心停息，使內功迫集的毒血散入經脈，再想把毒血回集起來，不但要大費氣力，而且，成功的機會不大。

「江楓，聽着，化血奇毒一旦侵入內腑，神仙也救不了你。」張四姑道：「不要回答我，因為你絕對不能分心，閉上雙目，全力逼毒。」

張四姑說着話，右手已取出一柄鋒利的小刀，看準了位置，一刀揮出。

「哎呀！張姨，妳割了他一半耳朵……」吟霜的驚叫聲突然頓住。

因為一股黑色的血箭，在江楓內力逼迫下，激射而出。

「少了半個耳朵，總比要了他一條命好。」張四姑冷冷的接道：「準備好棉花、藥物，血色見紅，立刻替他包紮起來。」

江楓確也有一股狠勁，張四姑不叫停，他一直運氣逼血，原本已呈淡青的左耳，在大量毒血湧出之後，漸漸恢復了肌膚的本色。

血色轉紅，張四姑才動手包紮左耳傷勢，一面要江楓停止運氣逼血，才歎口氣，道：「現在你可以睜開眼睛看看了，你是多麼僥倖的逃過了這次劫難。」

江楓不知道這一陣運氣逼毒，損失了多少鮮血，但一停下來，竟有頭暈的感覺。

睜眼看去，只見那施放毒針的少女已橫屍眼前，胡萍、段九手中的刀、劍，血跡未乾，想來是兩人合力出手，才擊斃強敵。

吟霜穿着一身枯樹皮般的衣服，

靜靜的站在一側，襯着一張微帶歉意的嬌媚臉兒，看上去有點怪，就像一截乾枯的樹幹上，突然綻放出一朵艷麗的鮮花，給人一種極不調和的感覺。

「姐姐擔負起遊動保護的責任，我却選擇了門口那棵大樹，所以，我潛隱在樹身上。」吟霜笑道：「我推判他們會選定洛陽居大門口處作為重要的一擊，幸好沒有選錯。」

江楓看看吟霜的衣服顏色，果然和門口忍受着隆冬風雪侵襲的老槐樹一般模樣，心中又感動，又佩服的說道：「真是難為妳們了。」

「不要這樣嘛，江大哥，姐姐躲在垃圾中，忍受着那百物雜陳臭味，比我辛苦多了。」

「我知道……」

張四姑冷冷的打斷了江楓的話，道：「這一陣交手，你已經死了兩次，你輕敵自負，竟然被一枚化血毒針射中，如非你內功精深，逼血快速，單是這一枚化血毒針，就能要了你的性命。」

「說來慚愧，」江楓道：「我想不到她發出毒針時，竟然留了餘力，在我掌力發出之後，又悄然彈出了一枚毒針。」

「你那一手，本可以取她之命，」張四姑神色冷峻的說：「大概見對方是位姑娘，又動了憐香惜玉之心，所以手下留情。」

「江楓，為什麼不向我求助？」張四姑道：「你忘了大姐的醫術，也十分高明啊！」

「是的！我知道大姐的醫術和療毒之能是舉世無雙。」

「舉世無雙倒不敢當，不過一點小病小恙，倒是藥到病除。」

「如是大姐可以不斬去我半截耳朵，絕對不會下手，而妳出刀斷耳，必是我中毒太深，無法留下它了，」江楓黯然說道：「大姐手術斷耳，天下名醫，有誰能重續斷肌？」

「我能，」張四姑道：「如果你風流罪孽，缺了半截耳朵，也許可以減少你一些罪惡，但妳又肩負光復武林的大任，偏又練了和形貌相輔為成的武功，唉！爲了江湖大局，大姐只好勉爲其難的幫助你補上斷耳了，不過，這可是挖肉補瘡的事，別人也幫不上忙，只有從你身上挖一塊肉了。」

江楓真的信了，低聲道：「那就煩勞大姐了。」

只聽吟霜的聲音傳了過來，道：

「兩個人藏得很密，找不出一點痕跡。」人隨聲到，出現在江楓身前。

「我們先回去吧，」江楓道：「也許他們會停一會再下手。」

張四姑目光一掠雪、霜二女，道：

「回去洗個澡，換件衣服再來吧，江楓推斷得不錯，他們暫時不會現身出手的了。」

「這一網毒蠅呢？要如何處置？」

「我……」

「江大哥，不要難過，憐惜弱女，本是英雄行徑，」吟霜道：「英雄才能讓美人動心，我和姐姐都算是小美人啊。」

她盡量把自己投入，和江楓站在一處，共同來承受各種責難、屈辱。

張四姑看了吟霜一眼，接道：「敵人來了兩個，你看得很清楚，早該有防人前後夾擊的打算，可是你竟然照前而不能顧後，你，也該早想到老薑辣心，後面的攻擊，應該比前面的惡毒一倍，可是江大少爺，你竟然把強敵給忘了。」

「那是江大哥早就發覺了我，才故意把敵人留給我來對付！」

「吟霜，不要鬥嘴了，如若他一眼就看到了妳藏身之處，張姨的五行潛術，豈不成了騙小孩的玩藝了。」

「吟霜，不用幫我了，大姐教訓得對，我確實太大意了。」江楓苦笑一下，道：「大姐也一直跟着小弟了？」

「大姐是受人之託，不得不來。」張四姑道：「吟霜那一劍的快速，是我畢生僅見，她叫你不要動時，劍已經刺入那人的身上，然後才撒出天蠶絲網，網住了那批綠頭毒蠅。」

江楓轉頭看去，只見吟霜手中提着一個黑色的細絲網兜，網兜中聚滿了綠頭蒼蠅。

那網兜收縮甚緊，網中的毒蠅，只能蠕蠕而動。

吟霜道：「我看只有用火燒了，可是這面天蠶絲網……」

「交給我吧，」張四姑道：「這種苗疆血蠅，培養不易，毀去未免可惜，我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

「這血蠅很惡毒麼？」江楓看着那一網毒蠅，只覺得惹人噁心，討厭却是瞧不出有什麼可怕之處。

張四姑接過絲網血蠅，揮手令雪、霜二女退去，才緩步退入洛陽居中。

此時天色尚早，洛陽居中，還未開始上客。

江楓、段九、胡萍緊隨身後，直步入江楓等的宿住所在。

七寶和尚迎了出來，看了張四姑一眼，欲言又止。

「說吧！大師，沒有事能瞞過大姐的，」江楓道：「再說，我江楓的事，也不用瞞她。」

「是，」七寶和尚道：「梅花傳來了訊息，三宮主已到長安，何時會來洛陽居則還未確定。」

但見刁鵬快速奔了過來，道：「總堂飛鴿傳書，天虛子和另一個副總堂主，率領了八位劍手趕來，看樣子是準備放手一戰，不再退讓了。」

江楓點點頭，道：「咱們到房裏坐吧！」

刁鵬見江楓左耳上包紮了白紗，分明是受了傷，心中十分奇怪，以他武功之強，誰能傷得了他？心中疑竇

張四姑道：「六大殺手已經死了四個，還有兩個仍未出現，他們那樣沉着，必然是最厲害的人物。」

「由此刻起，小弟會全心戒備，絕對不再給他們得手的機會了。」

張四姑微微一笑，道：「你一念仁慈，已經丟了半隻耳朵，如再存仁心，可能會丟了一隻眼睛、一條腿子，那時，你將又跛又瞎，再加上缺了半個耳朵，想想看，是個甚麼德行？」

「不要緊啊，江大哥瞎了跛了，我和姐姐的用處就更大了，我們可以天天陪着他、照顧他，」吟霜道：「天下的女人都不喜歡他了，我和姐姐卻不會背棄他。」

這是誓言，也是盟約，赤裸裸的獻出了一顆少女的心。

江楓竟然不敢多看吟霜一眼，却轉望着張四姑說：「大姐，我真的少了半個耳朵？」

「怎麼？你自己一點也不覺得麼？」張四姑道：「你一身繫天下安危，生死已不是你個人的事了，所以，我只好削去你半個耳朵，放盡毒血，雖然破了相，但保住性命。」

江楓苦笑一下，道：「幸好只是半隻耳朵，如若小弟傷在手臂上，大姐也要斬斷我一隻手臂了？」

「毒蛇噬腕，壯士斷臂，」張四姑歎息一聲，道：「爲了救你一命，我會毫不猶豫的出手揮刀。」

江楓臉色微變，笑一笑，不再多

重重，却又不便多問。

忽然間，他發覺張四姑手中提着一網毒蠅，他久走江湖，識見廣博，一眼便認出是苗疆毒物，心中大吃一驚，急急向旁側橫移兩步。

原來，張四姑一身黑衣，臉上也塗了藥物，看上去形貌詭異，完全不象中原人氏。

幾人步入廳中，分別落座，張四姑才緩緩說道：「刁兄認出這網中之物麼？」

「血蠅，此物產於苗疆，咬人一口，毒隨血行，子不見午，午不見子，必死無疑，此等毒物，怎會在長安出現？莫非苗疆的老毒物也到了長安？」刁鵬滔滔不絕，一口氣說出了毒蠅的來歷。

段九看看那綠頭大蒼蠅，道：「不過是一隻蒼蠅罷了，無牙無刺的，怎會傷人？」

刁鵬道：「段兄，血蠅爲苗疆十大活毒之一，千萬不可小覷，牠不但毒性奇高，而且飛行快速，口中一根毒刺，尖利如針，」刁鵬起身對張四姑抱拳一禮，道：「朋友上姓大名，提了一網，必是用毒的大家，就刁某所知，血蠅口利如刀，一般的絲網，絕對無法網得住牠。」

「小妹張四姑，刁兄和我有過數面之緣了，小妹雖然易了容，但聲音沒有變啊！」

「易花手……」刁鵬笑道：「失敬，

張四姑暗暗忖道：原來他是擔心破相之後，會影響到他的惑心術，這也難怪，缺了半截耳朵的男人，究竟是一個明顯的缺陷，這世上，能有多少女人真的欣賞缺陷美呢？」也許會真的影响到他的惑心術了。

他笑得很勉強，笑容中透出了無限的淒涼。

張四姑心中暗笑道：想不到他這樣洒脱的人，竟然也會很在乎自己的形貌。

只見江楓口中唸唸有詞，聲音低微，不知道他在說些什麼。

「江大哥，你沒事吧？」吟霜大爲擔心的說：「不要耽心你的耳朵，你是一直存在我們心中的人，你瞎了、跛了，都不會影响你在我姐姐心中的地位，你越需要我們，我們會更感快樂。」

「我不是擔心自己變得有多麼醜怪，」江楓道：「我擔心的是會不會影响到我的武功。吟霜，我們不能失敗，對敵人多一分瞭解，我就增多了一分惶恐，我們的敵人衆多，而且十分強大，我們就算以一擋十，也無法抗拒他們，我們需要幫手，可是已經來不及訓練了，我們增長實力的唯一辦法，就是從敵人那裏爭取過來。」

「我明白了，」吟霜道：「我會跟姐姐好好的商量一下，看看怎麼幫助你。」

張四姑暗暗忖道：原來他是擔心破相之後，會影響到他的惑心術，這也難怪，缺了半截耳朵的男人，究竟是一個明顯的缺陷，這世上，能有多少女人真的欣賞缺陷美呢？」也許會真的影响到他的惑心術了。

失敬，想不到妳也重出江湖了。」

「傾巢之下無完卵，沒有法子啊！諸位小坐片刻，我去處置這些毒物。」

「我為姑娘引路吧。」七寶和尚站起身子，當先向外行去。

刁鵬正欲舉步隨行，却被江楓叫住，道：「天虛子重回洛陽居，還有一位副堂主是什麼人？」

「傳書中沒有提及，」刁鵬道：「不過，絕對不會是萬副堂主。」

「為什麼呢？」

「回師叔話，」刁鵬恭恭敬敬的道：「如是萬副總堂主來，書中必會提起，但掠而不提，就大大的有疑問了，也等於說明了不是萬副總堂主來。」

江楓點點頭，道：「應該是來，偏偏又不派他來？」

「對！就是這個意思，另外兩位副總堂主公務繁重，很少在江湖走動，一旦出動，就說明了此事的重要，絕對不准失敗，總堂中沒有這個規定，但天馬堂中人都會這麼想。」刁鵬道：「至於那八大劍手，也是由總堂主親自訓練的劍手中撥出來的。」

「不是總堂中的長老護法？」

「不是，劍手是一種特別的稱呼，聽說，總堂中訓練了這麼一批人，我們都未見過，是天馬總堂中一批隱密人物，這一次，竟然出動下手，」刁鵬道：「除了表示不再退讓的決心之外，也有炫耀實力的意思。」

「這就熱鬧了，聽說內宮一系中的

三宮主，也到了長安，」江楓笑道：

「雙方一旦衝突，雖非王對王的局面，可也是將對將的大場面了。」

刁鵬微微一怔，道：「師叔，這個消息，要不要傳報入天馬總堂？」

「對你有利的事，當然要報上去，」江楓笑道：「他們對你越信任，你辦起事來就越方便。」

「好，我這就去。」

刁鵬急急的向外行去。

張四姑緩步行了出來，接道：「江楓，我看你受傷的事，他會報入總堂。」

「大姐的意思可是說，這個人不能信任？」

「那倒不是，他對你的忠實，絕對超過天馬堂，但他好大喜功的生性未改，有些機密大事，還不能讓他知道！」張四姑說：「他不會出賣你，但他會不自覺的說出來，以表示自己見多識廣，消息靈通，江湖上，這種人很多很多，也不必太過責怪刁鵬。」

「對！他一生自負好勝，總希望出人頭地，手握權柄，縱橫自如，費盡了心機手段，希望能成為江湖上頂尖人物，」七寶和尚道：「但真正的一個武林高手，是需要師承、天賦、機緣等種種巧合，再加上全力苦練，才能達上乘境界，目前他……目光一掠江楓，接道：「刁鵬已存了必死之心，忠誠不用懷疑，只不過，他心性還不夠堅定，所以有些重大的事情，還不

宜讓他知道。」

「有這樣一個埋在天馬堂的棋子，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你們要好好運用，千萬別傷害到他，」張四姑神情嚴肅的說道：「天馬總堂來了兩位副總堂主，內宮中也來了一位三宮主，天王門中的天王，也隨時可能駕到長安，這是一場大盛會，如是一個處置不好，很可能會全軍盡墨，江楓，你準備如何應付？」

「我……」江楓楞了一下，道：「我想，我們的實力，只能對抗一處強敵。」

「對抗一處是一個很悲慘的局面，殺人一千，自損八百，我們沒有這個本錢，」張四姑說：「更重要的是，我們如果挺身而出，不論勝負，都會讓他們找出目標，他們很可能會暫罷私鬥，全力來對付我們，如果這三股力量合於一處，天下就沒有人能夠抗拒得住。」

「所以，最好的辦法，就是讓他們自相殘殺，」七寶和尚道：「但看樣子，這次來的人都很精明，要他們自陷陷阱，不是件容易的事。」

張四姑點點頭，道：「現在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放低姿態，」目光一掠江楓，接道：「以柔克剛，你要獨任艱巨，週旋於三大勢力之間，非絕對必要，不能妄動殺機，現在，我先替你治好傷勢，讓你全頭全臉的週旋於三大勢力之間。」

* * *

江楓靜靜的躺在一張木床上，左耳傷口早已癒合。

事實上，張四姑只在他右耳上開了一個較大的傷口，放出毒血。

張四姑精通醫術，應該留下來照顧江楓，但七寶和尚與羅蘭，竟然也守在病榻前面。

「現在，他已經完全暈迷了過去，一個時辰之內，絕不會清醒過來，有什麼事，現在可以放心的交談了。」張四姑道。

「張姑娘，要他卑言屈膝，是不是太委屈他了，」七寶和尚道：「這一點說服他的希望，恐怕不大。」

「我知道，所以我才請兩位幫忙，」張四姑神情肅然的說：「我們全都把生死置之度外，跟着他放手一戰，成功的機會，也只有十之一二，我們這批人死不足惜，但武林將淪入魔教統治，永無翻身的機會了。」

「我們願盡全力說服江楓，希望他能配合妳的計劃，」羅蘭低聲說道：「但我們不能不作最壞的打算，假若他不肯接受妳的安排，妳準備作何打算？」

「應該殺了他，至少，也要暫時把他囚禁起來……」

「誰能取代他呢？」七寶和尚打斷了張四姑的話，道：「到目前為止，我相信江楓還不知道妳真正的身份，妳受命監視指導他的行動，為什麼又不

肯直接告訴他呢？」

「他是百年中難得一見的練武人材，也是唯一能在短短二十年內，身集三大奇人絕學於一身的天才，我們沒有辦法改變這個事實，所以，我們只有盡全力去保護他，幫助他，」張四姑道：「合我們三人之力，我相信有着很強的說服力量。萬一說不服，兩位請立刻點了雪、霜二女的穴道，帶她們離開這裏。」

「妳呢？」羅蘭道：「留下來？」

「是！我留下來陪他，盡我之能幫助他，和對方決一死戰，我要讓他知道，在鮮血流盡，仍然無法改變江湖大局時，這就是匹夫之勇，匹夫之勇不可恃，」張四姑道：「我會用生命陪着他，讓他知道堅持錯誤的代價。」

「張阿姨，妳和媽一起走吧，」吟雪、吟霜並肩行了進來，道：「我們來陪江大哥。」

「不行，你們是再傳薪火之源，二十年後重光江湖的希望所繫，絕不能留下來，」張四姑道：「令尊已決定放手一戰，不死不休，令堂亦要捨身決戰，我花了無數口舌，才把令堂說服，要她帶着你們離開，唉！你們這一攪局……」

「張姨，我們如若和江大哥聯手對敵，有沒有突破重圍的機會？」吟雪道：「何況，我們還有說服江大哥的機會，也許他會看在張姨的份上，答應妳們的安排。」

「張姨，江大哥最聽妳的話了，只要妳肯開口求他，我相信他會答應！」

吟霜微笑如花的說：「如若江大哥還是拒絕妳，妳還有最好一個法寶可用，我保證江大哥招架不住。」

「那是什麼法寶？」張四姑竟然被吟霜說得楞住了。

「哭！張姨只要肯掩面低泣，哭個傷心欲絕，我相信江大哥會答應你任何請求。」

這該是一件很天真、可笑的事，但張四姑竟然聽得神情肅然的道：「爲了江楓一條命，爲了江湖大局，我可以哭一場，但妳們要和張姨配合，不要站在一邊看笑話。」

吟雪道：「張姨可是要我們陪着哭麼？」

「那倒不用，但我要說明的一件事是，江楓如不肯委屈求全，洛陽居這一場血戰，江楓連一分生存的機會也沒有。」

吟霜道：「張姨能不能告訴我們，江大哥現在面對的敵人，都是些什麼人物？我和姐姐全力施展，能不能擋住他們一半實力？」

「妳們都是天才，已學得了天狐武功十之七八，再給妳們三五年時間，很可能不讓天狐夫人專美於前，不過，敵人實力之強，也出了我們的意外，」張四姑說道：「最重要的是敵方的三大勢力中的重要人物，不約而同的到了長安，如若他們三方合作，江楓

環球出版社新書介紹

靈門——馮嘉著



一個邪教組織——靈門，專利用藥物，催眠術之類向「信徒」榨財。邪教害人匪淺，瓦解它刻不容緩，且看奇俠司馬洛怎樣大顯身手……

每本港幣\$15.00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屈臣氏、萬寧及星島中心有售



就全無勝算，妳們兩個加上去，頂多能多殺幾個敵人而已。」

「最重要的是，江少俠傑出的表現，會引起敵人的震動而團結，」七寶和尚接道：「這三股力量結合起來，已經統治了江湖，如果他們再度結合起來，江楓領導我們的這一批力量，絕對無法對抗。」

「大師父，」吟霜打斷了七寶和尚的話，道：「現在，對方只來了幾個人，我們就罩不住了？」

「這中間可能是有些誤會，張姑娘低估了江少俠的力量，」七寶和尚道：「如若單打獨鬥，放眼天下，沒有人能是江楓的敵手。」

「明槍易躲，暗箭難防，他可以獨

擋天王，但如加上一個三宮主，就未必能夠應付得了，」張四姑道：「何況，天馬堂還來了兩位副總堂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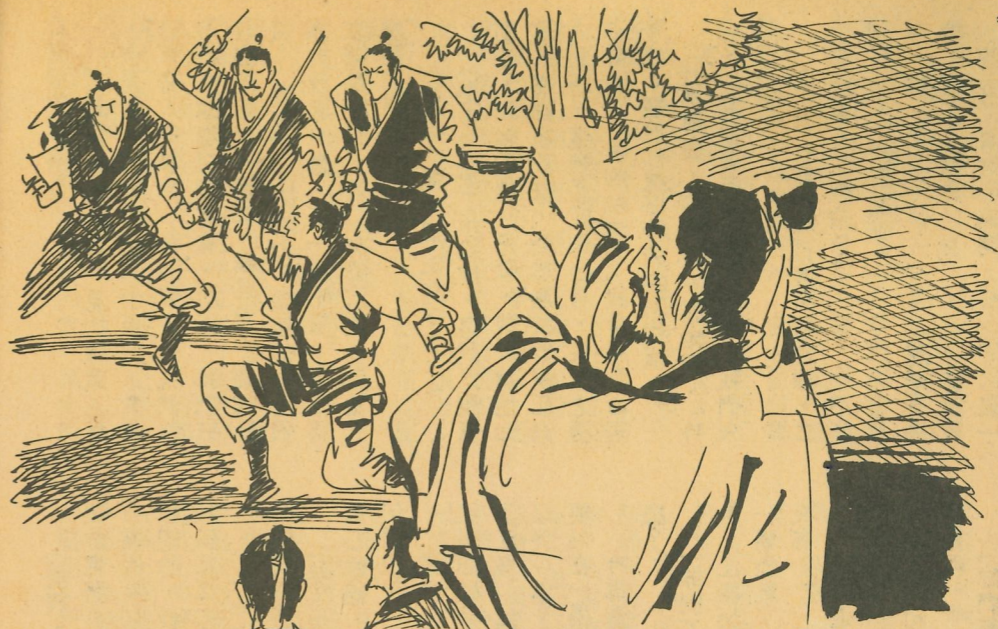
「兩個時辰之內，盡集天下高手於此，也未必能殺了江楓，但如讓他苦戰兩個時辰之後，還有多少餘力可用，我和尚就不敢斷言了，」目光一掠吟雪、吟霜，接道：「如有兩位小美女從旁協助，那就如虎生雙翼，給江楓一點喘息的時間，他就可以撐上三五個時辰了。」

「這麼說來，六個殺手找上門，我們是白白替他擔心了，」張四姑道：「這可是他自己製造緊張啊！」

「這個，我和尚就搞不清楚了，好像有一種叫策略運用。」（未完，廿七）

上文提要：

艾芙知道霍爾王子就是何為，他的娘就是啞婆婆和尚拉走，說明啞婆婆的身世，她和忽必烈的孽情，生了霍爾，才遁跡江湖，目前暫不能與他們相見，艾芙只好忍住，回到客棧，郡主帶了兵馬佈下箭陣，霍爾來解圍，艾芙反把他打傷，激怒了郡主，強弩待發，情況危殆，幸暗中似有人相助解了圍……



文·樓霞伴 / 故事連載武俠新派

圖·飛·可

一代天嬌

城蓉傳風德功 道載碑口女二

江虹道：「哎呀！姐姐，你不愧是學究夫子，南郭先生的徒兒，出口就是書。」

艾芙晃腦，道：「孺子之不可教也，夫子門下，唯聞弟子三千，何來徒兒。汝其知否，侮辱斯文，罪莫大焉。」

兩個姑娘，不，破破爛爛，骯髒髒，兩個野丫頭，嘻嘻哈哈，逛街就是逛街，見到熱鬧的街就逛去，那管南北東西。

艾芙正純了些，說：「小妹子，你可發現有些兒特別麼？你瞧瞧，街上少了甚麼，又多了甚麼？」

江虹道：「少了韃子，往日耀武揚威的兵騎也不見了，却多了江湖中人，姐姐，說話南腔北調有別，衣冠習慣，又何嘗無異，休道關外塞外了，你瞧，北五省來的，與南七省亦顯著有別，甚至一山隔東西，你瞧瞧，山西人與山東道上來的，仔細一瞧，可有大不相同。」

艾芙一怔，山東道上來的，那不正是谷老英雄，身後跟隨的四五個漢子，正打右面街口轉出，面色極是凝重。

她忙一拉江虹，閃在街邊，道：「這谷老英雄必有重大事故，咱們跟去瞧瞧。」

兩人尾隨在後，敢情她們轉來逛去，竟轉回那客棧左近了，街道偏僻清靜些，艾芙認得是牛王廟街。這一

威震北五省。

艾芙久已聞名，這太極刀乃取易經本義：乾三連、坤六斷、震仰孟、艮覆碗、離中虛、坎中滿、兌上缺、巽下斷演化而來，極是變化窮奇。

谷朋竟仍毫不放在眼裡，只把兩手一彈，止住了轟笑之聲，但仍端坐不動，抬手把身邊一人喚過，道：「適才命你傳見這谷雲飛，可曾說得明白。」

那人躬身道：「泰山門兼領沂濠、嶗山、濟水、微山湖，一十三派總掌門，傳谷雲飛晉見。」

谷朋一揮手，那人退下，才轉面向谷雲飛道：「你可聽清了，你這老而不死的谷雲飛，口稱掌門，你算是掌的那門子，這左右皆是泰山門下，早已奉我為掌門了。不錯，泰山門曾由你掌門，但數十年來，你有何建樹，困處沂蒙，何曾把泰山門光大發揚。可說毫無寸進，自我接掌門戶，不僅沂蒙各派，便嶗山、濟水、微山湖、共一十三門派，盡皆奉我為尊，總掌各門派。」

谷雲飛那身邊五人，無不大怒，有人叫道：「反了！反了，滅祖欺師。」

另一人喝道：「谷掌門還不清理門戶，谷朋，你這喪心病狂的狗賊，快滾下去受死！」

那五人立刀當胸，起步刀五嶽朝中，正要滑步，那谷朋身側，階上階

好好練功夫，頑劣到極的小小子，我知道金眼鵰和沂濠泰山派大有淵源，也必曾把沂濠泰山派的武功傳授過你。」

江虹揚了眉兒，得意道：「金叔叔遠在那二十四路綿掌中，暗藏演化為二十四手擒拿，姐姐，好教你得知，第七指上，可又化演為沾衣十八跌，我練得熟了，我就說：八仙可不是打從嶗山過海嗎，八仙過海顯神通，你可知那八仙喝醉了，是甚麼樣兒，金叔叔就說：對，醉八仙二十四路綿掌中，三二四五一，加上醉八仙，你身子兒靈巧，沾衣十八跌中加上醉八仙，任對方見多識廣，武功高強，也看不出來。」

艾芙大喜，道：「不怪金眼鵰放心你出來闖蕩了，今而後，我可不敢欺負你了，快走。」

來到那門外，空蕩蕩已無一人，連大門也緊閉了，艾芙道：「那谷老英雄必是進去了。小妹子，待會，看我的眼色行事。」

兩人越牆而入，江虹貼着牆頭一滾翻，雖不及艾芙幻影如一縷怪烟，却也不易被人發覺，即使這是大白天。

其實，那大門內，院中廣場上雖不下二三十人，可都全神貫注，祇也想不到打牆頭上有人溜進來。院角有一棵枝葉茂盛、高有數丈的大樹，妙極，艾芙一指，當先竄上。

江虹抓着那橫枝一翻，坐在艾芙身邊可不敢言語，可不是巧極，樹下不過丈外，便站着谷雲飛和他帶來的五個山東大漢子。

艾芙見台階正中椅上坐着一人，好賊子，她一見就認出來了，亦在那行宮中見過，顯是霍爾蓄養的那批鷹犬的頭兒，依稀記及，那晚在聖燈寺中的漏網之魚，但他既能在宋匡劍下、她的鞭下漏網，逃得活命，可知武功不弱。好賊子，竟儼然南面稱尊。在他的左右及階前，黑壓壓站着懷抱兵刃的漢子。

只聽那谷雲飛身邊一個漢子喝道：「谷朋，見了掌門，還敢不來見禮，竟敢端坐，當真你敢欺師滅祖！」

又一個漢子站出，怒得目中像要噴出火來，接着喝道：「論尊卑，見了大伯父，還不前來叩頭，谷朋，你竟忤逆……」

只聽轟然一陣大笑，那谷朋仍昂然端坐，大夥兒同聲大笑呵呵，全不把谷雲飛一夥人放在眼裡。

艾芙一見就明白了，她們雖然去耽擱了一陣功夫，但顯然谷雲飛一行人才進得門來，那大門不過剛才關上。

那谷雲飛雖鐵青着面，却仍沉得住氣，他那身邊的人可怒極了，只聽噲噲連聲，寒光映日生輝，全都拔出刀來，有道是泰山北斗，刀乃兵器之祖，是以泰山門也以三十六路太極刀

路而來，就不曾見過一個韃子，顯然已奉令，不許在街頭出現了。

哼！賊霍爾說話倒也算數，三聖一元大會期前，兩罷干戈，武林中人桀傲不馴，天下武林中人聚於蓉城，難免小故而生對抗，星星之火，即能燎原。

賊……啊！這霍爾，其實並不壞，即使他不是啞婆婆的兒子。

驚見前面八字粉牆，大門內走出十來個漢子來，兩分側站立，當中一人高聲說道：「來的可是山東道，沂水谷雲飛，泰山門兼領沂家、嶗山、濟水、微山湖一十三派總掌門，傳你晉見。」

那谷雲飛怒形於色，他身後的人却大怒，喝道：「谷掌門今日前來清理門戶，速命那欺師滅祖，目無尊長有乖倫常，喪心病狂的谷朋出來受死！」

艾芙慌忙把江虹一拉轉身就走，找到一家估衣店，買了兩套小小子的衣裳，立即穿上，討了兩塊膏藥，先用那膏藥把臉抹得黑黑黃黃的，然後在臉上一貼。

兩人對望一眼，樂得江虹格格大笑：「呸，那來你這個頑皮的小子，必是淘氣，和人家打架，把臉兒也抓破了。」

艾芙道：「這麼說，可是真有些像了，好，快回去，記住了，待會你就是谷雲飛老掌門的徒孫，自也是從不

下，那二十餘人，亦皆大怒，却見谷朋起身一揮手，道：「給我退下了，谷雲飛，老而不死是為賊，任你讀過聖賢書，這些年來，你不按時按節朝參總掌門，亦不奉獻，便因看在我大伯父這份上，才容忍不究，你倒敢迢迢千里找上門來，既入我門來，竟敢不叩見總掌門，門有門規，我若容你……」

那谷雲飛那還忍得住，怒吼一聲，叫道：「谷朋，你妄自尊位掌門，更以陰狠歹毒，卑劣手段，屈服山東道一十二門派奉你為尊，已是天地不容，而今更甘為韃子鷹犬，婢膝奴顏，令祖宗門戶兩皆蒙羞，今日我谷雲飛若不清理門戶，死也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

谷朋也大怒，道：「今天便教你去地下見祖宗，你們聽着了，都給我站開一邊，這老賊自來找死，我就成全他，拿我刀來。」

谷雲飛也向那身邊五人道：「都給我退下了，門戶我自清理……」

艾芙大叫道：「老爺爺，且慢動手。」

把江虹一推，雙雙飛落當場。那谷雲飛剛從一個漢子手中接過太極刀，驚覺眼前一暗，右臂的曲池穴上微麻，手中刀已出了手，驚得連那聲啊呀也叫不出來。

原來刀已到了艾芙手中。艾芙道：「老爺爺，有事自當孫兒

服其勞，殺這欺師滅祖，喪心病狂的狗賊，何用老爺爺你動手，又豈不沾污了太極刀。」

艾笑與江虹從天而降，場中人衆雖然一驚，但待見到不過是兩個小兒郎，可又大怒了，早有站得較近的兩個谷朋門下，搶出喝道：「小小頑童，快滾開。」

艾笑說：「小兄弟，他說甚麼呀，俺聽不明白。」

江虹說：「他叫俺滾開。」

「那你滾不滾呢？」

江虹說：「可是，俺不會滾，想必他們倒會。」

艾笑說：「好哇，那就叫他們滾給俺瞧瞧。」

江虹只說得一個好字，艾笑可瞪眼了，幻影移形，江虹的小腦袋一晃，只聽啪啪兩聲，那兩個搶出來的漢子已各捱了一嘴巴子，被打得口噴鮮血，想必連牙齒也打落了，却搖晃後退未倒，江虹更不饒人，腿掃連環，那身形快得不過乍現倏隱，兩個漢子又是僅眼前一暗，登時推金山、倒玉柱，滾了個落地葫蘆。

只聽驚呼喝叫聲中，江虹已俏生生站在谷雲飛身側。

艾笑道：「老爺爺，你瞧俺這小兄弟，你這小孫兒還行吧，你歇着，老爺爺有事，俺兄弟自當服其勞。」

雖是艾笑弄眼擠眉，那谷雲飛可仍然直瞪眼，手中刀被奪出手，看她

又連懲兩漢子，如何不驚得目瞪口呆，說：「你們……兩位……是……」

艾笑說：「哎呀！老爺爺，你可真健忘，他是小虹子呀，喏，就是沂水城南大街，那開客棧，谷大媽的小淘氣，我不也住在那院子裡。」再又擠眉直弄眼。

谷雲飛啊兩聲，眼睛亮了，那谷朋可眼睛紅了，竄落當場，喝道：「那來你這兩個小狗，可是不想活了！」

艾笑說：「小兄弟，他說甚麼呀，俺又沒聽明白。」

江虹說：「他說，不想活了。」

艾笑說：「俺們就成全他，你說好不好呢？」

江虹說了個好字，故技重施，腦袋一晃，却捨了谷朋，奔那羣搶出來的漢子。艾笑叫道：「好賊子，不要臉，想以多爲勝，小兄弟，俺來幫你！」

只聽啪啪連聲，只聽啊呀驚呼連聲，只見場中大亂，只見碰撞碰撞，那搶出奔來的漢子，十個倒了五雙，一半兒口噴鮮血，一半兒本還沒倒的，也被自家人撞倒，全成了滾地葫蘆。

原來與谷朋竄落的同时，那羣漢子見自家兄弟被打得口噴鮮血，倒地亂滾，竟然仍欺江虹艾笑不過是小孩子，一時怒火遮眼，不待谷朋吩咐，紛紛搶奔出來。

一時之間，那仍站在原處不動的

，驚得目瞪口呆，倒地的連滾帶爬，嚇得魄散魂飛，皆因不論站着不動還是倒地的，全都連人影也沒看清，便連竄落的谷朋，與站在原處的谷雲飛和他帶來的五人，一時也驚嚇得呆了。

江虹說：「敢情好。」

艾笑與江虹却早退回谷雲飛身邊。

艾笑拍手，說：「老爺爺，敢情全是些膿包。俺說，小兄弟呀。」

江虹說：「俺聽着啦，你就說吧。」

那谷朋到底亦非等閒之輩，更氣得暴跳，七竅內生烟，喝道：「你這兩個娃娃使甚麼邪法兒，俺……俺宰了你！」

艾笑呸了一口，說道：「老爺爺，你聽聽，這賊連泰山門八句歌訣兒都沒讀過，竟敢僭稱掌門。小兄弟，你就讀給他聽聽。」

江虹說：「俺只練到第四句，第一句是：乾三連，第二句是：坤六斷，第三句……」

艾笑說：「夠啦，休教乖了這膿包賊，谷朋，你可聽明白了，俺泰山門武學淵深，便僅這首兩句，便包含了陰陽動靜之機，造化玄微之理，三連六斷，六斷三連，已是變化窮奇。俺可又說啦，小兄弟。」

江虹說：「俺早就聽着啦。」

艾笑說：「你不想當一十四派總掌門？」

艾笑說：「你不想當一十四派總掌門？」

掌，連綿不絕。

江虹說：「好賊！你還真會兩下子，你乾三連，俺就坤六斷。」

艾笑失蹤兩日，連醉菩提亦不知其下落，江虹鎮日跟隨在和尙身邊，趁空兒就把移形換位的步法教了她，她一再見過艾笑施展這神奇步法，和尙也曾用法門兒嚇得她魂飛魄散，早已羨慕得不得了，那會不用心學練，不料今日首次施爲出來，果真奇幻絕倫，應心得手，打得賊子們落了牙兒口噴血。可就上了癮頭，而金眼鵝雖說指點過她綿掌功夫，不過金眼鵝也不到家，不過重神不在式。

是以，江虹那還依那綿掌歌訣，口中在說坤六斷，腳下一移，似左還右，谷朋三掌連綿，踏洪門，走中宮，江虹却大挪移，一式斷二，六斷可就化作十二，斷斷連綿，眨眨眼間，下盤虛，上盤可就實，上盤實，下盤可就虛。只聽蓬蓬連聲，谷朋屁股上已連着她三掌。却是有一宗，江虹輸在掌上沒勁兒，更何況快速換位挪移，稍沾即走，那谷朋到底非等閒，肉厚皮也粗，雖然屁股上着了三掌，不過是替他搔癢兒，但也不由谷朋更怒帶驚，喝道：「你這是那門子綿掌！」

江虹說：「呸！俺沂蒙泰山門這二十四路綿掌，絕倫精妙，窮奇變化，你不過識得一點兒皮毛，竟敢僭位稱掌門，俺打你，就是教你乖兒，讓你

見識見識。」

趁谷朋步法稍滯，他可聞言可當了真：難道說師傅傳他這二十四路綿掌時，真藏了絕招兒。步下因分神，神惑步下稍滯，江虹當真吃了豹子胆，倏地踏洪門，左右開弓，却忘了這一來，她自己的門戶反而大開，那谷朋已知這小子一味賊滑，手底下沒勁兒，寧願捱她兩下子，兩掌分陰陽左柔右剛，左掌是虛，猛可裡一挫腰，嘿的一聲，右掌倏地拍去！

只聽艾笑叫道：「曹國舅漁鼓簡板唱陽關。」

江虹萬不料谷朋寧捱她兩掌，不招不架，反而掌拍她胸前，任何身法再快，門戶已大開，躲閃是來不及了，聽得艾笑一嚷，忙沉下盤，兩掌倏合，童子拜觀音，這番再是用上了猛勁兒，兩掌掌緣齊向谷朋攻來的手腕截去！

谷朋怒吼一聲，這番真要是被兩掌之力截擊中，他的手腕非斷不可，忙硬生生右腕猛沉，但這一來，倒加速了前衝之勢，那江虹化解了這一掌，但因幾乎傷在谷朋掌下，不由也怒了，挫腰翻掌，掌心猛可裡外吐，只聽蓬蓬的一聲，兩掌便齊拍在谷朋胸上，谷朋頓覺眼前金星亂冒口中發甜，敢情這小子力道還真不小，先前輕視，幾乎上了當。

那口血可不能吐，谷朋硬把那口湧上喉嚨的血嚥了回去，若他不是有

真功夫，功夫不出類拔萃，豈能服得山東道上十二門派，豈能作了霍爾王子鷹犬的頭兒，那晚也難逃宋匡劍下、艾笑鞭下。

他只退得一步，那口血一嚥下，功勁便又已貫注兩臂，眼更紅了，綿掌也綿綿不絕。

艾笑一瞧，可急了，再門下去江虹定會傷在他掌下，忙叫道：「鐵拐李騎着驢兒哭下斷，呂洞賓戲牡丹離中虛。」

江虹登時精神陡振，不差不差，醉八仙，沾衣十八跌雖是奇妙，却不過替谷朋搔癢兒，後悔沒把點兒功夫練到家，只有醉八仙才是這賊子的剋星。

艾笑倒像唱歌兒，唱道：「藍采和籃兒坎中滿，何仙姑拈花震仰盂！」

江虹把沾衣十八跌施展開來，頓如影隨形，那谷朋那還瞧得着江虹的影兒，倒被江虹或重或輕，上拍掌，下踢腳，氣得谷朋暴跳如雷，叫道：「呸！你這是那門子綿掌！」

江虹說：「掌到害除，來治喪心病狂的綿掌！」

艾笑又在唱，唱道：「韓湘子寶劍降妖坎中滿！」

江虹大喜，她怎生早沒想到呀！把全身勁兒貫注右臂，猛可裡向谷朋的軟腹期門上一掌砍去！

艾笑叫道：「倒也，小兄弟，俺說呀，韓湘子寶劍降魔，算不得本事，

一旋身，艾笑身如電閃，只聽兩聲脆响，打得谷朋連退了兩步。

原來那谷朋早怒得火遮眼了，氣得連話也說不出來，驀地竄出掄刀就向艾笑後腦砍去！他快，不料艾笑像腦後長了眼睛，更快，移形换位，順手就是脆生生兩個嘴巴子。就勢一躍，落在先前谷朋坐的椅上，高聲朗朗，說道：「谷朋！還有你們些膿包嘍囉聽着了，今天谷老爺爺來清理門戶，殺雞焉用牛刀，老爺爺有事，做孫兒的自當服其勞，谷朋這欺師滅祖，數典忘宗的賊，妄自僭位掌門，他不是僭稱泰山派掌門嗎，俺這小兄弟今天就用泰山派二十四路綿掌功夫來教訓他，好教他口服心服。」

谷朋用手背抹去嘴角流出來的血，牙未打落，倒幾乎氣得咬碎了，怒得一聲狂笑道：「好哇，娃娃，俺就用二十四路綿掌教訓你，拿小命兒來！」

這谷朋聽艾笑恁地一說，反倒壯了些兒膽色，皆因二十四路綿掌，正是他拿手功夫，打遍山東道，未逢敵手，怒吼一聲，綿掌乾三連，正面三

你以掌降妖，那才見功夫，你這二十四路綿掌，今而後該改爲降妖掌啦，老爺爺，你說是不是？」

如何不是，那谷朋期門穴上中了那一掌，六腑五臟，直如倒海翻江，跌倒塵埃，那還爬得起來。

艾笑話聲未落，人却已落在當場，伸手一攔，阻止了江虹再施殺手，道：「小……小兄弟，清理門戶可是老爺爺的事。」

不容谷雲飛抬臂拱手，艾笑旋身一按，道：「老爺爺，俺兄弟待會去替你請安，這賊雖死有餘辜，看在一元大會期近，還請老爺爺手下留情，暫饒他狗命。」

谷雲飛忙點頭，道：「我會得，請放心。」

艾笑拉了江虹，齊一跺腳，騰身飛掠，落在牆外，一口氣奔到郊外，樂得江虹在草上打起滾來，那艾笑又如何不樂，兩個妮兒大笑格格，笑得江虹捧着肚子大聲呻吟。

艾笑一怔，小妹子怎沒了聲音？

只見江虹突然瞪了眼跳起身來，一聲哎呀！

「做甚麼？」

「俺打敗了山東道一十三路總掌門不就是一十四路的總掌門啦，俺可忘了詔告天下。」

「恭喜小妹了，不用說，俺們還沒召開一個武林慶賀大會。」

江虹不作聲閉着眼兒，陽光艷艷

，樂在心頭笑在唇邊，真美。

艾芙瞧得也樂了，忍不住攥住了她親了親。

江虹一翻身跳了起來，說：「姐，咱們回去。」

艾芙說：「俺們，不是咱們，要不然你就做不得山東道上一十四路總掌門啦，你說說，去甚麼地方？」

江虹嘻嘻笑道：「咱們多去奪兩個掌門來，不僅山東道，你忘啦，淮海一劍，不就在客棧裡，他準是淮海道上的甚麼掌門，咱們去把他的掌門奪來。」

艾芙道：「休得胡鬧，咱們已惹出不少事來，今而後休再惹事生非。」

江虹說：「難道今兒打了谷朋，打傷了那麼多人，可不全是那賊霍爾的鷹犬，難道就是惹事生非？」

艾芙道：「你忘啦，那是俺泰山門清理門下，可不是咱們打傷的。」

江虹頓又眉飛色舞道：「可又是從那兒說起，咱們又多了個爺爺。」

艾芙道：「論年紀，那谷老英雄谷雲飛不也得作咱們的爺爺，而且那凜然的正氣，也不侮辱了咱們，仍是那句話，何況不是咱們，是俺們。」

「不錯，那是俺們。」

江虹好不得得意，眉兒眼兒齊飛揚，艾芙也樂在心裡，可不是因為打了谷朋，而是江虹好不得得意，經過今兒這一遭，小妹子的信心可全恢復啦，教她如何不喜。

打從中原棧起，江虹未出來行走

已險險傷在鬼影手的彈丸下，再遭醉菩提，直嚇得她魂散魄飛，就憑一個耶律郡主也絞斷了她的一縷頭髮，今兒一早，那風雨雷三姨圍攻之下更髮散衣裳破，未傷已是萬幸，未出中原棧，那雙鞭闖蕩江湖的雄心，還能贖落多少呢？

這就是艾芙一見谷雲飛清理門戶，靈機一動，江虹便成了小虹兒，咱就變了俺，就是要恢復江虹的信心，吐吐氣兒揚揚眉。

再說，她又怎能不管，谷雲飛怎會是谷朋的敵手，別說谷朋人多勢衆，武功更難而精，何況年老亦不能以筋骨稱能，不相助，走進大門的谷雲飛就會抬着出來。

艾芙心下又如何不喜，眼看着江虹色舞眉飛，更何況惹了谷朋，就是消弭了門戶之爭，儼戒了稱霸逞強，不亦就是一元大會的旨意。

江虹突然跳起來，拖了艾芙就跑。

艾芙叫道：「你做甚麼？」

江虹道：「去做天下總總掌門啊，來，一會就知道。」

「這丫頭得意忘形的瘋了。」但艾芙心想，但却也不掃她的興，有她在，道，不怕江虹胡鬧闖出禍來。

進了城，大街過了一條又一條，來到了一條繁華的大街上，艷陽正當空，也就是最熱鬧的時候，今日顯然

有別，人更多、更熱鬧。

江虹在一家大酒樓前停下來，艾芙一看：「梧桐居」，登時明白了，說：「這不是那吳桐君的酒樓麼？原來你餓啦，怎不早說。」

兩人進入酒樓，想是那日夥計吃了兩個野丫頭的虧，今日見來了兩個野小子，可不敢得罪了。

一點兒也不錯，若不是大有來頭，至少也有點兒來頭，野小子怎能昂然走進大酒店來，不過，也不再狗眼看人低，可也沒伙計上前獻殷勤。

兩個姑娘進入上了八成座兒的後堂，艾芙忙一縮步，一拉江虹縮到一個角落裡，找了個空桌坐下。

原來是吳桐君在大宴人客，只見全是高一頭、低一臂的，嘿，敢情還是開的英雄筵，一瞧便知，全是來自四海五湖的武林中人，不用說，必也都是成名露臉的人物，可是巧啦，那淮海一劍在座，而且就坐在吳桐君身邊。

她們矮小，進門已縮身一邊，大夥兒又正在高談闊論，是以任誰也沒有留意她們。

艾芙低聲道：「唔，可不許你胡鬧，吳桐君是朋友，他宴請的自然也是朋友。」

江虹道：「你怕我奪那淮海一劍的掌門，我不過說來玩玩兒，放心，只是……」

她正要說人家宴客不做買賣，咱

們吃喝甚麼？驚見來了兩個夥計，一個送來杯筷和一大壺酒，另一個托着四大盤菜，放在桌上。

兩個姑娘那會曉得，那吳桐君早有吩咐，今日進入這飯堂來的，只要進門一坐下，就得送上酒菜，不用等待吩咐，原來今日吳桐君分別派出人、傳出話，凡是外路來的武林英雄，江湖豪傑，都請來一聚，不過避免引起官方懷疑，不作正式邀請，都請作爲一般人客，只不過請入後堂，僅外面大堂才開門做買賣。

吳桐君廣結天下英雄，芙蓉城的豪傑，是五湖四海來的江湖中人，誰會不一到即來拜會，便是武林的名門大派，不親到的，也要派人送個帖兒。

不，不像是被吳桐君發現認出來了，因為吳桐君坐在正中前方的一張桌上，不過坐在下方，背對着兩個姑娘，不用問，那上方坐在桌兩邊的，必是德高望重或是露臉成了名的武林中人，他身邊坐的便是淮海一劍，兩個姑娘瞧了瞧，除了這淮海一劍之外，可全不認識。

誰說不認識了，就在那時，只見屏風後轉出一人。

艾芙忙道：「別出聲。」

江虹那敢出聲，還把頭兒縮低了些，隔着幾張桌面，她們身形又小巧，人家那會注意，那會看到她們。

原來來的這人，是金眼鵬。不怪

江虹見了有如老鼠見了貓。她天不怕，地不怕，只怕一宗兒、金眼鵬叔叔揪她回去。

艾芙道：「別怕，看來你這金叔叔被留下，也不走了，你還耽心甚麼？直起腰兒來，休忘了，而今你是一十四路總掌門。」

「他也不會認出咱們，是不是？」

瞧不見自己，江虹瞧艾芙，艾芙把一塊膏藥貼在眉梢上，忽然忍不住嘆嗤一笑。

艾芙說：「你笑甚麼？」

「月上柳梢頭，不錯，」江虹說：「正是那句詩兒，姐姐，你令我忽然想起這句詩兒，你那彎彎的柳葉眉上，貼着一塊圓圓的膏藥，可不是月上柳梢頭。」

艾芙瞪了她一眼，道：「別胡鬧，你聽，他們說甚麼？」

只見金眼鵬從口中取出旱烟竿，含笑掀眉，向大夥兒拱了拱手，吳桐君已立即起身，把兩手在空中按了按，說：「今日相聚一堂，可全都不許多禮，這些日來實是失禮得很，爲免引起官面上的猜疑，更爲避免各位帶來不便，三聖一元大會，可是武林十年一次的盛事，並不容許期前有任何事故發生，故爾……」

只見那上座一人，鬚眉皆白，却聲若洪鐘，捋髯道：「吳桐君何必客套，倒失英雄本色了，便老朽來了這麼些日，正如你所說之故，未曾前來拜

會，在座各位誰不是深明大義的，自是誰也不敢爲小節而害大義，你我都心照不宣就是了。」

吳桐君道：「話雖如此，我可也要算半個主人，未曾盡得地主之誼，能不有愧，但今日却已有所不同了，想必各位來時已有所見……」

只聽在座有人截道：「不是想必，大夥兒全見到了，無論是韃子的官或兵，全都龜縮了起來，從街頭消逝了。」

另一人發話道：「又豈僅街頭，我來時親眼見到駐在城內各處的幾隊韃子兵，也撤出城外去了，可不是令人迷惑，正不知其故，吳桐君交遊廣，地頭熟，想必知道緣故。」

吳桐君掀了眉頭，道：「不瞞各位說，我先前也還在奇怪，直到這一位淮海一劍前來，始知其詳，這就是今日派人讓各位來此一聚之故，便是替各位釋疑。」

陡向身邊的淮海一劍拱了拱手，道：「可否讓我向大家再說一遍，不過，請先飲了這杯酒，各位也請隨意，就當都是光顧我這酒樓的客人。」

大夥兒全都懂得吳桐君的話意，都只把頭點了點，立即像互不相識一般吃喝起來。

那淮海一劍也不起身，只是像生就的大嗓門，接過吳桐君手中的酒，一口乾了，呵呵笑道：「吳爺，若我是你，就即刻吩咐人抬多幾罐酒來。」

吳桐君也呵呵笑道：「酒樓若還少了酒，還成甚麼樣子的酒樓，你放心，放量飲。」

淮海一劍大眼粗眉，眼中大放光彩，炯炯生輝，道：「不然，你這桌上雖擺滿了海味山珍，但比起我獻上的這碟喜慶菜兒，可就不夠味了，待會大夥兒聽着痛快，喝得高興，有道人逢喜事千杯少，更何況大快人心，大痛快的事，與高大采烈，到時無酒可添，吳爺，我怕你就面上無光。」

吳桐君呵呵笑，也色舞眉飛道：「恁地說甚麼，我就吩咐下去，抬百罐酒來，各位，誰都乾了杯中酒。」

只聽大夥催促聲中，淮海一劍才開口，偌大的後堂，那麼多天下的英雄登時鴉雀無聲。

那淮海一劍可真是一些兒細節也不遺漏，打從今兒一早，耶律郡主率領四隊女兵騎，似雷霆震怒般奔去那客棧要人說起，艾芙也真還不知道江虹如何單鞭戰那風、雨、雷三姨，說得江虹的眉兒也高高揚了起來，說得淮海一劍也色舞眉飛，道：「久仰江三爺一把銅壺煮三江，嘿！不料便是三爺的女公子也恁地了得，各位，耶律郡主身邊的風、雨、雷、電四姨，任何一個已是難惹了，何況是三姨合劍，不知如何，那電姨未見前去，只有三姨。」

吳桐君道：「你有所不知，那電姨在日前已傷在火鳳凰的鞭下了。」

火鳳凰三字一出口，大堂中登時起了一陣嗡嗡聲，夾雜着驚嘆之聲。

淮海一劍猛可裡拍了一掌，道：

「這就難怪了，那江姑娘鞭若游龍，陽光下簡直似萬道霞芒，那三姨雖險象環生，但仍然戀戰不退，不料驀然暴退回去，我忙看時，才知那江姑娘身邊多了一個姑娘，我可大氣也不敢出。」

「火鳳凰！無數的聲音在說。

「正是火鳳凰，」淮海一劍道：「說來慚愧，我誤打誤闖，竟和兩個姑娘落在同一家客棧裡。」

他爲甚麼擦汗？

他抹了汗，方又說道：「說來真是又慚愧、又惶恐，皆因每次前來這芙蓉城，皆落在那店中，那客棧雖是關上了門，也蠻橫無禮。」

江虹哼了半聲，却被艾芙制止住了，好在大夥兒都全神貫注淮海一劍叙述，沒有理會。

「我堅要入住，店家指着兩位姑娘，說人家包下了，我……嘿，好在人家姑娘大量，我真……慚愧，竟欺人家是兩個年輕的小姑娘。」

只聽有人脫口道：「甚麼？火鳳凰是年輕的小姑娘？」

嗡嗡之聲又起，淮海一劍擺了擺手，把那嘈雜的聲音壓下了，繼續說道：「那兩位姑娘非但不責我狂妄，反而吩咐店家許我入住。後來我才知道一個是江三爺的千金，名震三江的江

上虹，另一個更是如雷貫耳、韃子們聞名喪膽的火鳳凰，各位，我也不怕丟人，我一得知，可真羞愧得無地自容，嚇出了一身冷汗。」

金眼鵬忙道：「淮海一劍名震江湖，我金眼鵬佩服的就是你是條硬漢子，今日你替兩個姑娘面上貼金，何必如此謙虛。」

吳桐君笑道：「各位恐還不知這位金爺金眼鵬，便是名震三江，那江上虹姑娘的師傅。」

淮海一劍慌忙起立，向金眼鵬拱手道：「名師出高足，有其徒，必也有其師，敢情金爺以往深藏不露，可是失敬了。」

金眼鵬忙道：「何必這樣，却是今日之事，使我也想聽聞其詳。」

那淮海一劍才又說道：「我雖慚愧、惶恐，却又好生慶幸，若不是那日我狂妄無禮，也就不能目睹今日的一切了。有道是聞名不如見面，兩位姑娘的大名雖如雷貫耳，但皆道聽途說，未曾見過，聽得店外人聲沸騰，便知是為兩位姑娘而來的，故爾躲上屋角，從門縫中瞧得明白……」

隨把以後那驚心動魄的一場惡鬥，繪色繪聲，詳細細說了一遍。

艾笑好生失望，只道能從這淮海一劍口中，得到那傳言人的一些兒蛛絲馬跡，但絲毫沒有。其實，這也難怪，連江虹也不知何人塞了一袋黃豆在她的手中，他在門縫中向外張望，

想必眼兒也不眨一下，又如何得知。

那後堂中，少說也有數十位久在江湖中闖蕩的好漢英雄，一時間，可全都聽得透不出氣來，可不是令人驚心動魄，駭人聽聞，好一陣，那後堂之上，只怕掉下一根針兒都能聽得到。

好半晌，才有人打破那沉寂，道：「你是說，那六十四個女兵騎，是如何被開了穴道也不知？」

淮海一劍道：「雖沒見到，却見到那火鳳凰抓了把甚麼，只那麼半旋身，揚手撒出，便聞絲絲之聲不絕於耳。」

「敢是撒豆成兵。」

「說對了一半，是撒豆活兵，那六十四個女兵騎登時活了，那穴道被閉久了，這麼陡然活轉來，地上的站立不穩，馬上的墮跌下去，六十四人倒地恰是三十二雙，一時人驚呼、馬嘶鳴，當真嚇煞人。」

「你真看清了是撒豆？真是那麼一撒？六十四人的穴道立即解了？」

「啞！」淮海一劍從懷中摸出幾粒黃豆來，道：「後來人是走了，那兩位姑娘是出去了，我才敢走出去瞧，這黃豆便是地下拾來的，若非親眼所見，說來也難以令人相信，想必各位也是不信的，故爾帶來給各位瞧瞧。」

「一舉手，便解了六十四人的穴道。」

「而且力道恰到好处，六十四個女

兵騎無一人受傷，自然，魄散魂飛那是難免的了，是以，那六十四個女兵騎一上馬，那耶律郡主與風雨雷三姨，也嚇得三魂少了二魂，七魄少了六魄，立即沒命地逃走了。」

「各位，在座各位中，必有不少人知道，耶律郡主的劍陣的厲害，多年來，隨同蒙古大軍，南征北掠，所向披靡，無可禦其鋒，真箇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嘿，嘿，不料火鳳凰姑娘，只抬抬臂兒、揮揮手兒，就可決定她們的死活。」

金眼鵬接口道：「想來各位也還不知，火鳳凰姑娘別看她年輕，她不僅已盡傳南郭先生的絕學，年才三歲時，已跟隨在醉菩提大師身邊，武功在幼年已紮下基礎，我雖還不知，想來大師的無相神功，據適才淮海一劍所說，必也盡得真傳了，已達到了制敵於無形的境界。」

艾笑有些愠怒，這金眼鵬不是替她臉上貼金，簡直是諷刺，是羞辱，皆因那六十四個女兵騎，是怎生被人開了穴道，她亦不知，她不在追查。

却聽吳桐君道：「現在各位已聽得明白了，那火鳳凰姑娘今日手下留情，僅略懲了霍爾王子，對那耶律郡主與三姨，六十四個女兵騎，毫髮未動，若是姑娘不以大局為重，她們還能逃得性命麼？故爾那霍爾王子亦不得不忍辱，與姑娘約法，三聖一元大會

期前，說得好聽，是兩罷干戈。這也就是韃子官兵絕跡街頭，城中兵旅也紛紛撤出城外之故，今後各位來去，已再無顧忌了，不過火鳳凰姑娘尚以大局為重，我等豈可不體諒三聖意旨，這可是在下多慮了，我等凡事亦要以忍讓為主，不可……」

言尚未了，驚見從外面進來了六人，來的竟是以谷雲飛老英雄為首，以及他那五個泰山派徒衆。

淮海一劍既住在同一店中，如何會不識得，金眼鵬更不用說了，當先起身抱拳，吳桐君也搶出相迎，在座的武林中人倒有多半是識得的，也轟然起身。

那谷雲飛拱手環揖，才衝着吳桐君道：「老朽這是來請罪的，已到蓉城多日，竟未來拜候。」

吳桐君道：「老英雄駕臨蓉城，實不相瞞，在下早已得報了，本該迎迓晉謁，但報稱老英雄一到即閉門不出，想來是不願見到人，必有緣故，是以不敢冒昧。」

金眼鵬道：「你們這是客氣些甚麼，谷掌門，你若還不願大家站着，你就趁早也坐下吧，我就知你早晚必然前來。」

谷雲飛慌忙又再拱手環揖，讓大家落坐，然後向金眼鵬一揖，慌得金眼鵬跳了起來，跳過一邊，道：「谷掌門，你這是做甚麼？」

谷雲飛道：「適才在外，聽得明白

笑。

「正是，人抬人萬丈高。」

「人抬人無價之寶。」

「在場的多有老師傅，老行尊。」

「老前輩、大英雄、大豪傑。」

「非敢班門弄斧，不過聊供一笑。」

「不值一笑，不過求老師傅們多多指教。」

「各位誰站得穩了，有道是：有錢錢幫襯。」

「無錢人幫襯，請各位幫個場子。」

「我說，丫頭，走來。」

那姑娘放下手中銅鑼走了出來。

艾笑頓覺心頭一酸，皆因姑娘一站起來，脚下已見飄浮，不知已餓了多少日，那是想也想得到的，走江湖，賣藝的，過縣穿州，還不是走到那裡，吃到那裡，來到了這成都，已是兵連禍接之後，偏又被那假冒火鳳凰殺官劫庫一鬧，韃子兵騎官府，正嚴加查訪緝拿，豈會准許開場子賣藝，正是住店要店錢，吃飯要飯錢，今日方得解禁，可憐這幾人已不知餓了幾日，只看得姑娘便不問可知了。

那姑娘走了出來，手中取了柳葉雙刀，場中一站。

那中年人便道：「丫頭，來來，替爺們獻上兩手雙鳳朝陽刀，求老師傅們指教，若還似模似樣，手眼心步法若還不離譜，爺們瞧着高興，也許就

量力前往找那谷朋……」

隨把以後之事，自又是繪色繪聲說了一遍，隨向金眼鵬道：「金爺，今天我還有命前來與各位相會，可不是令高足那江上虹姑娘所賜麼？我還教

，始知江三爺的千金，那名震三江的江上虹姑娘原來是金爺的高足，金爺可知道，我這條老命今日還能前來與各位相會乃是江上虹姑娘所賜麼？」

此言一出，眾人見谷雲飛說得那麼肅然認真，自是人人驚訝，金眼鵬也愕然，道：「這是怎麼說？」

谷雲飛道：「我來到蓉城，也和淮

海一劍大致相同，也落在那店中，適才淮海一劍所說，老朽亦親眼所見，不過是在一邊罷了，所言句句是真，豈僅見未曾見，簡直是聞所未聞，那火鳳凰姑娘乃三聖傳人，不僅體會三聖意旨，簡直就是在替天行道，令老朽倍加汗顏，在座各位中，很多知道我泰山門、谷氏門中，山東道上，出了一個滅祖欺師的叛徒敗類，唉……」

谷雲飛一聲長嘆，在座知道的果然不少，是以無人插嘴，聽他繼續說道：「老朽原為清理門戶而來，後來才知谷朋那孽徒、那谷氏不屑子孫、那山東道上罪惡滔天的敗類，更喪心病狂作了鷹犬，不僅勢大，且論功夫更集多家門派之長，實非老朽所能懲處的，便因見到了火鳳凰姑娘替天行道，更令老朽倍增慚愧，若門戶不能清理，還有何面目在這世上，是以不自量力前往找那谷朋……」

隨把以後之事，自又是繪色繪聲說了一遍，隨向金眼鵬道：「金爺，今天我還有命前來與各位相會，可不是令高足那江上虹姑娘所賜麼？我還教

各位得知那江上虹姑娘、火鳳凰姑娘，各位不是皆渴望拜識真面目嗎？

可惜，兩位姑娘日常以化身幻形，混跡塵寰，即使相遇，各位亦不能識，各位可知兩位姑娘現刻亦在座上麼？」

此言一出，大夥兒轟然一聲，只差沒跳起來，紛紛搶問道：「在那裡？」

谷雲飛一指，道：「啞！那兩位化裝成小兄弟的，可不就是兩位姑娘。」

大夥兒又轟然回頭，向谷雲飛手指處瞧去，只見那桌上盤中餚已殘，杯中酒尚溫，只賸下兩雙筷，那還有人？

谷雲飛嘆了一聲，道：「便是老朽適才手指時，兩位姑娘仍在，這這……」

早聽兩位姑娘鄰桌的武林中人道：「甚麼？你是說，那兩個野小子！」

谷雲飛道：「我不是說：兩位姑娘不是日常化身幻形麼，若真還是野小子時，這裡是何所在，吳桐君高宴賓朋，豈有野小子的座位。」

只聽金眼鵬呵呵笑道：「小徒頑劣，艾姑娘遊戲人間，適才實是在座，見被谷掌門識破了行藏，此刻迫不得已，在鬧市中玩耍去了，各位不用心急，各位若常來相聚，日內必遇兩位姑娘的真面目，只是請各位休太過讚許了，說甚麼仍是各位的晚輩。」

谷雲飛想到兩位姑娘以孫兒自居，不由連叫了兩聲：「慚愧！慚愧！」

「山東道、兼掌沂蒙、嶗山、濟水、微山湖一十四路總掌門，請。」

江虹格格笑，只不過野小子笑起來也不似花枝兒般亂顫，只不過那臉蛋兒上的膏藥，貼得久了，脫而未落，倒是在臉兒上直顫。

江虹說：「俺們又那去呀！」

艾笑說：「你不聽那邊銅鑼响噹噹，咱們……啊，我是說：俺們瞧熱鬧去。」

既然溜出梧桐居，一時尚無去處，那邊廂，街頭有個廣場，鑼聲正响噹噹，很熱鬧，為甚麼不去瞧。

只見一圈人圍着四個賣藝的，全都面有菜色，一個和他們年歲差不多的姑娘，正把銅鑼打得噹噹响，兩個一中年、一後生的男子，正繞場走，邊走邊唱，唱道：「南京好耍南京走，北京好耍北京遊。」

另一個接口唱道：「南北二京都走過，好耍還是貴碼頭。」

另一個又接口道：「夥計的，打起鑼來。」

那姑娘更把銅鑼打得震天價响，那中年人當一站，拱拱手作了個環揖，說道：「是我等來到貴碼頭。」

「貴龍碼頭。」身邊一個接口道：「缺少了盤纏。」

「住店可是要店錢，吃飯要飯錢。」

「會的只有兩手粗腳功夫。」

「莊稼把式，聊供各位爺們一

賞咱們爺兒幾個盤纏。」

那姑娘應了一聲，丟了個架式，金雞獨立，柳葉雙刀懷中抱，左腳候地一滑步！

不好，那姑娘虛弱得腳亦飄浮，如何能走刀！

但艾笑立即又鬆了口氣，顯然那姑娘咬緊了牙根，只見她：左插花右插花雙龍出海，刀起雪花蓋頂，刀落枯竹盤根，平沙落雁騰霄漢，玉帶纏腰舞鳳旋。身眼手步法，竟然皆見功夫，那是甚麼莊稼把式，不好！

說時遲，那姑娘回刀犀牛望月，身子兒竟失了重心，顯然是她太虛弱了，艾笑叫：「二十四路總掌門何在！」

「俺得幫個場子！」不待艾笑出聲，江虹她又何嘗沒有明白，早搶了出去，可真是去如電閃，把那姑娘的臂彎一托，穩定了她的身子，道：「獨個玩有甚麼意思，俺來幫你。」

艾笑也竄入場中，叫道：「那可不行，俺們是一根線兒拴的螞蚱，有了你，就少不了我，讓人家姑娘歇着，俺兩人來捉個對兒。」

江虹把那姑娘向中年漢子身邊一推，那漢子如何不明白，自家的姑娘差點兒倒地，多虧人家這麼搶出托了一把，才得免當場出醜，就不僅感激，而且可真大大吃了一驚，這是甚麼身法，竟連他也看不明白！

江虹和艾笑這一搶出，兩個野小

子可真是還俐落得很，偏又是一般模樣，又一般衣衫，更一般兒膏藥貼面，那圍觀的人可樂了，就有人叫道：「賞你們兩個銅錢買糖吃。」

艾笑說：「敢情好，夥計，要吃糖，可就買些兒力氣。」

江虹說：「好哇，你說，俺們玩甚麼？」

艾笑說：「玩貓捉老鼠，可好？」

江虹腳下一叉，說：「俺是貓，捉你這老鼠！」

今兒首次施展醉菩提傳她的移位幻形，出手就打得那兩個漢子昏章二十一，再又狠狠懲了谷朋，甚麼綿掌，甚麼醉八仙，若不是移形换位輕功奇妙絕倫，必已栽在谷朋手中了。

艾笑說：「絕招兒，再奇詭精妙，也得熟才能生巧，要熟，就得多練。」

江虹點頭會意，這那是甚麼捉對兒，壓根兒就是你追我趕，貓捉老鼠，不過貓沒捉到老鼠，倒被老鼠戲弄，若不是在江虹的臉蛋兒摸一把，就是在她臂上擰一下，若是腳下慢得一慢，若是步法方位稍稍錯些兒，就得捱艾笑一下子拍打，因是反而成了老鼠在捉貓。

可惜不是舞霓裳，但兩個野小子舞翩翻，却也煞是好看，看得那圍觀的人鼓起掌來，轟然叫好。

好，艾笑霍地一縮步，任由江虹捉住，說：「老鼠被貓捉住，戲已演完，各位，有錢的，可輪到各位錢幫襯

啦。」

那知她從地上拾起銅鑼來，適才轟然叫好的，却轟然一聲，散啦，走開啦。

艾笑說：「夥計，你身邊帶着多少銀兩？」

江虹說：「我，沒有呀！」

她從小說要甚麼有甚麼，要買甚麼，自有人去給銀兩，從沒帶過銀子在身邊，離開中原棧北來，一路上直到今日，又何曾輪到她來給錢的，壓根兒就沒帶出來，分文也無就上路。

艾笑正要吧今早向店家要來的散碎銀子傾囊拿出，只見一人走進場來，捧着一個托盤，滿是銀子。說：「吳爺知道兩位要用銀子，特命我送上百兩。」

艾笑一怔，隨即明白了，這裡距梧桐居一望之地，必是先前溜出來，被人看見了，金眼鵬說吳桐君地頭熟，神通廣大，看來果然不差，她們幫場子，吳桐君得報，當然就知道她們是幫助這賣藝的，故忙忙地派人送來銀子，可不正是時候。

艾笑也不客氣，說了聲好，連謝也沒一聲，接過銀子，就遞給那姑娘，道：「這年頭，人多自顧不下，那有餘錢幫助人，各位何不回家鄉，做點小買賣……」

言尚未了，看見一人奔來，說道：「百兩銀子，夠了盤纏，可就沒了本

錢，我這裡……」

「我這裡……」

可了不得，來的不是一個，兩個、三個，更多人隨後奔來，都在掏銀子，擠着搶着，往那姑娘盤中堆去。正是那吳桐君宴請的武林羣雄，必是聽得稟報，都搶了出來，都不甘後人。

艾笑說：「夥計，此時不走。」

江虹說：「更待何時。」

兩個姑娘趁那亂，腳下一叉，溜了出來，待得那人發覺，她們已早在兩條街以外了。若不是有一堆人阻住去路，只怕還不會停下來。

原來那堆人圍着兩個賣唱的姑娘，都還有幾分姿色，只不過更多的是菜色，只見一個打小鼓，一個拉琴兒唱啦，一個先唱道：

天上的梭羅甚麼人栽？

地上的黃河甚麼人開？

甚麼人過關，一夜白了頭？

甚麼人，西出函關騎青牛，依呀嘿。

另一個接口唱道：

天上梭羅王母娘娘栽，

地上的黃河，夏禹王開，

伍子胥，過昭關，一夜白了頭，

李老君，西出函關騎青牛。

艾笑心中一動，西出函關騎青牛，打這裡往西去，可不就是青羊宮，道教聖地，她怎麼總沒想到這個地方。

對，去青羊宮。

(未完·十二)

吉衛藥準字(86)430136

強力生髮靈

EFFICIENT HAIR PANACE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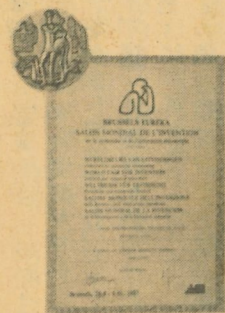
中國衛生部唯一認可並推薦之生髮製品

1985年通過著名專家鑒定，
並獲省科技進步二等獎。

1986年獲省衛生廳批准文號：
吉衛藥準字(86)4301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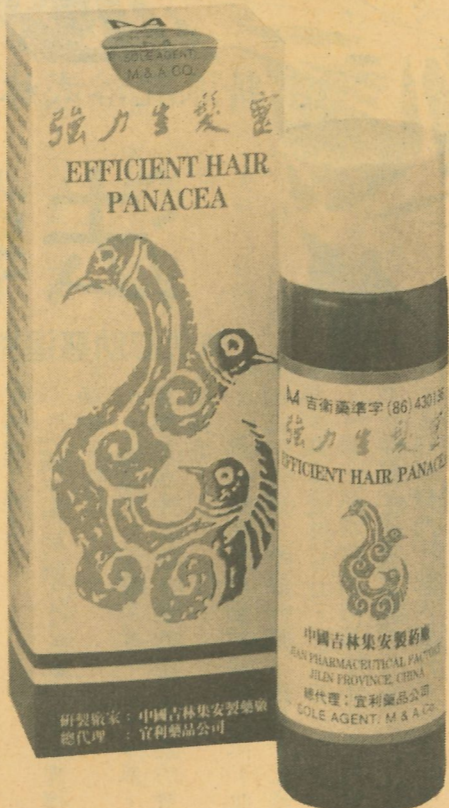
1987年榮獲36屆尤里卡
世界發明銀牌獎

發明者：宋安全先生
榮獲 一級騎士勳章



1988年
榮獲16屆日內瓦
國際發明金牌獎
1989年
榮獲17屆日內瓦
國際發明金牌獎

研製廠家：中國吉林省集安製藥廠



經 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上海市第四人民醫院、吉林省長春市人民醫院應用
“強力生髮靈”系統治療 398 病例 (患病史最長的達十餘年，最短的僅十幾天)，
証實對斑禿、全禿，脂溢性脫髮及其它原因脫髮的有效率達 89.99%

M

SOLE AGENT: M & A CO.
總代理：宜利藥品公司

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28號
富騰工業中心1814號
電話：(852) 0-6015715
圖文傳真：(852) 0-6918344

上文提要：

花無情和于小雅在黃龍寺前被赤鱗幫爪牙伏擊，從而得知辛九階便是赤鱗幫幫主，花無情兩人把爪牙收拾後，翌日晚上直趨侯府，府內却空無一人，只剩下令狐飛蟬的屍首及一名侍婢，花無情只得請侍婢代為殮葬令狐飛蟬，繼續往洛陽找尋公孫瑤仙，可惜毫無收穫，於是轉道往鄭州尋訪，却在信陽一間客棧的食堂內，遇見有份參予將花無情等逼落黃河的神鞭門……



文圖 皋飛 高可
新派脫俗武林恩怨錄

法輪九轉

無仇怨助惡逞兇 自作孽獨子慘死

這是花無情的分析，腦中只是電光石火般的一轉，他已經完成了應敵的準備。

「嘿，朋友是那兒來的？」
好傢伙，果然找上門來了。
不過，花無情也明白他們找碴的用意。

一個地頭蛇被于小雅的艷麗所吸引，帶着幾名打手，想來佔點便宜。

光天化日之下，這些人竟敢橫行無忌，在新仇舊恨之下，花無情不禁動了殺機。

向他問話的生有一副好身材，但滿臉橫肉，眼射兇光，一眼瞧去，就知道他是一個無惡不作的打手。

這種人花無情是不屑一顧的，只是他腰纏軟鞭，是神鞭門的嘍囉，那就饒他不得了。

「摘下他的照子。」花無情向虎撐吩咐。

「遵命。」右臂急吐，快逾颶風，虎撐的食中二指，猛向彪形大漢的雙眼挖去。

別人挑明了要挖掉他的眼珠，他却逃避不過，雙眼一痛，眼珠子已經掉到地上去了。

另一名神鞭門的高手正待上前搶救，半路上就被飛鷹攔了下來。

在神鞭門，此人也許是一名好手，但跟紅唇谷相比，就不可以道里計了。

他只攻出了一拳，却將拳頭送進

飛鷹的手中，卡察一聲，折骨脆响，他痛得抱着斷腕嚎叫起來。

這只是一個照面，兩名神鞭門的打手就投目斷腕，鬼哭狼嚎，那位心存大慾的地頭蛇，還能不連爬帶滾的逃出去。

花無情示意所屬不必阻止，他找的是神鞭門，對地頭蛇不必浪費精力。

兩名神鞭門的嘍囉也走了，他們却丟下了幾句狠話：「神鞭門有仇必報，有種的你們不要逃！」

但店小二及一些好心的客人，却勸他們趕緊逃走，因為神鞭門勢力強大，高手極多，得罪了這些兇煞惡神，很少人能逃得活命。

花無情微微一笑道：「多謝各位的好意，在下十分感激，不過咱們要是一走，他們會遷怒店家的。」

他說的是實話，而且憑他們的身手，不見得怕了神鞭門，那些好心的客人也就不再相勸了。

約莫頓飯時間，街上足音雜還，人聲鼎沸，可能是神鞭門來了，花無情為免牽連店家，立即挺身迎出店門。

來人的確是神鞭門，因為花無情認出門主的兒子歐陽吹山。

他們這次是精銳盡出，除了門主歐陽放鶴父子、女兒歐陽雙雙，還有總管陸四風，以及歐陽門中的四大弟子。

主復仇。

花無情攔下了歐陽放鶴父女；于小雅接着神鞭門大弟子應文龍、二弟子辛不害、三弟子伍殺、四弟子祁騰蛟被小窩攔着，總管陸四風跟小素門在一起。

四獸六鳥及四隻鸞鷟，跟神鞭門四十多名武士展開惡鬥，唯一袖手旁觀的，是那名妙齡女尼。

神鞭門重要人物之中，功力最高的是歐陽雙雙，她右手的軟鞭有如靈蛇亂舞，在空氣中，時常傳出攝魂奪魄的咻咻之聲，這位姑娘的內力，已達爐火純青的境地。

她左手握着一柄光華奪目的短劍，隱藏於手臂之後，這才是她的殺手，如果讓她有揮劍的機會，那將是石破天驚、威猛絕倫的一擊。

歐陽放鶴是神鞭門門主，他的功力雖是略遜於歐陽雙雙，但以數十年的精深修為，江湖道上能夠接下他野火趕山三式的為數不多。

花無情似乎運氣不好，神鞭門數一數二的兩大高手，竟然被他一起接了下來。

兩條怒蟒似的軟鞭，交織成一片天羅地網，鞭梢嘶風之聲，响得扣人心弦。

花無情是一條游魚，在網中四處逃竄，如是偶有疏失，後果就難以想像了。

按常情來說，應該是這樣的，只

在躲到何處去了？」

歐陽放鶴面色一沉道：「辛幫主只不過中了你的詭計，你認為他會怕你？」

花無情道：「我沒有說他會怕我，就跟你不怕我一樣，可惜你太愚蠢了，他會逃亡，你却前來送死！」

歐陽吹山勃然大怒道：「姓花的，你敢侮辱我爹？滾出來，大爺向你挑戰！」

雲豹哼了一聲道：「小雜碎，你敢在這兒賣狂？少谷主，讓屬下去收拾他。」

花無情道：「好吧，不過敵眾我寡，手底下要俐落一點。」

雲豹應了一聲，撤出長刀，躍前五步道：「小雜碎，豹大爺時間寶貴，你他娘的就不要磨蹭了。」

雲豹一表人材，長相不俗，在紅唇谷四獸之中，是令人最看得順眼的一個。

他的行動，有豹子一般快捷和兇悍，言語雖是有些粗俗，却也直接了當。

歐陽吹山是少門主，平日仗勢橫行，為所欲為，雲豹這兩聲小雜碎，還能不罵得他火冒三丈，恨不得一鞭撕開對方的腦袋。

他不理會師兄的勸阻，彈身而起，揮鞭猛擊，出手一抬，就是神鞭門的絕學「野火趕山三式」。

鞭影嘶風，聲如雷鳴，這野火趕

最令人矚目的是一名女尼，她年歲不大，可說是正當妙齡，而且花容月貌，膚如凝脂，全身每一寸地方，都是上蒼的傑作，像這樣的一個人間絕色，應該是天地靈氣所鍾，但她竟然看破紅塵，遁入空門，豈不令人惋惜。

花無情還沒有收回目光，歐陽吹山的叱喝之聲已傳了過來，道：「姓花的，原來是你，黃河淹你不死，你是選擇死在信陽了？出招吧，大爺成全你！」

花無情冷冷道：「此地展不開手脚，咱們何不換一個地方？」

歐陽吹山道：「說的是，咱們在東門外候教。」

東門外是一片極大的丘陵，縱然是千軍決陣，也可以展開，神鞭門的長鞭需要較大的空間，他們的人數多達五十餘人，花無情的提議，他們自然樂於接受。

待雙方進入門場，花無情首先咳嗽了一聲，道：「那位是歐陽門主？」

歐陽放鶴道：「老夫就是，少俠有甚麼話要說？」

花無情道：「在下與貴門素無恩怨，為甚麼將咱們逼進黃河？」

歐陽放鶴道：「這個麼？咱們只是應朋友的邀請，作一場歐獵的遊戲罷了。」

花無情道：「原來如此，閣下的朋友，必然是赤鱗幫幫主辛九階，他現

是花無情不是常人，那就不能以常理來作推斷。

不錯，軟鞭是像怒蟒、是像魚網，但既咬不到他，也網不着。

更使人不敢相信的是，他們越鬥越怪，怪得使旁觀之人目瞪口呆。

歐陽父女仍在努力奮戰，連歐陽雙雙那柄隱藏在肘後的短劍，也一再作雷霆乍驚般的出擊。

這些却對花無情毫無作用，他依然青衫飄飄，在劍光鞭影中悠然穿行。

令人詫異的不是這些，怪的是這以二搏一的惡鬥走了樣，像是花無情在指點武功，歐陽父女全是聽他指揮而動作。

而且他們不能使動作緩慢下來，雖是汗濡重衣，筋疲力盡，他們還得拚命的揮舞下去。

那就糟了，再這麼下去，不累死人才怪！

忽然，花無情聽到一聲佛號，跟着人影一閃，他身前已立着一名妙齡女尼。

這名女尼曾經站在歐陽雙雙的身旁，與神鞭門必有淵源，因而花無情淡淡道：「師太必有指教了，請說。」

女尼道：「殺人不過頭點地，歐陽門主縱然作錯了甚麼，他已喪失獨子及數十名部屬的生命，施主何必做得太絕！」

此時，歐陽放鶴父女已因脫力及

嚴重的內傷而坐在地上，門場上血跡斑斑，橫屍處處，神鞭門只剩下身負重傷的兩名弟子，那還是于小雅手下留情。

花無情嘆息一聲道：「咱們與神鞭門原本毫無恩怨，他們却幫助赤鱗幫，將咱們逼進黃河，結果我的兩名友人因而喪生，未婚妻及另外三名朋友生死未卜，這是神鞭門作的孽，今天他們是咎由自取，怪不得咱們。」

女尼再度喧聲佛號道：「他們已經自食惡果了，希望施主能給他們父女一個懺悔的機會。」

花無情道：「師太慈悲為懷，在下只好饒過他們父女了，告辭。」

回到客棧，于小雅道：「師兄，咱們適才雖是快意恩仇，但沒有問出赤鱗幫藏匿之處，豈不是美中不足？」

花無情道：「赤鱗幫不會放過咱們的，妳還怕沒有復仇的機會？」

于小雅道：「但願如此。」

翌晨，他們由信陽出發，經武勝關至湖北省境，然後沿官道南下，直奔湖南，這是他們預定行走的路線，也是赴海南島最近的旅程，想不到他們剛剛登上武勝關的山頂，一項意外，使他們改變了預定的行程。

看到老鷹不算出奇，看到黃蜂谷的異種神鷹，那才算怪。

牠們很少到谷外飛翔，就算有任務出谷，也會飛得很高，所以看到黃

蜂谷神鷹的人並不多。

今天有些令人不解，花無情等才到武勝關，就有一隻黃蜂谷的神鷹，由空中俯衝下來。

也許神鷹目光銳利，瞧到花無情馬上的兩隻鸚鵡，牠感到好奇，所以下來瞧個究竟。

如此一來，可就糟了，鸚鵡發出一聲含有敵意的急鳴，雙雙衝霄而起，向那隻神鷹撲去。

鸚鵡不會倚多為勝，但會輪番出擊，因而花無情沒有阻止，他要瞧瞧牠們之間誰最具有威力。

經過幾番纏鬥，鷹兒終於敗下陣來。牠們體型相差不多，都是經過特殊訓練的猛禽，但鷹兒只有一隻，鸚鵡驚可以輪番出擊，鷹兒自然要落敗了。

六鳥中的天鵝，趕到鷹兒落地之處，替牠負傷的左翼敷了藥，然後將牠安置於馬鞍之上，牠的腿部繫有一支銅管，這鷹兒是出來傳遞信息的。

天鵝將銅管交給花無情，道：「栗少谷主，你瞧瞧這個。」

花無情取出銅管中的紙卷瞧，他那任甚麼都不在乎的面頰上，竟然佈上一層駭人的殺機。

于小雅一怔道：「怎麼啦？師兄。」

花無情將紙卷交給于小雅，道：

「妳瞧。」

于小雅打開一瞧，見是黃蜂谷的

何處？」

「他跟黃蜂谷的人一道，去了何處，在下就不知道了。」

「既然如此，咱們告辭。」

該知道的都知道了，自然應該告辭，只是他的神色却顯得十分懊喪。

黃蜂谷在四川米倉山的巴峪關附近，他們必須走回頭路，橫越河南，至陝西再南下，這可是一段漫長的路程。

他不在乎路有多遠，以及在江湖上兜多少圈子，只是面對那些數不清的恩怨、解不完的情結，使他感到十分厭倦。

他很想念娘，知道她去了海南，所以要去找她，可是公孫瑤仙是他的未婚妻子，現在被人劫持，他怎能袖手不管？

只是他不明白，馬育才為甚麼劫持公孫瑤仙，姓狄的也跟着起哄？

如今馬育才已死，公孫瑤仙落在狄璞的手裡，這位狄三公子本來就是他的仇家，舊仇加上新恨，他們是勢難兩立了。

他出來闖蕩江湖，原是奉娘命要鬥鬥姓狄的，於是他作了一個瘋狂的決定，踏平黃蜂谷，再闖盤龍石府，跟姓狄的作個徹底的了斷。

「天鵝。」

「屬下在，少谷主有甚麼吩咐？」

「黃蜂谷的那隻老鷹呢？是不是飛走了？」

部屬，寫給谷主的一封信簡函。信上說：

「花無情的未婚妻子公孫瑤仙，被玉簫公子馬育才設計擒獲，擬由西安、商縣、南陽、合肥、金陵之線返回淮陰，預計本晚可到豫皖邊境，請稟告狄三公子予以攔截，另有兩批人馬追逐在馬育才之後，用意不詳。柳飄上。」

瞧完信函，于小雅道：「別急，師兄，馬育才擄劫公孫瑤姐，不可能走得快，咱們隨後急趕，應該不會誤事。」

花無情點點頭，目光一瞥四獸六鳥道：「我的未婚妻子被馬育才所擄，經南陽、合肥、金陵之線返回淮陰，他今晚可到豫皖邊境，那位知道這條路綫的走法？」

虎撐、蒼鷹同時舉手道：「屬下知道，由此地向東走，約莫六至七天，可到皖省邊界的葉家集。」

花無情道：「很好，兩位帶頭，咱們立刻上路。」

他叫雙婢四獸六鳥各自攜帶三天的乾糧食水，撥轉馬頭，便向東方急馳。

這兒是大別山區，沿途山巒起伏，溝壑處處，待趕到九里關，已是天黑難行，只得歇了下來。

他們曉夜奔馳，第五天到達商城，日色雖已偏西，花無情却不願歇息，只是匆匆打了一個尖，便一領坐騎，沿山道縱馬馳去。

這一陣急趕，直到月上柳梢，更鼓兩傳，才到達一個市鎮——方家集。

此後，他們曉夜奔馳，顧不得人困馬乏，一直追過安徽的六安縣，才在三十里鋪追到馬育才。

三十里鋪只是一個鎮集，飲食店及客棧都設在接近官道之處，由於旅客集中，找人倒是十分容易。

花無情一馬當先，領頭馳進鎮口，一眼瞧去，他不禁神色一呆。

他瞧到了一根玉簫，放在一具身著錦衣、腰繫紅帶的屍體之旁。

這具屍體是躺在一塊空地之上，一旁還坐着一名身負創傷的藍衣少年。

莫非他就是玉簫公子馬育才？

花無情心有所疑，手中輕輕一帶韁繩，就已來到空地之上。

「朋友，需要幫助嗎？」花無情詢問藍衫少年。

「謝謝，我已託人僱車運咱們少爺回淮陰，盛情心領。」

「淮陰？你家少爺莫非就是馳譽江湖的玉簫公子馬育才？」

「正是。」

「啊，玉簫公子武功卓絕，能夠傷他的，必然是一個絕世魔頭了。」

「唉，我家少爺只不過邀請公孫姑娘前往做莊作客，並沒有碍着姓狄的，他竟然狗拿耗子……」

「姓狄的太過份了，你說，他去了

「是昨晚飛走的，因為牠傷勢已好，咱們很難讓牠留下。」

「那就算了，我只是要牠帶回一封向姓狄的挑戰信，並非有意留牠下來。」

花無情與天鵝的交談，于小雅一直在旁聽，此時忍不住插言道：「師兄，你是要去黃蜂谷？」

花無情道：「不錯，還要去盤龍石府。」

于小雅嘆口氣道：「黃蜂谷咱們已鬥他不過，怎麼能去盤龍石府？」

花無情哼了一聲道：「妳太瞧不起自己了，我曾經獨闖黃蜂谷，向盤龍石府的主人狄飛虹挑戰，他們並未將我怎樣，現在咱們藝業有成，反而怕了他們了？」

于小雅道：「師兄，小妹說的是事實，唉，如是當真惹惱了黃蜂谷，那神鷹千隻、黃蜂數萬，就這兩樣，咱們已經毫無生路，這個仗如何打法？」

花無情面色一變，接着哈哈一陣大笑道：「說的也是，請吧，師妹。」

于小雅道：「師兄，你這是甚麼意思？」

花無情道：「沒有甚麼，回去向師父他們兩位老人家問候，就說花無情不肖……」

于小雅愕然道：「你在說些甚麼？師兄，莫非你想甩掉咱們，獨自前往黃蜂谷？」

花無情道：「這是無可奈何之事，

我不能為了一己之私，將師門培養不易的忠貞部屬，陷入有死無生的絕地。」

于小雅幽幽的道：「師兄是誤會了，小妹並不怕死，紅唇谷的部屬，也沒有一个是怕死的。」

花無情道：「這個我知道，但是……我還是不能讓你們跟着我去。」

于小雅大聲道：「為甚麼？你說個理由。」

花無情道：「理由很簡單，因為這是花某個人的私事。」

于小雅尖叫道：「不，我是你的師妹，你不能將我當作外人。還有，我爹臨終之時，將我交給你，無論生死，你都不能將我甩到一邊。」

花無情聞言一呆，一時之間，竟無言以對。

神鵝咳了一聲道：「請恕屬下斗膽，少谷主適才的決定，的確有欠考慮。」

狂龍道：「對，紅唇谷的教條首重忠義，而且習於服從，無論上山下海，少谷主儘管吩咐，咱們也不必知道理由。」

小窩面色一正道：「少谷主如是強逼咱們離開你，只有一個法子，那就是殺死咱們，或是咱們自絕！」

花無情錯愕半晌，忽然哈哈一陣大笑道：「是我錯了，走，今晚咱們到六安城裡歇息。」

當晚，于小雅寫了一封信，向師

門報告他們的現況，並向師父求援，信寫好了後，叫天鵝放一隻鸚鵡送回紅唇谷。

次日他們往回頭走，待到達商城，他們修改了原先的路線。

這是他們詢問了幾名單幫客之後修改的，由鄂北往西走，路是難走一點，但却近許多。

於是花無情決定經襄陽、穀城、竹谿之綫前進，希望早一點到達黃蜂谷。

這天晌午時分，他們來到武當山的北麓孫家灣，再往前走，就是十堰鎮了。

這兩個鎮相隔五十餘里，山路又崎嶇難走，今晚是不可能趕到十堰鎮的，花無情可不管這些，在孫家灣打了一個尖，便躍上馬背，領先放轡急馳。

馳行了約莫十五六里，他忽然一收繮繩，將坐騎勒得停了下來。

莫非他發現了甚麼意外？

此地兩山夾峙，草木陰森，是一個極為險惡的所在，不過花無情不是因為這個而停騎不進。

那是爲了甚麼？

緊跟在他身後的于小雅提出了答案，她驚嚇得大叫一聲道：「啊，師兄，這麼多屍體，好怕人！」

花無情停騎不進的原因，敢情是瞧到許多屍體。

這些人全是因搏殺而死亡，屍體

遍佈整個隘路，鮮血四洒，景象慘絕之極。

花無情道：「師妹，瞧出甚麼沒有？」

于小雅道：「我只知道穿黑衣的是一邊，其餘的是另一邊，穿黑衣的死人較少，好像他們佔了上風。」

花無情道：「毒沙門遭到伏擊，黑衣堂自然佔到上風了，妳瞧那些死者雖是携有毒沙，在倉促應戰之下，連使用毒沙的機會都沒有。」

花無情說得不錯，有些屍體才戴上手套就已被殺，有些毒沙洒在地上，沒有機會撒出去傷人。

神鵬道：「山谷主，這兩幫人一追一逃，正是咱們前進的方位。」

花無情道：「不錯，前面還有不少打鬥的痕跡，看來黑衣堂是要趕盡殺絕了，毒沙門曾經幫過我，咱們趕緊一點，看能不能還回這個人情。」

他們縱騎急馳，終於在一道山嶺之上，趕上了這場慘烈的搏殺。

毒沙門躲在一條絕嶺之上，以毒沙阻止敵人。顯然他們的人手似乎不多，毒沙的數量太少，如非萬不得已，絕對不肯浪費一粒沙子。

黑衣堂剛好與他們相反，人多勢衆，意氣風發，五十餘名彪形大漢，將絕嶺遠遠的圍着，毒沙門困處絕地，看來是凶多吉少了。

花無情向山嶺瞧了一眼，面頰之上立即湧出一片殺機，黑衣人屢次找

麻煩，逼下黃河也有他們一份，此時仇人見面，焉能手下留情。

撮口一聲清嘯，身形已由馬背上拔起，當真是挾秋霜以臨絕嶺，剎敵首如掃落葉，適才意氣風發的黑衣堂，只在一瞬之間，就已陷入死亡的深淵了。

這些黑衣人之中，本有不少高手，但在法輪九轉禪功及破折神刀的攻勢之下，他們只好伸長脖子，任憑屠殺了。

這場搏殺的時間不長，但却驚心動魄，江湖罕見，連藏身岩石之後的毒沙門，也走出岩石來瞧熱鬧了。

他們領頭的是一身紅衣、天真美麗的祝依依，當年在鴻門堡，她曾經救過花無情，而且你娘我娘的夾纏不清，使花無情的印象十分深刻。

現在是花無情救她，還了她當日的相救之情，只是在花無情的內心，仍然有點欠缺甚麼似的。

這就是「情」，男女之情，天地間最莫名其妙東西。

怎麼才見過一面，又分離很久的男女，也會困入這個令人難解的情字之中？

如果真是這樣，好像太誇張了一點。

那你不信了？請瞧。

紅衣少女祝依依似乎受了傷，在兩名婢女扶持之下，站立在一塊岩石之前，瞧她那慘澹的嬌容，當真是我

見猶憐。

強勁的山風，吹得她紅衣飄飄，秀髮飛揚，她好像有些承受不住，如非兩名婢女緊緊的扶住她，她必然站立不穩。

她沒有說甚麼，嬌靨之上却是一片興奮期待的神色。

一雙水汪汪的美目，緊緊盯住花無情，那美得像嫩蕊、美得令人發抖的尖尖十指，也伸向花無情，似乎要他扶她一把。

看來這雙只見過一面、萍踪暫聚、瞬即分離的男女，是真的有情了，這怎麼可能呢？

其實這只能說是造化弄人，才形成今天的這種怪異局面。

當日花無情在車上裝病，祝依依爲了救他，被一掌追魂上官榆的掌力震飛。

這一掌可就巧極了，它將祝姑娘送到車上，送進花無情的懷裡。

試想一個冰清玉潔的少女，怎能躺到別人的懷裡？而這個人又是那麼瀟灑、英俊，還替她治好了內傷。那麼這一躺，豈不是躺出麻煩來了！

的確，從那時起，祝依依就神不守舍，一縷芳心，早就飛到花無情的身上了。

現在他們久別重逢，豈不是天從人願？

這就難說了，世事難測，情字更難測，未來怎樣，沒有人敢替他們打

一張包票。

不管未來怎樣，花無情不能不應付眼前，人家姑娘受了傷，是那麽可憐，也是那麽可愛，她伸着雙手給他，他怎能讓她失望？

於是，他握着她那雙冰冷的小手，她那具輕微顫抖的嬌軀，也僵了過來。

「你娘要我找你，我終於……找到你了。」語音一落，她竟然暈了過去。

這是她第二次躺在這個男人的懷中，而且是她魂牽夢繞的男人。

她是奉他娘之命來找他，那麽毒沙門的慘重傷亡，以及依依姑娘芳體負傷，花無情都有絕對的責任，那麽他對昏睡在懷中的人兒，更不能不管了。

他抱着祝依依，詢問身着綠色勁裝的雙婢之一道：「姑娘，這附近可有歇息療傷之處？」

綠衣婢女道：「有，沿山道向西，有一座無極道觀，不過……」

花無情道：「怎麼啦？姑娘，有甚麼不對麼？」

綠衣婢女道：「咱們曾經在無極道觀歇息過，結果却落入黑衣堂的陷阱……」

花無情道：「妳懷疑無極道觀的道士，與黑衣堂有勾結？」

綠衣婢女道：「是的，因爲這一帶是黑衣堂的勢力範圍。」

花無情道：「很好，咱們就順便拔

掉這株毒草，也算積了一件功德。」

綠衣婢女道：「此處山嶺重重，地勢頗爲險惡，咱們並不熟悉環境，只怕很難鬥得過他們。」

花無情道：「我知道，但咱們別無選擇。」

綠衣婢女道：「既然這樣，任大哥，咱們去無極道觀，請帶路。」

毒沙門除了祝依依主婢三個，就只剩下五名部屬了，其中一人應了一聲，與另四人轉身向西面馳去。

在奔行之中，綠衣婢女道：「公子，我叫明明。」

另一名綠衣婢女道：「我叫星星，咱們姐妹是侍候小姐的。」

花無情道：「原來是明明、星星兩位姑娘，在下久仰了。」

明明撇撇嘴道：「敢情公子並不老實。」

花無情道：「哦，這話怎麼說？」

明明道：「公子說久仰，那是聽過咱們姐妹的名字了，是誰說的？」

花無情道：「這……咳，自然是妳們的小姐依依說的了。」

星星哼了一聲道：「騙人不打草稿，難怪咱們小姐會日思夜想，牽腸掛肚了。」

這一對伶伶俐俐的小丫頭，似乎少了一點心機，想到甚麼就說，聽在于小雅主婢的耳中，就有點不是滋味了。

于小雅不方便說甚麼，小素也在

忍耐着，小窩却怒叱一聲道：「別跟咱們公子打情罵俏，咱們紅唇谷不着興這個。」

明明、星星雖然是機伶，仍被小窩吼得一呆。

花無情道：「不要這樣，小窩，她們年紀小，不懂事，妳何必跟她們一般見識。」

此時他們已經到達無極道觀，被安置在觀側幾間客房之內，花無情吩咐神鵬道：「放鴉驚警戒左右及後方，前面派人把守，非經我的許可，任何人不得出入。」

神鵬道：「屬下遵命。」

遣走神鵬，花無情再對于小雅道：「師妹，妳的駕，我替你護法。」

于小雅道：「你要我幫祝姑娘療傷？可是我不知道怎樣療法。」

花無情道：「這很簡單，她只是受了內傷，妳先餵給她兩粒寒蝶療傷丹，再將真力由三焦、石關兩處穴道輸入，只要打通她閉塞的穴道，就算大功告成了。」

于小雅道：「好吧。」

約莫兩個時辰之後，祝依依果然內傷痊癒，只要稍加調養，就可以完全復元了。

她謝了于小雅，却投給花無情幽怨的一瞥，本來嘛，舉手之勞而已，何必假手他人。

怨歸怨，她却不能不顧眼前，因爲她已瞧出，他們又回到無極道觀

了。

「公子，這裡的道士有問題，咱們不能住在這兒。」

「我知道，但現在時間已晚，別無棲身之處，咱們只好在這兒將就一夜了。至於道士麼，那好辦，不叫他們作怪就是了。」

「哦，是細綁起來，還是殺了他們？」

「那倒不必，只是不讓人進出這座道觀，消息就不會洩漏了。」

「這就難了，咱們人數不多，漫漫長夜，怎能使這座道觀風雨不透？」

「妳放心，我有辦法叫那些道士走不出道觀十丈以外。」語音一落，轉身逕向觀內走去。

道觀殿宇三進，加上邊殿及起居住宿之處，這座無極道觀，規模倒還不錯。

花無情找到一名年約二十五六的道士，雙拳一抱道：「道長請了。」

「啊，施主，可有甚麼要小道效勞之處？」

「在下有事想見見觀主，請道長代爲轉達一下。」

「這個……咳，實在太不湊巧，觀主正在打坐。」

「不要緊，在下可以等待。」

「那麼，施主只好三個時辰之後再來了。」

「道長是說，觀主打坐要三個時辰？」

（未完·廿一）

上文提要：

樹林內，余顧南等與與魔會打得如火如荼之際，拓跋齊天却出現，與天一散人及綠袍老祖纏鬥，減輕了余顧南等的壓力，不久，信水君、不愁僧等亦率丐幫弟子趕至增援，眼看與魔會即將落敗，趙魏漢却又率眾抵達，雙方再陷苦戰，最後，嚴敬重父子亦率與魔會諸魔頭出現，勸余顧南等投降，惹來丐幫弟子叫罵，嚴敬重遂派丁鶴教訓丐幫頭子常虛谷……



西門丁·文
飛·圖
天涯俠客無刀刀故事
刀光千里

恩人危在旦夕 冒險席地運功

丁鶴見他話中飽含譏諷之意，臉上之意登時不見，冷冷地道：「廢話少說，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丁某自當竭盡所能，常某當心一點就是。」言畢首先發動攻勢。

常虛谷自然不會讓他專美，打狗棒與對方互爭先機，一交手便鬥得熾熱。丁鶴是與魔會之總堂主，當時不作他人之想，但如今增添了許多高手，已有位高勢危之感，這一戰對他來說，關係重大，亦可說只許勝不許敗，常虛谷倒沒有這方面之壓力，但心中却擔心丁鶴若落敗，便施毒技，因此難免有所顧忌。

嚴敬重見他們一時之間難以分出勝負，恐夜長夢多，乃道：「汝等速戰速決，不可拖延，去一個人替換趙副總舵主。」

當下與魔會嘍囉又找上對手廝殺，如今人一多，已不限於樹林，到處都是戰場，鬥得比適才更加慘烈。嚴敬重眼一瞥，見呂鳳先呆呆地站在那裡，乃道：「呂兄若疲乏者，請到一旁休息。」

呂鳳先臉色一變，嘴唇微動，却不發一言，依令退到一旁。嚴敬重坐在馬上，左右是其兩個兒子，他縱觀戰場，勝負在握，不由躊躇滿志地發出得意笑聲。嚴謹之道：「爹，今日一戰，天下底定矣，想不到在杭州城沒法佔到便宜，反在此奏功。」

嚴敬重故意沉着臉道：「未曾取勝

，都不能掉以輕心。」

丐幫弟子死傷甚眾，常虛谷雖然冷靜，但此刻神態亦異以尋常，加緊進攻，盼早點殺死丁鶴，以便過去痛殺一番，為弟兄報仇，可惜丁鶴似乎料到他有此一着，連忙改變打法，以守為攻，使常虛谷難以得逞。

那邊廂的趙魏漢因傷口不斷淌血，氣力消耗甚大，但余顧南廝殺了半天，氣力亦用得差不多，好幾次明明尋到機會，却力不能逮，出手慢了一分，把良機錯失了。天一散人因被不醉翁纏住，蔣三妹只好自旁殺上來，喝道：「小子，待老娘來收拾你！」

余顧南被他倆合擊，形勢立即逆轉，歐陽凱在遠處看見，急忙殺過去，道：「兩位都是成名多年的人物，居然以多為勝，羞也不羞？」

蔣三妹罵道：「死要飯的，你要討死，老娘有好心之德，樂得成全你，過來吧！」

皇甫快笑道：「三妹，你何必貪功，把這個叫化子留給某吧。」他兩個起落便已截住歐陽凱，道：「咱們玩玩吧！」他使的也是刀，兩人之刀法都是以快取勝，是以殺得只見刀光，不見人影。

白富貴知歐陽凱非其敵手，連忙上前接下他。「老夫不喜與女人鬥，蔣三妹留給你。」

蔣三妹呼道：「老娘才不要臭要飯的！」

歐陽凱抽出身來，喝道：「臭婆娘，今日可不能由你作主，今日拚死，也要教你吃吃苦頭。」他鋼刀飛舞，迫得蔣三妹只好捨棄了余顧南，專心應付他。

趙魏漢一少了蔣三妹之助，形勢又再吃緊，吳屏藩和唐前彥在嚴敬重之示意下，雙雙搶上前，不愁僧只能截下一位。吳屏藩搶到余顧南身後，喚道：「副總舵主請歇歇，讓屬下來收拾他。」

趙魏漢已是強弩之末，早恨不得退下，如今有此良機，豈肯放棄？吳屏藩雖不如余顧南，但他是生力軍，對付已成疲兵的余顧南，居然佔了上風。

吳屏藩怪笑道：「小子，你不如投降吧，這麼年輕便戰死沙場，實在可惜！若你肯投降，最低限度也可在敝會當個副堂主，威風的日子長得很哩。」

余顧南怒道：「放屁！少爺若加入與魔會，一個副堂主能安置得了我？最低限度也得騎在你頭上。」

吳屏藩罵道：「不知好歹的小子，死到臨頭猶在做夢！今日教你先吃盡苦頭，再慢慢取你性命，你看看，四周都是咱們的人，你插翅也飛不掉。」

不料嚴敬重耳尖，接口道：「余顧南，如果你肯投降，本座許你一個護法之職位，護法高於堂主，完全依足汝之條件，甚至你可要求俸祿！」

余顧南道：「不枉費心，你留給令郎吧。」

嚴敬重並不生氣，淡淡地道：「等下你再求老夫，條件便需降低，你看，那要飯的，根本不是蔣堂主之敵，再無人可以救你了。」

余顧南豪氣干雲地道：「大丈夫戰死沙場，有何畏懼！倒是你企圖用武力統率武林人士，終有一日會自吃苦頭！」

嚴敬重嘿笑道：「你們這千人一死，除了令師之外，屆時，尚有何人足畏？尚有誰有能力與本會作對？」他轉頭面對拓跋齊天，溫聲道：「未知拓跋兄是否有意加入敝會？」

拓跋齊天打了個哈哈：「嚴兄當知老夫素來不受約束，喜愛獨來獨往，若喜歡弄這種勞什子，十多年前在西北，便可以玩個痛快了。」

嚴敬重心頭憤怒，但他城府深沉，喜怒不形於色，笑道：「拓跋兄之性情，嚴某豈有不知之理？吾兄加入敝會，只須掛個護法之名，來去仍由你，只須每年到敝會走幾趟便可。」

「一年由西北到貴會，要跑幾趟？哈哈，這還算自由？多謝多謝。」

嚴敬重臉色倏地一沉，寒聲問道：「原來拓跋兄有意跟敝會過不去，倒頗出嚴某之意料！須知你在那些所謂白道人士的眼中，可是個大魔頭。」

拓跋齊天再打了個哈哈：「拓跋某從未來過此處，今日到此，純是爲了

遊山玩水，若非遭貴屬出言侮辱，拓跋某也不會在此，老夫行事不管別人的看法，但堅守一條信條：誰欺侮老夫，老夫不管此人親是友，必定報復，剛才得罪了貴屬，恕罪恕罪。」

嚴敬重臉色再一變，沉聲問道：「如此說來，今日敝會得罪了你，你是不肯與敝會干休的了？」

「這倒不會，得罪老夫的人，已經得到應得的懲罰，老夫與你們並無瓜葛。」

嚴敬重心中忖道：「西天老魔這厮，素來桀傲不馴，留他在世上，終是個禍胎，萬一他日他與蜀仲台聯手，在西北另建旗幟，更是心腹大患，今日何不趁機將他除掉？」

主意打定，便道：「拓跋兄自有你之立場，此點老夫當能理解，但敝屬只罵你幾句，你便將他們殺死，還說他們得到的是應得之懲罰，則教老夫如何向下面的人交代？拓跋兄說此等話，自然有以教我。」

拓跋齊天道：「貴屬以武力威脅小徒，小徒技高一籌，反將之殺死，難道這也有罪？若小徒學藝不精，如今躺在地上，便是小徒了！此根本無須交代。」

嚴敬重臉色一變，他自忖今日勝負在握，乃毫無顧忌地道：「在敝會眼中，拓跋兄之行爲甚爲過份，今日必須給咱一個公道。」

拓跋齊天仰天大笑，半晌方道：

「原來總舵主看得起老夫，要拿老夫來開刀，何不一早言明？老夫性格數十年如一日，要老夫屈服，萬萬不可，要取老夫性命，則須看你們是否有此本領。」

嚴敬重冷冷地道：「西天老魔在敝會心目中，也沒有甚麼了不起。」

拓跋齊天道：「老夫並無要求貴會須畏懼我，嚴兄若肯指教者，老夫必定奉陪到底。」

嚴敬重臉色再一變，手臂一揮，便有一羣人將拓跋齊天師徒圍住。拓跋齊天沉着臉對徒兒道：「汝等聽着，今日咱們只有一條路，便是拚命！能否逃出生天，全憑汝等之本領，誰都不許敗壞老夫之名頭，有臨陣退縮的，敵人不動手，老夫先殺了！」

他徒弟平日只竭盡心智討好師父，拓跋齊天之十成武功學不到四五成，面對強大之敵人，心膽早已寒了，因此拓跋齊天那幾句話，實有必要。

當下雙方浴血廝殺，拓跋齊天只帶了八名徒弟出來，人數雖少，却勝在凶狠，與魔會一時之間也未能佔到甚麼便宜。拓跋齊天一看形勢，也不客氣，閃進人叢中，見人便殺，呼道：「嚴老頭，你再不出手，老夫可要將你之手下盡殺了！」

嚴敬重派了幾位香主下場鬥其徒弟，又轉頭以「傳音入密」之技，與蜀仲台密談：「蜀兄，如今你覺得如何？咱們是否可以合作？」

「咱們昨夜才談過，如今便要窮某答覆，未免太急。」

「不急不急，以窮兄之聰明才智以及豐富之經驗，片刻之間，便可作出決定，何況已經一夜半天，嚴某可是誠意邀請您的，請莫令我失望。」

窮仲台心中忖思道：「嚴敬重這老匹夫喜怒不形於色，而且心狠手辣，翻臉不認人，老夫若一口拒絕他，恐怕拓跋齊天一死，他便要反過來對付我了。」

嚴敬重見他沉吟不語，又問道：「未知窮兄決定如何？」

窮仲台反問：「嚴兄是迫小弟即刻答覆？」

嚴敬重奸笑一聲：「窮兄言重，只是形勢瞬息萬變，嚴某當然希望吾兄立即答覆，好多一位夥伴。」

一頓又道：「窮兄，試想想，只要咱們攜手合作，武林中尚有誰可抵禦的？屆時武林還不是咱倆的？大丈夫生於世，只求練好武功，搏點名聲，有何意思？吾兄素負大志，當不想長居荒僻之地。」

窮仲台心中冷笑：「老匹夫不過欲借我之力，爭奪武林霸權而已，待他成功之後，恐怕頭一個要殺的，便是我窮仲台！老夫又非三歲小童，豈同趙魏漢那莽夫，會上你惡當！」他雖然了解嚴敬重之目的，奈何如今敵強己弱，可也不能惹其動殺機，如何措詞

，倒也頗費斟酌。

耳際又聞嚴敬重道：「窮兄暫時委屈一下，當個副總舵主，待大功告成之後，你我分南北而治，各據一方，互相支持，可保霸業千秋萬載！」

窮仲台答道：「總舵主安排小弟當副總舵主，但不知將來如何安排趙兄？」

嚴敬重道：「趙兄武功雖然不弱，若論才氣，如何能與吾兄比較？屆時他仍在嚴某麾下任副總舵主。」

「只怕江湖上有閑言閑語，還道是小弟排擠他。」

嚴敬重見他已有動心之象，喜道：「屆時咱倆已君臨武林，還有誰敢風言風語，非議吾兄？除非他是壽星公吃砒霜，嫌命長啦！」

窮仲台道：「總舵主可否再讓小弟考慮一天？」心中暗道：「今日若你大勝，窮某說不得虛與委蛇，若是慘勝，窮某也用不着怕你。」

嚴敬重聲音稍變，問道：「窮兄到底尚顧慮甚麼？夫智者千慮，必有一失，良機只有一次，失去之後，可未必能抓回來。」

窮仲台臉色一變，道：「小弟不明總舵主話中之意。」

「窮兄是聰明人，怎會不明？雙腳踏雙船，須防掉落海中，屆時悔之晚矣。」嚴敬重冷笑道：「再說，嚴某可是誠心與你合作的，給你之條件也不錯，吾兄尚考慮什麼？」

窮仲台道：「但小弟並無吾兄之大志，雄霸武林之心從未曾有過，只求在武林中有點地位，又素知自己沒有天份，是以墊居西方，勤學苦練武功，今日有此地位名聲，於願已足，不作他求。」

「原來說來說去，窮兄還是不相信嚴某。」嚴敬重語氣突然又轉溫和。嚴某在很希望能與你攜手共闢一番事業。窮兄要再作考慮，嚴某不敢相迫，再與你頓飯工夫考慮吧，希望吾兄在決定之前，不要離開。」

窮仲台只好道：「小弟願再作考慮。」

嚴敬重忽然自馬背上飛了下來，幾個起落，已至拓跋齊天身前，喝道：「你們都退下去！」他邊說又邊踏前兩步，站在拓跋齊天八尺之前。

拓跋齊天哈哈笑道：「你終於肯出來了，老夫久候啦。」

嚴敬重沉聲問道：「拓跋兄是否再考慮一下？」

「能放手與你搏鬥，老夫雖死無憾，就怕總舵主不敵時，又會倚多為勝，不過老夫亦無話可說。」

嚴敬重冷冷地道：「到底非我族類，沒有涵養，對付你，老夫何須倚多為勝？莫盡往自己臉上貼金！」

一句非我族類，令得拓跋齊天勃然大怒，厲聲道：「你們漢人不過佔了一個多字罷了，有什麼了不起的？休在

口舌上佔便宜，手底下見真章方是正理！」

「不錯，這句話正合本座心意！拓跋兄遠來是客，請先動手。」

「有僭。」拓跋齊天不肯失身份，先向他拱拱手，然後擺下架式，却不肯貿然進攻。嚴敬重亦知拓跋齊天是位勁敵，未敢稍存大意，表面上一副悠然之態，實則已將真氣佈滿全身，隨時都可以發動攻勢，但拓跋齊天似乎不想佔便宜，居然一動不動地挺立着。

兩人有如石像般佇立，只有兩對眼睛偶爾轉動一下，但自兩人身上散發出之殺氣，却越來越盛，頃刻間，身上的衣袍如貫滿了風，慢慢鼓脹起來，把旁邊的人迫開三四丈遠，人均覺得心頭如壓了一塊鉛塊，連呼吸都有些困難。

時光點滴流逝，但兩人仍然未發一招，不過任何人都知道，他倆除非不動手，一動手必然石破天驚！果然不出所料，兩人幾乎同時動手，可是四掌擊出之後，並無接觸，兩人軀體交錯而過，又同時一個風車大轉身，緊接着掌影如山，彼此此落，眨眼之間，已互換了三四十招！

拓跋齊天自知經過了一場惡鬥，消耗了不少體力，時間一長，氣力必不如對方充沛，因此他早就打定主意，要速戰速決，奈何嚴敬重也非省油燈，他才不學對方心急，先求無過，

不求有功，使拓跋齊天找不到破綻。

嚴敬重的「寒玉玄功」已幾乎練至頂點，是以發揮潛力後，周圍一片陰寒，觀戰的人不由自主又退了兩步，拓跋齊天恐被寒毒所侵，迫得不斷運動防禦，如此一來，體力消耗更巨。

「這厮的『寒玉玄功』果然名不虛傳！」拓跋齊天暗忖道：「看來今日老夫恐怕要命喪於此了！」此念一起，甚為沮喪，嚴敬重見他放緩了手脚，忙改變打法，化守為攻，漸漸取得上風。

拓跋齊天霍然一醒，暗道：「嚴敬重雖然厲害，但老夫何嘗不是縱橫西北半生？他的『寒玉玄功』厲害，難道老夫之『陰陽移挪功』便不如他？今日不管勝負如何，好歹也得跟他一拚，即使埋身於此，也得贏他一招半式！」主意打定，鬥志轉盛，默運奇功，雙掌發出之掌勁截然不同，一熱一冷，一吐一吸，甚是怪異，登時又扳回劣勢。

嚴敬重暗吃一驚，忖道：「聞說老匹夫躲在洞中，利用女人來修練邪功，果然有點門道！」

兩人決鬥了一百回合後，突然速度轉慢，但每一招擊出，都將地上之沙石刮起，衆人都知道戰況漸趨激烈。拓跋齊天的白髮都豎了起來，顯見他內力已發揮至極限，而嚴敬重一張臉更如冰雪般白。

林外的空氣時熱時冷，半空中之

沙石不斷打着旋，忽進忽退，甚是奇特，此乃拓跋齊天之「陰陽移挪功」之特徵，他內力吞吐不定，時吸時吐，令人防不勝防。

窮仲台隔遠望見，心情極是複雜：「此兩人果是宇內有數高手，任何一人，窮某都沒有必勝把握，嚴敬重倒還罷了，他敢組織與魔會，自有所恃，但料不到拓跋老魔十多年不問世事，亦取得了如斯成就，明冬之華山論武，恐怕爭持更加激烈！」

忽然一個念頭又升上腦海：「他倆鬥至白熱化，無暇分身，窮某何不趁此機會溜掉？」想至此，忍不住轉頭四望，見有暇之人都望着場中的決鬥，根本無人留意自己，不由怦然心動。

他侄兒窮學鴻低聲道：「叔叔，咱們何不趁此良機，逃回關外？」

一個逃字，有如一柄利刀，刺進窮仲台胸中，一陣羞愧泛上心頭，忍不住低聲道：「叔叔是什麼身份？要逃跑？」

窮學鴻喘喘地道：「但他們人多，咱們拚命也無補於事……人謂大丈夫能屈能伸……」

「住口！你沒聽見那姓余的小子謂：大丈夫戰死沙場是閑常事麼？你跟我這許多年，功夫學不到，連骨頭也這般軟，真教愚叔失望！」

跟他們拚命，小侄自然與叔叔同進退，不惜一死！」

窮仲台臉色稍溫，沉吟道：「今日之局，依你看，咱們該採取什麼策略？」

窮學鴻反問：「咱們不逃，自然是戰，但叔叔傾向拓跋齊天，還是嚴敬重？」

「胡說！窮仲台何須仰人鼻息？愚叔只想保持昔日之超然地位，嘿，其實嚴匹夫搞這麼一個與魔會，對咱們也有好處！」

窮學鴻立時接口道：「不錯，他們若鬥個兩敗俱傷，對咱們自然有利！」一頓又道：「聽叔叔之言，咱們今日若想全身而退，在關外另樹一幟，當然得助拓跋老魔，將與魔會擊潰，方有機會……如今便是個良機！」

窮仲台仍然猶豫不決，半晌方道：「咱們再稍等一下，才行動未遲！」因為他自忖加入戰圈，也未必能殺出一條血路，要他與拓跋齊天合門嚴敬重，更不肯自墮身份！他目注場中，到底嚴敬重以逸待勞，兩三百招之後，便逐漸佔了上風，不由暗自着急：「為何齊雲高尚未來到？」

想至此，不由轉頭四望，忽然隱隱見到遠處似有塵頭揚起，他心頭一跳，忙道：「快派人上前打探一下，若來的是齊雲高，便立即發出暗號！」

窮學鴻深知其叔之意，忙派人前去打探。那胡人跳下駱駝，換上一匹

快馬，向前急馳而去，那人影尚未見到，即見遠處有一位與魔會之嘍囉急馳而來。胡人勒馬與他耳語一陣，便發出一道尖銳之唿哨聲。

窮仲台聞哨，估計來者是齊雲高，心頭大喜，暗道：「齊雲高一到，何懼嚴敬重？」當下立即下令向與魔會衝去，高呼道：「嚴匹夫，你意圖控制武林，遂你獨霸之願，我窮仲台豈肯屈服，今日有你有無我！」他首先跳下駱駝，衝進與魔會人叢中，見人便打！

與魔會料不到他會猝然發難，不及提防，一下子被他及下屬殺死好幾個人，羣豪這邊又驚又喜，窮仲台一路殺過去，直至呂鳳先面前，喝道：「姓呂的，窮某最恨兩面三刀的小子，你如今還幫嚴敬重否？」

呂鳳先挺胸道：「呂某既然已和嚴敬重撕破臉皮，還怎會幫他！」

「好，這才像人話，你可有胆量反戈一擊？」

呂鳳先沉聲道：「正有此意，呂某與君攜手如何？」他為了表明心跡，首先抽出長劍，向旁殺去！

窮仲台哈哈笑道：「嚴兄，看來今日你須放下屠刀了，否則後悔莫及！」他不屑與呂鳳先一道，自另一頭殺過去，他侄兒和門人緊隨着他，那些與魔教嘍囉如何抵擋得住這支生力軍？被殺得連連後退，丟下了好幾具屍體！

嚴敬重心頭大怒，冷笑一聲：「窮

仲台，你自己才是兩面三刀的人，早已跟嚴某談好條件，因何出爾反爾？你以為如此，便可以當大俠麼？如此便可以置嚴某於死命麼？哈哈！你這是自取滅亡！」

嚴謹之忽然取出一個金屬哨子來，用力一吹，但見遠處沙塵蔽天，又來了一批人馬！

嚴敬重笑道：「嚴某辦事素來穩當，不做無把握之事！」

翦仲台豪氣干雲地道：「不管你舌綻蓮花，也沒有人相信你的話！翦某若已答應你之條件，剛才又何須考慮！你這離間計，騙不了三歲小童！」

嚴敬重厲聲道：「今日須大開殺戒，不能放過一人！」

翦仲台一直向趙魏漢殺過去，道：「趙兄你休息夠了吧？咱們已有十多年未交過手，今日良機難得，幸勿錯過！」

趙魏漢又驚又怒，咬牙道：「翦仲台，你是天下第一卑鄙小人，只會佔便宜！」

翦仲台大笑：「翦某佔便宜，也不如你在背後偷襲信水君，虧你還有臉說這種話！何況今日是黑白兩道生死存亡之際，還講什麼規矩？本來就是你們不講理，恃衆凌寡！」

話未說畢，已聞嚴慎之驚叫道：「爹，齊雲高來了！」但聞一道穿雲裂帛之嘯聲，鋪天蓋地而來！

那嘯聲不但猛，而且响，更兼來

得極快！但見一道白影「騰」地一聲，閃電般落在場中，而嘯聲亦戛然而止！嚴敬重抬頭一看，不是齊雲高又是誰？齊雲高一至，勝負屬誰難以估量，嚴敬重臉色不由一變！

齊雲高人未至，聲勢已將與魔會的人震懾住！只聽他長笑一聲：「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嚴敬重，你終還是逃不了！」

這些事寫來雖慢，其實都在極短的光陰中發生，齊雲高一至，雙方力量對比又起了變化，形勢當真是瞬息萬變，令人難以預料！

嚴敬重狠聲地道：「齊雲高，嚴某與你往日無冤，近日無仇，你因何屢次與某作對？」

「這句話問得好笑，與人作對的不是齊某，而是你！」齊雲高邊說，邊將衣袂捋起：「你若仍然在河南隱居，齊某也見不到你，更談不上作對！」此刻齊雲高帶來的二十多人方到達，立即加入戰圈。

余顧南亦直到此時，才能喘一口氣，語氣充滿喜悅：「師父，徒兒找得好苦！」

齊雲高道：「咱們待殺了嚴家父子，再叙家常！」

嚴敬重勃然大怒：「要殺我父子？簡直痴人說夢話！你來得正好，省得嚴某事後又要到處找你！今日一戰功成，從此武林盡在吾掌中矣！」

齊雲高大笑：「真是痴人說夢話！准動著一般難過！」

方菱「嘆」一笑，「你莫掉以輕心，此刻任何人也可取他們三人之生命！」

高立這才緊張起來，「不錯，不錯，小余實在死不得，否則你將來嫁給誰！」

方菱啞了他一口，粉拳在他身上亂搗：「你再亂嚼舌根，我便告訴師父！」高立最害怕師父，聞言吐舌頭，乖乖站在身邊，保護余顧南。

那邊廂的趙魏漢，自知受傷之後，不是翦仲台之對手，是以招皇甫快携手合門翦仲台。翦仲台以一敵二，仍能佔上風，他懷私心，很想乘此良機收拾趙魏漢，可是皇甫快招式甚毒，使他一時之間，找不到下手之機。

其他人之搏鬥亦在緊張之中，但總括來說，仍是與魔會在上風。未幾，但見拓跋齊天灰影一閃，自樹上躍了下來，怪笑道：「本仙久未殺過人，今日得好好開開殺戒，止止手癢！兒郎們，殺個夠本吧！」

拓跋齊天雙眼在人叢中一掠，已找到丁鶴，飛身撲了過去，道：「要飯頭子，且讓本仙來會會他！」他袖管一揮，先將常虛谷之打狗棒拂開，左掌掌力一吐，便襲向丁鶴。

丁鶴雖不願與拓跋齊天鬥，奈何作不了主，生死關頭，不容他稍為猶疑，只好揮劍接戰。常虛谷不願與拓

姓嚴的，你若還有幾分自知之明，便計算得出雙方之實力，你們人數雖多，却都是中看不中用之輩。」

「中看不中用？你何不試試？」嚴敬重心中，其實亦無幾分把握，但勢成騎虎，仍存僥倖之心，不惜一搏。

齊雲高沉聲道：「齊某那天與你之戰未了，正想再討教幾招，就怕你不敵應戰！拓跋兄，請你讓一讓如何？」

拓跋已落在下風，自知再戰下去必敗，早有此意，奈何嚴敬重有心先除掉他，死死纏住。

嚴敬重嘿然笑道：「你倒會討便宜！」

「少來這一套！此乃齊某由你那裡學來的！」齊雲高踏前幾步，道了聲得罪，先發出一股掌風，再使一招「野馬分鬚」，將兩人分開。

拓跋齊天長笑道：「嚴敬重也不過爾爾，他的斤兩，某已清楚，讓齊兄陪他玩玩吧！」他嘴上說得輕鬆，心中却不免有些微大意，連忙躍上一棵樹，盤膝運功，迫出體內之寒氣，他大徒拓跋強，連忙跑過去替他護法。

齊雲高道：「嚴當家的，齊某不願佔便宜，願讓你先休息一下！」

嚴敬重嘴唇一動，本還想逞強，但話至嘴邊，還是嚥了下去，淡淡地道：「齊雲高果然是齊雲高，不同凡响！」他走到一邊，也坐下運功調息，他兩個兒子嚴謹之及嚴慎之，連忙過去為他護法。

去為他護法。

嚴敬重喘了幾口氣，便向唐前彥殺過去。

常虛谷武功當比唐前彥稍勝，奈何他剛經惡戰，而唐前彥的對手只是一般武林義士，體力未曾消耗，是以鬥得難分難解。

白富貴、歐陽凱和不愁僧三人合門蔣三妹，吳屏藩和「鐵拐修羅」錢劍亦是旗鼓相當，呂鳳先殺進人叢中，不久，即被「山西五鬼」殘餘之四鬼截住，他雖然驍勇，但山西四鬼仗着人多，將他緊緊圍住，殺得呂鳳先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

與魔會最後一隊兵馬，乃由「活死人」陰賜福率領，與魔會這邊尚有易千山及穆成宗等人空閑着，因此嚴敬重仍存僥倖之心。

翦學鴻十分狡猾，只揀軟的吃，反而拓跋齊天鬥丁鶴，尚有餘力縱觀戰場，忽然高聲道：「強兒、盛兒，你倆快去助呂鳳先！」拓跋強和拓跋盛向來害怕師父，聞聲連忙捨了對手，趕去助呂鳳先，局勢才緩和下來。

那邊的不醉翁翁皓與天一散人之戰，已至最後階段，天一散人幾已筋疲力盡，但在苦鬥之中，不得不強打精神，勉強應付，翁皓與他鬥了兩百多回合，方覓到一個良機，只見他小腹一凹，用力將腹內殘存之酒噴了出來！

「呼！」一股白茫茫的酒水，倏地射至天一散人之眼前，他吃了一驚，

齊雲高帶來的三十個人，武功都不怎樣出色，是以加入戰圈之後，仍未能扭轉大勢，他閑不住，折了一根樹枝，走進人叢，見人便打，莫小觀他用的是樹枝，但使的却是上乘之劍法，被他樹枝碰上，不是受傷，便是被封了穴道，眨眼之間，已料理了八九個漢子，其他人見狀，未待他走近，便遠遠避開。

至於余顧南因連番惡鬥，疲不能與，亦跑過去與馮若蘭及方菱保護紅花仙子。他走前探探信水君，覺得他尚有體溫，心頭大喜，忙道：「方妹，快替我護法！」他先運功調息，真氣在體內運行了三個大周天，稍為恢復體力，便着方菱將信水君扶坐起來。

方菱訝然問道：「大哥，你作甚？」

「信叔叔尚有體溫，愚兄想用自身內力助他護住心脈，你將她扶好，待會兒，愚兄雙掌會抵在他背後，在我運動時，不能受他人影响……」

方菱急道：「兵荒馬亂……這可危險得很！」

余顧南道：「信叔叔待愚兄恩重如山，我豈能見死不救？」

方菱急得淚花亂轉：「但……弄得不好，不但信大俠，連你也有性命之憂，可待大戰過後再……」

「只怕屆時已來不及了！」余顧南沉聲道：「其他事可聽你的，此事我已決，不必多言，快來！」

不暇細思，立即頓足後退。好個翁皓似早已料到他有此一着，手中的鐵葫蘆突然脫手飛出，這一着，更出天一散人之意料，來不及閃避，「啪」地一聲，被鐵葫蘆撞個正着！

翁皓那一拋，乃使盡其全身之力，雖已屈強弩之末，仍不能輕視，天一散人只覺體內氣血翻騰，脊下一陣疼痛，張口噴出一口血來。

翁皓再一個虎撲躍前，一掌擊在其胸腹間，天一散人一聲不吭，仰天跌倒，再也不能動彈，原來他適才已被鐵葫蘆撞斷兩條肋骨，再吃一掌，早已一命嗚呼！

翁皓撿起鐵葫蘆，但覺雙腳酥軟，正想坐下運功調息，可是陰賜福卻從旁殺了過來，哈哈笑道：「酒鬼，咱們也來玩玩吧！」

翁皓豈能說個不字？勉強應戰，但力不從心，竟被陰賜福殺得連連後退！

那邊廂的不愁僧奮起神威，一掌迫開錢劍，急射過去，按下陰賜福一掌，道：「翁施主，且與你對調一下！」翁皓也不爭功逞能，喘了幾口氣，跑過去與白富貴和歐陽凱合力拒敵。

白富貴計算雙方實力，知己方稍弱，忙低聲道：「咱們先守後攻！」此刻三人之中，以他最具威力，因此狠辣之招數，都由他接。

嚴敬重運功轉了七個大周天，方

高立道：「咱們分路前進，兩位義父另率三十個人走另一條路，愚兄跟齊大俠一起！噢，你怎地站在一旁休息？今日不殺個夠本，尚待何時？」

方菱乃將情況告訴他，「師兄，小妹恐一個人保護不了他們三個，是以請你來助！」

高立抓抓頭皮，道：「這種閑事……咳咳，面對這種場面不能動手，有如一個餓漢對着山珍海錯，却不

方菱頓頓腳，轉頭道：「蘭姐，你來扶信大俠，由小妹來護法可好？」馮若蘭不肯讓余顧南輕視，欣然答允，上前扶起信水君。信水君全身骨頭似已散了，坐都坐不穩，她費了好大的勁，才能使他曲膝坐好，還要不斷使勁扶住他。

余顧南道了聲辛苦了，隨即盤膝坐在信水君背後，先將真氣提起，搓熱雙手，然後將雙掌緩緩按在信水君後背之「靈台穴」上。他信水君心脈太弱，抵受不住強勁之真氣，是以輸送極慢，不一刻，他與馮若蘭額角都已沁出汗來。

方菱手握短劍，站在余顧南背後，一對妙目在人叢中四處搜索，忽然發現師兄高立，乃喜道：「師兄，快過來，師父為何不來？」她連呼數遍，高立方聽見，他見到方菱亦心花怒放，揮刀殺了過去。

「師兄，師父不是與你在一起麼？」

高立道：「咱們分路前進，兩位義父另率三十個人走另一條路，愚兄跟齊大俠一起！噢，你怎地站在一旁休息？今日不殺個夠本，尚待何時？」

方菱乃將情況告訴他，「師兄，小妹恐一個人保護不了他們三個，是以請你來助！」

高立抓抓頭皮，道：「這種閑事……咳咳，面對這種場面不能動手，有如一個餓漢對着山珍海錯，却不

得極快！但見一道白影「騰」地一聲，閃電般落在場中，而嘯聲亦戛然而止！嚴敬重抬頭一看，不是齊雲高又是誰？齊雲高一至，勝負屬誰難以估量，嚴敬重臉色不由一變！

齊雲高人未至，聲勢已將與魔會的人震懾住！只聽他長笑一聲：「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嚴敬重，你終還是逃不了！」

這些事寫來雖慢，其實都在極短的光陰中發生，齊雲高一至，雙方力量對比又起了變化，形勢當真是瞬息萬變，令人難以預料！

緩緩自地上站了起來，齊雲高亦恰好趕了過來，問道：「嚴當家的已恢復了精神？」

嚴敬重大笑領首：「齊兄辛苦了一陣，也須休息一下否？本座可以等你！」

「不必！」齊雲高拋掉手中之樹枝，抽出木劍來。「你早恨不得殺齊某，又何必假惺惺！」

嚴敬重亦大笑道：「這倒是實話，你我雖是敵人，却也是知己，可惜知己居然是敵人，當真令人遺憾！齊兄不妨考慮一下，今日之局勢，其實貴方有幾分勝算？」

齊雲高沉聲道：「不必多言，不管今日是什麼局勢，你我之戰，勢所難免！」

嚴敬重亦沉聲道：「既然齊兄冥頑不靈，本座若不成全你，難免不近人情，你準備接招吧！」嚴敬重之「寒玉玄功」，齊雲高經已領教過，是以不敢大意，亦默運「鍾鼎神功」護住全身。

嚴敬重緩緩走前，這次與上次不同，他去勢越來越快，眨眼間已至齊雲高身前，便見他揮掌進攻，周圍立即湧起一陣微骨寒意。

齊雲高毫不退讓，左掌右劍，與對方互爭先機，兩人一開始便以快鬥快，頃刻間，但見掌影劍光，不見人影！

在周圍搏鬥的人，被兩人之罡風寒氣，迫得紛紛退開，留下一個五丈

見方之空地。兩人免起鵲落，攻勢連綿不絕，一攻一守，一進一退，無不恰到好处，妙至巔毫，令人目不暇給，剛想為一絕招讚好，誰知又有一招更加精采的呈現眼前，使人讚不出口！

剪仲台雖以一敵二，仍有餘力轉頭偷瞧，心中暗暗吃驚：「怎地齊雲高比四年前，又有如許進步？今日與我再鬥，當真不知鹿死誰手！」他心頭一動，攻勢稍稍放緩，要待摸清形勢，方下殺手。

他城府極深，又擅機心，暫時不殺趙魏漢及皇甫快，乃為自己留個退路。若齊雲高未能控制戰局，形勢不妙，他尚可趁嚴敬重未能分身而溜之大吉！如此一放慢，趙魏漢和皇甫快方有喘息之機。

倒是另一邊之拓跋齊天十分落力，施全力鬥丁鶴，丁鶴畢竟遜他一籌，數十招之後，便逐漸落於下風，對於拓跋齊天之「陰陽移挪功」一籌莫展，只能不斷地運動護住全身，如此一來，更無反攻之力。

常虛谷之武功，本在唐前彥之上，奈何他經過連場惡鬥，消耗了不少體力，是以雙方打了個平手。不過唐前彥是唐門弟子，擅使暗器，常能抽空發射暗器，把常虛谷嚇出一身汗來，是故只能採取快攻，迫對方空不出手施展暗器，因此表面上看來，他攻勢最盛，其實暗藏危機。

不愁僧對陰賜福便較為輕鬆了，因心繫不醉翁之安危，是故進行強攻，迫得陰賜福連連後退。最危險的仍數白富貴、歐陽凱和不醉翁三人。

蔣三妹不時發出令人難以覺察之梅花針，不醉翁因氣力用盡，閃避不靈，身上已中了兩枚梅花針，仍然連聲叱喝，毫不畏死，可是他們三個，只有白富貴尚可與對手單對單放手一搏，歐陽凱面對強敵，實在力有不逮，三人被殺得險象橫生！

呂鳳先在得到拓跋強和拓跋盛之助後，形勢稍為安定下來，但亦只能與對方鬥個平手。

再看余顧南，但見他頭頂上開始冒出白烟，運功正在緊要之處，忽聞馮若蘭叫道：「小余，信大俠的脈搏能跳啦，看來還有救！」

一句話驚醒了嚴氏兄弟，嚴慎之道：「大哥，咱們悄悄過去，擒下余顧南，那就更加十拿九穩了！」

嚴謹之道：「那小子可不是省油燈，未必能夠得手。」

嚴慎之道：「此刻只能把死馬當活馬醫。」

兩兄弟帶着易千山、穆成宗，向余顧南走去，到那附近，但見余顧南頭頂上冒着白烟，四人微微一怔，嚴謹之到底年紀較大，見識較廣，輕呼一聲：「天助我也！那小子正在輸功給信水君，咱們此去，有如囊中捉鱉！」當下四人加速前進，方菱和高立

轉移到信水君身上，亦因此將其心脈打通！穆成宗若知道原因，怕不被活活氣死！

當下嚴謹之色厲內荏地道：「余顧南，你情人在我手中，你還敢兇什麼？」

余顧南雙眼一瞪，喝道：「你若還是個男子漢的，便將她放下來，與余某放手一搏！靠人質取勝，虧你還有膽要獨霸武林！」

嚴謹之冷笑道：「真是不懂事的傻小子！常言道，勝者為王，敗者為寇，待我等獨霸武林之後，誰還敢說個不字！你到底投不投降，除非你不要方丫頭的性命！」

方菱急道：「大哥不要管我！今日你若為一個女子而投降與魔教，他日你便別想在江湖上立足，人人都會說你因色忘義！」

嚴謹之怒道：「臭丫頭，你當真以為嚴某捨不得殺你？」

方菱見余顧南尚有猶疑之色，忙又道：「大哥，你若因我投降，莫說別人，連我也看不起你！」

嚴謹之伸手在方菱臉上刮了兩巴掌，方菱罵聲不絕。余顧南喝道：「住手！」

嚴謹之哈哈笑道：「小子，你心疼了吧？」

方菱咬牙道：「大哥，我死不足惜，不可因小失大，不可因我而壞了正事！」嚴謹之大怒，再一指封了其暈

一見到他們四個，仇人見面分外眼明，只是此時不比平常，心中又驚又怒，方菱提一提劍，叱道：「你們想撿便宜麼？須過得姑奶奶這一關！」

嚴謹之哈哈笑道：「敗軍之將，夫復言勇！不過對你，少爺倒是可以網開一面！」

穆成宗接口道：「這妮子越來越漂亮，少爺不如討她回去，安一個名份給她吧！」

方菱破口大罵，却站在余顧南身後，不敢離開半步。嚴慎之眉頭一皺，道：「大哥，不要胡鬧，先把正點子擒住，不怕齊雲高不就範！」他呷一呷嘴，易千山和穆成宗立即撲上去。

高立和方菱沉住氣應戰，不離余顧南半步，馮若蘭眼睜睜地望着他們，不敢動彈，芳心之焦慮，無以復加！余顧南卻渾無所覺，一心一意仍在輸功至信水君體內。

嚴謹之色迷心竅，越看越是心癢難搔，搖着摺扇上前，道：「成宗退下，待少爺來！」他的摺扇展開攻勢，果然比穆成宗厲害，方菱廝殺了半天，點水未進，更難抵擋。嚴謹之笑嘻嘻地道：「小妮子，你不如嫁給我吧！」

「放屁！豬狗才會嫁給你這畜牲！」

嚴謹之勃然大怒，狠狠地道：「臭丫頭不識抬舉，待會兒落在少爺手中，要你好受！嘿嘿，生米煮成飯，看你肯不肯做豬做狗！」他加強攻勢，把

穴。

余顧南「噫」地一聲，將玄鐵寶刀抽了出來，道：「余某今日便殺了你！」

嚴慎之取出長劍，一躍上前，道：「待二爺來會會你！」他首先展開攻勢，余顧南心繫玉人安危，一出手便是拚命的招式。高立見師妹被擄，雙眼似欲噴出火來，連聲虎吼，奈何易千山武功猶勝他，他左衝右突，都未能脫出易千山的刀網！

但余顧南在二十招過後，便壓住了嚴慎之，嚴謹之見乃弟不敵，回頭招了幾位漢子，道：「你們上前助二爺！」他回頭往遠處望去，父親在齊雲高強攻之下，竟然落在下風！

就在此刻，遠處又馳來一彪人馬，一看來者之服式，便知是敵人，不由吃了一驚，耳邊又聞高立高聲呼道：「義父，師妹被他們抓去了！」原來那彪人馬，竟是由湖海釣叟及浮雲樵夫率領的！

那樵夫和釣叟視方菱為掌上明珠，聞義子之言，大吼一聲，躍下馬來，酒開大步急馳而來。「不放下菱兒，便取你狗命！」

嚴謹之見他倆來勢汹汹，大吃一驚，一掌按在方菱的天靈蓋上，喝道：「老匹夫休得造次！敢再上前，便一掌斃了方丫頭！」他抱着方菱，慢慢向父親那裡走去，又道：「齊雲高，你不停手，少爺便殺了她。」（未完·十七）

穆成宗那一掌印在余顧南後背上，發出「蓬」地一聲响，奇怪穆成宗發出一聲怪叫，扶腕踉蹌而退，嘴角鮮血涔涔而下！

與此同時，方菱心神大震，脫口叫道：「大哥快躲！」她自己分神之下，被嚴謹之的摺扇敲中手腕，長劍登時跌落地！

方菱更驚，不顧一切轉身向余顧南奔去，不料嚴謹之的左腳已候着她

對方迫得手忙脚亂，方菱咬牙苦撐。

嚴慎之道：「大哥，莫忘了咱們的正事！」嚴謹之冷哼一聲，突然加強左路的進攻。

如此一來，果然有效，方菱撐不住其攻勢，逐漸向右移動，露出一個空位來，嚴謹之暗暗得意：「臭丫頭，看你還守得住情郎否？」他左掌霍地一掌，挾風拍去！

方菱長劍被摺扇纏住，抽不回來，情急之下，左掌伸出迎上去，「啪」地一聲响，方菱內力不如對方，立即被震開兩步！

嚴謹之喊了一聲好，標身再上，掌扇齊施，緊緊將方菱罩住，穆成宗見機不可失，標前幾步，一掌望余顧南後背印去！

這一掌，他用了七成功力，力量不小，余顧南功力雖深，若被擊中，也得重傷！只是如今他已進入忘我境界，外界的情況，他根本不知道，又如何躲避？

穆成宗那一掌印在余顧南後背上，發出「蓬」地一聲响，奇怪穆成宗發出一聲怪叫，扶腕踉蹌而退，嘴角鮮血涔涔而下！

與此同時，方菱心神大震，脫口叫道：「大哥快躲！」她自己分神之下，被嚴謹之的摺扇敲中手腕，長劍登時跌落地！

與此同時，馮若蘭發出一道驚喜的叫聲：「信大俠醒來了！」

嚴氏昆仲見余顧南滿臉神光，心中頗為詫異，付道：「怎地這小子輸功為信水君療傷，反而似已恢復了精力？」他倆怎知道，此正是「鍾鼎神功」之妙處？適才余顧南因信水君尚有一條主要的經脈未打通，心中委決不下，是否以強勁的內力「強攻」，恰在此時，穆成宗在背後加了一掌，因他在運功，那一股力便通過余顧南的雙掌，

輕輕一勾，應聲跌落地，緊接着後腰一麻，已被封住了麻穴！

嚴謹之像麻鷹抓小雞一般，將她扯了起來，冷笑道：「姓余的，別裝蒜，你的情人已在某家手中！」不料余顧南仍不動分毫。嚴謹之冷冷地道：「你以為裝聾，某便奈何你不得麼？」言畢緩緩走向前。

嚴慎之急道：「大哥且慢！」他一個歪嘴，令一名嘍囉持刀上前，作了一個殺的手勢。心想你有護體神功，可借力打力，難道可以敵得過利刃！

方菱花容失色，高叫道：「大哥！馮若蘭臉色亦如冰雪般白，但見那漢子一把鋼刀高高舉起。

就在此刻，突聞余顧南發出一道震耳的嘯聲，那漢子出其不意，吃了一驚，猝然後退，余顧南突然鬆開雙掌，霍地站了起來，一個轉身，雙眼射出寒光，那漢子不由自主又退了一步。

與此同時，馮若蘭發出一道驚喜的叫聲：「信大俠醒來了！」

嚴氏昆仲見余顧南滿臉神光，心中頗為詫異，付道：「怎地這小子輸功為信水君療傷，反而似已恢復了精力？」他倆怎知道，此正是「鍾鼎神功」之妙處？適才余顧南因信水君尚有一條主要的經脈未打通，心中委決不下，是否以強勁的內力「強攻」，恰在此時，穆成宗在背後加了一掌，因他在運功，那一股力便通過余顧南的雙掌，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 東方玉·文
可飛·圖

東風傳奇

名宿出言不遜 娃兒略施小懲

歸二先生是正在說話的人，自然更沒防備，被人在他老臉上擱了一記巴掌，還不知道是誰。但當着少林寺四位高僧和達摩院二十四名弟子，還有張二公子等衆人面前，以他武當名宿歸二先生，居然被人擱了一記耳光，這可比殺了他還難堪！

一時氣得他脹紅了臉，雙目乍瞪，厲喝道：「無知風輩，甚麼人敢偷襲」

「咄！」一條小巧人影疾如鷹隼，一下從歸二先生身前飛掠而過，迅若閃電的在他面頰上清脆的擱了一個耳光，再凌空飛翔出去，接着响起一個清脆的小女孩聲音，叱道：「你敢口不擇言，侮辱我大哥！」

這一下，連至慧大師和至能、至濟、至通四個老和尚，都沒有看清楚。珠兒一條小巧的人影劃着弧形，凌空朝歸二先生頭上撲來，口中喝道：「憑你這個糟老頭，再回去跟你師娘練上十年，也休想劈得着我，怎麼劈不到我，拿少林寺的簷瓦出氣？」

她說話像連珠一般，又急又快，但每一個字都說得十分清楚。歸二先生一掌出手，不但沒有劈上人，反而把達摩院大殿上的簷瓦劈壞了，自然更覺得怒由心

歸二先生目光一抬，才看清楚擱自己耳光的，竟是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女孩，心頭更是怒不可遏，大喝一聲：「小妖女，老夫劈了你！」

抬手發出一記劈空掌，朝珠兒劈擊過去。這一掌，因他怒惱已極，出手自是十分沉重，但聽呼的一聲，一道無形勁氣，直向空中捲擲過去，緊接着，他掌風掃過，紛墮如雨。

歸二先生目光一抬，才看清楚擱自己耳光的，竟是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女孩，心頭更是怒不可遏，大喝一聲：「小妖女，老夫劈了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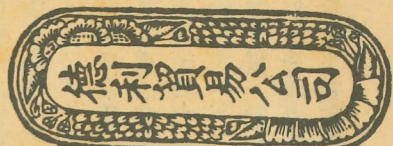
上文提要：谷飛雲四人因仰慕少林寺，特往拜訪該寺方丈，却因方丈正在閉關，改由監寺的至慧大師接見，豈料至慧大師着谷飛雲即席施展金剛掌，谷飛雲無奈地使出後，至慧面色大變，執指谷飛雲曾用此招連傷藏經閣弟子，谷飛雲等四人百詞莫辯，正欲離寺，受到寺內高僧阻撓，雙方劇鬥，不久，至慧發現寺內同人中了慢性散功之毒，此時，歸二先生偕同西山別墅少主人張少軒抵達……

天安851超級營養液鄭重聲明

本品自銷售以來，因療效顯著，享譽中外。但是市面不斷發現仿假冒品拋售。我司除採取法律行動起訴外，爲了保護消費者利益及鑒別真假，由1989年1月20日起，每瓶盒蓋內蓋上印章及附加通知信一份，希鑒別右列印章，以免受騙。



華聲醫藥（香港）有限公司



德利貿易公司

天安851 超級營養液

本品由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批量生產，並榮獲中國協和醫科大學、中國醫學科學院、中國軍事醫科學院、中國科學院等通過臨床應用及成份試驗，證實具有最高水平。

• 提高血清蛋白合成，改善蛋白營養。

• 具有認別不正常細胞的能力，可緩解疼痛而對正常細胞則是一種營養品。

• 常服可青春常駐，延年益壽，增強免疫能力，增強體質。



爲了保護消費者利益，請認清“天安851”防止仿冒與倒賣。

每瓶 500 毫升

備有詳細資料，歡迎索取。

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
北京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出品

總經銷：德利貿易公司 電話：5-435508 香港永樂街135號三樓

華聲醫藥（香港）有限公司 電話：5-483811 電掛：3516 H.K.
FAX: 5-597762 TELEX: 74483 STLCX HX
香港皇后大道西 77 號荷里活中心十九樓A座

生，眼看珠兒飛撲過來，雙足驟頓，一個人像青鶴一般，凌空直昇而起，揮手一掌，朝珠兒的人影急拍過去。那知他快，人家比他更快，珠兒身形一折，屈折如龍，一下就迴翔開去。

就在此時，張少軒手中摺扇，忽然朝空點了一點！

珠兒堪堪飛出的人，陡覺腰上被人點了一下，口中驚啊一聲，一個人平空垂直摔了下來，但就在她快要墮地之時，腰骨一挺，足尖落地，總算站穩住了，回過頭去，朝張少軒喝道：「是你暗算我！」

谷飛雲忙道：「小妹子，妳沒事吧？」

珠兒眨眨眼問道：「沒甚麼。」

歸二先生看她落到地上，正在和谷飛雲說話，那還顧得身份，右手疾舉，一掌朝珠兒背後拍去，掌勢出手，才厲喝一聲：「小妖女，妳給我躺下！」

喝聲入耳，一道無聲無息的掌風，早已湧到珠兒背後。

谷飛雲突然轉過身去，喝道：「歸二先生，你還要不要臉？」右手隨着喝聲，朝珠兒身後橫臂揮出。雙方出手雖然無聲無息，但兩股勁氣乍然一接，却發出蓬然一聲大响，兩人各自被震得後退了半步。

就在此時，大天井上微風一颯，多出一個人來，口中叫道：「歸老施主

快請住手！」

這人宛如自天而降，聽到他的話聲，才發現他的人，那是一個身穿藍道袍，肩掛長劍，手持拂塵，腰懸大紅酒葫蘆，黑鬚垂胸的道人。他正是大名鼎鼎的醉道人，桐柏山望仙觀觀主！

至慧大師連忙合掌道：「原來是醉道友仙駕光臨！」

話聲甫出，突聽耳邊响起醉道人以「傳音入密」的話聲：「貧道匆匆趕來，今晚三更，再和大師詳談，此時不可露出半點形迹。」

歸二先生看過來的是醉道人，他要自己住手，自然和這小妖女有關了，不覺沉着臉，不憚的道：「道兄要兄弟住手，不知有何見教？」

醉道人打了個稽首，含笑道：「貧道就是為他們四個而來的，這幾個小兄弟如有開罪之處，務請看在貧道薄面，多多海涵。」

一面却以「傳音入密」說道：「這位小姑娘是紫雲夫人門下，岳前輩和貴派淵源極深，老施主幸勿和她一般見識。」

三十年前，武當上代掌教紫陽真人在九華絕頂幾乎傷在天道教教主乾天辰的「九陰掌」下，差幸岳維峻適時經過，以一記「紫雲掌」驚走乾天辰，救了紫陽真人一命。

紫陽真人就是歸二先生的師尊。紫雲夫人就是岳維峻的妻子，一

生嫉惡如仇，昔年在江湖上，有「辣手觀音」之稱，是江湖上最難惹的人物。

醉道人這話，點出了武當派和岳維峻這段淵源，也指出珠兒是紫雲夫人的門下，勸他不可開罪這位小姑娘的師父。

歸二先生當然聽得出來，難怪這小妖女如此蠻橫，這樣說，自己這記耳光，不是白挨了嗎？

唉，就算是掌門師兄挨了耳光，也一樣白挨！想到這裡，不覺領首道：「道兄既然這麼說了，兄弟怎會和年輕人一般見識？」

醉道人稽首道：「多謝歸老施主。」一面轉身又朝至慧大師打了個稽首，道：「貧道奉家師之命，一路護送谷小施主四人而來，如有誤會，務請大師多多擔待。」

有醉道人出面，已可證明谷飛雲四人決非昨晚藏經閣傷人的兩個匪徒，何況聽醉道人的口氣，還是奉他師父南山老人之命，護送這四人的，這姓谷的小伙子究竟是何來歷，連南山老人也要派徒弟醉道人一路保護他們？

心中想着，一面連忙合什還禮道：「阿彌陀佛，這是一場誤會，有醉道友一句話就夠了，道兄何須客氣？」

醉道人打了個哈哈，說道：「那就多謝了，谷小施主，咱們走吧！」

谷飛雲抱拳，歉然道：「爲了在下之事，又要煩勞道長，在下真是過

意不去。」

醉道人呵呵笑道：「貧道是奉家師之命，暗中護送小施主的，小施主用不着過意不去。」

他回過身去，朝張少軒笑了笑，道：「貧道和令尊張大施主也是很熟悉的，二公子也一定認識貧道了？西山別墅窖藏了不少美酒，貧道真想去作幾天客呢！」

張少軒右手摺扇在左手掌心輕輕一敲，豁然大笑道：「道長既然來了，自該到敝莊盤桓幾天再走，這四位年輕朋友，更是難得到登封來，何不就請一起去敝莊一叙？」

醉道人大笑道：「好！好！谷小施主，咱們就一起去叨擾他幾天。」

* * *

西山別墅在少室山的西麓，四周牆高三丈，依山而起，儼如城廓。進入城樓似的古堡大門，一條筆直的青石板路，兩旁俱是參天古柏，行約半里光景，直達一座巍峨建築，才是別墅的正屋，迎面九級石階，階上兩扇朱漆大門早已敞開着，四名身穿青布長衫的莊丁疾趨而下，恭敬有禮的接過谷飛雲等四人的牲口。

張少軒面含微笑，引着醉道人等拾級而上，進入大門，越過一座大天井，肅客入廳。

這座大廳不但高廣寬敞，也極爲富麗堂皇，畫棟雕樑，無一不顯示富貴氣象，即使是京師公侯府第，也不

過如此！

張少軒連連肅客，一面含笑道：「醉道長多年不曾蒞止，快請上座，谷兄四位也請隨便坐。」

醉道人呵呵一笑道：「貧道確實也有七八年沒上西山別墅了，尊翁還住在這裡吧？」

張少軒躬身道：「多謝道長關注，家父近年身體較弱，常有不適，這裡較爲僻遠，有時延醫抓方都不方便，所以搬回城裡去了。」

說話之時，一名莊丁送上茶來。

張少軒吩咐道：「你去通知厨下，整理一席葷素兼備的菜餚，擺到西花廳。」

那莊丁應了聲「是」。

張少軒又道：「酒要十五年陳的窖藏花雕。」

莊丁又應聲「是」，迅疾退去。

醉道人道：「二公子不用太客氣，從前貧道是西山別墅的常客，谷小施主他們也不是外人，咱們能脫俗最好。」

說到這裡，忽然哦道：「二公子一個人住在這裡嗎？」

張少軒道：「晚輩和拙荆住在這裡。」

醉道人雙目乍睜，呵呵大笑道：「二公子幾時大喜的？怎麼連喜酒也不請貧道喝一杯？」

「已經快兩年了。」張少軒含笑道：「家父不想驚動太多親友，只有近房

親戚擺了幾席酒，連近在咫尺的少林寺，也只請了方丈和監寺大師二位，道長幸勿見責才好。」

「恭喜二公子！」醉道人打了個稽首道：「貧道也算是看着你們兄弟兩個一起長大的，待會倒要請二少夫人出來，好讓貧道見見。」

張少軒含笑笑道：「道長名動天下，仙駕蒞臨敝莊，拙荆自然要拜見了。」

谷飛雲方才眼看張少軒用摺扇襲擊珠兒，只當他是武當派的人，心中不無敵意，如今聽醉道人和他娓娓話舊，才知他和醉道人還是世交，觀感自然也改變了。

一名莊丁匆匆走入，躬身道：「二公子，酒席已經擺好，請貴客可以入席了。」

張少軒領了下手，站起身，朝醉道人恭敬的道：「道長、谷兄四位，請到西花廳入席。」

說完，就走在前面領路。西花廳果然是名副其實的花廳，三面都有落地長窗，窗外栽以各色繁花，清風徐來，花香微度，已足使人心胸爲之一爽。

中間一張紅木八仙桌，已經擺好酒盞、杯、箸和六式冷盤，兩名青衣使女分別同立左右，看到張少軒陪同醉道人等走入，立即躬下身去，口中嬌聲的道：「婢子叩見二公子，叩見各位貴賓。」

張少軒只抬了下手，一面拱手道

：「道長請上座。」

醉道人也不客氣，坐了首席，谷飛雲等四人也依次入席，張少軒在下首主人位子坐下，兩名使女立即手捧銀壺，給各人面前斟滿了酒。

張少軒站起身，舉杯道：「道長已有多年沒有來寒莊了，晚輩本來不會喝酒的，今天也一定要敬道長一杯了。」說完一口喝乾。

醉道人也乾了一杯，含笑道：「二公子不會喝酒，何用喝得如此快？」

張少軒笑道：「這表示晚輩對道長的敬意咯！」

醉道人道：「快吃些菜。」

張少軒挾了一箸菜，又站起身來，朝谷飛雲四人舉杯道：「谷兄四位，兄弟不會喝酒，但四位是第一次到寒莊來，兄弟一定要表示歡迎之意，這一杯是敬四位。」說完，又一口乾了。

谷飛雲等四人一齊站起，谷飛雲還沒開口，珠兒已咕的笑道：「你是主人，以一杯換我們四杯，不公平。」

張少軒道：「兄弟真的不善飲酒，四位不妨隨意好了。」

谷飛雲一口把酒喝乾，說道：「多謝主人。」

馮小珍道：「大哥乾了，我們自然也要乾杯。」一口喝了下去。

荆月姑和珠兒也各自乾了。

張少軒道：「謝謝四位，以後咱們就隨意好了。」

他果然不會飲酒，只乾了兩杯，

白晰的臉上已經紅起來。

莊丁陸續送上菜餚，這一席酒菜，雖是臨時吩咐厨房辦的，却依然十分豐盛精緻，可見西山別墅飲食之考究了。

席上只有醉道人一個人一面吃菜，一面酒到杯乾，一口一杯的吃着，谷飛雲有時還可以陪一二杯，張少軒却只能低斟慢酌，來個「隨意」，也由此可見他是喝慢酒的人。

酒過三巡，菜也上到快一半了，張少軒回過頭去，朝一名使女吩咐道：「荷花，妳去請少夫人出來，就說桐柏山望仙觀觀主醉道長來了，要她出來拜見。」

那使女答應一聲，轉身往後面走去。

不多一會，只聽環佩叮叮，從屏後走出一個身穿淡青色藕絲衫裙的麗人，一手扶着小鬟，款步走出。

這麗人年約二十一二，生得一張白裡透紅的芙蓉粉臉，甜甜的笑靨，當真眉如遠山青，眼似春波碧，纖纖腰身，婀娜多姿！

張少軒立即站了起來，等麗人走到席前，才含笑朝上首指了指道：「這位就是我時常和妳提起的望仙觀觀主醉道長，妳快來拜見過了。」一面朝醉道人道：「她就是拙荆。」

麗人聽了張少軒的話，就盈盈福了下去，說道：「賤妾拜見道長。」

「不敢，不敢。」醉道人慌忙打着

稽首，說道：「二少夫人快不可多禮。」

張少軒和二少夫人同聲說道：「謝謝道長。」

接着，張少軒又給妻子引見了谷飛雲等四人。

二少夫人聽說荆月姑、馮小珍二人竟是女的，自然倍感親切，一一寒暄。

然後從一名青衣使女手中接過銀壺，款步走到上首，櫻唇輕啓，嬌聲道：「賤妾給道長敬酒。」

親手給醉道人斟了一杯酒，再給自己斟了一杯，舉杯及唇一口乾了。

醉道人呵呵笑道：「貧道應該敬賢伉儷一杯才行。」也舉杯乾了。

說話之時，無意間目光抬處，心頭不覺暗暗稱奇，忖道：「二公子和她結褵已有二年，如何還是處子之身？」

二少夫人又給醉道人和自己杯中斟滿了酒，嬌聲道：「道長，賤妾要敬你老三杯，這是第二杯。」又舉杯一口喝乾。

醉道人領首笑道：「二少夫人太客氣了，貧道恭敬不如從命。」也一口乾了。

二少夫人眼波流動，甜笑道：「道長的道號叫做醉道人，不知有沒有醉過？」一面捧起銀壺給醉道人和自己杯中斟滿了第三杯，舉杯一飲而盡。

醉道人呵呵笑道：「貧道既稱醉道人，自然是時常喝醉的了。」

就在說話之際，看到二少夫人給

自己斟滿一杯酒的時候，故意斟得太滿，讓酒從杯中溢出，然後左手裝作拭酒，塗着鳳仙花汁的小指指甲，輕輕在酒中沾了一下。

她的動作雖然極為快速，但如何瞞得過醉道人的眼睛，但却故作不知，一手拿起酒杯，一口喝乾，掀鬚笑道：「二少夫人難得之至，酒量還勝過二公子呢！」

二少夫人一連喝下三杯，粉臉上增添了一片紅暈，更見嫵媚動人，嬌笑道：「道長誇獎，賤妾喝的是急酒，容易醉，他是喝慢酒的，要慢慢品嚐，就不容易喝醉。」

她轉過身，給谷飛雲面前杯中斟滿了酒，舉起酒杯，嬌聲道：「谷公子，我敬你。」

谷飛雲慌忙站起，舉杯道：「在下敬二少夫人。」

接着她又和荆月姑、馮小珍、珠兒各自喝了一杯。

醉道人一直留意着她和谷飛雲、荆月姑等人敬酒之時，却沒有再用小指指甲下毒，顯然她下毒的對象，只是自己一人而已，心中暗暗冷笑，一面依然一杯又一杯喝個不停，口中直呼：「好酒。」

二少夫人敬完酒之後，就檢衽着道：「道長，谷公子四位多喝幾杯，賤妾告退了。」

醉道人喝得醉態畢露，連連領首

道：「好！好！二少夫人只管請便。」

谷飛雲四人一齊站起身來。

二少夫人粉臉紅暈，星眸蕩漾，嬌聲道：「谷公子請坐。」

她依然一手扶着丫鬟肩頭，款段朝屏後行去。

醉道人等她走後，呵呵大笑道：「二公子真好福氣，這位二少夫人賢淑大方，真是二公子的賢內助。」

張少軒溫文一笑道：「道長太誇獎了。」

莊丁們還在繼續端上菜來，大家已經酒醉菜飽了。

這一席酒筵，足足吃了一個時辰，才行散席，莊丁們撤去杯盤，使女就泡上了香茗送上。

醉道人醉眼迷離的道：「二公子，貧道有個習慣，就是喝了酒要小睡片刻，貧道還記得寶莊有幾間客舍，離這裡並不太遠……」

張少軒忙道：「道長說的是，賓舍就在後面不遠，谷兄幾位大概也需要稍事休息，晚輩送道長、谷兄四位到賓舍去。」

他陪同醉道人等五人出了花廳，從一條花徑轉入迴廊，再出西角門，一路往北行去。

不多一會，已行近山麓，張少軒走在前面，首先登上山麓間的石級，一面道：「芝苑和蘭苑就在上面了。」

醉道人道：「貧道幾年沒來，這裡好像已有不少改變了。」

張少軒道：「道長說的是，這裡的芝苑和蘭苑是新蓋的，道長沒有來過。」

走了約莫百級石階，木古林間，就出現了一片石駁平台，一座五間樓房，圍以翠綠欄杆，入門處有一用木架搭建的牌樓，上書「芝苑」二字。

張少軒腳下一停，說道：「這裡就是芝苑了，是接待男賓的地方，蘭苑接待女賓，還要上去一點，道長和谷兄就在這裡休息，我們先送道長進去。」

「不用。」醉道人道：「谷小施主，你送三位姑娘到蘭苑去好了。」

他們剛在平台入口處停步，裡面已經急步迎出兩名青衣使女，一齊躬下身去，說道：「小婢叩見二公子，歡迎貴賓光臨。」

張少軒一抬手道：「你們快去見過道長和谷公子。」

二名使女又朝醉道人、谷飛雲一齊躬身道：「小婢明珠、明月叩見道長、谷公子。」

醉道人眯着醉眼，揮揮手道：「貧道酒醉欲眠，房間在那裡，你們快領路吧！」一面朝谷飛雲道：「你陪她們去吧！」

谷飛雲口中應了聲「是」，陡聽耳邊响起醉道人的聲音，細如蚊子的說道：「你告訴她們，不論發生甚麼事情，都不可輕舉妄動。」

在他說話之時，兩名青衣使女已

經躬躬身道：「小婢給道長帶路。」領着醉道人往裡行去。

張少軒抬手道：「谷兄請。」

他領着大家，繼續朝石階拾級而登，又走了三十來級，另有一條岔道，朝右彎去。

張少軒就是朝這條岔道行去，林木蒼鬱，道路十分平整，走了不多遠，盡頭處也是一片石駁平台，也有一座木架的牌坊，寫着「蘭苑」二字，同時一幢五間樓房，倚山而起。

張少軒含笑說：「到了，我們進去。」

他們剛走近牌坊，兩名青衣使女急步趨出。

張少軒道：「春蘭、香蘭，你們先來見過三位姑娘，這位是荆姑娘，這位是馮姑娘，這位是珠兒姑娘。」

春蘭、香蘭聽說這兩位少年公子，原來還是姑娘，慌忙躬身道：「小婢春蘭、香蘭見過荆姑娘、馮姑娘、珠兒姑娘。」

張少軒又道：「這三位姑娘是本莊的貴賓，妳們要好生伺候。」

兩名使女躬身應是。

谷飛雲也在張少軒說話之時，把醉道人交代的話，以「傳音入密」告訴了荆月姑，要她轉告馮小珍、珠兒二人。

張少軒話聲一落，又朝谷飛雲含笑說：「蘭苑是接待女賓之處，男賓只能到牌坊為止，咱們該下去了。」

谷飛雲眼看兩名青衣使女領着荆月姑三人進入屋去，就抬手道：「二公子請。」

兩人回到芝苑，一名青衣使女立即迎了出來。

張少軒問道：「道長睡了嗎？」

青衣使女答道：「早已睡熟了，方才一進房，就吩咐小婢，如果他沒有醒來，不准打擾。」

張少軒點點頭，朝谷飛雲拱手道：「谷兄請去休息，她叫明月，如果需要甚麼，只管吩咐她好了，兄弟失陪，此處山林景色頗佳，谷兄也可以隨便瀏覽，晚餐時光，兄弟自會着人前來相請。」

谷飛雲忙道：「二公子只管請便。」

張少軒拱手道：「兄弟告辭。」

張少軒走後，明月躬身道：「谷公子請隨小婢來。」

谷飛雲隨着她走入大門，裡面有一個小天井，花架上放了幾十盆花卉，幽香襲人，迎面一排五間，中間是一間起居室，佈置精雅。

屏後有一道寬敞的樓梯，登上二樓，則是一條寬敞的走道，房間門戶相對。

明月走到右首一間房門口，伸手推啓房門，躬身道：「谷公子請，這間房三面有窗，可以觀賞景色，不知谷公子認為如何？」

谷飛雲舉步走入，只見房中除了

一張木床，臨窗還有一張書桌和三把椅几，都是紫檀雕花，甚是精緻。南首是落地長窗，右後兩面也各有一道窗戶，垂着輕紗。

明月走過去把窗紗拉開，打開窗戶，外面林木蒼翠，就像一幅圖畫一般！

谷飛雲領首道：「太好了，就是這一間好了。」

明月道：「小婢去給公子打臉水。」

谷飛雲問道：「老道長是住在那一間？」

明月道：「東首第一間。」

說完，俏生生的退了出去，不多一會，端着一個銀盆走入，說道：「谷公子請洗把臉。」

谷飛雲道：「多謝。」

明月垂首道：「公子不可客氣。」轉身退出。

谷飛雲洗了把臉，明月又端着一盞茶走入，放到几上，說道：「公子請用茶。」

谷飛雲問道：「這座賓舍佈置得如此富麗豪華，是不是經常有客人來住？」

明月道：「二公子生性好客，大家都叫他小孟嘗，但芝苑乃是招待貴賓的地方，不是一般客人都能住進來的，所以住到這裡來的人並不多，一個月之中，也不過一兩個人而已！」

谷飛雲雖想多瞭解一些西山別墅

和張少軒的為人，但一時不知問些甚麼好，是以只是怔怔的望着明月，說不出話來。

明月看他目光灼灼的望着自己，不由暈生雙頰，低下頭道：「谷公子如果沒有甚麼吩咐，小婢告退。」

谷飛雲口中哦了一聲，忙道：「姑娘請便。」

明月返身退出，回手帶上了房門。

谷飛雲隨手端起茶盞，輕輕喝了一口，心中只是想着醉道人以「傳音入密」和自己說的話，好像這西山別墅的二公子張少軒有甚麼問題似的，但又想不出他會有甚麼問題。

心中想着，不覺又喝了口茶，忽聽耳邊响起醉道人極細的聲音說道：「小施主這時候好好休息一會，今晚有一件事要你去辦，只怕沒有時間休息了。」

谷飛雲想問他今晚有甚麼事，但自己沒有醉道人的功力，只能對面施展「傳音入密」，像這樣相隔得較遠，就無法把音傳到了。

心想：既然醉道長要自己這時候好好休息一會，自己就休息好了，反正今晚有甚麼事要自己去辦，醉道長一定會來找自己的。

這麼一想，頓覺把心事放寬了，也就脫鞋上床，盤膝坐定，緩緩運起功來。

直到黃昏時候，聽到有人輕輕叩

了兩下房門，响起明月的聲音，叫道：「谷公子醒來了嗎？」

谷飛雲跨下床，披上長衫，開了房門，只見明月端着銀盆，送來臉水，一面說道：「谷公子洗把臉吧，二公子已經在樓下恭候，快用晚餐了！」

谷飛雲點點頭，說道：「多謝姑娘。」

明月道：「不用謝。」說完退了出去。

谷飛雲洗了把臉，舉步走出，只見明月站在走道上，迎着自己躬躬身，低聲說道：「谷公子，那位老道長還沒起來，方才小婢叩了兩下房門，也沒聲音，怎麼辦呢？」

谷飛雲還沒回答，只聽醉道人的聲音在耳邊說道：「你告訴她，貧道經常一睡兩三天不醒，不用理我，你只管去好了，有事等你回來再說。」

谷飛雲朝明月笑了笑，道：「醉道長大概中午多喝了幾杯，他經常喝醉了兩三天不醒，不用去叫醒他。」

明月凝眸含笑，道：「真的？」

谷飛雲笑道：「不然怎麼會叫醉道人？」

他因張少軒已在樓下等着，就匆匆下樓，跨進起居室。

張少軒站了起來，抱拳道：「兄弟沒驚擾谷兄吧？」

谷飛雲也連忙抱拳道：「在下已經起來了，麻煩二公子親自前來，真是不好意思。」

張少軒道：「老道長還沒起來嗎？」

谷飛雲道：「明月姑娘方才叩了兩下房門，醉道長沒有回應，大概喝醉了還沒有醒呢，他經常一醉兩三天不醒，不用驚動他了。」

張少軒領首笑道：「對了，兄弟記得有一次，道長和家父及幾位朋友一起喝酒，他喝得酩酊大醉，就整整睡了三天。家父笑他師父是酒仙，他却說：『你知道他怎麼說？』」

谷飛雲道：「醉道長怎麼說呢？」

張少軒道：「他說，就是因為師父是酒仙，徒弟就非醉不可，不然，徒弟的名聲豈不蓋過師父了？」說到這裡，抬抬手道：「谷兄請坐，咱們還要在這等上一會，兄弟已要明珠去請三位姑娘了。」

兩人落座之後，明月送上兩盞茶來。

張少軒喝了口茶，抬目問道：「谷兄四位不遠千里而來，不知要去那裡？」

他還是不放心谷飛雲一行四人的行蹤，有機會便不肯放過，要試探谷飛雲的口氣。

谷飛雲道：「不瞞張兄說，在下也說不上來，我們一行，是由珠兒妹子領路的。」

張少軒微微一笑，道：「聽來好像很神秘！哦，珠兒姑娘小小年紀，一身所學相當高明，她在少林寺施展的，

好像是『雲龍身法』，難道會是崑崙傳人？」

谷飛雲道：「珠兒妹子從沒說過她師門的事，在下也不清楚。」

他現在經歷多了，深諳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的道理，醉道長既然一再以「傳音入密」和自己說話，分明對張少軒有了某種懷疑，怎肯和他多說。

張少軒心中暗暗冷笑，但臉上絲毫不露，只是微笑着道：「兄弟只是隨便問問，谷兄不用放在心上。」

只聽明珠在階下叫道：「啓稟二公子，三位姑娘來了。」

接着响起珠兒的聲音道：「谷大哥在裡面，我們就進去咯！」

張少軒、谷飛雲剛站起身，珠兒、馮小珍在前，荆月姑稍後，三人一起走了進來。

張少軒含笑，道：「三位姑娘來了，谷兄，我們可以走了。」

谷飛雲道：「二公子請。」

張少軒道：「兄弟給大家領路。」

他走在前面，一直回到西花廳，已是上燈時間，四盞琉璃燈照得如同白晝，中間一張八仙桌上，早已擺好杯筷，放着四個冷盤。

張少軒抬拳道：「谷兄、三位姑娘，請入席吧。」

幾人依次入席，一名使女捧着銀壺，給大家斟上了酒。

荆月姑道：「愚姐妹都不會喝酒，

請二公子見諒。」

張少軒溫文一笑，道：「兄弟也不善於喝酒，大家一邊吃菜，一邊喝酒，各人隨意好了。」

這一席酒，菜餚精美，大家邊談邊吃，張少軒為人溫文爾雅，談吐舉止斯文有禮，他從小便常跟乃父上少林寺，纏着一些老和尚講故事，光是少林寺的故事就說不完，他口才又好，娓娓道來，講得極為生動，也都是谷飛雲等四人聞所未聞的掌故，自然聽得津津有味。

這一席酒，就這樣喝了將近一個時辰，才行散席。

張少軒還要親自送他們上芝苑、蘭苑，谷飛雲等同說自己認得路，不用再勞二公子了。

張少軒執意不肯，谷飛雲也再三推辭，張少軒才勉強吩咐一名青衣使女提着燈籠，送四人回轉賓舍。

路上，荆月姑悄聲問道：「大哥，今晚可是有甚麼事嗎？」

谷飛雲道：「醉道長要你們不可惹事，你們就不用管了。」

一會工夫，已經來至芝苑。

荆月姑道：「大哥，明天見。」

谷飛雲道：「我送你們回去。」

荆月姑道：「不用了，我們自己會回去的。」

馮小珍道：「是啊，這裡只有一條路，還會怕迷失嗎？」

谷飛雲點點頭，道：「好吧，那我

去。

谷飛雲因她在房中換衣，自是不便偷看，心中暗道：「這人果然是西山別墅的人。」

此刻聽到响起一陣輕快的腳步聲，急忙凝目看去，看到的已經只是一個苗條背影！心中不禁暗暗後悔，早知如此，方才就該看清楚她是誰了。

心中想着，急忙身形移動，閃到另一個窗下，只見苗條人影迅速的從樓梯下去。

樓下左廂，是一間佈置精緻的書房，此刻還有燈光，前後四扇明窗也敞開着，只是下了一層輕紗窗簾，身穿青綢短衫褲的二公子張少軒，正坐在臨前窗一張太師椅上，桌上放着一盞香茗，敢情還沒上樓去睡。

不，書房左首，還有一間精緻的寢室，牙床冰簾，一應俱全，二公子何以令嬌妻獨守空閨，他一個人却要睡到書房裡來呢？

這時，書房門被人輕輕推開，迅速的閃進一個苗條人影！

張少軒身子微側，叫道：「是五師妹嗎？」

原來那苗條人影，赫然是他嬌妻二少夫人！

谷飛雲也在此時悄悄掩近後窗，目光一注，心頭也大為驚愕，暗道：「去觀探醉道長的，竟然是二少夫人，他們居然會是師兄妹！」

谷飛雲在椅上坐下，端起茶盞，輕輕喝了一口，心想：「醉道長怎麼還沒有消息呢？」

正在思索之際，耳邊又响起醉道人的聲音，說道：「現在還早，等你喝完茶，像平日一樣，準備上床休息的

時候，吹熄燈後，從後窗出來，到貧道房間的後窗，貧道再告訴你。」

不送你們了。」

珠兒道：「大哥，明天見。」

「明天見。」

谷飛雲目送她們走遠，才回身跨進芝苑大門，明月已迎了出來，躬身道：「谷公子回來了？」

谷飛雲問道：「醉道長還沒醒嗎？」

明月道：「沒有，明珠姐姐會伺候他的，公子只管放心好了。」

谷飛雲推門進入房中，明月已經捧着臉水走入，說道：「谷公子請洗把臉，小婢泡茶去。」

谷飛雲道：「多謝姑娘。」

明月退出之後，谷飛雲洗了把臉，心中暗道：「醉道長曾說今晚有事要交代自己的，不知是甚麼事情？」

心中想着，明月已泡了一盞茶走入，放到几上，說道：「谷公子還有甚麼吩咐嗎？」

谷飛雲含笑，道：「沒有了，姑娘只管去休息好了。」

明月欠身道：「公子晚安，小婢那就告退了。」

說完，就退出房去，隨手拉上了房門。

谷飛雲在椅上坐下，端起茶盞，輕輕喝了一口，心想：「醉道長怎麼還沒有消息呢？」

正在思索之際，耳邊又响起醉道人的聲音，說道：「現在還早，等你喝完茶，像平日一樣，準備上床休息的

時候，吹熄燈後，從後窗出來，到貧道房間的後窗，貧道再告訴你。」

谷飛雲不知他要自己去甚麼，從容喝完了茶，站起身來，一口吹熄燈火，走近後窗，輕輕推開窗戶，穿窗而出，回身把兩扇窗關好，足尖輕點，在屋瓦上行走。

還沒走近醉道人住的後窗，就聽到他以「傳音入密」說道：「小施主真是急性子，貧道要你慢慢的來，現在還早了些，但既然出來了，就到下面去等一會吧，你從這裡躍下去，往右首走五十步。」

谷飛雲依言，縱身躍落屋面，心中默默數着，往右走了五十步。

醉道人又道：「好了，就在這裡，你後面不是一處花叢嗎？你就隱身到花叢後面去，貧道沒有出聲，你千萬不可有任何舉動。」

谷飛雲點點頭，依言退到一叢花影後面，蹲下身來，心中暗道：「醉道長葫蘆裡不知賣甚麼藥，他要自己躲在這裡，究竟做甚麼呢？如果有人企圖暗算他，以他的武功，高出自己不知多少，也用不着自己幫忙呀！」

時間漸漸過去，谷飛雲在花叢後面蹲了將近一刻之久，只聽醉道人的聲音在耳邊說道：「注意，有人來了！」

谷飛雲抬目看去，果見一條人影從左首一條小徑掩掩藏藏的走到屋後，目光迅速一轉，颯的一聲騰身躍起

，一下落到醉道人住的後窗之下，就蹲下身來。

谷飛雲目能夜視，看到此人一身黑衣，連大半個臉也蒙着黑巾，但從他騰身躍起，飄伏窗下，身法之快，足見武功極為高明！

啊，這人身材瘦小婀娜，竟然還是女子，這會是誰？

就在這一瞬間，但見黑衣女子剛剛在窗下蹲下身子，忽然原式不變，一下像風吹落葉，只見她一個人溜溜溜的飄了起來，朝左首小徑上飄飛過去。

等她落到地上，離醉道人住的後窗已有十來丈遠近。黑衣女子站停下來，才如夢初醒，驚愕得不知所措，急忙一個轉身，縱身急掠而去。

就在此時，醉道人的聲音才道：「咳，小施主快跟她下去，看看她究竟有何陰謀？但你切記不可露了形迹。」

谷飛雲聽得點點頭，立即身形一晃，從花叢間掠出，遠遠尾隨着黑衣女子身後，跟了下去。

黑衣女子似是被剛才這一下嚇破了膽，走得極為匆忙，根本沒再注意身後是否有人跟蹤，折入長廊，就只顧往前進，到得第二進，才翩若驚鴻，朝中間一間後窗閃入。

谷飛雲悄悄跟到後窗，貼身站定，緩緩偏着臉，朝房中看去。

黑衣女子進入房中，迅快脫去一身黑衣，換上衣裙，又翩然朝外行

上文提要：

百毒門的人內鬨，其中的鄭敖逃入洞中求援，金雷將他們趕走，金雷按鄭敖所說，用火將縛在義父身上的蛟筋燒斷，解救了萬毒門的始祖……百毒門的人將以上情況向柴師叔匯報，胡中玉找尋金雷却碰上百毒門的人，同來到魔女媚娘的行宮，媚娘想將九天魔笛之音配合姓柴的五毒網把胡中玉捉住，金雷趕至破了五毒網，他們又佈下五龍大陣想將二人圍住……



逍遙客·文圖
可飛·圖

江湖情仇恩斷消

媚娘改邪歸正 寶橋配合救人

柴姓老人道：「一條路你可走。」
胡中玉道：「甚麼路？」
柴姓老人道：「投效百毒門。」
胡中玉笑道：「投效百毒門有甚麼意思？」
柴姓老人道：「好處多得不可枚數。」

金雷始終沒開過口，他默察目前環境，似是有御蛇之策，但在此刻，見那柴姓老人那副嘴臉，實是看不過去，他冷冷地道：「胡兄和這種人有甚麼好商量的。」

胡中玉笑道：「不錯。」
那柴姓老人却給氣得目眦欲裂，他恨聲道：「金雷，我原諒任何人，也不原諒你。」

金雷淡淡的道：「同樣道理，我放過任何人，也不放過你。」
柴姓老人嘿嘿地道：「今日你說這話，未免……嘿……」

金雷笑道：「憑你這幾條蛇，便能奈何於我？」

柴姓老人道：「你不相信？」
金雷道：「正是不信。」

柴姓老人怨毒的道：「你何不試試。」

金雷大笑道：「正要一試！」
他隨手一揮，一條綠眼毒蛇飛落在他的手中，那條綠眼毒蛇彷彿相當畏懼一樣，在他手中居然連動都不敢動一下。

金雷笑道：「這就是你的毒蛇？」

柴姓老人變色道：「你……」

金雷笑道：「他們也不過如此。」

媚娘驚聲道：「你不怕蛇？」

她身子緩緩移了過去，低聲道：「我在江湖上，雖然早就聽過你的名聲，却始終沒見過你的人，今日一見，果然不凡，居然連這樣毒的蛇都奈何不了你，早知這樣，我也不要怕成這個樣子。」

金雷道：「現在你還怕麼？」

媚娘搖搖頭道：「有你在，我不怕了。」

胡中玉道：「金兄，咱們可以退蛇了。」

金雷道：「胡兄，可以用笛試法了。」

胡中玉苦笑道：「是否可行，尚不知道。」

金雷道：「試試無妨，不行再說。」

柴姓老人見這三個年輕高手站在蛇陣中高談闊論，似乎根本未將蛇陣放在眼中，心中着實有氣，他凶厲的瞪了金雷一眼，道：「好，我要你們通通死在萬蛇之下！」

他用長竿一敲地面，大聲道：「周通，伯恆，發動吧！」

利那之間，地面傳來一陣怪異而刺耳的敲擊地面之聲，那陣聲響傳遍了黑夜，只見那數萬毒蛇，風捲殘雲般的湧了過來。

金雷道：「胡兄，注意了。」

胡中玉將短笛放在嘴邊，道：「大家注意腳下！」

「噓噓……」

一陣怪異的蛇鳴聲由下響起，五龍大陣登時展開了攻勢，滿山遍野，都是一條條毒蛇的影子。

媚娘緊緊靠在金雷身邊，道：「我怕！」

金雷冷冷地道：「憑你天魔女也有怕的一日！」

胡中玉心下也是一陣顫寒，立時吹奏出一縷怪異而使人不能會意的怪聲。

但，這種聲音雖然能使那急竄而來的羣蛇攻勢稍為一緩，可是百毒門的馭蛇之法，乃是天下一絕，柴姓老人只要一發怪嘯，那羣毒蛇又前仆後繼而來。

緊接着，一縷幻覺隨着大蛇陣的發動而產生，胡中玉吹笛，一面留意身邊的動靜。

突然，一條五彩斑斕的三角怪蛇馭空而來，胡中玉嚇得一晃身子，右手一掌照着那飛來的毒蛇拍去。

「啪！」地一聲輕響，那條看似凶厲，其毒無比的怪蛇，便被擊得一翻身，倒在地上死去。

但，由於他這一出手，那笛音登時一歇，那上萬毒蛇乘那笛音一停之時，彷彿是驟然解除了禁制，突然急速的撲了過來，眼見着已靠近了他們三個人的身邊。

媚娘大叫道：「不好，牠們已到我身邊了！」

她嚇得全身一直發抖，平時那高絕的功力，已不知道通通跑到那裡去了，雙手緊緊的抓住金雷的手臂。

金雷眉頭一皺，道：「你先讓開。」

媚娘急聲道：「不，我要跟着你。」

那柴姓老人看見這樣情形，不禁哈哈大笑道：「這下你們可知道老夫的厲害了吧！」

金雷道：「作法自斃！」

那柴姓老人一怔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金雷道：「你死到臨頭，尚且不知厲害！」

柴姓老人大吼道：「胡說！」

金雷長嘆道：「你死到臨頭，尚不知厲害！」

柴姓老人怒聲道：「憑你也配！」

金雷道：「如果你再不見機撤回這些毒東西，那時你後悔都來不及，話已講明，你自己考慮一下後果！」

柴姓老人大笑道：「僅憑這句話，就能將百毒門嚇住麼？」

金雷搖頭道：「你是不見棺材不流淚！」

柴姓老人冷冷地道：「不錯，閣下有什麼手段，盡可使出來！」

金雷含笑道：「你在百毒門多少年？」

柴姓老人一怔道：「起碼三十年了！」

金雷點頭道：「那你一定聽過『毒宗大法』四個字。」

柴姓老人變色道：「毒宗大法，毒宗大法？」

他嚇得一哆嗦，顫聲道：「你怎知我們毒門秘寶？」

利那間，臉上浮現着一股恐怖畏懼之色。

金雷冷冷地道：「世上只要會『毒宗大法』，無論何種毒物，都不足懼，我說這話，你也許說我吹牛，今夜你便可見識見識毒門真正的密宗功夫。」

話聲低沉有力，字字聽在毒門弟子心中。

柴姓老人道：「我不信，我不信。」

金雷冷冷地道：「當你信的時候，你已葬身無地了！」

柴姓老人顫聲道：「世上沒有人能練成『毒宗大法』。」

金雷道：「你也許忘了一點。」

柴姓老人一楞道：「忘了什麼！」

金雷道：「忘了我義父是你們毒門老祖宗。」

「呸！」柴姓老大聲道：「他！他！」

金雷冷冷地道：「你像是不服氣！」

柴姓老人道：「他雖然創了百毒門，却不是由他手上發揚光大，若任由

那老頭子當年獨斷獨行，我們毒門早就……」

金雷冷笑道：「那麼，你對毒門的事，可都十分了解了？」

柴姓老人冷冷地道：「不錯。」

金雷道：「好，你給我從頭道來。」

柴姓老人嘿地一聲道：「憑什麼？」

他手掌陡然一揮，一蓬黃濛濛的彩霧立時洋溢在空中，那彩霞相當怪異，居然不畏夜風吹散。

那黃霧緩緩擴散，地方愈來愈大。

金雷變色道：「注意，大蛇陣業已發動了。」

霧中傳來那柴姓老人的話聲道：「不錯，金雷，你還有先見之明。」

金雷大聲道：「你如果還不見好就收，後悔就遲了。」

柴姓老人罵道：「媽的，有本事你使出來。」

金雷面上殺機一湧，道：「好！」

面上一凝，倏地發出一聲怪異的長嘯。

那嘯聲直傳出數里之外，激起地上沙石直揚，而那些毒門高手却被這聲長嘯震得身子直晃。

突然，胡中玉怒吼道：「媽的，這些該死的東西。」

但見他身影陡然躍將起來，揮動雙掌在地上直拍，擊得那躍奔而至的

毒蛇，滿天直飛。

奈何那黃霧愈來愈濃，眼前視線愈來愈模糊，處此情形下，胡中玉深曉得自己處境已十分危險，只要讓那毒蛇咬上一口，便休想活命。

他忽然覺得頭暈，心中一凜，付道：「我莫非中毒了？」

金雷問道：「金兄，這黃霧……」

金雷輕呼道：「不好，這黃霧有毒！」

他急忙自懷中掏出一瓶藥丸，舒指一彈，道：「胡兄，快服下。」

胡中玉急忙接在手上，吞入腹中，道：「金兄，咱們得突圍！」

金雷道：「我要施展『毒宗大法』，讓那姓柴的在自己蛇口。」

胡中玉大笑道：「金兄，你真會？」

金雷一怔道：「你不信？」

胡中玉笑道：「據我所知，你為人正派，最不喜歡這些毒招毒技，今日你居然要施展毒門功夫，自然是使我疑信參半。」

金雷微微笑道：「有時這些毒門功夫，確也是武技一絕，功夫的本身並不邪，邪的只是因人而異，我雖然極不願意施展這種功夫，但偶而客串一次，又有何妨？」

媚娘急道：「金雷，你還不快點施展？」

她被那猙獰惡毒的怪蛇幾乎嚇破了膽子，一聽金雷有此絕技，恨不得

立刻將牠們趕快殺死。

金雷自懷中拿出一個可含在嘴中的哨子，道：「我要施展的只是毒宗大法的一個小玩意而已，全憑一口真力，用這驅毒之音，發了出來，使這些毒蛇自相殘殺，這口哨足以擾亂那毒門的驅蛇大法。」

「噢——」地一聲，一縷尖銳的哨音，騰空響了起來，幾乎劃破空氣，震得四週嗡嗡直響，歷久不絕。

怪事陡然發生，那羣正自四面八方攻來的毒蛇，倏地在急行中一停，身子俱發出一陣極是不易察覺的抖顫，彷彿牠們遇上了剋星似的。

柴姓老人顫聲道：「媽的！這是怎麼回事！」

只見那四面奔湧的毒蛇，突然回轉，照着他及他的手下湧來。

那羣毒門弟子嚇得大叫道：「師叔，牠們不聽指揮……」

手下不停，長竿直敲地面。

「篤篤篤……」

那長竿敲地之聲和那長哨混織成一片，互相頡頏，剎那間，有許多生命力較弱的毒蛇，因受不了這兩種聲音的摧擊，而翻身死去。

忽然那哨音振顫而起，將那敲地聲掩沒，那些毒蛇彷彿失去了控制般，直朝那些毒門弟子飛去。

柴姓老人變色道：「退！」

正當他身形方始躍起之時，一條毒蛇的牙齒，已深深落在他的右大腿上

，他痛得呃了一聲，倒在地上。

那些毒門弟子一個個和柴姓老人遭遇了同樣的命運，竟然沒有一個能逃出死的厄運。

瞬息，那毒蛇已將他們咬得遍體鱗傷。

柴姓老人顫聲，道：「姓金的……」

金雷冷冷地道：「你有屁快放。」

柴姓老人顫聲道：「我毒門弟子定會血報今日之仇。」

金雷冷冷地道：「這個我知道。」

柴姓老人恨恨地道：「你知道就好。」

他手掌突然一揮，面上呈現出一片紫色，瞪着一雙銅鈴似的大眼睛，含恨而歿。

地上，留下一片淒涼而令人心驚的景色。

媚娘長嘆口氣道：「好可怕。」

胡中玉冷冷地道：「妳不要忘了，他們和你是同道。」

媚娘變色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胡中玉道：「難道不是麼？」

媚娘搖搖頭道：「別談了，他們這次邀我主要是對付『書扇公子』。」

金雷一怔道：「書扇公子」不是武林世家林大鵬的大公子？」

媚娘噤了一聲道：「因為他得罪了大理國陳娘娘。」

金雷道：「他們在那裡下手？」

緩伸出頭來。

她低聲問道：「老金，什麼事呀？」

車把式道：「這兩個小子居然敢攔小姐的車。」

那少女道：「他們憑什麼呀？」

車把式道：「憑他們是百毒門的。」

那少女輕笑道：「原來是這個。」

她緩緩的又縮了回去，彷彿十分意外的樣子。

那兩個百毒門的高手登時顯得有一股子得意之狀，心裡暗自想道：「百毒門可將你嚇住了吧！」

車把式問道：「小姐，咱們是走還是繞道？」

那少女笑道：「你難道忘了我的脾氣。」

車把式道：「這……」

他在車上一吆喝，揮起那長長的鞭子。

那個百毒門高手道：「繞道可保住一命。」

車把式喝道：「給我滾開！」

篷車倏地向前衝去，直逼得那兩個毒門高手躍身急閃，他們氣得雙雙大吼，揮刀朝篷車上砍去。

只聽一個吼道：「不識相，找死！」

車把式冷笑道：「滾你的！」

他大手一揮，竟將那兩個漢子給直直的劈了下去。

媚娘道：「明天晚上，『書扇公子』便要會同他的未婚妻由東向南，路過寶橋，百毒門便在寶橋下手。」

金雷道：「是陳娘娘指使百毒門？」

媚娘點點頭道：「不錯。」

金雷怒道：「咱們得設法救助『書扇公子』。」

胡中玉笑道：「金兄有意插手？」

金雷恨聲道：「當年便是陳娘娘主使百毒門向我爹爹下手的。」

媚娘道：「那我們得快點現身，否則……」

胡中玉身形一晃，道：「好，咱們就去一趟寶橋。」

利時，這三個武林高手，身形消失在黑夜之中。

黃昏。

路上行人稀少，偶而會奔過一匹快馬，鐵蹄激起黃泥土路面，揚飛着一股黃濛濛的塵埃。

此刻，那黃土路面上，忽然馳來一輛黑轎馬車，趕車的，是一個身體健碩的二十餘歲青年，車把式的帽沿壓得極低，似乎要遮住他的半個臉，但在那帽沿下却射出兩道湛明的神光，有意無意的掃射着左右兩方。

篷車簾子低垂，在隱隱中，彷彿有個明媚至極的少女端坐在裡面。

另外，還有一個跟班模樣的僕人

那少女道：「不要傷了他們。」

車把式笑道：「鬧着玩的。」

篷車登時又停了下來，車把式朝那兩個毒門高手招招手，那兩個毒門高手楞楞地奔了過來。

那少女伸出頭來道：「你們兩個對本姑娘太沒禮貌，所以給你們點教訓。」

頓時，將那兩個毒門弟子給弄糊塗了，楞楞地不知道這個少女到底是

何許人，居然敢不將毒門放在眼裡。

那左邊的漢子哼了一聲道：「姑娘太瞧不起毒門了。」

「呼——」地一聲，車把式一揚手中長鞭，照着那說話的漢子臉上抽了過來，啪地一聲清脆聲響，那漢子臉上登時被抽了一道血痕。

痛得這漢子大吼道：「媽的，老子宰了你。」

躍身直上，照着車把式當頭一刀。

車把式身子微偏，長鞭一抽而落，道：「居然還敢對我們小姐這樣說話，該打！」

車把式那一鞭巧妙的將劈來的長刀一捲，飛向了半空。

少女倏地輕聲道：「阮戟是叫你們這樣對待客人麼？」

這兩個漢子一聽她說出「阮戟」兩個字，頓時嚇得渾身一顫，仿如遇上了煞星似的，楞楞的僵立在地上。

右邊漢子顫聲道：「姑娘是……」

要那篷車停下。

那兩個漢子突然喝了一聲，揮手

篷車直奔而去。

立刻將牠們趕快殺死。

金雷自懷中拿出一個可含在嘴中的哨子，道：「我要施展的只是毒宗大法的一個小玩意而已，全憑一口真力，用這驅毒之音，發了出來，使這些毒蛇自相殘殺，這口哨足以擾亂那毒門的驅蛇大法。」

「噢——」地一聲，一縷尖銳的哨音，騰空響了起來，幾乎劃破空氣，震得四週嗡嗡直響，歷久不絕。

怪事陡然發生，那羣正自四面八方攻來的毒蛇，倏地在急行中一停，身子俱發出一陣極是不易察覺的抖顫，彷彿牠們遇上了剋星似的。

柴姓老人顫聲道：「媽的！這是怎麼回事！」

只見那四面奔湧的毒蛇，突然回轉，照着他及他的手下湧來。

那羣毒門弟子嚇得大叫道：「師叔，牠們不聽指揮……」

手下不停，長竿直敲地面。

「篤篤篤……」

那長竿敲地之聲和那長哨混織成一片，互相頡頏，剎那間，有許多生命力較弱的毒蛇，因受不了這兩種聲音的摧擊，而翻身死去。

忽然那哨音振顫而起，將那敲地聲掩沒，那些毒蛇彷彿失去了控制般，直朝那些毒門弟子飛去。

柴姓老人變色道：「退！」

正當他身形方始躍起之時，一條毒蛇的牙齒，已深深落在他的右大腿上

，他痛得呃了一聲，倒在地上。

那些毒門弟子一個個和柴姓老人遭遇了同樣的命運，竟然沒有一個能逃出死的厄運。

瞬息，那毒蛇已將他們咬得遍體鱗傷。

柴姓老人顫聲，道：「姓金的……」

金雷冷冷地道：「你有屁快放。」

柴姓老人顫聲道：「我毒門弟子定會血報今日之仇。」

金雷冷冷地道：「這個我知道。」

柴姓老人恨恨地道：「你知道就好。」

他手掌突然一揮，面上呈現出一片紫色，瞪着一雙銅鈴似的大眼睛，含恨而歿。

地上，留下一片淒涼而令人心驚的景色。

媚娘長嘆口氣道：「好可怕。」

胡中玉冷冷地道：「妳不要忘了，他們和你是同道。」

媚娘變色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胡中玉道：「難道不是麼？」

媚娘搖搖頭道：「別談了，他們這次邀我主要是對付『書扇公子』。」

金雷一怔道：「書扇公子」不是武林世家林大鵬的大公子？」

媚娘噤了一聲道：「因為他得罪了大理國陳娘娘。」

金雷道：「他們在那裡下手？」

緩伸出頭來。

她低聲問道：「老金，什麼事呀？」

車把式道：「這兩個小子居然敢攔小姐的車。」

那少女道：「他們憑什麼呀？」

車把式道：「憑他們是百毒門的。」

那少女輕笑道：「原來是這個。」

她緩緩的又縮了回去，彷彿十分意外的樣子。

那兩個百毒門的高手登時顯得有一股子得意之狀，心裡暗自想道：「百毒門可將你嚇住了吧！」

車把式問道：「小姐，咱們是走還是繞道？」

那少女笑道：「你難道忘了我的脾氣。」

車把式道：「這……」

他在車上一吆喝，揮起那長長的鞭子。

那個百毒門高手道：「繞道可保住一命。」

車把式喝道：「給我滾開！」

篷車倏地向前衝去，直逼得那兩個毒門高手躍身急閃，他們氣得雙雙大吼，揮刀朝篷車上砍去。

只聽一個吼道：「不識相，找死！」

車把式冷笑道：「滾你的！」

他大手一揮，竟將那兩個漢子給直直的劈了下去。

篷車少女哼了一聲道：「快叫阮戟來見我。」

那漢子猶疑地道：「姑娘大名？」

車把式怒聲道：「憑你也配知道我家小姐的大名。」

那漢子飛身道：「是，是，不過……」

車把式怒沖沖的道：「不過什麼？」

那漢子顫聲道：「阮師叔有諭，不論何人若不通名，不准走寶橋這條路，在下雖然知道姑娘是阮師叔的朋友，可是……」

車把式吼道：「去，我家小姐不耐煩等在這裡。」

那漢子楞楞地道：「這……」

車把式道：「你不去是麼？好，待會兒阮戟問下來，那時你要想賴亦賴不掉，話也已說明，你看着辦吧！」

那少女低聲道：「老金呀，咱們回去吧，人家專門既然不歡迎我天魔女，我天魔女難道還會去巴結，走，咱們回去，阮戟見着我時，我再告訴他，他門下弟子太不像話了。」

車把式噤了一聲道：「好，咱們回去，要不是看在小姐的份上，我才不來這裡呢，憑小姐那塊牌子，那兒不能混口飯吃。」

這兩人一搭一檔的，可給那兩個專門小子聽個真切，對方便是自己要接待的人，可慌了手脚，直急得渾身淌着冷汗。

他倆心中同時忖道：「我的祖奶奶，真他媽的有眼無珠，偏偏是碰上了她，今日我倆這一擋駕，可擋掉了半條命，要給阮師叔知道，嘿，非挨宰不可。」

他倆急忙恭聲道：「姑娘，慢點。」

車把式緩緩的一揚鞭子，道：「再見。」

那右邊漢子揚聲道：「老大哥，你高抬貴手，我倆實是有眼無珠，不識得大哥，我現在就去通報，你只管往裡面請。」

說着，拔腿奔去。

那少女輕幽幽地道：「老金，看在阮戟的面子上，你就饒了這兩個可憐蟲，咱們只管走，看看還有誰敢攔着我們。」

車把式一揮鞭子道：「好！」

篷車在那長鞭的揮舞下，立時響起一連串車輪呻吟聲，車把式目中無人般的趕着篷車而去。

寶橋已遙遙在望。

路上，果然沒有再受到任何人的干擾。

寶橋之所以為名，只因這兒有一座用大理石砌成的長橋，傳說此橋皇帝曾經在這裡觀覽景色，後人以此橋為榮，故名之。

過了寶橋，便是個相當繁華的市鎮，這鎮說大不大，千八百戶人家，

但却相當富庶，街上商店林立，百貨雜陳，頗熱鬧。

那媚娘冷冷地道：「阮戟呢？」

篷車緩緩過了這道名傳千里的石橋。

媚娘道：「帶路。」

在那橋的盡頭，霍然出現一排人影，這些人俱是江湖人物，守候在橋尾的兩邊，像是在等待着什麼人似的。

顏老三道：「跟我來！」

車把式心中暗呼道：「果然都是毒門的人物。」

他身子微晃，直朝那遠遠的鎮甸奔去。

車把式心中暗呼道：「果然都是毒門的人物。」

路上，媚娘低聲道：「金兄，這顏老三你可得注意。」

可是，那些人却對他相當注意，無數道目光全投落在車把式的身上，像是欲在他身上看出點什麼苗頭一樣。

媚娘道：「他雖身為毒門弟子，人却極為正派，因此在毒門中甚得人心，與人對敵，絕不使用毒技，但那身功力，相當令人頭痛。」

突然，一個粗獷的聲音道：「這位朋友可是百毒門的朋友？」

車把式道：「這種人，我倒想結交結交。」

車把式噤了一聲道：「誰和你是朋友！」

媚娘道：「這要看你的辦法了。」

一個粗獷的漢子聞言後，哈哈大笑道：「你雖然不是我們的朋友，貴小姐却和本門有點關係呢！」他目光如炬，不停的在車把式身上探視。

沒有多久，這輛篷車已停在一間插有杏黃旗幟的客店前，只見門口站着一個白面配劍的漢子，他目光仿如鷹目般的凌厲，使人望而生畏。

車把式却噤了一聲，道：「說話也得說清楚點。」

他見到媚娘下車，一拱手道：「媚娘！妳好。」

那漢子笑道：「貴小姐可好。」

阮戟笑道：「妳休要生氣，這次為攔截那『書扇公子』，本門已設下天羅地網，諒他插翅也難飛出寶橋。」

篷車裡傳來一聲輕笑道：「顏老三，你少在我面前賣關子啦！」

媚娘冷冷地道：「這麼說，你已有制敵之策了？」

顏老三大笑道：「我還以為你天魔女不認識俺啦！」

有的高手，把他逼死在寶橋上。」

雙方又沉默了，沒有再說話。

那沉寂的小鎮似乎已沉睡了，像是熟睡的少婦，罩着黑裳，靜靜躺臥在那裡，偶而，她舒展一下柔臂，使這平靜的夜顯得更不平凡了。

只聽金雷道：「通知是來不及了，我們只有伺機下手！」

一縷燈光，自那遠遠的黑暗中透射了過來。

胡中玉道：「咱們得設法毀了毒門那羣埋伏高手，使他們的人無法集中，然後，再和阮戟動硬的。」

一個打更的更夫扶着風燈，草鞋輕脆的踏在黃土路上，發出沙沙之聲，然後隔着一定的時間，敲着更鐘。

媚娘道：「這還有一個重要的地方。」

這是三更時分，還有一個更次，便是三更天了。

媚娘道：「你是指山坳裡的伏兵？」

此刻，自那鎮甸的「綠地老店」巷道裡，倏忽間，躍閃着數十道人影，直朝寶橋附近的黑暗中奔去。

金雷道：「這個由我去解決掉！」

利那間，他們俱消逝在黑暗中。

媚娘道：「好，咱們分頭辦事，我負責對付阮戟，這個人表面上雖然怕我，心裡卻沒將我放在眼裡，好在雙方還沒真正開翻，我自信尚能應付得了！」

寶橋，像個孤獨的老人，躺臥在河面上，屹立不動。

金雷道：「還有一個更次，我們得先展開行動了。」

突然，「綠地老店」樓頭上，一扇窗戶輕輕的被推開了。

利那間，這三個武林高手互相揮

兩道仿如紫色冷電般的明眸朝着黑暗中透著，彷彿在尋覓着什麼東西似的，不停的溜轉着。

利那間，這三個武林高手互相揮

那眸珠是圓潤的，却帶着一股冷煞。

利那間，這三個武林高手互相揮

只聽一個冷漠的聲音，道：「他們已開始行動了。」

利那間，這三個武林高手互相揮

另一個女子聲音道：「不錯，只等那『書扇公子』一到，毒門便會動員所

利那間，這三個武林高手互相揮

那『書扇公子』一到，毒門便會動員所

利那間，這三個武林高手互相揮

利那間，這三個武林高手互相揮

利那間，這三個武林高手互相揮

利那間，這三個武林高手互相揮

利那間，這三個武林高手互相揮

利那間，這三個武林高手互相揮

利那間，這三個武林高手互相揮

利那間，這三個武林高手互相揮

利那間，這三個武林高手互相揮

利那間，這三個武林高手互相揮

利那間，這三個武林高手互相揮

利那間，這三個武林高手互相揮

利那間，這三個武林高手互相揮

利那間，這三個武林高手互相揮

利那間，這三個武林高手互相揮

利那間，這三個武林高手互相揮

利那間，這三個武林高手互相揮

利那間，這三個武林高手互相揮

利那間，這三個武林高手互相揮

那『書扇公子』便要來了。」

阮戟道：「現在咱們先歇歇，晚上

便游上一丈，始終保持原位……」

媚娘輕聲道：「果然厲害！」

阮戟道：「這你便不懂了，苗疆毒水蛭不管在任何急流裡，牠都是浮在水裏，逆流而行，水流一丈，牠

便游上一丈，始終保持原位……」

媚娘輕聲道：「果然厲害！」

阮戟道：「這你便不懂了，苗疆毒水蛭不管在任何急流裡，牠都是浮在水裏，逆流而行，水流一丈，牠

便游上一丈，始終保持原位……」

媚娘輕聲道：「果然厲害！」

阮戟道：「這你便不懂了，苗疆毒水蛭不管在任何急流裡，牠都是浮在水裏，逆流而行，水流一丈，牠

便游上一丈，始終保持原位……」

媚娘輕聲道：「果然厲害！」

阮戟道：「這你便不懂了，苗疆毒水蛭不管在任何急流裡，牠都是浮在水裏，逆流而行，水流一丈，牠

便游上一丈，始終保持原位……」

媚娘輕聲道：「果然厲害！」

阮戟道：「這你便不懂了，苗疆毒水蛭不管在任何急流裡，牠都是浮在水裏，逆流而行，水流一丈，牠

便游上一丈，始終保持原位……」

媚娘輕聲道：「果然厲害！」

阮戟道：「這你便不懂了，苗疆毒水蛭不管在任何急流裡，牠都是浮在水裏，逆流而行，水流一丈，牠

便游上一丈，始終保持原位……」

媚娘輕聲道：「果然厲害！」

阮戟道：「這你便不懂了，苗疆毒水蛭不管在任何急流裡，牠都是浮在水裏，逆流而行，水流一丈，牠

便游上一丈，始終保持原位……」

媚娘輕聲道：「果然厲害！」

阮戟道：「這你便不懂了，苗疆毒水蛭不管在任何急流裡，牠都是浮在水裏，逆流而行，水流一丈，牠

便游上一丈，始終保持原位……」

媚娘輕聲道：「果然厲害！」

阮戟道：「這你便不懂了，苗疆毒水蛭不管在任何急流裡，牠都是浮在水裏，逆流而行，水流一丈，牠

便游上一丈，始終保持原位……」

媚娘輕聲道：「果然厲害！」

阮戟道：「這你便不懂了，苗疆毒水蛭不管在任何急流裡，牠都是浮在水裏，逆流而行，水流一丈，牠

便游上一丈，始終保持原位……」

媚娘輕聲道：「果然厲害！」

阮戟道：「這你便不懂了，苗疆毒水蛭不管在任何急流裡，牠都是浮在水裏，逆流而行，水流一丈，牠

便游上一丈，始終保持原位……」

揮手，各自展開自己的行動，消逝在沉沉的黑夜中了。

* * *

遠處響着一連串蹄聲，得得的傳了過來。

一縷騎影若有飛揚的風梢，迅速的奔過寶橋。

黑暗中，一個沉重的喝聲道：「是老李？」

那個跨騎而行的騎士低聲道：「不錯，是我，通知阮師叔，那人兒來啦……」

「啦」字的尾音拖在空中許久沒有消逝，當那字音隱滅在黑暗中，那個騎士已迅速的奔過長橋，隱逝在看不見的黑暗之中。

四處閃晃的人影急忙都隱起了身子。

「朋友，今夜相當黑……」

山坳裡，驀然間飄過來這幾個字，使幾個守候在黑暗裡的毒門弟子一楞，俱同時回過頭去。

黑暗中，只見一個青年冷峻的朝他們走來，他們的身子同時一震，目光同時聚落在这青年人的身上。

其中一個毒門弟子問道：「你是……」

那青年淡淡的道：「阮戟沒告訴你們，我是誰麼？」

口氣不善，敵意頗深。

這幾個毒門弟子心中發寒，不自覺的將手輕輕按在自己的刀柄上。

「噢！」先前那個毒門弟子，低笑道：「原來是車把式。」

那青年噤了一聲道：「不錯，我是個趕車的……」

他已靠近了他們，使他們圍攏了上去。

毒門弟子道：「今夜你也有公差？」

那青年點頭道：「不錯，我正是出公差……」

「那麼坐吧，這裡都是自己人……」他們的敵意已消，很自然的又分開了，各自坐了下去。

那青年笑一笑道：「誰說是自己人？」

那個毒門弟子一怔，道：「怎麼？」

那青年道：「你說錯了。」

那毒門弟子一震，道：「說錯了？」

那青年沉沉的道：「你說的自己人是什麼意思？」

這幾個毒門弟子楞了，不知該怎麼回答。

那青年冷冷地道：「你所謂的自己人，實在是高抬了自己，我沒有你們這班子的朋友，亦不會和你們這種人交朋友！」

毒門弟子霍然變色，齊聲道：「你……」

那青年冷笑道：「我是你們的煞星！」

他的身子突然晃了一晃，像一縷輕煙似的，閃移在這羣人之間，他們還沒有來得及動手，身子已各中了一下重拳的，俱躺在地上了。

那青年拍拍手道：「朋友，這就是自己人的代價。」

他沒有憐憫的昂首夜空，只見那黑雲密佈的空中，沒有一絲星光，更沒有一絲兒月影，他輕輕的嘆息：「我的恩仇何時了……」

當他落寞的嘆息，還沒有消逝的時候，倏忽間飄來一陣清朗的曼吟聲，強勁有力的飄傳過來……

他精神一振，道：「他們來了。」

黑暗的黃土路上，兩道騎影斜斜的投落在地上，只見一個書生模樣的青年持着一柄長劍，和一個斜披斗篷的少女緩緩行來。

那書生不停的吟着千古絕詩，而那少女則隨聲相和，兩人情趣相投，綿綿情意，由他們的聲音中已可表現出來。

吟聲一停，兩人相視一笑。

那少女道：「咱們連夜趕路倒蠻有意思的。」

那書生噤噤兩聲道：「這種情趣，豈是一般俗人所能領會？」

少女羞澀的道：「前面有座橋。」

書生道：「那就是有名的寶橋！」

他那如電的目光，倏地在黑夜中閃了閃，嘴角上利那間掠過一絲冷煞的笑意，笑得那麼令人恐怖。

那少女顫聲道：「你！」

書生溫柔的道：「小喬，怎麼？」

那少女道：「我是看見你那樣笑……」

那書生淡淡地道：「我這樣笑不好麼？」

少女淒楚的道：「每當我看見你這樣笑，我心裡就害怕。」

書生道：「為甚麼？」

少女哀聲的道：「因為你又要殺人。」

書生低柔的道：「妳不喜歡？」

少女道：「我不喜歡你殺人。」

書生噤了一聲道：「小喬，有許多事妳不懂，江湖上有許多事絕非言語所能解決的，就拿這段日子說吧，我們和毒門無仇，他們……」

少女搖頭道：「不要說了！」

「我要說！」他怒聲道：「他們在『新會』鎮下毒，在『駱家莊』偷襲，如果不是我發現得早，你我還有命在，這些能怪我麼？」

少女道：「我知道你很委屈，不過……」

書生道：「不過甚麼？」

少女道：「最好不要殺人。」

書生搖頭道：「那要看他們的了。」

少女突然道：「咱們去橋上看。」

書生長嘆一聲道：「但願今夜沒事。」

突然，一縷低低的話聲道：「朋友，接着！」

那書生一個反手，一個紙團已落在他的手中，而那少女却連甚麼也沒看見，她還是不知不覺的朝寶橋行去。

寶橋上，安靜得沒有一點動靜。僅有橋下的流水，潺潺的流着……

書生目光朝山坳裡瞥了一下，輕輕舒展開那團紙條。

他渾身一顫，低聲道：「莫上橋——死路。」

他急聲道：「小喬！」

那少女回頭道：「甚麼事？」

書生道：「咱們又遇上好朋友了。」

那少女嚇得面色蒼白，道：「這怎麼辦？」

書生道：「不要怕，這麼多路都過了，還在乎這一點？」

他高聲道：「朋友們，可以亮亮相了！」

朗朗的話聲，剎那間傳遍了半里之遙，聲音傳進每個藏於暗中的毒門高手耳中。

可是毒門的人還真沉得住氣，竟然沒有一個人現身。

書生大笑道：「怎麼？對待老朋友還客氣麼？」

他讓小喬留在草地邊，一個人持着劍準備躍馬而去。

那少女拉住他的衣袖，顫聲道：「你不要離開我，咱們死也得死在一塊。」

書生道：「小喬，拿出勇氣來，我們還要上路呢！」

「哼！」突然，半空間，響起一聲冷哼，使大地之間陡然捲起一股子冷風。

只聽一個聲音道：「書扇公子，咱們等多時了！」

書生、少女兩人依偎在黑夜裏，那少女嚇得嘴唇發白，手脚冰冷，但在那書生健碩的懷裏，却又給了她無限的溫暖。

這亦是力的保證，的確，女人需要男人的保護。

他溫柔的道：「不要怕。」

少女苦笑道：「有你在，我便不怕了。」

嘴裏說是不怕，身子還在發抖。

書生長嘆一聲道：「我是不該帶你出來受苦。」

那少女搖頭道：「你快別說這個，能和你在一起，就是死了也無憾。」

那書生彷彿被這句話激起了無限的豪情，眉宇間流露出一股豪邁之色，輕輕拍了那少女一下，手中多了一柄鐵骨摺扇。

他輕笑道：「好，咱們向前闖！」

他覺得自己生命在這一刻，突然間又充實了不少，手中長扇一翻，牽着那少女的玉手，緩緩往橋上行

去。

但當他距離橋頭尚有數尺之遙時，他霍地記起那無名的警語，不是很明白的告訴他麼？此橋萬萬不可上去。

他目光一瞥，沉聲道：「朋友，該露露臉了！」

沉鬱的話聲直傳數里之外，清晰有力。

黑暗中只聽一聲大喝：「朋友，百毒門的弟兄在這兒等多時了！」

那書生冷笑道：「在下不是來了麼？」

說着，朝前大步踏去，絲毫沒有畏懼之色。

「嘿！」

在這一連串的笑聲之後，無數的人影已隱隱浮現在橋的那一邊。

阮戟首當而立，目光直瞪着那書生。

顏老三眉頭直皺，彷彿相當為難似的。

媚娘却面帶微笑，心中似已胸有成竹，絲毫沒將這事放在心上。

那書生大笑道：「想不到爲了我姓林的一個人，居然勞動了這麼多大英雄。」

阮戟道：「這是你姓林的面子！」

書扇公子大笑道：「阮朋友這麼瞧得起兄弟，真使我受寵若驚！」

他一整衣衫，道：「我與貴門沒有過節，不知何故你們一路上……」

阮戟道：「朋友，這得問問你自己！」

書扇公子微笑道：「我不明白。」

阮戟冷冷地道：「閣下不是不明白，只怕是在女方面前不敢說。」

書扇公子變色道：「胡說！有甚麼見不得人的？」

阮戟一拍手道：「好，果然英雄本色！」

他朝前行了幾步，道：「大理國的陳娘娘，閣下總認識吧？」

書扇公子變色道：「淫婦！」

阮戟怒吼道：「胡說！」

書扇公子冷冷地道：「怎麼？這又冒犯你了？」

阮戟道：「她是本門的恩人，不准你羞辱她！」

書扇公子噤了一聲道：「怪不得……」

阮戟一怔道：「怪不得甚麼？」

書扇公子道：「一路上，我始終想不透甚麼，會開罪了貴門，惹得貴門不惜施毒、放火、偷襲，欲將我倆置於死地，原來是爲了她。」

阮戟哼地一聲道：「現在你明白了？」

書扇公子道：「她現在在甚麼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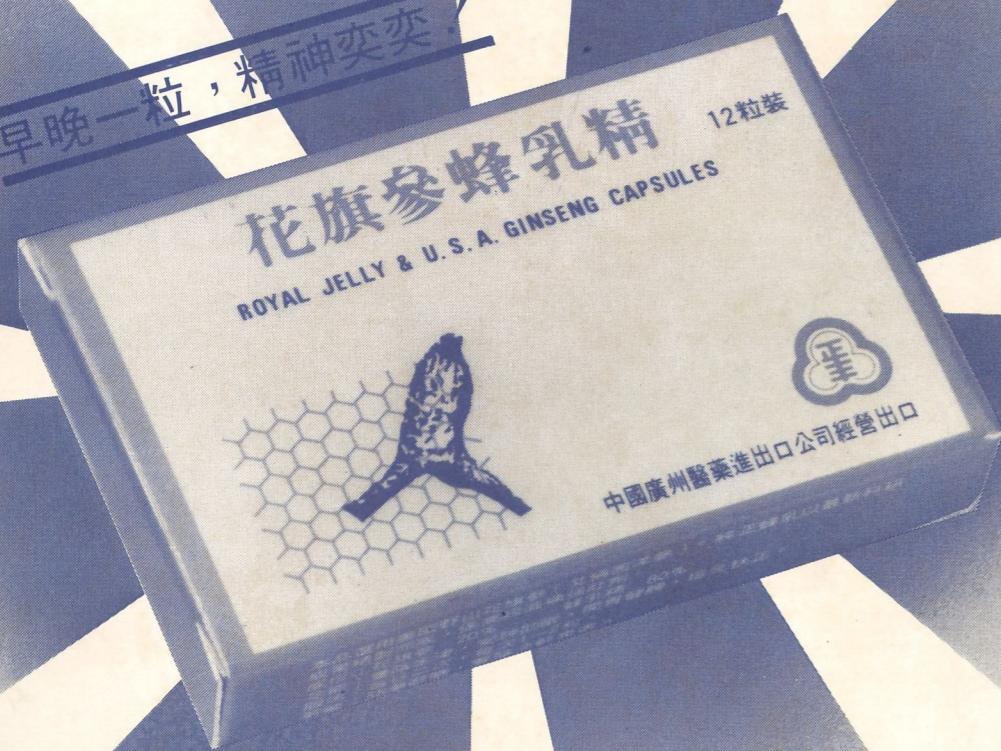
阮戟道：「陳娘娘的行踪豈是一般人所能知道，今夜只要拿下你的腦袋，她自然會出現，朋友，你還有甚麼話說？」

(未完·廿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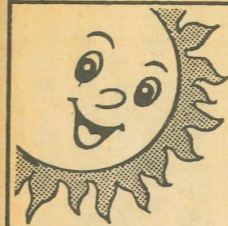
高級滋補強壯劑 花旗參蜂乳精

選用美國野山花旗參、純正蜂乳
以最新科研成果精製而成膠囊劑。
男女老少均可常服，係保健強壯上佳妙品。

早晚一粒，精神奕奕！



中國廣州醫藥進出口公司經營出口
總經銷：正豐國產藥品有限公司
電話：5-754032, 5-748413



中國保膚適專治一切痕癢、標本兼治、療效高、功效快。

如有痕癢
請服用

中國保膚適

止痕癢
藥王之王



功能補氣血，理臟腑，
清血毒、潔腸胃、
去濕熱、解痕癢、
消敏感



96粒裝
每瓶HK\$120元

請認明佛山出品，帆船牌商標

總經銷：永康醫藥公司

電話：0-6056216

圖文傳真：0-6912119



天府牌

強力固牙護齒丸



功能：滋陰補腎·固齒壯腰·消除牙炎

主治：

- 牙齒發炎
- 牙根出血膿腫
- 嘴嚼無力
- 牙週袋深
- 牙根鬆動
- 牙齒酸軟
- 牙肉鬆脫



國際

希爾頓

好嘢自然受歡迎



香港政府忠告市民：吸煙危害健康
焦油含量中